



嘉
利

大衆

第 二 號

大 衆 出 版 社 印 行



上海郵政管理局暫登登記第三八六號第一類新聞紙類

樂口福麥乳精



是 大 眾 飲 料

人 人 可 飲 人 人 宜 飲

強 身 補 血 健 腦 益 神

公 司 藥 房 食 品 均 售

上 海 九 福 製 藥 公 司 滋 養 食 品 部

補力多



是 大 眾 補 品

男 女 老 幼 個 個 相 宜

恢 復 衰 弱 其 效 無 比

藥 房 均 售

上 海 白 克 路 九 福 製 藥 公 司 發 行

公 信 電 器 製 造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電 星 牌 電 器 用 具

全 世 界 最 新 型 雙 用 安 全 插 撲

註 冊 專 利 美 觀 耐 用

電 氣 熱 水 機

省 電 安 全 迅 速 便 利

自 建 廠 屋

梅 白 格 路 三 一 三 號
電 報 掛 號 〇 四 〇 五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芝 罘 路 四 一 號
電 話 九 二 九 八 七

第 一 廠

上 海 廈 門 路 七 六 弄
北 蘇 州 路 九 九 六 弄

寧 波 染 織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小 孩 牌 著 名 手 帕

製 棉 毛 織 物

染 府 綢 布 疋

廠 址 上 海 延 平 路 康 家 橋

電 話 二 一 三 七 六

發 行 所 上 海 吳 淞 江 路 四 九

電 話 八 一 二 一 六

四 馬 路 山 東 路 口

中 西 大 藥 房

痰 敵 胃 鎗

止 咳 化 痰

平 喘 治 痰



止 肝 胃 痛
治 腸 胃 病



補 品 權 威

九 星 維 他 命 麥 精 魚 肝 油

四 馬 路 中 西 大 藥 房

明 星 香 水 廠

越 越 香 陳 明 星 花 露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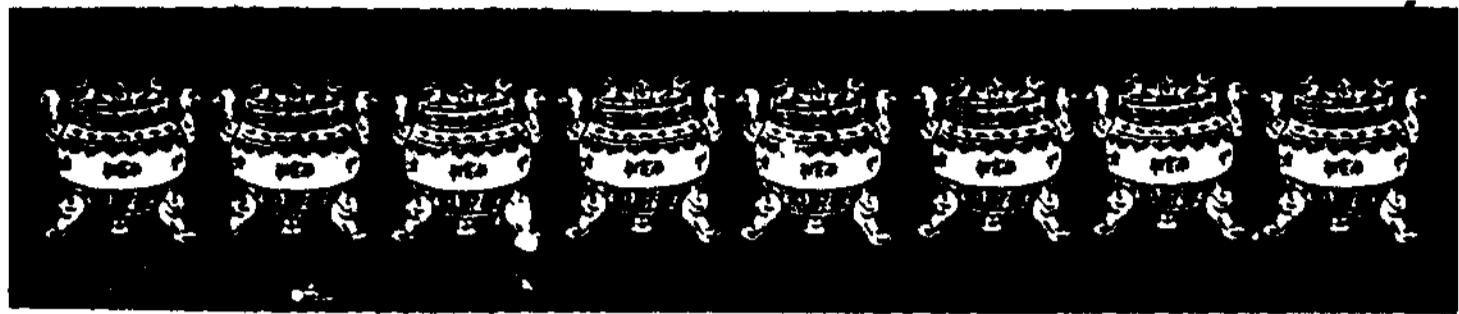


明 星 日 月 皂

硬 質 頭 等 皂

藍 花 星 光 皂

電 話 購 貨
9 8 2 0 0



大眾第二號目次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世界大雕刻家 法國羅丹攝影二幀
世界名畫三幀

張充仁先生油畫雕刻三幀

錢綺蘭女士治印

陽明先生復古本大學論……唐文治 (五)

詩：何澄：沈衛：陳庸菴 張壽鏞 張一鵬

北太平洋上的橋樑 阿留申羣島……閔悅 (九)

閒話越南……嚴懋德 (二)

是月也時間跨進了寒辰……白華 (一五)

花經……黃岳淵……周瘦鵑 (二)

孤本小說十種……周越然 (三)

論武俠小說……范鴟夷 (三九)

兒女……陶亢德 (四三)

自由車……包天笑 (四七)

豐收……譚惟翰 (五三)

集團結婚……趙顧乃明 (六四)

掘藏……呂伯攸 (七〇)

予之自白……孫籌成 (七六)

擲瓶典禮……王小逸 (八二)

說小 火星旅行……徐桌呆 (八八)

女魔力(上)……顧明道 (九三)

宣辦處公函准予先行發售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一〇七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 五元
全年十二期 六十元
全年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 錢須彌

發行 上海白克路三六弄只號
大眾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三號

印刷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總經售處 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
電話九二四七六

經售處 求益書社
春新書局
百新書局
中西書局
東新書局
滬西書局

杭州 西蒙書局
南京 聚珍書局
南京 建國書局
南京 問經堂書店
南京 問經堂文玩號
無錫 日新書社
無錫 福新書店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蘇書局
蘇州 蘇州圖書文具社
松江 江新書店
南京 中心書局
南京 金門書局
南京 中華日報館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書局
揚州 中國書局
鎮江 新光文具商店
蘇州 蘇州新書社
蘇州 蘇州圖書文具社



走出門外	姚蕙芬	(九九)
生之真諦(二)	譚惟翰	(一〇〇)
負病散記	鄭逸梅	(一〇三)
回憶	錢樂賢	(一〇七)
標準草書千字文	于右任	(一〇九)
中篇 黃昏時候	葉賽蒂	(一一三)
硬麵包	春 叟	(一一三)
不可思議集	幻 吾	(一一九)
獨幕劇 約會地點	錢公俠	(一二三)
犬之大小便	賽 君	(一二三)
埃及之同教大學	徐 迂	(一二八)
人類發生史	徐傅霖	(一三四)
買蟹的一幕	松 林	(一四三)
餓不死的人	楊嘉祁	(一四九)
賞格	徐碧波	(一五五)
獨幕 二〇九號房間	馬博良	(一五八)
劇四幕 清宮怨	姚 克	(一六七)
小辭辨	錢 濤	(一七七)
長篇 拈花記	包天笑	(一八一)
小篇 咖啡館	程小青	(一九七)
小篇 京塵影事	張恨水	(二〇三)
世界名作 蔡夫人	錢 士	(二二五)
編後小記		

目 價 告 廣					
後封面(全面)	一千元	正封面(全面)	八百元	後封裏(全面)	六百元
目次前(全面)	四百元	普通欄(全面)	三百元	普通欄(半面)	一百五十元
普通欄(三分之一)	一百元				

徵稿簡章

- 一、本社每月發刊「大眾」一冊，集資經營，公開園地徵求同志賜稿。
- 一、稿件不拘種類，文，白，創，譯，均所歡迎。
- 一、筆名雖任便，以用真姓氏為佳，並請註明住址，以便寄呈刊物，及稿資。
- 一、稿資每千字，自十元至十五元，特約基本選述，不在此例。稿件一經刊出，立送酬資。
- 一、賜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載者，請於一箇月內取還。
- 一、賜稿請寄上海白克路二二八弄四八號錢須彌君收。

大眾出版社啓

平安三飛車
股份有限公司

三飛客車 美觀大方 舒適快捷 服務週到

叫車電話

60108

中西大藥房總支店均可代叫

全市遍設分站

永祥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福州路三八〇—三八二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印刷所：山東路二二八弄二七號
電話：九二五一〇

學校文具 圖書儀器
筆墨紙張 教育玩具

銀行簿據 商標禮券
圖書雜誌 五彩石印

聯號：大昌元印刷紙號
山東路二六六號
電話：九四二六二

民誼大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

民誼大補藥

大眾補品 功效驚人

功能

促進食慾 增加體重
輔助發育 增加血源
破補衰弱 振奮精神

廠址：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六〇一〇六

三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營之業務

- 一、信託
- 二、地產
- 三、保險
- 四、證券
- 五、股票
- 六、貿易
- 七、實業投資
- 八、運輸倉庫

本公司資本總額
中儲幣五千萬元

本公司總管理處
福州路三三五號
電話：九八二〇四號
電報掛號：一一〇八



陽明先生復古大學論

唐文治



(治文)生先芝蔚唐者作文本
影攝近最

曷謂古本大學？因朱子有改本，而有是名也。陽明先生曷為欲復古本？亦因朱子有改本，故欲復之也。大學本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漢鄭康成先生為之注釋，唐孔冲遠為之正義，此乃小戴記原本，無所謂古本也。自宋朱子有改定大學本，遂稱小戴記本為古本大學，原朱子改本之意；不過疑首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節

，意義似不相貫，遂作格物補傳，而以此謂知本二句，附屬於補傳之末，實則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以誠意為本，首章之此謂知本，指修身為本而言，誠意章之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指修身以誠意為本而言，其中道學自修明德自新新民之旨，俱賅於誠意之內，義極分明，極精微。蓋古人文章，錯綜變化，不必如後人文字前呼而後應也。朱子強分經傳，僅屬私家著述，其後列於學官，頒諸功令，豈朱子所及料乎！吾於是溯大學之源流；吾於是揭大學之精義。

余幼時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心嘗疑之。以為

此六十年前文治作捷壬午科江南省拔選河漢



胡世伯忠卿先生報革選甲子一周年先生文孫科士函余及內弟子裝潢此單見贈完好無恙亦可為科名中之佳話矣憶昔雙居南牌坊趙家巷四排報到時家君甚喜即命文治請業師王先生紫雲來會誨喜報費先生戲謂家君曰君今西去若持前矣時位九月十四日夜過三下道報錄人報先生將去家君奉文出送之先生辭家君曰吾夙羨人家三報聯捷報至今自乙中式將往大門外觀之三報聯捷者報到時報房貼於內外此種報單也迄今曰湖觀是師德每報不忘而如科士之任氣此單真致教焉 請君子懸珠璣滿目為之盛歎兄任願世世子孫永寶諸士千重陽日文治謹記





江蘇碩彥沈信卿先生(恩孚)最近攝影

意在內，致知在外，何以誠意必先致知，後得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誠意息息相通，乃豁然悟，於是知鄭朱王三家之說，義可溝通。鄭君云：意緣人所好而來，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合外內而言之也。朱子云：用力至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陽明云：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是皆兼心與物言，合外內之道也。後又得王心齋之言曰：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當時謂之淮南格物。）又得阮文達之說曰：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此解格字為踐而履之，經歷家國天下之事，權

衡衆理，泛應世變，深合大學知類通達之旨，與朱子意合，後儒泛言窮理，而於心物身物民物轉置而不講，誤哉！或問古本大學先提誠意，與慎獨之功奚以別？曰，陽明言：意者行之始，而獨者意之始，自欺與自慊，無兩立之道，朱子注，非他人所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與中庸莫見乎隱節注，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義相發。蓋未發謂之中，已發謂之和，而獨者則在未發將發之際，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於此慎而察之，其善者擴而充之，微乎芒乎，陽明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惟精惟一，道在是矣。

吾於是知大學好惡之端，通於樂記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于物而動，性之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而孟子亦謂平且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大學自誠意章，好惡惡臭如好好色，以下各章，皆以好惡作主，猶文章家綫索然。若正心章忿懣好樂，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平天下章言絮矩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下引秦誓好彥聖惡有技，斷之曰：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又極言之

▽沈信卿先生(恩孚)題唐蔚老重宴鹿鳴詩墨寶△

六十季卉事科名一笑天中
復肩信道統四海仰文雄
壬午秋日七十九老人沈恩孚



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好惡者，心術之本原，治平之樞紐也。若好惡不得其正，知誘物化，君子日退，小人日進，遂至作好作惡，偏陂反側，國之亂亡隨之矣，此皆由不讀大學，而昧沒其良知也。

吾於是知大學義利之辨，本於周易也。易傳曰：利者義之和，利物足以和義。論語亦曰見利思義，蓋利之合乎義者，為天下之公利，利之背乎義者，為一己之私利。大學終篇，嚴辨義利，先之以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警國民之怠惰性也。曰為之者疾，警國民之遲緩性也。後人不能生財，不知理財，而惟務貪財，故繼之曰不仁者以身發財，吾國民迷誤於發財二字，於是知識日益短淺，志氣日益昏庸，品行日益墮落，哀哉！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發一己之私財，非務天下之公利也。使為國家。蓄害並至。蓄者，天蓄也。害者，人禍也。孰使之然哉？非無善者也，無如之何矣。而百姓之被其殃者，焦頭爛額，不翅數百萬，哀哉！故復大呼而重言之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此吾夫子易傳之訓，而會子之述師說也。義利之辨，不綦嚴哉！

陽明先生曰：吾復古本大學，實即注疏舊本，非立異也。斯言也，一語破的，余幼時治性理學，從陸清獻三魚堂集入手，陸氏闢王學者也，故余昔年撰大學大義，亦多闢王學之說，中年後閱歷世變，始知陽明致良知之學，足以救心而救國，既著陽明學術發微一書，茲復於古本大學闡其旨，以補往日之過。端木夫子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

上海市銀行 公會會員 利民銀行

△經營銀行業務

△兼辦地產信託

備有精美袖珍支票 歡迎開戶 (真紋皮夾)

行址：南京路三五三號

電話：九四九〇八

總經理室

電話：九五五二〇

呈須彌先生

呂白華

三千界外原如芥，五百年中又一塵。

擊水南圖天負我，踏花北嶽語驚人。

(公早年需次北上，即長揖公卿間。)

文成妙手寧遊戲，思接玄心即道真。

公載鷗夷吾放鶴，(公住蠡湖畔，而吾

鄉有支遁放鶴峯。)秋風歸去倘相親。

何亞農先生（澄）最近詩稿墨寶

壬午秋飲於王四酒家

今日虞山脚，猶存王四酒家。

人盡盡醉，人到夕陽斜。

宿三峯寺，留別逸溪和尚。

一夜清涼夢，三峯宿有緣。

緣我來乾淨地，眼見碧空天。

劫重人應悟，迷深佛可憐。

高僧心願大，說法住年年。

年

真山詩草

何亞農先生，論物望則文武兼資，

（士官畢業）言學問則新舊並擅，襟懷

恬淡，有感每發為詩歌，打油詩固南北

知名，膾炙人口，第不僅以俳諧見長，

今錄其近遊常熟虞山二詩，一記王四酒

家，一記三峯寺，除以墨寶製版外，更

錄於次；

▽壬午秋飲於王四酒家

今日虞山脚，猶存王四家，游人

能盡醉，醉到夕陽斜。

▽宿三峯寺留別逸溪和尚

一夜清涼夢，三峯宿有緣。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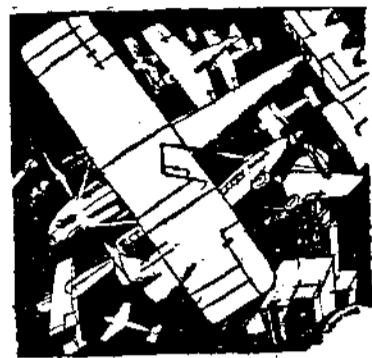
乾淨地，眼見碧空天。劫重人應

悟，迷深佛可憐。高僧心願大，

說法住年年。

真山詩草。（按：真山為

先生筆名。）



北太平洋上的橋樑

阿留申羣島

閔悅

在太平洋北部，控制北極海出口，白令海峽的前哨，有那麼一串小島，這是阿留申羣島，或稱加塞玲羣島。這一系列羣島實是美亞兩洲間的橋樑。如果將來北極海的航行一旦實現之後，則其重要性更大了。阿留申羣島自阿拉斯加半島向西延展約一二〇〇哩左右，與亞洲西伯利亞的堪察加半島相銜接。一共包含四羣小島：一是狐列島，一是安特里諾夫列島，一是鼠列島，一是近列島，其中以狐列島為最重要，而歐妮瑪克與歐娜拉斯加兩島為最大。全羣島位於北緯五十二度至五十五度與東經一七二度至西經一六三度之間。

阿留申羣島的主軸，近阿拉斯加陸地之處，是走向西南，然而一到經度一七九度附近，突然轉向西北。島的走向所以轉變，是因為一羣火山脈之噴發作用，將火山漿堆積凝固而成。實際上，這一系列羣島是阿拉斯加半島上的阿留申山系的西端延長地帶，大部份島嶼之地質，處處足於表示其為火山島，在羣島北部有許多火山，有幾座是活着的，至今還在噴火冒烟，其他島嶼雖非火山島，然多結晶岩或沖積岩，同時還有黑玉與褐煤煤層。海岸形勢險峻，巖多岩石，而且驚浪澎湃，風濤險惡，船舶寄碇靠岸非常困難。從海岸邊起，地勢陡然上升，轉為峻峭高山，萬嶺千峯，東西蜿蜒，組成阿留申羣島的主幹。河川都發源於山麓，有的合為巨流急湍奔注近處海中，有的匯瀾於絕壑幽谷之間而成廣大的湖泊，然後分支流入鄰近港灣。

阿留申羣島的氣候是屬於海洋性的，全年溫度很少變化，而且雨量非常充沛，霧却幾乎終年瀰漫在羣島的上空。夏季溫度比阿拉斯加的低，然而冬季則與陸地上相彷彿，並無多大差異。全年平均氣溫在歐娜拉斯加為華氏三十八度。因為氣候寒冷，積雪凝冰，所以植物的生長季節祇有一三五天左右，即自五月初旬，延至九月下旬。但是農業仍僅限於栽植少數植物。島上樹木缺乏，土著用以建築的材料，大都取之海濱洶來的浮木。然而，到處叢生牧草蘆葦與很多種的花卉。島民的主要生計是漁與獵，而婦女則善於編織筐籃，手藝很為佳妙，

大有可觀。在十八世紀末葉，俄羅斯皮貨商人，擁擁而至，想大大地發一注橫財，於是屬集島上，恣意捕殺海狗，海獺，藍狐與北極狐，因為這幾種毛皮都是禦寒佳品，而且價錢貴銷路易：後來到美國統治時，除了阿留申土著之外，任何人絕對不准獵捕海狗。但近年來，獸類的繁殖日越衰落，而阿留申人的生計也日越艱難，頗有陷於饑饉之危險，非加以救濟不可。現在設法畜殖綿羊與馴鹿，其將來結果如何，尚在未知之數；至於繁殖藍狐與北極狐，而以藍狐為重要，則據說成績頗佳，很有希望。沿海各地魚類與海禽的生產量非常豐富，所以阿留申人除了獵獸，還可打漁，以維持生計。

阿留申土著生得很矮小，然而尚稱豐滿，短短的頸頸，黑黑的面孔，配着一雙黑眼睛，一頭黑髮，樣子並不難看。他們是依斯企摩族的一支旁系，然而在語言上，風俗習慣上，氣質上，智力的上，與大陸上的依斯企摩人有很大不同。他們是優秀的戰士。

服裝與生活方式，他們已接受外來的文明的習慣而失去了原有的特點。

據說在俄羅斯人進佔之前，全羣島有二五〇〇〇阿留申人，然而因那批野蠻的橫暴的皮貨商人的迫害，土著大大地減少。在一九二〇年，全羣島的人口，祇剩了一〇八〇個人。人口的主要分佈地為歐拉斯加島。島上有一海關，一座俄羅斯的希臘教堂，一個監理會教會，一家孤兒院與美國巡衛海狗場發里璧洛夫的海岸防軍的艦隊。附近就是那著名港口荷蘭港。接近亞洲海岸的康曼特羣島在地理上，也是阿留申羣島的一部分。

最初發見阿留申羣島是在一七二八年，發見的人是一位俄羅斯航海家白令。在一七四一年的俄國政府又派他與車里柯夫，分乘「聖彼得」與「聖保羅」兩船，出發航行北太平洋。半路上，一次猛烈的風暴，將這兩艘船分散了。車里柯夫駕了「聖保羅」發見了阿留申羣島東部幾個島嶼；白令發見了西部幾個島嶼。白令的命運

最為不濟，他的船遇險碎裂而他自己也死在康曼特羣島上。幾個沒有喪命的人，就用破船改建了一艘，僥倖回到堪察加半島，報告政府說這幾個島上富於海狗海獺等野獸，西伯利亞的皮貨商人一聽，立刻擁到阿留申羣島，後來續漸向東移展，終於到達北美的阿拉斯加，在此種狀態之下，俄羅斯居然在北美西北海岸得了一塊駐足之地。然而，在一八六七年，阿留申羣島與阿拉斯加一併以七二〇〇〇〇元美金的代價，賣給了美國。

答客問

張一鵬雲搏

同名同姓不同情，
仕隱分途界限清。
我已名場經百戰，
讓他頭角鬪崢嶸。

閒話越南

嚴懋德



越南在亞洲的東南部，居印度支那半島

（Indo-China Pen.）東部，又名印度支那（Indo-China），我國歷史上稱爲交趾。其北和我國的雲南廣西兩省接壤，西與緬甸，泰國爲鄰，南臨印度洋（Indian Ocean），西南瀕暹羅灣（Gulf of Siam），東濱東京灣（Gulf of Tonking）及我國的南海（South China Sea），面積相當於我國福建省的四倍大，約八十萬二千方公里。全境分爲五區：即東京（Tonking），老撾（Laos），安南（Annam），東蒲塞（Cambodia），交趾支那（Cochin-China）。

港爲海防（Haiphong），爲往來船舶必經之地。老撾（一名暹國）面積二十一萬四千方公里，位安南山脈西斜面，首府爲芬廷（Vientiane）。安南（一名中圻）面積十萬三千六百方公里，位安南山脈東斜面及海岸地方，首府爲順化（Hue）。東蒲塞（一名高棉）面積十七萬四千九百方公里，首府爲百囊奔（Phnom Penh，即金塔城，又名南旺。）交趾支那（一名南圻）面積六萬八千五百方公里，位湄公河（Mekong）三角洲，首府爲西貢（Saigon），爲米的輸出港，同時又爲艦隊的根據地。

越南的人口總數，爲二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以安南人（Annamese）爲最多，居東岸平地，約佔總數四分之三。安南人大都爲蒙古種與馬來種，以農爲業，統計農民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二千萬人，而越南的耕地共五，七五〇，〇〇〇公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在法手中。人數次於安南人者，爲東蒲塞（Cambodians or Khmers），居南部平地，再次則爲老撾人（Laos）及山人（Shans），居於安南山脈（Annam Mts.）及東北海岸。越南的文化，可說是我國文化的嫡派，在四百年以前，越文即是漢文。蓋自湄公河下流以迄東蒲塞，中國的色彩漸淡，所謂越南文化，事實上即係孕育於此。自越南淪爲法屬後，越南人能閱讀漢文者，已不多見。

東京（一名北圻），面積十萬四千九百方公里，大部佔紅河（Song Koi）谷。首府爲河內（Hanoi），其附

東的耕地共五，七五〇，〇〇〇公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在法手中。人數次於安南人者，爲東蒲塞（Cambodians or Khmers），居南部平地，再次則爲老撾人（Laos）及山人（Shans），居於安南山脈（Annam Mts.）及東北海岸。越南的文化，可說是我國文化的嫡派，在四百年以前，越文即是漢文。蓋自湄公河下流以迄東蒲塞，中國的色彩漸淡，所謂越南文化，事實上即係孕育於此。自越南淪爲法屬後，越南人能閱讀漢文者，已不多見。

越南與我國，有深遠的關係，自秦漢已隸屬我國版圖，唐時即於其地置越南都護使，越南之名始此。宋時始自稱爲國，仍受宋冊封。明初，會復一度爲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中有土豪曰黎利者，復據其地而獨立，建大越國，國境頗拓。明之季世，分爲南北二國。北爲黎氏的大越，而南則

阮氏所據，國號廣南。康熙中，大越王黎維禱受清冊封為越安國王。

乾隆時，廣南土豪阮文岳，文惠兄弟起兵顛覆廣南王室，史家稱為新阮，而以舊廣南王阮氏為舊阮。文惠更入大越，大越王黎維禱乞援於清，清乃派兵征之，文惠大懼，乃更名光平乞降，而清便封光平為越南國王，從來越南成為我國的屬地。

法國之入越南，是在十七世紀初年。當時有法國基督教徒，入越南的交趾，受土人的激烈反抗。會法總統拿破侖三世 (Napoleon III) 稱帝，欲耀功域外，以樹威望，遂意經營越南，咸豐七年，西班牙教士有在越南遇難者，拿破侖三世乘機宣佈越南罪狀，遂和西班牙聯合，與越南宣戰。激戰經年，連陷下交趾各地。越南初猶能與之相持於西貢等地，繼以內亂日劇，不得已於一八六二年締結西貢條約，允許法國佔有下交趾的邊和，定詳，嘉定等三州及康道爾羣島。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東蒲塞南部暴民作亂，法人復乘機佔領下交趾的

永隆，安江和仙三州，由是下交趾六州悉為法領，是即今的法屬交趾。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越南又與法結和親條約二十條於西貢：承認越南為獨立國，越南外交事務悉由法監督辦理；開河內等三處為通商口岸，許法駐兵，許法人以沿紅河入中國的航行權；於是我國的宗主權遂為法所有。

一八八三年李鴻章與法人訂約承認越南為中法的共同保護國，迨中法戰起，我國雖稍受挫折，但鎮南關諒山一役，我國却打了大大的勝仗，然當時的清朝，因聽信英公使巴夏禮 (W. Patenore) 之言，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締結媾和條約十款。從此越南一變而為法國保護國。同時又吞併東京，一八九三年，奪取老撾，於是全境均為法國所佔領。法人統治越南，即設置總督一員，總攬全國事務，其下更設政務總監，各地方區域，設知事或理事官，視地方的性質而定。東蒲塞等地雖仍有國王的存在，但是徒擁虛名，一切政

務均操諸法人的理事官。越南無議會制度，祇交趾支那可選舉議員一人參加法國國會，唯所選出者，概為法人。越南原分五區，除交趾支那為法國正式殖民地外，餘四區僅為法國的保護領地。總督統治權，不僅包括越南全土（印度支那），而連廣州灣租借地一併在內。法總督駐於東京的河內，副總督則駐於交趾支那的西貢。

越南的氣候，各處不同，北部的氣候，與我國南部極相類似，夏季炎熱而冬季酷寒，交趾支那，東蒲塞以及老撾等部山地的氣候，與印度大同小異。每年九月至翌年正月屬雨季，其間偶有颶風。雨季溫度約五十九或七十五度，雨季後為暑期，溫度高者九十度。氣候調和，雨水充足，土地肥沃，所以農業生產堪稱富庶。越南有稻田五五，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計東蒲塞八，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安南八，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交趾支那二三，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東京一二，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及老撾四，〇〇〇百萬平方公尺。年產稻共

約六萬數千數百噸。越南尚有樹膠地一，二六四萬萬平方公尺，膠樹二九七千株。

越南在法國殖民領土中佔着顯著的重要性，有一法國之珠一 (Pearle of French) 之稱。在軍事方面講，是奠定了太平洋西岸的海軍根據地，在政治方面講，可使法國一躍而居遠東的要角，在經濟方面，無異是法國的生命線，越南的土地雖僅佔法國全部殖民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六，但越南的人口，却佔了殖民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所以說，越南是法國殖民地中最肥沃的一塊土地，同時又是法國的最好市場。

印度支那半島（一稱中印半島）是世界主要的產米區之一，而西貢是世界四大米市場之一。原來越南全境，全屬沖積土壤，加之河川縱橫，水利極便，對於米產，極為適宜。在湄公河流域的東蒲塞，交趾支那的平原，以及湄公河的整個三角洲 (Delta) 等處所產之米，普通稱為西貢米。在安南高原，以及紅河流域的平原，所產之米，普通稱為東京米。越南每年輸出的農產物，也以米為大宗，幾佔

輸出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他如絲，玉蜀黍，芝麻，大豆，樹膠，棉，蔗糖，煙草等農產，煤，鋅，鎢，鐵，鉛，錫，鎳，錳等礦產，柚木等貴重林產，以及漁產，畜等都很豐富。

說到礦產，除石油外，其餘各種重要的礦產，越南可謂無所不產的。煤在越南礦產中的重要性，正與米在越南農業上的重要性相同，其主要產煤區域，在東京一帶，越南大半之煤，皆係出產於此。東京所產之煤，即我國在市場上所稱為鴻基的無煙煤。統計越南每年產煤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儲藏量，則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噸。

越南海岸線長約二千公里，東南部有西貢，江口兩大軍事重鎮，西北部有頭蘭灣 (Tourane Bay)，從西貢到頭蘭灣適成一直線，它們共同負起警衛沿海地帶的任務。頭蘭灣形勢險要，灣中水深廣闊，誠為巨型艦隊匯集的理想所在地。

越南人的生活可說非常淒慘，婦女很多的都同男子一樣做苦力，在碼頭上或街上都可以看見她們赤足垢面同男子參雜在一起工作。多數的苦力像黃包車夫等都無家可歸，白天操勞，夜裏就在街頭露宿，因為越南是熱

帶地方，他們也就好像很平常似的過着。

最後說到在越南的華僑究竟有多少？直到現在尚無確切的統計：有的說是四十萬，有的說是六十萬，有的則說是在百萬以上；但不管怎樣，在越南的華僑人數至少是有七八十萬的。其中多半是廣東和福建人。一九〇六年十月十六日法政府為求其統治便利起見，依據籍貫語言的異同，將交趾支那華僑分為五幫，分五區居住。所謂五幫者，即廣州，福建，海南，潮州及客家。廣州人在越南者多半是從事於工商業。在西貢等地的米店，木店，布店，磚瓦製造，石灰製造，毛皮獸骨等業皆為廣東人所經營，此外如木匠，石匠，裁縫，靴工以及屠戶等也多係廣東人所担任。福建人在此等地的人數雖然較少，但其在工商業方面的勢力却很大。在堤岸 (Cholon) 等地的工廠和米店大都為他們所開設。據調查，西貢有碾米廠三十餘家，其中華僑所經營者竟佔二十八九家之多，而福建人却在此二十八九家佔大多數。客家華僑也多在西貢和堤岸各地，其所經營者主要是茶業；越南茶業幾為其所獨佔。至於潮州人，則多半是在此地作船夫和苦力，其在西部諸地，也多有從事農業的。

◁義主利薄創◆威權業綢握▷

集新大綢
中裝本緞
地衣營呢
！料！絨

譽廉新美十千
滿美穎妙色花
華稱大高五萬
洋最方貴光樣

滿保賜貴
意證顧客

東路江浙路京南海上
〇〇五三九 話電

老
九
綸



是月也

時間跨進了寒辰

白華

當我們翻到了這本「大眾」的時候，天，那寒冷的氣氛突然的加緊，再過一個星期就是冬天了。——時間跨進了寒辰。

時間的長足速率真那麼可驚人，上一個月我掉弄着筆尖，還在談「秋之尾」的。不過，我附帶有這樣一句：「天，漸漸的冷起來了。」因為那時候是秋的尾巴，也是跨進了寒辰的最後一個關。時間的長足是不容我們瞻望或者等待的，寒冷的氣氛的加緊，「大眾」送到我們手上當兒，秋的尾巴只剩了一個星期。時間在一個星期之後就要跨進了寒辰了。那麼，這剩餘下來一個星期的秋的尾巴，我當然放棄，讓我趕上了七天去抓住冬的頭。

這裏來談的是寒辰。

無論春、夏、秋、以及冬，那四時的運行，每一個「時」是有它本身的點綴的。至於它本身的意義和給我們的感想，也各有不同。我在「秋之尾」解釋秋是收成的，它本身的意義是「利」，而給我們的感想是「義」

。現在，時間跨進了寒辰，在談它本身的點綴之先，我自然得提起冬天本身的意義和給我們的感想。

冬，相傳下來是「終」的意思，終，很明白，它的解說是結束了。冬也就是結束萬物以至萬事的一個季節。「釋名」說：

「冬，終也，萬物所以終成也。」

萬物是如此，萬事當然也如此。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的，這也是中國本身的意義，任時代怎樣變遷它決不會歷悠久而存在，只消我們跑出這上海一角，展開眼前的不是平原嗎？美麗的平原，橫互着「南東其畝」。這是中國本身的意義，而原畝間的稻，是代表最崇高的萬物。在冬的頭，稻，已經收割完了。「萬物，所以終成也」。這句話也就告訴我們。萬物，也不妨推廣開來說，鳥和獸，冬天了，在呼呼的北風下，它們不會再向山澤間天空優遊，而必需尋回它們的老巢躲一個時候。這時候，就得有了研究，這「終成」是否能夠達到，假使一隻鳥和一隻獸，沒有在冬天以前預備好食糧，那準

要餓死。我們不看見呼呼的北風，一旦再飛起雪，把山澤和天空一起凍結了，行走的會斷了獸的足迹，在雪花中飛藏到人家屋簷底下的麻雀兒，唧唧的那叫寒聲，又多麼可憐。然而，我們人，這就要說到萬事了。人是萬物之靈的，人的精神自然也不同萬物，而超出於萬物。冬天了，雖然稻已經收割完了，鄉村的光陰就只有弄着烟桿晒太陽，生活的閒，工作的餘，我們有一句古話：

「冬爲歲之餘。」

不過這歲之餘，在「乾乾自惕」的士子，却不能接受。連雨（晴之餘）夜（日之餘）和歲之餘一共三餘，仍舊要照常勤學，不能放鬆了一分一寸的光陰的。也就是所謂「人的精神」，朱子把冬配合天運的「元亨利貞」的「貞」字，而訓勉我們人在這個時候，應該要培養「智」，那才會成功萬事。他說：

「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

這樣看來，我們在冬天，對於「終成」的「成」字，「衆事之幹」的「幹」字，每個人要仔細去體會了。要怎樣的終到達成功，怎樣的會把凡百事情像樹幹一樣的樹立起來。

我們不忘了冬所詔示我們的意義，在這裏隨便來談談它本身的點綴和我們的感想吧！

「立冬」以後

這裏再反過來證明一下上面說的「再過一個星期就

是冬天」的話，那不是弄什麼玄虛，或者頭腦的頑固。在這個月的第八天，根據舊曆，是「立冬」了。舊曆，也就是夏曆，夏朝定的日曆。這對於天時有深切的關係，不容易武斷去廢止的。爲什麼夏朝定的日曆就有永久性呢？也許那時候的人科學的觀念比現在二十世紀深刻，沒有具體的傳下來的緣故完全因爲近古以來專制政體的變本而加厲，思想也于是受了禁錮。研究歷史的人誰都知道是從秦漢起。並不是自家頭腦的頑固，我以爲夏朝的日曆是合乎科學化的，一樣古時代來說周朝的曆就不傳下來，這不是頑固不頑固的問題了。四時的規定得絲毫不差，那不必說，譬如月晦和月望，每隔十五天，那月亮的圓缺，也絲毫不差的。自然現行的國曆是跟着時代的輪子的，但有些曆本上還依舊註着舊曆上那四時八節的日子，尤其是對於農事，沒有了它就不能進行，我的意思拿新舊的曆參照並用，舊曆，何必定視它作「醬瓿上」的東西。「並行」而「不悖」，於是就「相得」而「益彰」。閒話收住，我的筆該轉入「立冬」以後了，「月令」說：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古時候的古話，如果經過了「揚棄」，那便會成爲現代的科學，不過這科學沒有一「開花結果」的原因，就爲了三代遠了，秦漢以來禁錮了民間的思想。而這個科學的根基的古話，揚棄其不對的，保留其對的，也就是中山先生的詔示。冬是寒辰了，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那是實在的，天地的不通閉塞，是說經過了北風呼呼那麼一吹，水結成了冰，接着天地間什麼東西都凍結起來，於是成了冬。

話又得說回來，現在不過是冬的頭，水，當然開始凍結了，上一期我寫的「履霜而堅冰至」。在秋之尾，霜飛過了高空，我們履着了「霜」，會想起「堅冰」了。堅冰，現在沒有到時候，但自履霜一直到堅冰，現在就是通過這一階段的中心，而也是「堅冰」的開始，是「始凝」的時候。水不是跟着地氣的下降快凝結起來了嗎？冰，是很可愛的東西，一般小孩子每每喜歡拿它來做玩具，我還記得在鄉下小時候，也拿冰代替了罐子，終究不是銅鑼而是冰鑼，不能搗上戲臺去敲打，幾天就回復了本原。冰，當然是很可愛的，但可愛的冰不是在夏而是在冬，夏天吃冰，僅僅給我們一貼清涼劑，而冬天，本來寒冷得可以，那麼，同冰結了緣的才顯得崇高而偉大。「吳越春秋」說：「越王冬則抱冰」。這是崇高而偉大的代表。莊子說「葉公夕飲冰」，飲冰，從此成了有氣節的士子所愛好，近代梁啟超題他的文集為「飲冰室」，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是冬的頭，看不見雪，也許霏微的雪花，會繼着霜飄過了高空，不過也同冰一樣，不是「堅冰」而是「始凝」。雪，不是「大雪」而是「小雪」了。我還是來說一下冬之日冬之風吧！日，風，在四時每一時的變換，也變換它們的質。然而，它們的性是永久性，不會

變換的。一年四時，都有太陽，都有風。品質的變換多了不同的名字，這可以說是一個平常而是有趣的探討。

春日，在文人筆端稱之為豔陽。「豔陽天」，是多麼美的詞句啊！到了夏，同樣的陽，變了「驕陽」，接着它下面的往往會是「肆虐」兩個字。秋天了，秋日是淒淒的。秋天的夕陽，觸動了多少「多愁人」的感慨。至於冬日，那是最好不過了，而最切實我們的生活。沒有春的豔，夏的驕，秋陽的淒涼，「冬日可愛」，它的來歷，根據着左傳：

「趙衰，冬之日也。」

可愛的冬日，這是朗照青天的白日。然而，日在冬天可愛，風在冬天却成了冷酷。它分開四時的不同，算挺清楚了。而也含着科學性的。春天的風，從東方吹來，文人筆端稱之為「東風」。美的詞句會帶點感觸的。因為接連東風的總牽涉着「落花」。夏天的風，從南方吹來，那是「南風」了。四時對於風和太陽在夏天却成一個反比，南風在文人筆端形容得最好：「南風之薰兮」的句子，就永遠傳了下來。秋天的風，從西方吹來，「西風」，不是美的，而是清的會帶點感觸的。因為接連西風的是「黃花」。黃花是清瘦的，所以「簾捲西風」，給後世人怎樣迴腸而盪氣呢！冬天了，風，從北方吹來，北風呼呼的，帶來了雪，帶來了冰，帶來了突然的寒冷。這樣說，北風強辯不得，那是最不好的了，我們看北風的詩：

「北風其涼，雨雪其秀。……」

「北風其暗，雨雪其霏。……」

嘆北風的「其涼」，「其暗」，於是「雨雪」開始了。在北風中，他還提起了赤色的「狐」，黑色的「鳥」。因為鳥和獸，大多數都躲藏在老巢了。只有獸中的狐，還縱橫着。鳥中的鳥，還飛鳴着。天地的不通閉塞而到了這樣子，在我們面前是一片淒清，但是風，是自然之象的一種，而風的本身意義。又是「養物成功」的，經過了春、夏、秋、萬物成功了，我們在冬天更振作起精神來，那麼，北風，也可以說沒有離開「萬物所以終成」的冬之義。

冬為寒辰

據「纂要」說，冬之時就叫「寒辰」。冬，就是終，那已經解說過了？這是從冬的字面構造上說的。冬之時叫「寒辰」，那是千妥萬當的兩個字，而且一般的說，我們稱冬似乎不如稱寒辰來得普遍化，寒辰，寒天的時候。那多麼深切而著明。我們萬世師表的夫子說：「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根據這，我的題目就不寫冬而寫下了寒辰，——時間跨進了寒辰。並不是討一句「雅俗共賞」的好話，實在要深一層的形容冬，除了這兩個字，是再想不出其他「深切著明」的字了。

附帶提過了寒辰，那我應該寫些它本身的點綴，冬天了，時間跨進了寒辰，天，的確寒冷得很，上海的人格外會感覺到寒辰的到臨。我得這樣說，上海人是有二

重性的。行動那麼的遲緩，在寒之辰，非到太陽三丈高不起身的。他們的解嘲是畏寒辰的寒氣。同時思想却那麼敏銳，一種銳覺，他們感覺到寒辰會比別的地方來得快，鄉野的農夫，還是青布短絮，不什麼呈現「畏寒態」。而上海差不多的人在路上走，都披了大衣了。這是一幅寒辰在上海的畫面。

跑馬廳的空氣，也似乎被寒氣凍結着，是異常的靜曠而有點蕭瑟了。風，從北方吹來的風，像千萬個尖利的錐子，刺到人的面上，頓時起了顫慄。夏天熱得「汗出如漿」，冬天那是冷得「汗不敢出」了。在「汗不敢出」四字上，產生了一「顫顫慄慄」的四字，這是魏朝一個小孩鍾會對文帝說的，「顫顫慄慄，汗不敢出」。移來形容現在的時候，倒是絕妙。在北風呼呼中，任你學馬跑跑遍跑馬廳的四周，也許有些汗意了，但停下來一當着風，仍舊還你個「顫顫慄慄，汗不敢出」。我們走向熱鬧的中心區去，必然要經過這千頃平蕪外面的。最能够表現出寒辰的是沿跑馬廳邊緣植着的樹木，一樣的整齊，也一樣的稀疏，然而稀疏得要黃了，落了。搖動着北風中，這上面就充滿着靜曠而蕭瑟的寒氣。在跑馬廳的斜對過，是一丈長空地，却最好做了廣告的路牌。多數廣告是電影新劇名，「寒山夜雨」，這四個字多觸動人呵！抄了這四個字，我要聲明，並非給它義務宣傳，我沒有看過這影戲，內容不知其所以。因了這，想起了「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張繼楓橋夜

泊詩，自然，他是只有霜而沒有雨的。不過這四個字眼，多觸動人，和跑馬廳邊緣的疏疏落木，正點綴着深深的寒氣。

看千頃平蕪，看疏疏落木，在北風中，在落木外的一灣河流，河流這一邊是跑馬廳靠北的靜安寺路底，接着南京路頭。我們就到達熱鬧的中心區，四大公司，最表現出寒辰的到臨，那寬廣的櫺窗內，木裝的外國女子換上茸茸般的大衣了。過去，「冬令大減價」的旗幟，輝煌地每一個店家在「鉤心鬥角」着又似乎飄揚着送給行人一個暗昧，我這裏是真的大減價。這個都市，汽車是絕迹了，不，是很少很少了。電車上，馬路兩旁，人的身上都披了厚厚的大衣。女的，茸茸地，連纖纖玉手也縮着茸茸的毛圈裏。不敢伸出來。男的，灰色的西裝大衣，黑色的中裝大衣，好像說：寒辰是穿大衣的時候，沒有一件大衣準會給時間老人取笑的。這的確不錯，一個人有了大衣，便覺得「腹便便」起來了。女人的腹便便是可以討男人的喜歡，男人的腹便便，是可以比作古名人的邊孝先，「邊孝先，腹便便，不讀書，五經笥」。誰能說我不讀書呢？便便的大腹就是「飽學」的代表。何況上海人是看衣衫不看人的，這樣，穿大衣的人交了紅運。

但我們把眼光稍稍放遠一點，看寒辰在上海邊野的另一幅畫面吧！稻已經收割完了，「東南其畝」，仍然空空的一片土。我們總不忘記稻在這兒生長起來的三個

時期，從苗而到成穗，而到結實。農夫的辛苦固然不必說，他們有永久不動搖的青布短紮的精神的。我們應該會想起周大夫行役而徬徨不忍去的詩來：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然而，這「如噎」的中心，在時間上現在已成了過去，因為是寒辰了，原畝變了空，那麼，我們的中心將怎樣呢？冬是萬物所以終成的時做，我們將怎樣的終到達成功，怎樣的會把凡百事情像樹幹一樣的樹立起來。

從衣裳說起

大衣是上海人的寒辰必需品，這在從前也是一樣，「月令」說：

「是月也，天子始裘。」

古時候的所謂「裘」雖然不同現在的大衣，但一樣是可以禦寒的東西。普通的說，裘，就是皮衣。它的原料大半是狐狸的皮和毛，所以「詩經」說：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裘，就這樣傳下來是禦寒的東西。在寒辰，少不了它。現在，穿裘的人也很多，而且皮，在石路的衣莊更格外掛得茸茸地。因為大衣的式樣新而且好，時髦一點的就從皮衣變化到皮大衣了。裏面呢！再加皮衣似乎不大像樣，於是換上了絲棉，裏面是輕鬆的絲棉衣，外面茸茸地皮大衣，坐在新通行的三輪車上，這麼着招搖過

市，是怎樣的風流。然而，社會是畸形的，尤其在上海，一方面的興味越高而一方面的呻吟越可哀。在街頭，在水門汀上，那壓伏着一團的，索索抖的，不要說夢想皮衣了，連一件完整的單衣也沒有，破衲百結，他們並不是乞兒命運，失了家，就流離着這個都市。求一些剩羹冷飯，好容易挨過了春、夏、秋、三個季節，北風呼呼一吹，他們「啼飢」之外，再也經不起「號寒」，那可哀的命運，只掙扎着朝夕了。這情形，這可哀的呻吟，每個年的寒辰是難免的。慈善機關救濟不了許多，也有的慈善機關名為慈善，其實和侯門一樣的深如海，「不得其門而入」。寒辰，多了皮大衣的風流，也多了馬路水門汀上的呻吟。

所以，從衣裘說起，我的思潮却不容易遏止。這當然是「古今如出一轍」，不過，「自古已然，於今為烈」。裘，在古時候也劃開了社會的畸形各階層，「王恭常乘高興，披鶴氅裘」。那是最風流的人。「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他雖然拜了相，這倒有難得的儉風。「蘇季子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這是窮途的士子。至於「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屨練裙」。在冬天，在寒辰，他還着的是葛屨，這真可哀了。那麼，馬路水門汀上索索抖的一羣，他們也不是這樣嗎？任昉是一時賢士，又安知道許多失了家的，從前不是好人家的子孫嗎？而流離的命運該比葛屨的西華更可哀到千百倍。然而，葛屨的西華，「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

，乃着廣絕父論，譏其舊父也」。那比西華可哀到千百倍的流離命運，又有誰「泫然矜之」呢？如果有人做第二的劉孝標，拿這情形拍了一個鏡頭送給穿皮大衣的風流公子，那一定會笑歪了嘴巴。我這裏不必去多說廣絕交的劉孝標了，而劉孝標的那篇論，根據朱公叔的絕交論的，讓我引朱公叔的兩句話來得直截爽快：

「比人類於鷹鷂，蟻羣倫於豺虎。」

現在，終究鶴氅風流的人多啊！晏子的狐裘三十年，可以說找遍全上海不會有一個的。三十年，多悠長的一段時間，人事的變化，狐裘雖不做，那兒找這種耐用人呢！何況「喜新厭故」更是現在的風尚。一狐裘三十年的儉風，在時髦的人聽了同樣會笑歪了嘴巴的。只有「蘇季子黑貂之裘敝」，在現在上海的人，却多得很。這是說上海的窮途士子。接着當然也是「黃金百斤盡」，一個人到了窮途，雖不流離也成了飄零，飄零的命運，比起流離來好不了多少。窮途，也注定了他的可哀。生活又那麼「漲風狂」，黃金盡了，飄零看窮途，這樣的士子，稱之為「寒士」，算最恰當的了。寒士，在寒辰下的寒士，他們的裘衣敝了，從「金盡」之後，再添辦不起新的裘衣來。而上海的寒士們，一半的原因，都為了生活太高漲了，維持一口飯已經很困難，還辦得起什麼新的衣？我想，「添衣」兩個字，在上海的每個薪水階級，差不多都是同一感慨。生活的高漲，一年年，做不了晏子的狐裘，那只好做季子的敝裘了。這鷹鷂豺虎的社會，要得到同情地說一句「范叔何一寒如此」，也不可能吧。

時間跨進了寒辰，今日的蘇季子任西華，那兒是他們的歸宿地呢！

最新實驗園藝學

花經

七十九號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周錚 編錄
黃德鄰 周國榮

鄭逸梅 校訂
錢輔乾 繪圖
周瘦鵬

編輯例言

本刊以「科學大衆化」爲目標，應該介紹一些切實有益於人生的方法給大衆。花和果，不但美觀，而且是精神上的安慰，飲食上的必需，適合於衛生，是人所共知的。我們古代研究種植花木的書籍，真如「汗牛充棟」，可是關於經驗者多，合於科學者少。上海黃園主人黃岳淵先生，他的菊花，既已名聞滬濱，更得鄭逸梅先生，周瘦鵬先生及其公子「錚」之助，遍植花木，於經驗豐富之中，加上最新科學方法，成爲「花經」一書，（周錚君爲南通學院農科出身，言之親切有味。）上編言栽花，下編言種果，可以說是最新實驗的園藝學，簡便切實，人人有模仿的機會，享受的樂趣。承瘦鵬先生賢喬梓，交本刊陸續發表，珍貴秘本，一旦獻諸大衆，豈不快哉！

編者

- 一、本書專供從事園藝者之應用及參攷。
- 二、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爲通論，敘述花木一般之栽植法。下編爲各論，分述一切花草樹木之培養法等。
- 三、本書所述之栽培氣候，以長江下流及浙東一帶爲標準。
- 四、本書所用之度制以英尺計之；量衡制則爲最新市制。
- 五、本書所述之月份係依國曆，令節則依陰曆。
- 六、本書中之溫度概以華氏寒暑表計之。
- 七、本書文筆簡陋，務求達意，不尙辭藻，錯誤亦勢所難免，尙希讀者加以指正。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刻曲灌叟黃岳淵識於黃園。

花經序

周瘦鵑

生平無他嗜，獨嗜園藝成癖，自少至長，居處屢易，每見庭前有尺寸土壤，輒以栽植花草爲樂；脫無土壤，則代以盆盎若干事，朝夕搬運灌溉，列爲日課，家人以爲癡，弗顧也。十五年前，移家故鄉吳趨里，得園地可四畝，嘉樹二百餘株，迺如得餅小兒，沾沾自喜，以爲平昔蒔花種竹之願，於是償矣。如是十年，幾視園藝爲專務，寢至屏絕交遊，厭棄人事，自分將以灌園終吾生。詎八一三事變猝發，倉皇去蘇，流寓浙皖半載餘，卒復止於滬濱；數年來重爲生活所困，抗塵走俗，百苦備嘗，坐使故園花木，常縈魂夢而已。百無聊賴之餘，鬱鬱幾不欲生，則復從事盆栽以自遣，且遍走市上園圃，聊資觀賞；因於無意中重逢園藝專家黃岳淵前輩及其令子德鄰兄於麥尼尼路，蓋岳老真如故園已遭兵燹，方關分園於是也。握手話舊，歷數小時，道及花事，則逸興遄飛，更覺忘倦。岳老慨然謂數十年獻身園藝，不覺老之已至，甚欲舉平生種花經驗，著爲專書，以示來茲而留紀念；知兒子錚方負笈南通學院農科，日有餘暇也，擬付以筆錄編纂之責。予以其學識未充，覆餗堪虞，因日事策勉，期無負岳老付託之重。錚奉命感奮，日過黃園，聽岳老指示講授，一一秉筆記之，復考之異邦專籍，多所徵引，歷時一載，哀然成帙，予爲命名曰花經，並與鄭子逸梅，分任校訂焉。昔西湖花隱陳溟子氏，

有花鏡一書之作，雖於吾國卉木，多所論列，而栽植之法，掛一漏萬，且因時代關係，於科學管理諸端，膏無所知，是以此書僅可供後學者之參攷，苦未能切合實用，得岳老花經爲之補充，庶燦然大備，無復遺憾矣。殺青有日，爰以數言弁其首。農曆壬午年立秋日吳門周瘦鵑序於海上香雪園。

花經序

鄭逸梅

予不能畫，却喜與丹青家論南北宗派及四王吳惲；予不能種植，又喜與園藝家談晴話雨，累日不稍倦；蓋性之所好，聊以寄一己之趣旨耳。黃君岳淵，別號剡曲灌叟，蒔花栽木凡三十餘年，尤富菊種，獨步海上。每逢籬菊盛開，輒折柬邀客往賞，則英英艷艷，皆傲霜之花，醉酒其傍，可做彭澤當年。予偶讀李悉伯蘿菴遊賞小志，因以吳百臺其人方之。小志記百臺有云：甲辰九月司馬公挈予至州山吳氏園看菊花，主人吳百臺者，少爲關吏傭，以勤謹爲吏所愛，竟得代其職，老而歸營居墅，園亭極華美，喜賓客，延禮文士，蒔花釀酒，尤好種菊，蓄園丁數人專司之；購求佳種，不遠千里，花時則設重錦幔，許入縱觀，有能詩者，卽出佳楮求品題，侑以美酒；聞司馬公至，屢履出迎，清談娓娓。園中廳事，四面環合，其庭皆廣十餘畝，列花四庭中，重金疊紫，高出檐外，計至數十萬花，多罕觀之本，盆盎清潔，蔽以絳幔，圍以錦欄，地衣皆紅錦，華麗絕塵，濃薰

噴鼻，如唐宋時洛陽人家賞牡丹也。岳淵關黃園於真如，事變以還，別治園圃於高恩路畔，其行逕與百臺絕相類，然則謂岳淵爲今世之吳百臺，誰曰不宜？岳淵又本其園藝經驗，著花經一書，洋洋數十萬言，晨鈔暝寫，歷寒暑不輟，比諸西湖花隱陳浪子之花鏡，尤屬切實而詳盡；至於清焦循之藝花日記，則小巫見大巫，更不足比擬於萬一也。是書包羅萬有，所述培植法，皆新穎而合於科學，予知一編問世，定必不脛而走天下，蓋集農書花曆藥品茶經於一書，所謂攬品彙之蕃滋，想羣生之率育，其功績不在佩文齋廣羣芳譜下也。予於課暇休沐日，足跡常至黃氏園，蒙岳淵以稿本見示，因得於鶴欄阜畔先覩爲快，付刊有日，爰綴蕪言於其端，非敢云序也。民國三十一年初秋鄭逸梅。

自敘

黃岳淵

予生於浙之仁湖剡源鄉。剡源世稱九曲，風物絕勝。七歲入塾，十一歲習制藝；業師爲予遠戚賴姓，善八股，兼能拳術，課餘之暇，且以武術相授，諄諄訓誨，意甚樂也。一日謂予曰：汝好攻讀，今年可應縣試，府試；明年即可應院試；入學之後，又可應鄉試，會試，殿試，後望無窮焉。予聞而欣然，因續之曰：再進，且考皇帝矣！師聞之愕然，因作色曰：皇帝世襲，父死子繼，自有太子在，他人烏得考？爾安可胡言！予仍不解，因又問曰：太子苟不慧，或不肖，付以國事，國豈不

危殆？師怒不應，密以告吾父。吾父亦秀才，時當洪楊之後，清廷法令森嚴，所謂士子者，類皆安分守己，不敢有所越軌。師因謂吾父曰：是兒意志不純，若再攻讀，將來恐有滅門之禍。遂輟學，貶爲牧童。我舅父見而憐之，挈至家，舅家在新昌真詔，設一南北雜貨舖，予遂進其舖中，半商半讀，是時年已十四矣。由今思之，設當時師弟之間，無此小小風波者，後必沉溺於八股之中，至今即欲有此少許園藝之知識而不可得，未必非一生之幸，然在此執筆自述時，每欲有所言而苦不能達，則又未嘗不使我終生抱恨於此半途之輟學也。

予居舅家數年，遂入王錫桐先生所創之平洋會。平洋會者，望文可以知義也。是時，外國教會藉條約之力，急欲傳教於中國，而中國自好之徒，又不願舍己從人，於是教會所羅致者，多爲中國害羣之馬，假外人之勢，欺凌良懦，清廷以戰敗之餘，畏洋如虎，官愈大者，畏洋愈甚，人民大憤，起而抗爭，因之各地教案，時有所聞。王錫桐先生爲浙東甯海人，父子皆孝廉，性豪爽，任俠尙義，每見不平，常出而相助，適有族人，與教友訟公產，縣宰左袒教友，先生親詣公庭，據理力爭，宰不敢斷，案遂未決；教徒憤恚甚，即慫恿教士，謁道署，撤縣令職，於是一年之中，縣令因不諳洋務而被撤職者二三次，教徒見目的不達，因以重金，購得平洋會名冊，於是冤獄成，而王氏父子被害。浙東西優秀子弟，奔避一空，予亦不得不棄我可愛之梓里，由浙而蘇矣。

致力革命，欲探清廷內幕，藉友人之介，任上海水陸釐金機關為總巡，由光緒三十二年始至宣統元年辭去。是時，予年已將三十，古人所謂而立之年矣。自維為吏，既乏應付之才，為商又無資本之助，時光虛擲，且垂垂老矣。回憶生平，覺兒時為牧童，以得天趣為最樂；又念管子富生於地之說，遂立志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土，而務農之志遂決。因創辦園圃於松濱之桃溪，購田十餘畝，時田價每畝不逾二十金，不意開辦未幾，即值辛亥革命，追隨先烈陳公英士，規復上海；繼又平定浙東，任職滬督府；既而園圃來報，家園中被盜，損失數百金，予即向陳公辭職，返鄉料理。陳公不許曰：目前以國是為重，君之損失，由予償之。予謂：君本寒士，何來多金，豈將取之民脂民膏乎？陳公莞爾不答。予又謂：金錢原身外物，未足措意，惟老父幼子，不得不一探慰耳。乃許成行。嗣後即繼素願，從事園圃矣！是時又有一事，為助成我國圃之發展者，不可不記。方予之初至桃溪也。當地農民素抱閉關主義，予雖以我不欺人為宗旨，加以不屈不撓之精神，期與同化，但欺凌客籍之惡習，仍屬難免。予在滬督府時，一日忽遇該縣知事錢淦，來送公文。錢為予舊時同志，晤談之後，知予營園圃於桃溪，因勉予曰：將來真如繁榮之日，先生即為開發真如之第一人，希善為之。因知錢君之居，與予園地為鄰，相去不過數里，自後互相往還；當地之人，知

行園事，擴充範圍，漸至百畝，資財不足，不惜舉債，身心雖困，而所植花果，日以向榮，往來游客漸多，予亦悉心扶植，為花木之保姆焉。

予本寒人子，徒恃人力而乏資力，而園圃能規模粗具，逐漸發達，得以充實而推廣者，皆藉我數友之力助，予至今猶系諸夢寐中也，因略記一二於此。民國十三年，由沈君相庭之介，為陳君永清佈置一庭園。翌年歲首，依俗例賀歲。寒暄之餘，陳君忽以造庭園其益安在為問？予曰：庭園非以充裝飾，示富有也。公餘之暇，精神上非得安慰不可；若置身庭園之間，見彼一花一木，一泉一石，位置得宜，心神怡曠，足以息憂慮，去煩惱，身體為之康強，生命可以悠久，其益誠非淺鮮。予言未畢，陳君瞿然以起，握予手曰：旨哉君言，苟非深知庭園真義者，曷克言此。當此叔季之世，百無一可，惟花木差可引為知己耳。時當五卅之後，陳君之感慨，自必有觸而發，而予經陳君之獎勵，益奮勉於園藝，陳君知音之言，至今不敢忘也。民國十四年，又由陳君之介，為羅君緯東造庭園，時工價物資，均極低廉，七畝之園，所耗不及萬金。羅君大悅，並知予安於淡泊，無他需求，因謂予曰：倘他日園事發展，或需資力，當於綿薄。予以盛情可感謝之；不料國內兵爭，又值歲歉，予擴充園地，添購苗木，所費殊多，至度歲時，不敷三千金，無以應付，因走告羅君。羅君即出三千金相假，

至期又不克歸趙，羅君亦不之索，是誠無異淮陰少年之遇漂母，至今耿耿於懷，未敢或釋也。

予嘗戲謂昔年致力革命，爲革除國家之蠹，今日致力園藝，爲革除花木之蠹；其事雖不同，而其義則一。同業之人見予革除花木之蠹而有效也，因推爲本業公會之主席，期滿復任，至民國二十五年春，始得辭退。是時復有友人王君子嵩，沈君楣庭，竹君堯生，森生賢昆仲，陳君永清，擬創辦農村，設立農校，正在規劃之際，不意八一三事變猝發，園址遂淪爲戰區。是時予次子德行，業律師於滬，星夜歸省，堅請舉家移滬避難，此時此境，實使予焦慮莫可名狀，不特對此三十年來，心血造成之園場，不忍一旦拋棄；且此數十名之工友，如何安排？又有各地送來之孤兒練習生，如何處置？即以予一家而論，長子德鄰，自暨南畢業後，助予樹藝已有十餘年，舉室在園；三子德明，四子德徵，幼子德潤，女兒菱英，俱因學校暑假，留居園中；又有予幼弟一家，計有六口，亦留予處；以時間如是之促，人口如是之多，而欲於此戎馬倉皇之際，軍警森嚴之中，遷避至數十里外，殊非易事，因決令長子及三四二子與數十工人留園料理，餘悉分批陸續避滬，迨至××西撤，始由長子率領，亦繞道來滬。至翌年，園之鄰人來告：謂園中房屋雖已蕩然，而花木繁榮猶昔，苟不前往照料，勢必摧殘無餘矣。予因命工友數人返園工作，又以人少地廣，殊少效驗。後由長子德鄰數數親往，始稍具眉目。至民國

二十七年冬，德鄰遇予老友吳君昆生，君謂園中之名貴花木，何勿遷之於滬？鄰以無力租購田地以對。吳君即斥資購買宜於種植之田十畝。予感其義，爰命德鄰陸續運樹來滬，即今之第一分場，位於高恩路畔者是。吳君又見予朝夕往來奔走，辛勞殊甚，因於園隅建屋三椽，供予居處。孰謂世無鮑叔，特以今之管仲過多耳。年來戰事綿延，欲歸不得，心雖悵然，而仍得終日與花木爲伴，盤桓灌溉，亦可忘憂，因於暇時，收集昔日之園藝日記，編錄成冊，名曰花經，爲予三十餘年蒔花栽木之經驗，藉以供研究園藝者之參攷焉。剡曲灌叟黃岳淵。

園場工作之經過

予幼年負笈於羅店某小學，卽已愛好園藝。每逢陽春時節，課後輒偕三數學友，於街頭巷尾，尋覓野生小苗，攜而歸，栽諸破罈舊盆中，灌之以水，惜無尺寸隙地，祇可置之屋脊，悉心培植；或與一二小侶，同赴哺坊，每見雛禽，爲之愛不忍釋，若有餘資，必購一二而返，然乏飼養之法，往往有夭折者，心中鬱鬱不樂。迨薰兮南風，學校暑假，卽將苗木與幼禽，攜而歸家，然於遙遙歸途中，苗木常呈乾渴之狀，幼禽時有飢餓之態，乃將省下之餐資，購飼料以餵之，汲清水以灌之。返諸家園，更加意飼育之，由此可見予愛好生物之心，自幼已然焉！

民國十二年秋，暨大由京遷至真如，予卽考入該校

中學，其時農科尙未設立，惟當中學畢業時，不幸患咯血症，遵醫命，輟學靜養。當時我國已稍具規模，且予性喜勞動，不耐逸居，乃助園丁種植灌溉，覺於身心，大有裨益，故期年後，體已痊愈，再思入學，以冀深造，詎料園事更忙，竟不克分身，自後予即舍學而務農矣。

是時暨大設立農科，該校師生常來吾場參觀實習，然指導者每多不識苗木之名，殊屬可笑。予初習一二年內，亦茫無所知，惟每日與園丁爲伴，花木爲侶，始稍有所得。然園丁多目不識丁，祇能用力而不知用腦，故彼等園中操作已有多年，墨守陳法，不知改進，良可惜也。園中重要之作業，莫若繁殖，初由園丁任之，成績欠佳，故家君轉向蘇杭二地，物色名手，專程來園，然其所能勝任者，僅屬我國素有之桃梅李杏數種花木而已，效果亦欠良，而所費甚大，得不償失也。翌春，予乃躬自行之，雖屬初度之嘗試，然成績尙不弱，不必再假手他人，當時欣喜之狀，溢於言表，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矣。

嗣後予感園藝一道，雖有經驗而無學識，固不克濟事；如有學識而無經驗，亦難於勝任；兩者當相輔而行者也。自顧稍具經驗而乏學識，乃向各書肆購得園藝書籍多冊，以供參攷，燈下誦之，興趣濃然；日間依書中所言而行之，成敗得失，記之於心，或筆之於冊，專心致志，從事於園事矣。復向各地及外洋購入珍貴苗木，植之灌之，剪之壅之，花木無不向榮吐艷，嬌媚絕倫，花後結實，取而繁殖之，再以同科之花木而行嫁接，接

梅得梅，接松得松，隨心所欲，大有興味也；而其中最感有趣者，莫若播子，事前以同種異色之花朵，先行交配，花後自結實，取其子而播之，旋即萌芽發葉，一二年後，可得奇花異卉，予初試菊花，再以杜鵑牡丹試之，均告成功，所得之花形花色，奇形怪狀，五光十色，私心大喜，似獲瓊寶。予在此十七年中，致力園藝工作，不以爲苦，每逢天雨，則參閱園藝書籍，津津有味，惜書中內容，多大同小異，不無遺憾也。若遇園藝先進來園遊覽，即叩以種種疑難問題，如施肥，灌水，修剪，殺蟲，除病等項，記之於書；園中工作之經過，不論成敗，亦作日記；如園事稍閒，赴各地名勝古蹟，庭園小築，遊覽參觀，以資借鏡，歸而一一記之於冊，如是十數年如一日，未嘗間斷也。

民國二十五年冬，予東渡三島，考察該國之園藝情形，舉凡大家小戶，無不備有庭園，樹木蒼翠，花卉迎人，如入勝境；其他若農場之設備，已趨現代化，管理已合科學化，日人苦幹之精神，良可欽佩。反顧我國園藝事業之落後，深覺有愧於衷也。

近年來，吾國各地農場之設立，猶如雨後春筍，此固一好現象也，尙冀有識之士加以指導與督促，有志之士能實地工作，不辭勞苦，如此必大有貢獻。予於園藝一道，具興趣而乏學識，尙希海內園藝界先進常加指教，不勝盼切之至。民國三十一年八月黃德鄰識於上海黃園第一分場。

花經目錄

上編 通論

第一章 氣候

第一節 風

第二節 雨

第三節 雲

第四節 虹

第五節 霞

第六節 雷電

第七節 霧露

第八節 霜雪

第九節 日月

第十節 星辰

第二章 土壤

第一節 土壤之生成

第二節 土壤之成分

第一項 土粒

第二項 腐植質

第三項 水分

第四項 空氣

第五項 微生物

第三節 土壤之肥瘠

第四節 土壤之性質與種類

第一項 砂土

第二項 黏土

第三項 壤土

第四項 腐植土

第五項 培養土

第五節 地力之減退與改進

第三章 四季作業

第一節 春

第一項 整地

第二項 作畦

第三項 繁殖

(一) 有性繁殖

(甲) 苗牀

(乙) 播種

(子) 牀播

(丑) 盆播

(丙) 管理

(丁) 育苗

(二) 營養繁殖

(甲) 分株

(乙) 壓條

(丙) 扦插

(丁) 嫁接

(子) 芽接

(丑) 枝接

(壹) 切接

(貳) 割接

(叁) 誘接

(寅) 根接

第四項 移植

(一) 幼小苗秧

(二) 成長花木

第五項 定植

第六項 定植後之管理

第七項 中耕

第八項 灌水

第九項 施肥

(一) 肥料之要素

(甲) 氮

(乙) 磷

(丙) 鉀

(二) 肥料之種類

(甲) 人糞溺

(乙) 廐肥

(子) 牛糞

(丑) 馬糞

(寅) 羊糞

(卯) 猪糞

(丙) 油粕

(丁) 綠肥

(戊) 骨粉

(己) 魚腥肥

(庚) 羽毛汁肥

(辛) 蠶糞

(壬) 蠶蛹

(癸) 坑沙

(附) 堆肥

(三) 肥料之成分

(四) 肥料之施用

第二節 夏

第一項 灌水

(一) 灌水之溫度

(二) 灌水之數量

(三) 灌水之方法

(甲) 地表灌水

(乙) 葉面灌水

(丙) 地下灌水

第二項 施肥

第三項 中耕

(一) 中耕之利

(二) 中耕之法

第四項 修剪

(一) 修剪之利益

(二) 修剪之方式

第五項 疏果

第三節 秋

第一項 種實之采收

(一) 優秀母本之條件

(二) 種實采收之方法

(三) 交配法

第二項 種實之貯藏
第三項 秋季之繁殖

第四章 病害

(二) 燒土之方法

第十六項 潰瘍病
第十七項 膏癬病
第十八項 瘡痂病
第十九項 瘤腫病
第二十項 日燒病

第三節 害蟲之種類及防除
法

- (一) 播種
- (二) 分株
- (三) 扦插
- (四) 壓條
- (五) 嫁接(芽接)

- 第一節 病害之發生
- 第二節 病害之預防
- 第三節 病害之殺滅

- 第一節 石耳波耳多液
- 第二項 石灰硫黃合劑
- 第三項 膽礬肥皂合劑
- 第四項 生石灰及石灰乳

- 第一項 蚜蟲
- 第二項 介殼蟲
- 第三項 金龜子
- 第四項 鋸蜂
- 第五項 地蠶
- 第六項 夜盜蟲
- 第七項 軍配蟲
- 第八項 果蠶
- 第九項 綿蟲
- 第十項 象鼻蟲
- 第十一項 浮塵子
- 第十二項 毛蟲
- 第十三項 天牛
- 第十四項 白蠟蟲
- 第十五項 卷葉蟲
- 第十六項 青蟲
- 第十七項 袋蟲
- 第十八項 粘蠶
- 第十九項 蚱蜢
- 第二十項 蝶蝻
- 第二十一項 菊虎

- (甲) 砧木
- (乙) 接芽
- (丙) 方法
- (丁) 管理

- 第一項 石耳波耳多液
- 第二項 石灰硫黃合劑
- 第三項 膽礬肥皂合劑
- 第四項 生石灰及石灰乳

- 第一節 人工殺滅法
- 第一項 誘殺法
- 第二項 捕殺法
- 第三項 溝殺法
- 第四項 熏煙法
- 第五項 燒殺法
- 第六項 套袋法
- 第七項 藥劑撲滅法

第四項 灌水與施肥

第四節 病害之種類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五項 中耕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四節 冬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 第二節 殺蟲藥劑及調製法
- 第一項 砒酸鉛
- 第二項 硫酸尼古丁液
- 第三項 石油乳劑
- 第四項 除蟲菊石油乳劑
- 第五項 除蟲菊肥皂液
- 第六項 煙草肥皂液
- 第七項 百部辣椒合液
- 第八項 煙草石灰液
- 第九項 煙草液
- 第十項 燻殺法
- 第十一項 雷公藤藥劑

第一項 翻土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二項 禦寒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三項 施肥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四項 修剪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一) 果樹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二) 觀賞木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第五項 整枝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一) 杯狀整枝

- 第一項 白絹絲病
- 第二項 白澀病
- 第三項 赤枯病
- 第四項 鏽病
- 第五項 葉斑病
- 第六項 露菌病
- 第七項 瘤火病
- 第八項 炭疽病
- 第九項 樹膠病
- 第十項 赤星病
- 第十一項 立枯病
- 第十二項 乾渴病
- 第十三項 餅病
- 第十四項 落葉病
- 第十五項 縮葉病

- 第一項 砒酸鉛
- 第二項 硫酸尼古丁液
- 第三項 石油乳劑
- 第四項 除蟲菊石油乳劑
- 第五項 除蟲菊肥皂液
- 第六項 煙草肥皂液
- 第七項 百部辣椒合液
- 第八項 煙草石灰液
- 第九項 煙草液
- 第十項 燻殺法
- 第十一項 雷公藤藥劑

- 第一項 蚜蟲
- 第二項 介殼蟲
- 第三項 金龜子
- 第四項 鋸蜂
- 第五項 地蠶
- 第六項 夜盜蟲
- 第七項 軍配蟲
- 第八項 果蠶
- 第九項 綿蟲
- 第十項 象鼻蟲
- 第十一項 浮塵子
- 第十二項 毛蟲
- 第十三項 天牛
- 第十四項 白蠟蟲
- 第十五項 卷葉蟲
- 第十六項 青蟲
- 第十七項 袋蟲
- 第十八項 粘蠶
- 第十九項 蚱蜢
- 第二十項 蝶蝻
- 第二十一項 菊虎

上編 通論

夫人之生於斯世，衣食住行四要素外，當再別謀精神之寄托，而寄托多端，其可以朝對而夕賞，悅心目，快朵頤者，其惟花木乎！種菊東籬下，此陶靖節之精神，寄托於數莖黃花也；不可一日無此君，此王子猷之精神，寄托於幾竿菴竹也；他如林君復之植梅，周濂谿之愛蓮，延及有清之季，李越縵之與桃，洪稚存之與杏，皆有所深契，而不覺形諸詩歌詠歎之間。公安袁石公云：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污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萼，則移枕攜檮，睡臥其下，以觀化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個中三昧，石公盡得之矣。且自治園圃，抱甕以灌，朝剔蟲，夕摘蕪；培之植之，檢之驗之；張箔以護之，垂簾以遮之；以及施肥下壅，在在皆躬爲之，不避風雨，不畏霜雪，不辭勞瘁，視之如極苦，然藉此得以鍛體魄，健筋骨；况春花秋實，灼灼然纍纍然，其成效又足償勞瘁而有餘哉。不特此也，其中更有進一層而寓養生處世之方。湖上李笠翁以花木之本本藤本草本，而即小見大以爲之說，謂人能慮後計長，事事求爲本本，則見雨露不喜，而覩霜雪不驚，其爲身也，挺然獨立；至於斧斤之來，則天數也，豈靈

椿古柏之所能避哉。如其植德不力，而務爲苟延，則是藤本其身，止可因人成事，人立而我立，人仆而我亦仆矣；至於木樞其生，不爲明日計者，彼且不知根爲何物，遑計入土之淺深，藏菴之厚薄哉，是即草本之流亞也。觀此，則花木之蘊義，有非尋常流俗所能測矣。但栽植花木，殊非易易，若一無經驗而貿然從事，未有能奏效成功者；予治園藝三十餘年，朝斯夕斯，兩鬢飄蕭，垂垂老矣。爰秉已往之經驗，謬艸是書，供諸同好，而所述務求切實，不尙辭華，至於文人清賞，所謂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苔徑，宜古藤巖石邊。如是云云，無非雅士口吻，予愧未能也。願海內園藝家有以見教，幸甚，幸甚！

第一章 氣候

宇宙之中，天地之間，風雨寒暑，霜雪冰霰，變化萬端，玄妙莫測，春日暖和，夏暑熱烈，秋氣涼爽，冬寒嚴肅，氣候正常，風雨調順，萬物之幸也；若春行冬時，夏行春日，秋行夏令，冬行秋節，天時不正，蟲害猖獗，病害繁衍，作物歉收，樹木不茂，牲畜遭殃，禽魚罹害，萬物之災也。故世上芸芸衆生，生於其間，隨之應變，莫可頑抗，氣候之威力可謂大矣哉！

氣候之變幻莫測，風雨之來去無定，固非人力之所

能及也。惟近世科學昌明，文化進步，有氣象學之研究，有天文台之建立，測其氣，觀其象，窮其所以，探其究竟，經時歷日，疊月積年，因逝去之陳蹟，而推測未來之變化，以備來臨時之應付，則不可不注意之也。

然我國佔地廣遠，山脈連綿，河川交錯，以致交通阻隔，不相往還，農民知識淺陋，生活樸素，尙未享受近代科學之賜與也。但氣候之變化，却能根據以往之經驗而預測之，遂有農諺之產生，此種農諺，雖不合天文之原理，科學之邏輯，然經數十代之流傳，亦有相當之至理，於作物栽植方面，不無小補，故農民輒有「靠天吃飯」之說也。

第一節 風

風之影響，其力甚大，如氣溫之高低，收穫之豐歉，作物生長之優劣，在在與風有直接之關係，若和風徐拂，氣溫適中，令人快適無窮；若暴風狂吼，移山倒海，拔樹坍屋，則當年作物之收穫必大受損害，且非人力所可挽救，僅能望洋興嘆而已。故農諺中有關於風者，錄之於下，以供參攷：

春東風，雨寥寥；秋東風，一場空。

春東風，雨祖宗。

東風四季晴，只要東風不起聲。（春風和柔，天晴不變；若春風大而有聲，則為下雨之兆。）

五月南風發下水，六月南風海也乾。

小滿風，樹頭空。（意謂果子不豐）

秋後北風田乾裂。

春風不着地，夏雨隔田塍。

秋前北風秋後雨，秋後北風雨漣漣。

夏至風刮佛爺面（南風），有糧也不賤；風刮佛爺背（北風），無糧也不貴。（上句言歲荒，下句指豐年。）

朝西暮東風，正是旱天公。

東風陰，西風晴，南風發熱，北風冷。

東風下雨西風晴。

九月東風兩日半，十月東風當日轉。

三場東風不由天。

不刮東風天不下，不刮西風天不晴。

一場秋風一場雨，一場寒露一場霜。

開門風，閉門雨。

清明刮了墳上土，滴滴拉拉四十五。

久旱西風更不雨，久雨東風更不晴。

六月北風當日雨，好似親娘看閨女。

除夜東北，來年大熱。除夜東南，來年大水。

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夏風連夜傾，不盡便晴明。

東北風，雨太公。

日暖風和，明朝再多。

行得春風有夏雨。

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愈吹愈急之意。）

風急雨落，人急客作。

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

惡風盡日沒。

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天怕逆走風雲，人怕醜面無情。（若雲飄西，風往

東，謂之逆，即天將雨。）

第二節 雨

作物體內含有水分極多，故需水殷切，若淫雨連綿，積水盈尺，淤塞不退，幹根霉爛，萎凋而死；若炎日當空，片雲不蔽，地為之裂，物為之渴，切盼甘霖之賜與；故雨水之過與不足，均非適宜。凡老農均有測雨之經驗，而可準備一切。

正月二十不見星，瀝瀝拉拉到天明。

三月怕三七，四月怕初一。（三月中若是初三，初

七，十三，十七；等日逢雨，則此三月中無天晴之日。

若四月初一逢雨，則四月中雨多晴少，是否應驗，當可一試。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

九月九，無事莫要外邊走。（謂之滿城風雨近重陽，必多雨也。）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

東虹日頭西虹雨，南虹出來賣兒女。（南虹即天旱

之徵，歲荒難以度日，惟有出賣兒女之一途，誠可憐也。）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雨打雞啼丑，携傘不離手。

雨打黃昏戌，明朝太陽出。（意無久雨。）

天黃有雨，人黃有痞。

落雨怕天亮，病人怕嘴硬。

開門落雨吃飯晴。（言無久雨之意。）

立冬無雨一冬晴。

逢春落雨到清明。

立夏不下，無水洗耙。（立夏不下雨，天將旱也。）

乾淨冬至邇過年。（冬至天晴，年尾歲朝將多雨。）

夏至日雨，其年必豐。

處暑若逢天不雨，縱然結實也難留。

梅裏一聲雷，時裏一陣雨。

霧露不收即是雨。

朝看東南夜看西。（清晨日出時，如東方清明無雲

，是日必晴和；反之則否。日沒時，如西方烏雲重重，

翌日必有變異，或風或雨或陰。）

上看初二三，下看十五六。（每月初二三或十五六

，若天氣晴和，半月之內氣候必佳。）

雨前濛濛終不雨，雨後濛濛終不晴。

清明要明，穀雨要雨；小滿勿滿，芒種不管。

未蟄先蟄，一百另八天陰濕。（未交驚蟄而先響雷

，則於三月之內，陰天較多，更有未蟄先蟄，人吃狗食之說。意即年荒糧食貴也。）

雨夾雪，落勿歇。

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

天將暮，蚯蚓唱歌，有雨也不多。

貓兒吃青草，雖旱不必禱。（天將雨。）

犬兒吃青草，屎斗快趁早。（若犬吃青草旋即吐出，則天將晴；若上午吞食，而至下午吐出或尚未吐出，則天將轉變之徵，此為奉化之農諺也。）

青蛙哇哇叫，大水滿鍋竈。（青蛙緣木而鳴，天將有陣雨。）

池魚跳，天將好。（若久雨不晴，當日暮時，池魚羣躍，則有晴意。）

晴靜晝，落日湊。（即久雨後於中午略漏日光，不旋踵又有雨之意。）

今夜雞鴨早歸籠，明早太陽紅東東。（天將晴。）

羊搶草，蟻圍穴，蝦蟆攔路，大雨烈；蛇溜道，麩浸流，山羊大叫，暴雨到。雞叫風，鴨叫雨；蜜蜂忙，風雨狂。（午前蜜蜂工作繁忙，有風雨之兆。）

其他若水缸泛污，糞坑不拘而臭氣四溢，礫石潤潮，池底泛苔，皆為氣候轉變而將雨之象也。

（待續）

X X X X X

海上繁華不減往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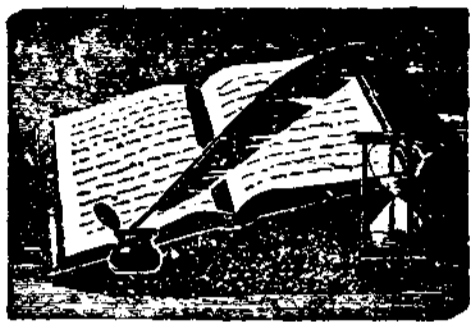
徵歌選色風月無邊

脂粉羣中：十九患有淋病
一經接觸：即有傳染之虞

滬上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荒淫逸樂，相習成風，妓館娼寮，歌台舞榭，一應銷金豔窟，莫不生涯鼎盛，據專家估計，本市賣淫女子，公私貴賤，名目繁多，總數不下數萬人之衆，人謂上海為萬惡淵藪，觀此益信，此數萬人中，幾乎百分之九十九，均染有淋濁，一經接觸，即有傳染之虞，間接貽禍妻孥，而致破壞家庭幸福影響子女健康者，比比皆是！

自最近磺胺化學療法發明以來，淋菌活躍，始稍見斂跡，惜一般專以治療淋病為標榜之藥品，大都成分平凡而取值奇昂，惟有中法化學製藥廠出品之「百吉牌」淋病特效藥「果復明」GLUFAMIN係用最新方法將葡萄糖與磺胺胺化合體複製而成，服之絕無副作用，無論新老淋病，均能於短期內澈底斷根，而售價特廉，最為經濟合算。

該藥廠尚有磺胺吡啶製劑，「普健龍」PALAGANAN一種，片劑及針劑均備，取價稍昂，而效力更速，詢之醫界中人，莫不稱譽不置，聞本埠中法大藥房總分店均有出售云。



孤本小說十種

周越然

海內藏書家，無人不知周越然先生，不但博，而且精。他的著作，風行全國。他的學生，桃李盈門。（戴季陶·陳立夫·胡適之諸公，都是及門弟子，周先生却仍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書生本色。他收藏的孤本，美不勝收，何止小說，今披露此篇，因本刊係「大眾趣味化」，所以先談小說，再及其他。

（編者）

「孤」字含兩義：（一）獨一無二（Unique），（二）罕見難求（Rare）小說固然如此，即正經正史亦莫不然。本篇所言，全為小說——章回小說——共計十種，非「獨一無二」者，即「罕見難求」者。茲將其版本，一一敘述於后，并將每種之性質，約略說明之。復次，本篇所開之十種小說，不為余所親見者，必為余所珍藏者，世間確有其書，不如舊目之祇存名稱而無實物也。各書之名稱及版刻如下

（一）空空幻（一名鸚鵡喚）十六回。 梧崗主人編次，臥雪居士評閱。

清初大字刊本，白口，單欄，版匡高約七英寸半，廣約九英寸半。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行間有尖角小點以為斷句之用。孫子書（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補遺第六頁載此書，并稱『書在今日極不多見。』

書中所言皆猥褻事，其主角姓花名春，字金谷，浙江禾郡人，通詩學，善丹青，才名流布，無不企仰。

余家藏本，序文祇存一頁，目錄（見圖一）全存，卷首卷末略有佚文。惟版權頁（即書名葉）尚存，中間題「醒世奇言」四大字，右邊題「李卓吾評」，左邊題「本衙藏版」，上端題

「新鐫『鸚鵡喚』。想與孫氏所見者（泰興丁氏藏書），同為一本也。

（二）浪史四十回 風月軒入玄子著。

清寫刻本，白口，單魚尾，四週單欄，版匡高約七英寸，廣約八英寸半。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目錄兩葉。

余家藏者係嘯風

軒刊本（見圖二）

，與日本千葉掬

香氏所藏者同。

據孫目二一六頁

，知日本另有傳

抄本，胡適之有

活字本，舊時上

海書局有排印本

，此數本余均未

見。余所見者，

尚有優生學會排

印本（非賣品）

「希曾（即趙董）妻房多賢德，向與胡婦平輩稱；同坐同餐同言笑，用盡心機費盡神。長

媳戴氏更可畏，乃夫亳州分州尊。人前慣擺官架子，奴家原是命婦身。」

此種誹謗文字，不知當時何以不成法律問題也。

幸中幸得美遇仙

第八回

逢勁敵夢

第九回

訪故人

包開第著。

清光緒甲辰刊本，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版匡高約六英寸半，廣約九英寸。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卷首有包開第序。

此書為七言唱本，述趙總董之專權而肆罵之。茲引數語，以見原文之惡意，如下：

，極精。

「浪史」及

「空空幻」，皆

見丁日昌禁目。

（三）發雙

小說初傳一卷。

(四) 歡喜冤家六卷二十四回。西湖漁隱編。

清小

字刊本，黑口，單魚尾，四週雙欄，版匡高約五英寸，廣約八英寸。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前有西湖漁隱序。據孫氏目，此書有八卷本，五卷本，有十二行

其各回次第與木刻本全然不合；例如，鉛字本第十一回（日宜園九月牡丹開），在木刻本則為



二十六字本，十行二十二字本，與余家藏本六卷，（十行二十二字）五字），均不相同。余所見之鉛字十五行本刪去原書四回，又與孫氏所稱俗本者不同。鉛字本一名「豔鏡」，

第五回是也。

(五) 燈草和尚
傳十二回。元臨安高

則誠著，雲遊道人編
次，明趨周求虹評。

清小字刊本，白

口，單魚尾，單欄，

每半葉九行，每行二

十三字，版匡高約五

英寸半，廣約八英寸

。前有目錄一葉。孫

目有清和軒本，不言

行格，未知與余家藏

者同否。

此書在清嘉慶間

，御史曾奏禁之。

(六) 姑妄言存

四十回，四十一回，

四十二回。撰人不詳

。

清初素紙精寫本

牛女佳

衆鳥飛



，每半葉九行，每行
二十五字。四十二回
缺首兩葉。

此書有優生學會

鉛字排印本（非賣品

），極精。卷首鄧序

及不佞序，略言此書

之源流。孫氏目及禁

書目均不載此書，真

海內外孤本也。

(七) 牛郎織女

傳四卷（不分回）。

朱明世編。

明萬曆間書林余

成章梓本，版匡高約

四英寸半，廣約九英

寸。白口，單魚尾，

四週雙欄。每半葉分

上下兩截，上半圖畫

，（見圖三）下半文

字（十行，十七字）。

此書由海外購回，孫子書君所見者，即此本也。

(八) 昭陽趣史兩卷。豔豔生編，情癡生批。

明刊本，白口單欄

，版匡高約八英寸，廣約十一英寸半。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行間有直線，有圈點，眉上有批評。卷首有芙蓉主人序（缺首葉）又精圖四十二面。下卷之末約缺三葉。孫目稱日本今關天彭氏藏玩花齋梓六卷本，無圖，版刻與此書不同，未知文字同否。七年前上海奇書軒賞會有鉛字本，即以余家藏本為祖本也。

(九) 列國志傳八

卷。余邵魚編集，余

字，版匡高約七英寸半，廣約九英寸。卷首有圖十二面，又莫楚生（棠）手跋，轉錄如后：

「此魏頭陀傳，蓋章回小說，而每卷標題乃不曰回而曰第幾則，其原本必出於宋人；如宣



象斗評校。

明三台館刊本。每半葉分上下兩截，上截截圖，（見圖四）上截十三行，二十字。上截白口，題『全像列國評林』六字。下截

黑口，單魚尾。版匡高約八英寸，廣約九英寸半。卷首有萬曆丙午邵魚序，又戊午象斗序。收藏有『新治縣師範學校之印』，『水戶延方學校之印』兩圖記。

(十) 魏頭陀濟願

全傳三十六則 香嬰居

士重編，紫髯道人評閱

。清康熙間寫刊本，

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

和遺事，五代平話，京本小說之類。其事跡亦必當時流傳之舊，而明人重編，加以評論，繡象刊行。特香嬰居士，紫髯道人者，不得其名氏耳。（越案：香嬰居士，即王夢吉，浙江杭州人。）近代外教盛行，而奉以為宗旨者，皆曰濟公。余嘗觀其壇語敏妙，墨迹古樸，信其非人能託，顧亦未敢盡信為此公所憑依也。更有為之作傳者，徵引及於世俗本醉菩提，曷若茲編之尚復近雅哉？昔繆藝風語余有明刊水滸傳，惜不及持此相與賞異矣。癸亥冬十一月心髮主

五）二印。第一則首葉有『獨山莫氏銅井文房』一印。第三，第八，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四各則之首，均有此印。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者，與余家藏本全合。



人記。』（越案：心髮主人，即莫楚生也）。

跋下鈐『莫』，『心髮』二印，

又『銅井文房』一印。目錄第一葉有『星橋羈旅』，『銅井文房』（見圖

重九鄉人釀飲於海上市樓，踵上巳前例為秋
 禊，喁喁唱和，蒙獨無詩，越二十日孫籌成
 君來舍，強迫作此。

沈 衛 琪 泉

無風無雨在江城，似為重陽特放晴。客裏光陰容易過，春三秋九記
 分明。

修禊登高兩不罣，同人會食海之端。舊時座客都無恙，話到鄉園總
 惘然！



論武俠小說

范鴟夷

開手就引韓非子的話：「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可知武俠是遭受立法者所忌嫉的。可是司馬遷就十分同情於武俠，他說：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而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因為俠士的一言一行，都是「舍己為羣」，沒有絲毫利己的思想。其間，所以為一般人所稱誦，尤其是立於平民地位者，所謂「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有時逢到急難，至親骨肉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也許視同陌路，呼籲無門，只有束手待斃，倘然有俠士出來「打抱不平」援救他，怎麼不感激涕零呢？這些事跡，寫在紙面上，怎麼不令人讀了「廉頑立懦」呢？因此武俠小說就得

到廣大的觀衆，爲了武俠小說的鋪陳，形容遠過於「游俠列傳」的動心驚目啊。

正韻說：「同是非曰俠。」就是對於一事的是非曲直，寄與同情的爲俠。師古注漢書說：「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就是俠士是輔助他人的，而他所用的手段，必須「權力」，「權力」當然包括「武」了，在初俠士未必全靠著「武」，所以俠士的老前輩朱家，只是「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他所以能使「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是爲了「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這一

種「權力」就不小了。其次是郭解，可就不同了，「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衆。」那正同於後來武俠小說中間的人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了。但是「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到了中壯以後，血氣之剛，是沒有了，所以他「折節」了。

爲了「俠以武犯禁」的緣故，後來的史書，就沒有這一類人物的傳記了。可是這種「流風遺韻，」是不會斷絕的，越是官家立法嚴峻，「禁」得厲害，人民更喜歡這一類人物的產生。既然士大夫階級不敢爲之表舉，只好在民間傳說中活躍了。傳說得廣遍以後，就有人描寫成不公開的文字而爲一家之言了。像唐代傳奇文，就有許多武俠的佳作，如蔣防霍小玉傳中的黃衫客，杜光庭虬髯客傳中的虬髯客。無名氏聶隱娘傳中的聶隱娘。

楊巨源紅線傳中的紅線等。都是武俠小說的典型人物，比諸朱家郭解，雖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可是他們的任俠好義，急人之難，是衣鉢相傳的。

小說是以時代為背景的，唐代藩鎮跋扈，自然有一強凌弱，衆暴寡一種種不平的事，人民感到惡勢力的壓迫欺侮，便有取快於一時的需求，小說作家應順這一種心理，武俠人物的

意象構造，就成了他們描寫的對象，後來各代武俠小說，都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的。可是單靠「權力」，還嫌不足，於是神怪意識就漸漸地孳生起來，像孫揆的靈應傳等，是武俠小說的末流。

到了宋代，好的武俠小說，反而不甚發達，五百卷洋洋大觀的太平廣記，神仙就有七十卷，（包括女仙）其他如異僧十二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妖怪九卷，精怪六卷，充滿了神怪臭味，雖然也有任俠的成分滲透在裏面，却不能以急公好義的精神表現出來，並且喧賓奪主了，這是小說作者思想的退步。雖然有人提倡：

「一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唐李肇國史補序歐陽修歸田錄引用）却畸形地發展了「筆記」，再沒有像唐代作家有偉大的成就。蘇軾的方山子傳，已經算是魯殿靈光了。幸而在民間說書方面，却把「公案」「朴刀」「桿棒」列為科目，為後來武俠小說的復興基礎。

因為通俗小說（即白話章回小說）的原始，不出乎兩途：一是說話人自己寫成的稿本；一是小說作者根據說話人所講述的記錄下來。統稱為話本，顧名思義，就知道他的成因。到了清代，還是如此，有人以為七俠五義的作者石玉崑，就是說話人之流，彭公案施公案一類小說，也許也是出於說話人的手筆，否則就是說話人的演講錄。這樣看來，後來武俠小說的盛行，不能不歸功於說話了。

宋代說話發達，是由於軍人的南渡，杭州為其屯聚之中心，要供給他們的消遣，就有這些「雜耍」像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都城紀勝，

夢梁錄，東京夢華錄所記的，足以概見當時「雜耍」之盛。厲鶚東坡雜記：「南宋紹興時，殿師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於都城內外；剏立瓦舍，招集伎樂，以為軍士嬉遊之地。」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並且於此可以推想，對於這些軍士，演講武俠故事是最投其所好了。但是就為了這原因，武俠故事中間必須設置一個中心人物，而這個人物必須為他們耳熟能詳的，於是「公案」就更為動人，「公案」的主人公一定是某時代負有清廉雅望的官吏，以為維持正義的主幹，而輔之以俠士，如綠葉扶持着牡丹，相得益彰了。假使完全虛構着平民階級裏的俠士，只是在社會活動，就不容易得到軍士們的信仰了。

還有宋代外患無有已時，單是武俠，不足以解決人們的困悶心理，必須借用歷史作背景，以表示其真實性，博取信心。所以陸續發見的宋代話本有「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秦併六國」，「前漢書」，「三國志」五種，至於純粹的武

俠平話，却付之缺如。就是短篇白話小說如：「宋人詞話」，「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雨窗集」，「欽枕集」，「諸彙刊裏」，也找不到武俠故事，只有「宣和遺事」關於梁山泊的聚義本末，是武俠性的。

從宣和遺事演化而成「水滸」，是中國小說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中國白話文學空前的收穫。他所寫的俠士，無有不「武」的，並且後來竟成了一個有組織的革命團體，反映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狼狽，真是大快人心。想不到一代武俠小說的衰落，最後竟有這麼偉大的碩果。可惜後半部加了一個招降的尾巴，大殺風景，無怪金聖嘆要把他截去五十回了。雖然他「梁山驚惡夢」有他的膺懲作用，到底是保存了武俠的真面目。

有人說，水滸作者施耐庵是假名，實際是羅貫中所寫，這個問題，此時還無法解答。可是羅貫中對於武俠小說的努力，却有相當貢獻的，像「

平妖傳」「粉粧樓」，也是明代的偉製，不過除此以外，明代的小說，都把武俠歸納到「公案」中間去，如「龍圖公案」「海剛峯公案」「皇明諸司公案」等書。

一代作家的馮夢龍，編撰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只是取材於「烟粉」「靈怪」「傳奇」之類，像「羊角哀捨命全交」「吳保安棄家贖友」「楊謙之客舫遇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李汧客窮邸遇俠客」「徐老僕義憤成家」「蔡瑞虹忍辱報仇」等篇，是屬於俠義的，却不能算是十足的武俠，或者「以武犯禁」把作者的胆嚇小了。

清代秘密黨會極為發達，可是爲了文網嚴密，不敢暢所欲言，只有依據了前代的公案而演化成爲「七俠五義」，這部書因爲經過俞樾的改編，所以也成了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模仿的有「小五義」「永慶昇平」，「萬年青」「七劍十三俠」等。到了清末，上海有許多小說作者，賣文爲業，爲了書賈的生意經，就寫了「仙俠

五花劍」等書，民國以後，變本加厲，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風靡一時，從而寫作的武俠小說，真是汗牛充棟，論他的技術，除掉情節曲折和俠士的武藝超特以外，無甚可取，並且都有過火處，所未經失掉小說旨趣者，是俠士的出發點，還是抓住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基於這種刺激力，遂使讀者着了迷。

小說的傳布，除掉本身的吸引力以外，還得依賴說話，戲劇種種的表述。劉關張桃園結義所以膾炙人口，諸葛亮所以成爲空前絕後的「神機軍師」，曹操所以爲人唾罵爲奸雄，都是說話人演述三國演義，和戲劇有許多三國戲的力量，所以到了民國初年，電影東來，「火燒紅蓮寺」攝成十八集，使「江湖奇俠傳」也因之不脛而走。據云明星影片公司在攝製「火燒紅蓮寺」的初意，不過一集就結束了，誰知「拷貝」到了南洋以後，片商就接二連三的要求續攝，於是二集以後，就離開了原書，另闢徑徑，假

便不是政府加以「禁」攝，也許還要續攝下去呢。這一個影響很大，書賈就紛請作者，競寫武俠，這十年之間，中國的小說界，幾乎全給武俠小說所占領了。其間還有一個原因，足以促成此種趨勢的，是當時軍閥的跋扈，無異於唐代的藩鎮，並且有過之無不及，因利害衝突而引起的許多內戰，真是遍地干戈，連天烽火，怎麼不惹起人民厭惡的心理，武俠小說就以這種炙手可熱的軍閥，作為對象，而俠士成了平民階級的德星了。軍興以後，上海香港的電影，還是以武俠片為本輕利重的商品。不過武俠小說為題材的羅掘俱窮，作者也有江郎才盡之感，好的作品，簡直可說絕跡了。

還有一街頭圖書館「陳列着花花綠綠的「連環圖畫」，為了取價低廉，又是有圖有字，恰合兒童和小市民的程度，而得到他們的愛好，所以也成了一種廣大的勢力。這些書多數是取電影，戲劇，說書，已經家喻戶曉的題材，以期擁有多量的讀者，那麼

武俠故事當然是最為適合了。報紙上登載過有人竟因受了這種武俠的宣傳，而認為劍俠是今代所有的，甚至偷地東裝餓糧，上武當山峨嵋山去求仙學道了。這時候曾經引起許多人對於武俠的抨擊，以為是含有毒素的讀物。

舊時批評小說，以為有一「勸善懲惡」之功，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像賈瑞看「風月寶鑑」只看那壞的一面，那麼非但不能懲惡，或許反而長惡；非但不能勸善，或許反而避善，武俠小說的功罪，就在這個問題上，不容易判斷。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說小說之力有四，曰熏，曰洩，曰刺，曰提。「古今小說評林」說「此四種力之所以有效，只是一個迷字，此四種力之所以發生，祇是一個真字」。武俠小說總是渲染得有一聲有色，自然易於使讀者着「迷」。雖然他所描寫的俠士，有時要使用「法寶」，「法寶」不是一「真」有，然而淺學的讀者，受了傳統的「多神論」，以及「亦足以稱快於一時」的觀念，就不以為嫌，甚至以為可喜了。不過我們從「民族思想」的立場上講，今日之下，萬無再容神怪意識存在之

理，武俠小說必須揚棄神怪，是毫無疑義的。

「月月小說」有天廖生的「中國歷代小說史論」，說這些小說，「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言者，則姑婉篤詭譎以言之。」很能抉出小說作者的苦心孤詣。有人題關帝廟壁詩：「世間多少不平事，要與將軍借寶刀。」作者有此心，讀者有此心，心心相印，武俠小說就成為不可遏止之大眾讀物了。阿英「晚清小說論」說晚清小說作者，用小說作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會惡現象，有意無意的為革命起了消極或積極的作用。這種估價，甚是公平。可是民國以來，小說作者，反見軟化，很少大胆地攻擊惡現象的作品，像魯迅所說的「譴責」，只有武俠小說還保存着「正義感」。這種「正義感」是民族思想的中流砥柱，要是以後的中國小說界還有武俠小說的領域，不要忽視這「正義感」，不過就我個人的臆測，將來的武俠小說，除掉「述古」以外，恐怕只能把「俠」的精神融化在他種小說中間，而不會獨立以武俠揭去了。因為「俠」雖然沒有時間性，「武」却是「犯禁」而不為法治國家所容許了。



兒女

陶亢德

鄙人年未不惑，却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這一點要是生為德國人的話，

不但已可不辱此生，足以不致愧對國家，並且還有獎金補助費可得。就是住在江西的蔣經國先生治下，也已有得政府津貼的資格。據雜誌所載，德國除以飛機坦克大砲潛艇作戰外，還正進行着育兒戰，鼓勵國人生兒育女，多多益善。一個德國人的家庭合影，要是上面只有一兒一女，已經要羞人答答，倘竟惟夫與妻，簡直不好意思掛在客廳壁上。反之如能生到四個，那麼政府就用公款貼補。至於蔣經國先生治下的江西，報上也登過獎勵人民多生兒女的新聞。大勢所趨，此時已經是各國競爭育兒的時代，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某某學者的優生學，在目前均已成謬論了。

目前的世界既然是殺人盈野流血成渠的戰爭世界，有血可流的未來主人公自然愈多愈好，否則人殺盡了血流光了而接續無人，豈不糟糕。法國的禁不起德國一擊而俄國的抵抗足以自去夏至今夏或明冬，實實在在還是繫於法國娘們怕生兒育女而俄國婦人的生殖

力不弱，甘茂林在當時之所以只守不攻，據他自白就為的鑒於上次大戰時法國流血已多，此番再也禁不起大流一下，而一敗之後的就此停戰，也不是法國人不知道再接再厲，而是二百萬大軍已成德國俘虜，無法再徵集這麼一批壯丁。俄國呢，她有的是人，也就是多的是血，所以儘可以殺，儘可以流。雖說以血肉之軀當炸彈砲彈未免犧牲太大，然而戰爭本是犧牲的事，不犧牲那來的最後勝利。而以寡敵衆，有時究不如以衆敵寡的來得勝利有望。這麼說來，我們老祖宗「多福多壽多男子」那句遺訓，實在頗有先見之明，「人多好做事」，「破壞工作如戰爭者，固然需要血肉，就是建設事業也豈不更仰仗人力。」

所以就大者遠者的立場來說，添丁確乎可以誌喜，鄙人的年未不惑已有兩對兒女，即使眼前還得不到政府嘉獎國家津貼，也總可以拍胸自豪一下了，然而就小者近者而言，則兩對兒女在我無異是一挑千斤重擔，壓得有點運氣也喘不過來。小兒女們對於父母原不是沒有給以悅樂的貢獻的，摸摸一周歲不滿的小女兒的胖手臂，看看她的笑臉，聽聽已到四歲的小兒子

的纏夾不清的說東話西；六歲大女兒的講述幼稚園裏的情景，八歲大兒子的磨墨吮筆寫柳公權字帖，都確能使人懷抱為開怡然自得。含飴弄孫這句成語最能寫出老人愛小孩，小孩給老人以歡娛的景象，雖然做父親的總比做祖父的年輕，但只要不是自己還不脫孩子脾氣的毛頭小夥子，對着孩子總不會不油然起愛悅之心。然而兒女給與有良知無財富的父母的歡娛，實在只是剎那的，而痛苦煩惱與擔心，却是如影隨形似的永遠永遠不能釋然。

讓我先來談談物質上的對兒女的負疚。上海原是一寸金地，一般平頭百姓安分良民的家宅，處處可以掛上名副其實的「蝸居」或「容膝軒」匾額。整條的弄堂就是鴿籠似的，每隻鴿籠之中再分成若干小格，把本來鮮蝦活跳的人類關在裏面。這在成人們還沒有什麼，他們原有事可做，做的事又總是坐而行，做得倦了伸個懶腰，再不然上馬路走走也總可聊以忘倦。小孩們可不能這樣，他們有的是活力，無論怎樣也不能安居終日，他們要唱，要笑，要哭，要跳，要跑，總之是要活動，這不是他們頑皮不安靜，實在是精力過剩須要發揮。然而他們那來玩耍之地？不得已求其次，弄個把皮球在房裏拍拍，檢塊巴石子在房裏踢踢罷，且不說地板咚咚响，樓下有人家做父母的萬不能讓他們為所欲為，就是樓下無人，地板的响聲也不比大鑼

大鼓使人好受，沒法子只得怒目橫眉喝令停止。可是在孩子們受人阻止不許玩耍，心上的難受一定比大人們的厭聽樓板响尤甚，於是或者陰奉陽違，你大聲怒喝時安靜一忽，過了些時再他玩他的，有的怒喝聲聽得多了，再也不當一回事，你喝你的，他玩他的，這在大人且不說爲了保持威信，以暴力做到令出必行，就是不想在孩子身上發威的不嚴之父，因了他們大玩大鬧實在使他無法安心工作，或是使他靜靜的盤算一下本月開支，也只得站起身來伸出巴掌大踏步向前一記打去，可是這副樣子，在孩子眼裏看來，一定猙獰醜惡得很，不免覺得自己的爹媽何以橫暴至此。就是不能拍拍皮球踢踢石子，他們的手脚也不肯閒一閒，他們的嘴巴也不肯閉一閉，隨手拿來一個香烟罐，東敲敲西敲敲，一個不留神跌到地上，嘩啦一響又得至少挨大人一個白眼，耳朵裏忽聽得馬蹄聲或是飛機聲，就不願跌撞呼弟叫妹的奔到窗口跨上凳子去看，有時小的落了後急得什麼似的大聲叫喊以至於哭，有時看的出神從凳上一脚滑了下來非哭不可，有時立脚的地方多了少了彼此爭吵，誰想到到幾千尺高空上的飛機聲可以引起一家人家孩子們的騷動，結果挨了打或者跌了交。一輛馬車走過一隻飛機飛過你可以說沒有什麼好看，但在他們其意義決不在我們的看梅蘭芳看賽馬之下。孩子們又愛多說多話，一天到晚咕咕咕咕的只

聽見他們說這樣說那樣，說得高興了哈哈哈哈哈的大笑，說得彼此一言不合也會爭論起來以至於武力解決，結果又是免不了哭，他們的說話又不知忌諱輕重，不知道客氣恭維，常會在癩痢頭客人面前即景生情的講起癩頭龜來，在做囤米生意的客人在座之際檢到了一條米蛀虫，會別無用意的拿去問他這叫什麼？這樣的結果又是至少挨大人的白眼。在他們一切本乎自然的行動說話，却無一不是到處碰壁動輒得咎。

我們沒法不打孩子，有時候打得手痛，可是我們的心更痛。詩人巴脫摩的「玩具」一詩中，寫一個父親教子甚嚴，黃昏時步入他兒子的臥室，但見孩子已經入睡而淚痕未乾。床上擺着不少玩物，希望在痛心之際看看心愛之物以自慰，這副動人的孩子稚氣，使做父親的進一步了解孩子心境，而自悔當時的嚴厲。我們的孩子並沒有足以自慰的心愛之物，他們挨了打之後只能掛着眼淚呆呆的望望你或是望望窗外的天，或是無可奈何的扳扳手指頭，再不然伏在窗口看看因前面鐵絲網封鎖停下來了的電車。我們的瞭解孩子的心境却不亞於詩人筆下的父親。然而我們沒有辦法不犯不合情理的嚴厲至於加孩子以非他們所能原諒的體罰。我會經試把在斗室之中污黑地板上跳着玩着的孩子用想像構成一幅美景：他們的臉色個個紅潤肥胖，身上穿得紅紅紫紫，光着結結實實的白白小腿，在綠油油

的草地上嘻笑奔逐，我自己則正在閱讀疲倦之餘，伏在窗口笑迷迷的下望，偶而向他們揮揮手，指示他們玫瑰花叢裏隱着一隻五彩蝴蝶叫他們拍去。這想像不是沒有功效，會使我在一段時間對着在房裏吵鬧的孩子毫不厭惡。然而想像終究是想像，紙上畫出來的餅那裏充得了饑。

在物質上我們實在太對不起孩子。我們決不想把他們供奉得像個王子仙童。可是我們不會給過他們多少件玩具，每天給他們吃到一塊糖，一點水菓，不讓他們有一小片草地，一個小小的水塘，一株樹，一朵花，我們只知道罵他們敲香烟罐頭為沒出息，只知道罵他們看見糖果店駐足為嘴饞，只知道罵他們在房裏玩耍是討人厭，只知道罵他們在不合身材的凳上跪着吃飯是沒有坐相。我們心知他們是孩子而要他們像成人似的循規蹈矩鑒貌辨色。真的是我們不懂得孩子之所以為孩子麼？不是的，是我們沒有法子，明知而故犯！雖然我們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還有兩間斗室，可以讓他們自己去靜靜的（！）玩，樓底下還有一個人家的園子，讓他們伏在窗口看看草地花樹，窗外還有一大塊青天，不是在上頭劈面就是人家的晒台，上面只有晒着的衣裳，地下只是垃圾桶，成排的便桶。路上街頭有的是小叫花子和棄嬰和臉上遮着報紙的小死屍，報上有的願把親生小孩出讓的廣告

。我們還不至此，似乎大可自慰，然而和地獄生活比較所得的一點點自足自慰也真太可哀了。

除了物質上的虧待孩子覺得疚心以外，還苦於為兒女們的前途擔心。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兒女大起來官封一品財發百萬，只切望他們將來是個良善的人類，有點必須的能力，和知道為社會勉力。人倘不是天生的壞蛋，不是白癡下愚，照理均能賴教育完成我們的願望。可是我們是生在這樣的時代！家庭的環境是這麼壞，學校的內容我們怎敢妄想怎樣好？大家知道今日中國最苦的人是教師，最窮的人是教師，他們真個是枵腹從公。假定我們自己是個時刻為衣食所苦的教師，我們敢說能够以全副精神從事於教育麼？連教課書也無從買得的今日，我竟覺得今日送孩子上學念書，簡直是多事。

教育教育總是教人為善的，而今日的社會却不容一個較善的人立足，我的朋友余先生就常常發牢騷，說小時候讀書，先生總教我將來奉公守法，可是我今日若不納賄走私，簡直就無法謀生。原來他是一個運輸公司的職員，而有些地方的交通當局非受足賄賂就不肯讓他運輸。假定我們的孩子個個教育得良善，誰知道他們將來還能謀升斗否？在最壞的人最有福的社會，造成孩子為善人是不是害了他們？我們試閉着眼睛想一想二三十年後幾個一付正直心腸處處講究正義的

青年到處碰壁吃虧，弄得他瞪着眼睛不知所措的神情，實在够使我們突然打個冷噤。其實又何必閉目冥想，我們自己不正是他們的前車之鑒嗎？

兒女是不容你息肩的千金重擔，我真悔做父親，然而要是人人都不願做父親，豈不是世界就沒有了人類，雖然世界有了人類是不是一件佳事也真難說。

母親，我無心看顧我的車輪

Walter Savage Landor 姚蕙芬譯

母親，我無心看顧我的車輪；

我的手指作痛，我的兩唇乾燥；

哦，但願你能體會我的苦悶！

可是，誰會有我一樣的煩惱？

我不再懷疑他的真心——

別的男子也許謊言謊語；

他總是說我有蔚藍的眼睛，

並且打賭說我的兩唇甜蜜。



自由車

包天笑

上海自從節

約汽油，統制汽車以後，丁先生的左右鄰居，大

家出門都有一輛自由車。

丁先生雖能踏自由車，可是沒有力量置備自由車，每天上寫字間，非得擠在電車裏，不然，便是安步當車，自誇脚力之健了。

丁先生有一位年青貌美的太太，有一個五六歲的孩子。現在年輕的太太們，小姐們，不是也在踏自由車嗎？連小孩子們，也在踏着自由車。

「爸爸！隔壁四號裏的哥哥，他有一輛小腳踏車，寶寶也要一輛小腳踏車。」他的寶寶要求着父親。

「寶寶年紀還小，不會騎腳踏車，到明年寶寶年紀大了一些，爸爸買一輛腳踏車給你。」丁先生這樣的把孩子哄過去了。

實在，丁先生確是自己需要一輛

自由車，而且他是能騎自由車的。他

的夢想中，頗想購買一輛美麗的自由

車，他想購買一輛女式的自由車，還

可以訓練他的太太，他太太踏得純

熟了，他可以讓給太太騎。

及至一問價值，他嚇得倒退，現

在的自由車，已等於汽車的價值了，

自己一個窮措大，安能置辦得起？

自己要想置辦一輛，用以代步，

尚且無力，孩子的什麼小腳踏車，更

不必提起了。

有一天，他的寶寶，又來向他父

親饒舌了。

「七號裏的小妹妹，她有一輛三

輪腳踏車。寶寶要借她的踏踏，她不

肯，爸爸！我也要一輛三輪的。」

「寶寶！不許羨慕人家！」他母

親便呵止了他，又道：「你要知道：

人家有錢，我們沒有錢，爸爸自己也

沒有腳踏車呀！」

他夫人的意思，小孩子不必哄他

，直捷痛快的告訴他，我們不能和人

家比，斷了他的希望心，也就完了。

然而丁先生不語，他自覺有些慚

愧。

爲了他所服務的公司裏，有一筆

意外的收入，他們的經理，念着同事

們的清苦，提出了一份獎勵金，分配

給各同事。因此丁先生居然也收到了

額外獎金三百元。

丁先生拿了錢到家裏，很爲高興

。他預備以二百元償還宿逋，多餘的

一百元，帶了他的夫人公子，到那裏

娛樂一下。因爲自從生活程度高漲以

後，家裏就不再用人傭人，而一切炊

事，洗濯等類，都由夫人自理。從前

豐腴之容，也漸次消瘦了。孩子也很

苦，只眼睜睜瞧着人家孩子騎小腳踏

車，自己沒有，而反被他母親斥罵一

場。但夫人的意思，留此一百元，以備不時之需，何必盡要用去呢？可是他們夫婦是愛好的，這是難得的事，而他又一頭高興，未便掃他的興，便也應允了。

最後經夫婦倆枕上會議以後，他們便決定在下一星期日，帶着孩子，到兆豐花園遊玩一天，就在那裏進野餐，并邀着一位來賓同去。

那位來賓是誰？便是丁先生的小姨子，喚作慧小姐的。慧小姐是一位女學生，年纔十七歲，活潑似小鳥一般。到了阿姊那裏來，時常要姊夫請她看電影。阿姊疼她，姊夫也疼她。

丁先生的主張，近來新流行的三輪雙人坐的腳踏車，很覺得輕便寫意。我們到那天，去租了一輛來，送到兆豐花園。你與慧妹兩人，就坐了這三輪雙人腳踏車，我已向朋友借了一輛自由車來，那是一輛簇新的自由車，我傍着你們的車子，緩緩而行，豈不很好。至於寶寶呢？去時我帶他在車子上，也使他一償騎腳踏車之願。歸時帶在你們的車子上，那不是三輪

車也坐着了嗎？

一切都決定了，丁先生分外高興，隔夜便去購買了麵包，沙丁魚，罐頭牛肉，以及啤酒，水果之類，以供野餐之用。寶寶想着那天爸爸帶着他坐腳踏車，高興得跳來跳去。騎在媽媽腿上，嘴裏喊着：「的令令！」「的令令！」驕傲地，得意地，鬚鬚已經騎了腳踏車了。

到了星期日的早晨，他已把朋友處那輛自由車借來了。這是一輛全新的好看的車子，什麼三鎗牌，三飛牌，英國貨，德國貨，人家莫名其妙的，他却說來頭頭是道。

「呀！這車子價錢不小吧？」他夫人也以豔羨的眼光，注視那輛自由車了。
「噯！說出來，嚇煞人！新法幣五千塊錢。」丁先生說。
「噯呀！從前買汽車也够了。」他夫人說。
「買汽車還用不到這許多錢咧。」一回兒，慧小姐也來了。今天穿了西裝，戴了一頂意大利式的闊邊檐

黃的草帽，後面披了兩條黑帶。身裁纖細，愈見得婀娜生姿，嘆道：

「姊！夫我來得太遲了吧？」

「不遲！不遲！」丁先生正在調弄他借來的自由車。一回兒跳上去，兜了一個圈子，一回兒又跳下來了。這正要顯他騎自由車的身手矯捷，因為他從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是騎慣自由車的，雖然他現在已經有十餘年不騎了，然而也沒有覺得生疏。

一切都預備了，於是他們打一個電話到三輪公司中去，要一輛三輪雙人車子，一回兒，車子也就停到門前來了。

他夫人和她的妹妹，坐上了雙人車。今天他的夫人，也打扮得很嬌豔，比往日，好像輕了十年年紀了。丁先生願而樂之：

「你們都停當了嗎？」

「都停當了。」他夫人笑着說。

「好！那末開步：走！」

雙人車在前，他擁着寶寶，騎着自由車在後，一齊出發。他寶寶坐在父親懷裏，快活極了

，在車子上，又跳又叫：「媽媽！舅舅！看我的車子！」

一回兒工夫，他們已到了兆豐花園了。今天的三輪雙人車，是包了他們鐘點的，有一小時，算一小時。教車夫守候在公園門前，并且丁先生的自由車不能進園，也請他守着。

他們便在一個很好的草地上，幾棵大樹蔭的底下，開起野餐會來了。沙丁魚和冷牛肉，都把罐子打開，麵包切得很整齊，熱水瓶裏帶了丁太太自己做的俄國式番茄牛肉湯，丁先生又很敏捷的自己開了兩瓶啤酒，一切都吃得很舒適，很快樂。慧小姐領着她這位姨甥，拍着手，唱起歌來，跳起舞來，這真是一天最歡愉的日子了。

照他們所預定的，從兆豐花園回來，寶寶是坐在他媽媽的車子裏，丁先生更不必照顧他了。今天是星期日，馬路上散步的人，如此其多。自由車似穿梭一般的疾馳，還點綴着各式各樣新流行的輕盈飄逸的雙人車，單人車，儘管人世有困苦，而他們能在困境中掙扎的人，還如此其多。他們

有一日可以享受娛樂，他們便不肯自甘放棄，還儘量的享受娛樂了。

這時丁先生踏出了勁來了，車子飛快的向前直馳，離他太太的那輛車子，相距很遠了。到了愚園路轉灣的地方，從橫馬路走出一位老婆子，正阻礙着他的車子。他便極力的打鈴，也不知是鈴聲太微呢？還是那個老婆子是個聾子？她還是從從容容地走着。他趕緊想把車子煞住，但已撞在她身上，一個跟斗，兩脚朝天，並且已滾倒在十步以外。

「抓住他！撞倒了一個人！」這時路上的游人，似潮水一般的擁過來，把丁先生圍住了。警察也蹣跚過來了，大家去看那老婆子時，只見她雙眼緊閉，臉色蠟黃，人事不知。身上穿的是藍布短衫，藍布褲子，分明是一個苦老太婆，而且更可憐的，是纏上了一雙小脚。

路上一位似老成人模樣的說：「快送醫院！也不知道救得活？救不活？」又向丁先生瞥了一眼道：「從前坐汽車撞倒人，現在騎腳踏車也撞倒

人。你們真只圖自己享受，不顧人家死活。」

丁先生知道自己差了，也只好受人家埋怨。這樣一個老婆子，也用不着叫醫院的救護車，隨便喊了一部黃包車，把老婆子裝在黃包車上，先送到醫院裏去。另一警察，押着丁先生，帶着他的借來的自由車，一齊到警區裏去。他的夫人與慧小姐的雙人車也來了，問起情由，知道撞倒了一個人。

他夫人神情慌亂，慧小姐也愁蛾雙蹙，寶寶更哭起來了。

「爸爸！爸爸！他被他們捉去吃官司了。」

「沒有的事！我一回兒就回來，你們先回去吧。」

到了警區裏，問話極簡單，說明了他的姓名，住址，職業，如何撞倒的情形，也就完了。因為在上海這個繁華的都市裏，一天到晚，像那種車輛的事件，不知有多少。就只知道這個老婆子，生死如何，是一種擔心的事。

等了一刻兒，陪送那老婆子到醫院去的警察回來了。他說：

「老婆子已醒了，年六十四歲，

安徽人，沒有兒子，爲人洗衣度日。

她現在只是嚷着痛，也不知是身上痛

，還是脚上痛？醫生還沒有細細給她

檢驗過。」

丁先生放心了。一則，老婆子沒

有死，死了是人命一條，不要說自己

犯罪，於良心上如何能安。二則，朋

友處借來的價值新法幣五千元的自由

車，不至於沒收。倘然被沒收了，自

己從那裏去獲得一筆錢來，賠償這個

損失。他於是痛快承認了老婆子的醫

藥住院費，便跑到醫院裏去看她了。

據醫生說：「她並沒有什麼大損

傷，只是嚷着痛。因爲也許有內部受

了損害，而當場驗不出的，且等她住

幾天吧！」

丁先生又去看老婆子，她正在喫

一碗白米飯，還有肉湯。

「怎麼樣？老太太！你還覺得痛

嗎？」

「先生！痛得很咧！我的兩脚，

髒髒是要斷下來了。胸膈間也痛得似發燒。」

丁先生只得安慰了她一下子，然

後回去。回去時乘便把這價值隆重的

自由車，還了他的朋友。連今天闖禍

的事，也沒有這勇氣提起了。

回到家裏，家中正惶惑無主，實

實還是哭着嚷着；「爸爸吃官司了！

」因爲寶寶的哭，惹得他媽媽和慧小

姐都哭起來了。現在見了丁先生安然回

來了，大家都放了一條心。

「此刻沒有什麼事了。」丁先生

說：「老婆子已經送了醫院，我去看

過了她，據醫生說：並沒有什麼大損

傷，大概三天之後，就可以出院了。」

實實把父親抓住了一把，生怕再

被警察捉去吃官司。父親也吻着他，

抱着他，告訴他：「爸爸不會吃官司

。」大家見事情不致擴大，也笑逐顏

開。不過今天原約晚上去看電影，經

了這個事變，再也沒有興趣，慧小姐

也就回去了。

過了三天，丁先生再到醫院裏去

，只見老婆子臉色紅潤，目光炯炯，

一見了丁先生，便皺着雙眉，做出痛苦的样子。

「先生！我一動也不能動，我已

變成了一個癱子了。我又沒有兒女，

我一輩子就此完了。」

丁先生聽了，不禁毛髮竦然。一

個醫生走近前來，對她搖搖頭。丁先

生只得去詢問這位醫生。

「這有什麼辦法呢？」醫生說：

「我們勉強把她扶起來，她就叫喊，

嚷痛。先生！我們當醫生的，應該相

信病人說的話，她說是疼痛，我們醫

生不能武斷說她並不疼痛。她的痛沒

有止，脚還不能走路，只得仍讓她留

在醫院裏。」

一星期的光陰過了，隨後又一個

星期了。老婆子進醫院的時候，丁先

生付了一百元，以後又付了一百元，

此刻又欠了醫院裏的錢了。那老婆子

一天到晚，坐着睡着，從早晨吃到晚

，所有送進來的飯菜，吃個精光，身

體也發胖了。精神抖擻的和別的病人

談天。她因爲不能走路，不能動彈，

常常使喚了看護們，飲食溲溺，都要

仗着她們。有什麼不稱心，便罵起人來，這班看護小姐們，見了她，也實在有些頭痛了。

爲了這件事，丁太太也到醫院裏去看望過老婆子幾次。

「太太！我一動不能動！」老婆子總是說：「我變成癱子了，我一個子是完了。」

丁太太私下問問這班看護小姐，有位看護小姐說道：

「我不相信她真的一點不能動。」但昨天醫生叫她試爲走動一下，她絕對不肯。要想把她勉強攙扶一下，她大聲叫喊，驚動了別的許多病人，都說不能勉強，因此醫生也沒有辦。」

丁太太帶着失望而歸，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明天又去醫院裏，和看護小姐商量了一下，看護小姐含笑點了點頭。

明天，一位看護小姐給老婆子換牀上被褥的時候，問道：

「你的脚痛得好一點吧？我聽得醫生說：要是儘管痛，怕毒攻入心臟去，那是有性命之憂的。不如把兩脚

截去，倒可以保全性命了呢。」

「阿呀呀！」老婆子聽了大驚：「我的脚是要走路的呀，怎麼可以截去呢？」

「你本來也不能走路呀。」看護小姐說。

「好小姐！請你求求醫生。不要截去我的脚呀。」

「只要你勉強走路，就不至於截去你一雙小脚咧。」

「我試試看！我試試看！」從此老婆子漸漸能移步走動了。

住院三星期，丁先生又另外送了她一百元，老婆子纔出院。

丁先生計算所費，用去了五六百元，除了所得的獎勵金三百元外，又借了一筆債。

「這一筆錢，要是在事變以前，可以買頂好的自由車四五輛了。」他苦笑着說。

以後寶寶再羨慕鄰家的小腳踏車時，他母親便呵止他道：

「你忘了爸爸的事嗎？」
寶寶嚇得不敢響。（全）

五二六一九話電		局書西中		號四四二路東山海上	
部具文		部籍書			
售經		售經		出版	
各種學校用品 商業文具及其 他一切應有盡 有		各種小說雜誌 一律特別優待		各種新舊小說醫藥 書籍國術用書及其 他實用書籍等五百 餘種供給各埠同業 批銷價廉物美 二十年來信用卓著	
出品					
打印油 打印水 箭牌墨水精每包八角可以郵寄		復寫紙 墨水精 藍黑寶 藍紅 品質優良 售價低廉			



豐收

譚惟翰

人家說冬生是個老實人。

在大公館裏富過三

年廚子，連一點油水都不會撈着；自己生來是這般的憨直，却還要別人陪他做傻瓜。一個娘姨偷了東家太太兩刀草紙，他偏偏要去報告老爺，老爺立刻動令辭退這個娘姨，但太太不知爲什麼硬說冬生是誣賴。老爺吵不過太太，結果反把冬生歇了差。

冬生現在失業在家裏。

他託過一兩個認識他的朋友代他找事，可是別人回答他：這年頭找事比登天都難，自個兒全沒法想，誰還有心顧別人。冬生的臉一紅，他不好意思再向人開這個口了！

到底冬生嫂是個聰明人，她東拚西湊弄了一二十塊錢給丈夫作資本，買了幾升糯米和一小塊發黑的鹹肉，裹了像冬生的娘的小脚那麼大的粽子，叫他晚上提到各弄堂裏去賣。

冬生不敢不聽老婆的話。每天下午七八點鐘的時

候，他便拎着一只小桶，低着蓬蓬的腦袋，從這個弄堂走到那個弄堂，用啞了的嗓音喊：

「……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在他一方面看，他的價錢討得實在不算多，祇想稍微賺兩個就行了。可是時候不對，想吃他手裏的粽子的人掏不出錢來，掏得出錢來的人又嫌這東西太髒，不衛生。

因此，冬生從七八點鐘一直喊到大夥兒全睡了，仍舊在弄堂裏鑽來鑽去；雖然他自己的肚子都喊餓了，但從來不敢剝一只粽子吃吃。他喊着，走着，手上的木桶漸漸的變得沉重起來……他疲乏的走回了家。

冬生嫂數數桶裏的粽子還是原先那麼個數目，失望的火點燃了她憤怒的心。起初她同丈夫鬧着，罵他無用，罵他白白的活了三十八歲，罵他不配做她的男人……接着她就抓着七歲的二丫頭亂打，或是怪剛會說話的三根子撒尿不在時候……

「你們這些怪物！誰叫你們養出來害人的……」

「你們爲什麼不死！爲什麼不死？」

冬生的心被卑慚鎖得緊緊的，垂着頭，一聲不響的坐在牀沿上。

「不要捉住孩子出氣啊！」冬生的娘取着個拐棍跑來說，「你們將來都要享兒女的福的！……冬生的事不好，一家人總要耐性的等他運氣來……我知道我的兒子是有出息的，都是讓你們日夜吵得他像落了魄的一樣。」

冬生嫂鼓着腮幫兒，望着門板上貼着的一張紅紙黑花的財神像。

沉默了一下子，冬生的娘說：

今年的年成好，說不定舅舅的田裏可以得着豐收。此刻秋天快過完了，個把月後總會有信來，你舅舅是好人，他曉得我們的情況，定會貼補貼補的……冬生的臉被他娘的一句話激得微微抬高了一點，他說：

「我託人寫的信寄出已有頭兩個月了，怎麼到今天還沒有回音？」

「或許是田裏的事忙……」老太婆一方面在安慰自己，一方面也是在那兒安慰別人說，「你舅舅年內總要寄點錢來的！我想。」

到了落雪的日子，大家期待着的信息仍沒來，冬生的粽子生意也還是老樣，祇有他的大兒子黑黑早晚在外面賣賣報紙勉強還可以賺得幾個錢，足夠個人的

開支。但是年關逼近，二房東對他們所欠的三個月的房租却催得緊，從早到晚總少不了這樣吱吱喳喳的聲音：

「你們是不是人啦？住豬圈也得花錢哪！我這房子也是花了大價錢頂下來的……一間房讓你們大大小小六個人住，大人吵，孩子哭，你們還不甘心……房錢欠了好幾個月不付，你叫我們拿什麼給大房東……你們想一想看，怎麼對得起人，對得起人！……」

年輕的一對不好再用話騙人，祇有老太婆硬着面皮向二房東說：

「鄉下來了信，我兄弟就有錢寄來的。今年我保險田裏是豐收……」

房東太太咕嚕着，從不滿二尺闊的扶梯上走下去。

這天，挨黑，郵差果然遞了一封信來。冬生將信封撕開，一半認識，一半猜的往下讀，老太婆和冬生嫂豎着耳朵聽：

冬生賢甥如見：

來信無別，你寄與我的卦號信早早收到，現在特地回信把你。稻子今年收作不算少，十五畝田得到正正六十担稻，總是福氣。但出了完錢糧，還舊債，時在多不了幾個錢……我真是心有魚日力不足！

你的娘已上了年紀，要好好的照應他。外孫媳婦同黑黑，二丫頭，三根子都好不？

我還算健王，望你勿念。……

冬生拿信朝條桌上一扔，嘆息了一聲。

老太婆的臉繃成了一圈圈的迷津，彷彿在問：以後的路該怎樣走？冬生嫂平日是最愛說話的，此刻也變做了啞子。

屋裏沒有聲響，除了兩個孩子被飢餓逼得嘶嘶的哭喊。冬生的娘這回忍下了氣，她沒有打他們。心裏却在說：

「怪不了孩子啊！大人也是……也是……」

她自己也恨不得要大哭一場了。

第二天下午冬生挾了一包東西——最後的財產，像有目的又像沒有目的的往前走。

他跨進了一個有碎石的狹弄，永興當門前的一個胖胖的「當」字，像一位闊佬張着幸福的嘴，在那兒歡迎他。他低着腦袋，如悼喪的人踏着哀感的步子走進了大門。

朝奉從他手裏接過那包衣物，換給了他二張拾元的鈔票。冬生同那位瘦瘦的帶墨晶眼鏡的先生爭了好一會，但結果却博來了幾聲令人難堪的譏笑：

「你自己看看啦！一件破棉袍，兩條夾褲，一牀薄被，值得多少？捨不得，你還是帶回去吧……」

冬生是老實人，他沒有別人那末好的口才。帶回去？他怎麼能帶回去？他怎麼能帶回去呢？老的，小的，不能抱着舊棉花啃，再說二房東……

想起二房東，他握着鈔票的一隻手不自主的在顫抖了。手裏是二十塊紙洋，拿它償還一個月的房租都嫌不夠。不知怎麼的，就在這一瞬間，這位老實人的腦海裏忽然閃出了一個新的思念，他把他的幸福，他的希望，整個兒的都寄託在它上面了。

出了當店的門，他沒有直接回家。

他記得剛來的時候，路上瞧見了一個叫做什麼飯店的，出出進進的人很多，這是他以前在公館裏的同事，拖包車的老章常到的地方，他曾經見過別人拿着花花綠綠的紙頭從裏面出來。

「倘使我能……」

想着，他擠在一羣人的中間就朝那有漂亮門面的飯店的虎口裏走進去。

一進大門，他便向左手轉灣。他到了一個廣大的廳堂，這裏擺着靠二十張長檯子，檯子四周鑽滿了人頭。煙捲，雅片，油漆，汗水……混合的怪味直衝到他鼻孔裏來，他馬上感覺有些暈迷；然而他還是往裏走，走到一張比較人少的檯子面前他停了下來。

剛一立定，對面起了一聲刺耳的女性的喊叫：

「開咧……」

接着，一隻白白的手伸出來，用塗着鮮紅的廉價的指甲油的手指揭開了一個黑黑的寶盒。

「雙六么，十三點大啦！」

於是檯上又多了好些隻手在那兒熟練的移動：吃錢的吃錢，賠錢的賠錢……人們的臉色隨着她們的魔手起着緊張的，充滿驚心，歡愉，絕望，懊喪的各種複雜的變化。

冬生的心撲撲的跳着。

寶盒的玻璃罩上又蓋起了黑電木的外套，坐在正中的女的拜菩薩似的捧着它連搖了三下，人們的命運便被決定的關在那裏面了。

電鈴不斷的響，像在說：

下……下……下……下……下……下……

人們深怕失去了機會，忙將大把的鈔票往桌上自己認爲最有把握的方位投下去。冬生摸着手裏僅有的兩張鈔票，手在抖，心也在抖了！

「下不下？開咧！」

搖寶的女子用鄙視的目光射在這老實人的身上。

他問：

「放在哪兒錢賠得最多？」

「自然放在一色的寶子上賠錢最多！」

女的用譏笑的口吻說，引起旁邊贏了錢的朋友都哈哈大笑起來了。

冬生沒有主張的，聽別人說寶子賠錢最多，他就遞給了拾元，說：

「我下寶子！」

管錢的女子便代他把錢朝寶子上一放：

「每個上頭押一塊錢？」

冬生莫明其妙的點着頭。

那女的找了四塊單洋的籌碼給他，一邊喊：

「開！」

電鈴停止了呼吼，各人把眼珠瞪着那黑色的寶盒

冬生的脚根翹起，他伸長了脖子，汗珠從他額頭一大顆一大顆的冒出，簡直成了一個患熱病的人。

又是一聲「開咧」的尖叫，寶盒揭開來了，大家

驚呆了，但是一會兒聽見一個響亮的報告：

「三只么！」

莊家喜歡得不得了。檯面上所有的錢，成千的鈔票都給吃了進去，除了冬生放在公寶子上的一塊錢。

大夥兒全朝冬生望，搖寶的女的也立刻眯着一對眼睛向他說：

「你的運道真好！」

冬生不相信她是在對他說話，直到別人把賠來的二百六十塊錢的鈔票遞上他手時，他才接連的點着腦袋，興奮的笑了。

然而他的嘴唇顫抖着闔不攏，面部皮肉抽縮的形態，看來比那輸了錢的更叫人感到可怕！

一包「大前門」扔到他面前來，女招待替他拿出一根香煙，並且爲他劃了一根火柴。

「請吃煙。」

冬生從來不會這樣受到別人款待過，他不能拒絕這特別的殷勤，便將紙煙塞到了嘴裏。

那女招待似乎討好的在關照他：

「押寶子是很不容易出的，頭一下就給你碰着了，實在是你走運！頂好押大小，比較靠得住。」

「大小？」冬生瞧着身邊的這位一手拿紅綠鉛筆，一手拿紀錄簿的矮胖美人，那美人把他嘴裏的煙捲點着了。

「十點或十點以下通統算小，過了十點就算大：……剛才開的是三點，你這回還可以押小。」她把他的肩膀拍了一下。

冬生照她的指示，放了三十塊錢在「小」上；結果開出來的是：

「么三四，八點小！」

冬生的三十塊錢，不到幾分鐘又變成了六十。

他想：「這無論比做什麼生意都強！」

真是比無論做什麼生意都強。半個鐘點以後，冬生面前的鈔票已經變成三四百了，「大前門」也變成

了「三炮台」，而且還多了一碟什景糖和兩個蜜橘。

冬生點點錢數，覺得這已够壓制二房東的驚吵了，不，簡直可以叫別人對他起一種敬仰的心。他手抖抖的將鈔票安穩的放進裏面的口袋裏，又用衣袖揩了揩額上的汗珠，然後站起身來……

「可要來一瓶綠寶？」

一個扣了他「大煙錢」的夥計問，他不理；那人又分外客氣的開了一張西餐券給他。他接過那紙頭，女招待又令茶房送了一個熱手巾給他揩揩滿筋絡的額角，再把他領到隔壁一間的圓檯邊坐下，在那兒他平生第一次享用着西餐。

冬生嚼着豬排的時候，女招待便站在一旁露着夾金的牙齒向他說話：

「我教你押得不錯吧……」

「唔。」他抬起頭，笑笑。

「我至少要分兩個歡喜錢！」

「哦哦！」他的汗又從額上冒出來了「你，你要多少？」

「你心裏有數。」她又拍拍他的肩，比第一次拍得重些。

他放下刀叉，摸了五塊錢給她，她說：

「先生，你不要拿人開心，……聽我的話贏了幾百塊，祇給我五元？你憑良心……」

憑良心想想，她的話也是不錯，便又加了她五元，那女的仍舊爭，最後一共給了她二十元，她纔不說話了，祇是在接錢的時候，把這老實人的手掌緊緊的捏了一下，冬生覺得她的手上有一股熱氣，一直燙到他的心裏。

「明天請早點過來……」

臨走的時候，那矮胖女人還依依不捨的這麼叮囑他。

冬生回家是晚上八點多鐘的光景。一家人吃了一點苞米粥都已入睡了，祇有黑黑還在賣夜報不會到家。（他總是大清早出去，晚間結了報帳才回來，爲了家遠飯都不回家吃，在外面吃點薄粥或是大餅就算混過了一餐。）冬生拍門拍了好久都沒人開，後來還是二房東親自來替他開的。

「今天房租總該可以付了吧？」

劈頭就是這一句話。冬生仰着腦袋，嚥着嘴，沒答話，但那神氣鬚鬚在說：

「一百把塊錢不要放在心上！」

他一直上了樓。

冬生嫂驚覺的爬起身。正預備要發脾氣，罵他爲什麼胸出去了這麼大半天。可是當她瞧見自己的丈夫從口袋裏挖出大捲的鈔票，她的怒氣立刻給喜悅沖跑了。

「那兒來的這許多錢？」

冬生對她搖搖手，叫她不要作聲；自個兒便坐在五枝光的電燈泡下點着他的財富。

十塊錢一張的二十四張，五塊錢一張的有十六張。付了房租還可以賸下二百多，真是一筆好交易呢！

「喂，你那兒弄來的這些錢？」她重覆的問。

「弄？那有這麼便當，這是我和朋友做生意賺來的！」老實人開始在撒謊了，「我幫人家賣了一筆貨……」

冬生嫂看見錢就高興了，她也不再多問，却自言自語的唸着：

「這以後的日子就好過了，至少房東太太不會再吵。」

話才說到這兒，房東太太推身進來了。

「你們說什麼呀？」她精明的向他們看看，「聽說黑黑的爹做生意賺了一筆錢……」

「是呀！」冬生嫂說，「這一回欠你的房租可以完完全全付清了。」

冬生順手遞了一百零五塊錢給她：

「這是三個月的房錢——你點一點。」

「何必這樣急呢？你留着用好了！」說着，她將鈔票裝進了腰包。

「你請吃糖。」

冬生從袋裏抓出好些個花紙包的糖粒放在桌上，送了兩粒給房東太太：

「嚐一嚐這——咖，咖啡糖！」

房東太太今晚也變得特別客氣，她把糖塞在嘴裏笑嘻嘻的跑下了樓梯。

冬生的娘也醒了，她知道兒子有了錢並且還買了糖回來，喜得連飢餓都給忘了。她等不及到明天，就在此時將她的孫兒孫女都從夢中喚醒：

「快起來吃糖啊，三根子！……二丫頭，你的爹帶了糖回來！」

兩個孩子糊里糊塗的爬起身，冬生嫂給他們每人三顆糖：

「這是你爹帶回來的咖啡糖，牛奶糖……囉，婆婆也嚐一嚐……」

婆婆也就剝了一粒，放在嘴角裏，捨不得嚼……不久，黑黑回來了，他們又一同睡了覺。這一夜冬生沒有提着粽子在漆黑的弄堂裏跑。

大半夜，冬生都是睜着眼在牀上做夢。無論如何他都睡不着。他計劃該把這錢做些什麼。他想得太多了，似乎要買的東西所需的代價，即使照這錢數再加上一十倍也嫌不夠。他又想到他得勝的光榮的情景：多少人對他射着欽慕的眼光，多少人服侍他這位闊佬。香煙，水菓，西餐，還有女人，那一雙肥肥的手！

他在牀上翻了好幾個身，那雙手似乎一直都壓在他的胸口，他難過的，又像是舒適的，在黑暗中望着一個渺茫的「美人」的影子，笑了。

天剛發白，黑黑頭一個就起身，他要守着派報。冬生接着也起身穿衣，這麼寒冷的冬天，他祇穿着一件布短襖，他想知道如果再有昨天那樣的好運氣，過年的時節他便可以穿皮袍了。

「爹爲什麼不多睡一睡？」黑黑一邊揩臉一邊問。

「我睡不着……」他咳嗽了一聲，「昨天生意可還好嗎？——我都忘了問你。」

「很清。」黑黑搖搖頭，「報紙又漲了價，買的人少……一整天祇賺得了一塊四毛錢……你拿去。」

「不，我……你留着用吧。」冬生拍拍他大兒子的頭說「要是你爹的運氣好，你也可以少吃些苦了……」

「我覺得還算好——爹，我去了！」

他掛上一個帆布販報袋，跑出了門。

這天正午冬生吩咐他的老婆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他喝了幾杯酒，紅光滿面的懷着兩百塊錢的賭本，直向他意想中的金銀島上走去。

一進大廳，就遇見了那矮胖美人，她露着金牙齒向他笑，並且把她手裏的珍貴的紀錄遞給他看：

「兩個大；兩個小，又是兩個大，兩個小……這寶路真好下！」

冬生摸出錢來：

「依你，這回下什麼？」

「自然放在『大』上面……」

「好，聽你的話！」

電鈴鬧得頭腦嗡嗡的叫：

下……下……下……下……

「慢一點！」

冬生深怕寶盒揭開來了，一面關照搖寶的人，一面拿了一百塊錢朝左邊的『大』上一扔。

「開咧……！」

尖銳的叫着，直刺到檯子周圍無數的跳躍的心坎上。一隻雪白的，死人似的手膀伸出來，揭開了黑罩

「么二三，六點小！」

「大」上所有的鈔票，通通被掃到了莊家懷裏，冬生的腦子突然像有什麼東西壓下來；然而他還是竭力的控制自己，裝做滿不在乎的對那張鑲有金牙齒的胖臉笑了一笑，心裏却在說：

「媽的，這回真見鬼！」

那矮胖女人也表示惋惜的，用胳膊碰一碰他的背心說：

「骰子不幫忙，沒法想……」

冬生又強笑。

「這一次呢？」他問。

「小上頭連了一個，應該是大了。」

「這回祇下五十塊錢……」

他拿了五張鈔票再放在『大』上。

寶盒又開了：

「雙四兩，十點小啦……」

「恰恰的小！多一點會死了人？」一個輸了錢的夥計在詛咒了，接着他離開了那張檯子。

冬生摸摸口袋，也想離開那張檯子。但是——

「還有五十塊錢……這五十塊或者可以變做五百呢。不見得一回都下不中……」

他不請教任何人，自動的拿贖下的五十塊錢擱在『大』上。

「不錯的，下大。」矮胖女的在旁邊說。

「開咧……！」搖寶的抽起了寶蓋，「三只四呀！」

「啊……啊……」

客人都意外的吆喝起來，但一會兒就給什麼不愉快的感覺壓制得一聲不響，祇聽見全桌的鈔票和響碼扒進莊家錢盒的聲音。

冬生癡呆了好一陣，等他回過頭，那「美人」已

經去應酬別個男子了。沒有人理他，除了一些輕視他的目光。他站了一會，把下嘴唇咬得緊緊的，彷彿是咬別人的皮膚，他並不感到疼痛。最後，他的拳頭在自己的大腿上猛捶了一下，決定回家。

房東太太瞧見他垂頭喪氣的樣子，就問：

「昨天那麼開心，怎麼今天……」

「噫……」冬生用袖子揩着滿頭大汗說，「望着錢，賺不到手！」

「什麼？」

「我……我的朋友有一筆貨，五十箱『固本』要打搬運證，差錢；如果貨運出去了，一定又是穩賺……」

冬生恨不得打自己的嘴巴，他不知那兒來的這一套鬼話。

然而房東太太相信他是老實人，雖說從前他曾欠過她幾個月的房租，但他一有了錢，就全給付清了。她說：

「差多少啦？要是他們肯出我的利錢，或者賺了錢分一兩成給我，我說不定能替他們想辦法……」

冬生的希望來了，他估量了一下說：

「還差五六百塊錢……賺了，他們不會少你的；至少可以還你八百……」

「真的？你不許騙人……」

「我幾時……幾時騙過人！」

「好吧，我明天早晨給你回信……」

到了晚上，冬生嫂把中午贖下的菜飯都重行燒熱了端給冬生：

「婆婆中上捨不得吃，她叫我把菜留給你，我們仍舊吃的苞米。」

冬生難過得很，他坐在桌邊不知想些什麼，吃了半碗飯就將碗放下了。

他倒在牀上，不做聲。這一晚他做了許多的惡夢。

早晨十點鐘，房東太太送了五百塊錢上樓來：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錢，一半是我兄弟的。一兩天你就得還我……記着，至少還八百塊，你自己說的。」

「好，好，好……」冬生滿口答應。

冬生接過錢，對他的娘說：他有生意要接頭，馬上就得出去，吃飯不必等他。匆匆的跑下了樓梯。

在馬路上走，心裏抱着必勝的念頭。這是第三次他到了X X飯店的大門口。

時候還早，賭場裏的交易顯得很清淡，有好幾張檯子上蒙着藍布，還沒有開市。冬生選定了第一次贏錢的那張感情較好的檯子，他坐了下來。照場的人認熟了他，眯着鼠眼向他打着招呼，一個茶房贈給了他

一筒熱手巾。

電鈴還是不怕費力的長聲的喊着：

下……下，下……下……

冬生穩定自己的心，這回要看一下再放錢。

「開咧……」

冬生的手顫着，先摸出了三百塊。

「開……咧！」搖寶的人望着冬生，寶蓋並沒有揭開。

冬生耐不了這個煩，他把一百元朝「大」上一扔

「開啦！」黑蓋揭開了，「三四五，十二點大啦

！」

冬生喜歡得很，一百變了兩百！

一盒「大前門」同一碟糖果遞過來了。

電鈴又繼續的在響。

冬生把兩百元通統放在「大」上。心裏想：這回

贏了，就可以將昨日輸出去的錢一起搬回，並且還要

倒贏一百塊。就在這時，耳邊射來一聲尖叫：

「么三四，八點小啦！」

吃了！

搖寶的人蓋上寶盒，又用力的搖了三下。

冬生看看面前的錢，祇賸着兩百塊。他額角上的汗又大顆的冒出來，他顧不了它；拿起兩疊鈔票扔在

「小」上；心裏想：這回贏了，就可以將今日輸出去的錢搬回，而且還可以倒贏一百元了。就在這時，耳邊又射來一聲尖叫：

「四五六，十五點大啦！」

又吃了！

冬生面前的錢通統光了。他停了一刻不會下注。

對面搖寶的女子望着她，從她臉上冬生瞧見了房東太太的一雙狡猾的眼睛：

「你至少還八百……你自己說的！」

冬生的腦殼將要炸裂了。他渾身都有點顫慄，嘴唇也變得灰白了。他從口袋裏摸出兩百塊錢包着自個

兒的生命，一同的朝「大」上一擲。心裏想：這回贏了，今天也祇算輸一百塊，一百塊錢欠些時還也不要緊……這地方我以後隨便怎樣都不再來了！

「開咧……」

一聲恐怖的尖叫止住了他的幻想。

「兩兩三，七點小啦！」

完了！冬生的錢又入了莊家的庫。

「嘿嘿嘿……」冬生對着那寶盒發出了冷笑。其餘的賭客都望着他，可憐他，同情他，厭惡他

……但沒有一個能援助他。他們不能挽回這老實人的不幸的命運，正像他們不能挽回自己的命運一樣。如雨水一般的汗粒滴了下來，沒有人遞手巾給他揩。

他昏昏沉沉的立起身，一個茶房攔住了他：

「先生，給兩個酒錢。」

冬生望着他，露出了羞愧的，憤恨的，駭人的笑容。

「算了吧，」另一個茶房知趣的說，「別人的車錢都沒有着落，你還想酒錢……」

於是兩個人都對冬生笑了，冬生覺得他們的笑聲像一串尖刀，一下一下的插在他的肉上……

走到大門口，剛巧那矮胖女人跑來接班，見了他便——

「贏了錢，就走了嗎？」做了個令人作嘔的媚態。

冬生不敢朝她看。女的吐了一口痰：

「好大的豆腐架子！」

還祇有十一點鐘，冬生不知在那兒繞了一個圈子才回家。幸而房東太太到隔壁打麻將去了，沒瞧見他。他慢慢的走上樓去，冬生嫂見了他就說：

「苞米都吃完了，你大早出去又沒留錢在家，兩個孩子都餓荒了……」

冬生沒做聲。

二丫頭見了爹就喊：

「爹，你帶了咖……咖啡糖回來沒有？」

冬生摸着她的小辮子說：

「你要吃……？」

三根子搖着身體跑來：

「爹，我也要吃……」

「好，你們等着……」

冬生拿了一個鉛壺跑到老虎灶泡了一壺開水，由於手臂的顫抖，竟使水滴落滿地。他走到房裏，用飯碗倒了好幾碗放在桌上，他說：

「要喝的祇管喝，這，這是……咖啡茶。」

兩個孩子不問燙不燙嘴，空蕩的肚子使他們一口喝了大半碗。

「怎麼苦的？……」二丫頭問。

「苦纔有味……」冬生自己也喝了一滿碗，「……你也來嚐嚐……」他對他的老婆說。

冬生嫂也大口的喝了。

「怎麼我覺得……覺得……是不是擱久了，變了味！」

冬生額上的汗直流，他打着哈哈說：

「天知道這是什麼味！……」

突然老太婆注意到了兩個孫兒的神色：

「你們……吃了什麼啦？」她拿起一個碗紙一紙

，「冬生，你，你做的什麼事……！」

冬生的臉顯得烏青，皮肉打着結，冷汗一批一批的往下滾，他癡笑着，笑着，然而哭的聲音：

「媽……我……我……殺……殺了人！」

他倒下了——倒在財神像面前。……

晚上，落着細雨，馬路上的柏油泛着淒慘的燈光

。一個孩子在街沿奔跑：

「夜報要吧！要看到當天出版的新聞……」

行人稀少，手裏的報紙仍是厚厚的一疊，有一些

都給雨水淋濕了。孩子沒有辦法，祇有冒着雨，吃着

北風，拿一雙赤腳在路上移動。

「要看到剛剛出版××夜報……」

幸而有一個年青人站在街燈下候電車，孩子跑過

去懇求的說：

「先生，照顧我一份報紙吧……我今天還沒做到

生意，我家裏有六十歲的老祖母……我的爹失業，我

的媽，我的弟弟和妹妹都在等我……等我……先生做

做好事，買一份吧！」

年青人望望這報童的一張黑臉孔，遞了兩張角票

給他，從他手裏接來了一份夜報。湊着燈光，眼眶裏

跳進了兩行驚人的又像是對這社會含有譏刺性的標題

：

「一家五口自殺！」

——慈善堂意外的「豐收」——

X
X X
X X
X X
X X

國產胚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

補後天虧損。

含有：人參、維他命、乙一、磷、鐵、鈣、腦下垂體、賀爾蒙、肝青等精密配製。故不僅有益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劑。所謂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主治：腰酸腿軟、神經衰弱、久不生育、血管硬化、返老還童、補助發育、發達腦力、亢進食慾

新亞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集團結婚

趙顧乃明

我前寫一短篇，曰：『六小姐。』六小姐就是本文作者顧乃明女士呀。顧女士以吳門閨秀，嫁農學士趙君。趙君以農事在實行，不尙空談，終日露體塗足。顧女士却能洗去鉛華，與夫合作，已覺得難能可貴了。不想顧女士却有天才，能寫小說。自見了我的短篇六小姐後，即寫了一中篇『鄉下夫妻』來，已登他報，爲人傳誦。近又寫此篇，因爲顧女士自己便是與趙君在集團結婚中結婚，正是現身說法呀。——天笑

靜安寺路，靜安大樓的牆上，有頌揚吉慶的詞句，可是那時候，誰有一列很容易令人注目的紅字，七個擘，這個閉心情，來研究對聯上的詞句呢？

粉紅色的桌布，粉紅色的椅套，最湊趣的，他們的電話也漆成粉紅色的窗簾，一切都是粉紅色的，紅色，這就可以見到他們辦事人設想成了一個粉紅世界。教人一踏進這個周密的。

屋子中，便有了特殊的感覺，是不是招待人員非常和氣，從他的手中紅色是表示一種喜事，在喜氣洋洋中，你可以得到一份章程。只要五十圓，應該給人一種刺激的嗎？

牆上還懸着幾幅大紅綢幛子，掛的捧花，新郎的胸花，禮堂，樂隊，着一副泥金紙的對聯。對聯上的字，一切的一切都在內了。諸位想想看，不用說，都是那些對於結婚人的一般，這不是非常簡單而便宜的事嗎？

僑居上海的一家中等以上人家，屋子裏也佈置整潔。倘然你從他們明亮的玻璃窗裏窺望進去，却看見一位年青的女子，正在整理衣服，對面是一位老太太。

母親用一手撐着沙發椅子的沿邊，向她女兒說道：

「星兒，從來說，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並不反對你的自由戀愛。我問你！你和趙君幾時結婚呢？」

因爲最近幾天，她的一位最小的女兒，小名喚做星月的，在母親面前，透露了一些消息，說她有了一個愛人，已預備結婚了。老太太們對於兒女婚嫁的事，是最爲注意的。所以一聽到了這個消息後，便不斷地在心裏盤算起來。

「雖然現在是在逃難時世，無論如何，一個女孩兒出嫁，妝奩總要辦

一些的。繡花的被頭，我從前出嫁的幾個女兒，不是都有的嗎？衣服到底也要做兩件，銅錫器現在真是太貴了，但是脚爐茶罐，那種應用之物，也不可少。還有，還有什麼呢？……」

老太太望着她那位小姐，自言自語的說。

但是她聽過女兒好幾次表示，結婚願意用最簡單儀式。

「媽！這些都是用不着的，我們要住到鄉下去，鄉下用不着那種東西。」女兒皺起了眉毛，似乎嫌她母親的固執。

「人生一世，結婚的時候，總要熱鬧一下子。禮堂也得寬大一點，早一點去定好在那裏。請客的菜也要過得去，你理想是用中菜呢？還是用西菜呢？」老太太還是絮絮不休。

這也難怪，自從父親故世後，她母親有三四年沒見過笑容了。這次女兒結婚，也足以使她老懷舒適了吧。

「媽！真的用不到。你想鄉下地方，那裏用得到那些華美的嫁妝？那種房子裏，連安放也沒處安放，不是

白糟塌了嗎？」星月小姐雖則和母親答話，心中却紛亂得似蕩絲一般，因為她不久的將來，便要在另一環境中過生活，因此心緒未能甯靜了。

母親却仍舊給她籌劃着，微笑使她嘴唇，蓋不沒她的牙齒。

「租兩個月公寓房子，作為新房，讓人家來看看，也覺得好看些兒。」她母親說。

「我想省事點吧！現在什麼東西，都貴得不得了。」她女兒說：「譬如說做幾件出客的旗袍，和買幾雙高貴的皮鞋吧，價錢就不小。況且那些摩登物品，往往一年有一年的新花樣，今年穿起來很漂亮，明年就不能穿了。」

她一面摺着手中的衣服，一面又說道：「我們想參加集團結婚，似乎最簡單，最省事，……」

話還沒說完，老太太就驚駭起來

「什麼？集團結婚？那是一班工人們或是小夥計們參加的。倘然如此

，把你過去父親的面子都坍完了。

好孩子！聽我吧！不要說坍了你父親的台，也連帶地坍了你母親的台。你想我們的周圍，都是好親好眷，不要被親戚們都笑死了嗎？」

老太太這時臉上那一點笑容都沒有了，眼眶中又含着那三四年間所常有的淚痕。

「但憑結婚時的闊綽，就算爭了氣嗎？」星月小姐說：「若因此而使新郎負了債，或使事業蹉跎，這又有什麼意思？況且一個負債的家庭，會使人快樂嗎？」

她說到那裏時，望望母親臉上的淚痕，還沒有乾。一轉念間，她又轉換了詞鋒了。

「媽！你不用發愁，好在我們還沒有決定，不過那樣說着玩罷了。況且我們的婚期也沒有定，也許需要到明年的春天，才能舉行。便是衣料啊，傢具啊，到那時候，不知又流行了什麼樣式？上海地方，真是瞬息萬變的，到那時候再買吧！你現在也不必再去動這種腦筋了。」

母親聽得了這些話，果然轉悲爲喜，笑容又把淚痕驅逐去了。

「爲什麼要到明年春天呢？早些不好嗎？」老太太說。

可是她是哄騙了母親，她自己心中沉痛。望着她母親走出房門去的背影，暗暗地說道：「三天以後，就是我的婚期了，什麼明年春天呢？」想到那裏，眼淚也似瘋狂一般，直奔到眼眶。

「媽！你知道嗎？你的女兒在說謊騙你呀！但是爲了我們新家庭將來的幸福與經濟，不得不如此。」那時候，陽光直射進了屋子，母親的影子倒映在地上，她望着她道：「爲了女兒這件婚事，我知道母親必然要受許多人的閑言閑語呀。」

爲了一些接洽的事，她又第二次跑到集團結婚社裏去了，粉紅色的桌布，粉紅色的椅套，粉紅色的窗簾，又映入了她的眼簾。鬚髯有一種粉紅色的事件，蕩漾在心目中。

那時有一位很肥胖的四五十歲男子，蹣跚了一條腿，坐在椅子裏。一

隻又黑又粗的手臂，撐着他的肥油大臉，似乎是一位工頭模樣。他帶着謙遜，又帶着強硬，向着那裏的管事人請求。

「先生！通融一下吧！俺們山東人全是那樣。十三歲就討媳婦，就是俺也是如此呀！俺是十三歲娶女人的，我這個兒子，還是獨生子咧，怎麼不給他早些結婚呢？」說時，他的手向大腿上一拍。

旁邊的那位小姐，嚇了一跳。怎麼說？十三歲就娶親嗎？十三歲還是一個小孩子，發育未全呀。

她把眼睛瞥向桌上，那裏平鋪了一張結婚請求書，上面貼着兩張照片。男子的一張，倒也穿得整齊，却刺了一個和尚頭，但一望過去，顯見得是個呆板拘束的孩子。女子的一張，燙着頭髮，衣服也華麗；可是胖胖的，高高的，看上去，她的年齡，或許要比新郎大了一倍。

再走上去，看一看新娘的照片底下，注着的是「二十五歲，山東某縣人。」以一個十三歲瘦弱的男孩子，

却配着一位胖大健碩的，年已過了花信的新娘，真是太笑話了。無怪乎那集團結婚社是不允許那樣的結婚。

不過他們的家長，把他們兩人拉在一起，也得了他們的同意嗎？無疑地這是所謂傀儡婚姻，而他們的以一個羸弱的小丈夫，配這一位強健的妻子，無非要得着一個可以做工的人吧。

到了那一天，社中給參加婚禮的人，想到了節省時間問題。事前不必要有所練習，他們選擇了一個星期日，新郎新娘只費了半小時的儀式，就完成了婚姻手續。

在試穿禮服的時候，小圓藤桌旁，便坐着一位盛裝的女子，羞人答答的露出怪不好意思的樣子。但她是一位女工人，平日間工作上所得羨餘，此刻也製成了一件高貴的衣服了。

帶着墨晶眼鏡，穿了一件大紅銀絲旗袍，踏着一雙半高跟鞋子，嬌嬌婷婷的進來了一個大閨女。走起路來很不平穩，大約她從生出以來，穿高跟鞋還是最近時代的事吧。大紅手帕

，包了她的雙手，還有兩個似喜娘一般的人扶了她，這覺得不倫不類。既然是集團結婚了，還有那種怪現狀。

「秀！等了你好半天，這時候纔來呀！」一位女士，按着她新燙的頭髮，忸怩地說。

「太晚了嗎？」另一女士，匆匆忙忙的解着鈕扣：「我還要穿禮服咧，來得及嗎？」

她是一位女學生，今天雖然也是新娘，似乎比了她的女友，反而大方得多。她是姍姍來遲，兩位她的女同學，已經等候多時了。

又有一位肥頭胖耳的男子，拉着一個七八歲的兒子，一同進來。他今天自己是新郎，而兒子是來觀禮的了。他年齡已經四十多，兒子也有如許大，只因爲妻子故世，現在那位續絃的新夫人，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他們却是經過了戀愛的過程，預備做一對勤儉的夫妻。

這形形色色的動作，都在此一幕中表演出來了。

證婚人是一位年老的律師，結婚

證書上，有他的圖章。這樣，更使這證書，在法律上，有了鞏固的地位。

新娘的禮服都已穿齊了，樂聲微微吹起，兩排一百多隻的椅子裏，端坐着一百多位新娘。一色的打扮，分不出誰是富？誰是貧？更看不出誰是女工人？誰是大閩女？和誰是女學生？

在麗都舞廳光滑的地板上，新娘們似小學生一般列隊前進。隊伍剛進了禮廳，一陣春雷似的掌聲，使新娘們低垂粉頸，大家抬不起頭來。這都是結婚人的親友們，前來湊熱鬧的呀。

中間高燒着一對龍鳳花燭，真個是寶炬雙輝，照耀得這禮堂中富麗華貴。禮成後，在空地上合攝了一張團體照片。參加的人雖然非常多，照片也並不十分大，但是每一對新郎新娘，面貌都非常清皙。每一對結婚人，都得到照片一張，也包括在五十元以內，不另取資。

那時候，從雲幕中露出一輪紅日，正似新娘的從面紗中呈現她的豔

容。連天的陰雨，今日忽然放晴，雨過天青，鬚髯預示着新夫婦的前途。如此天光，令人精神爲之一爽。

歸家的時候，新郎趨振剛，提議雇一輛汽車回去，因爲今天是結婚日子。新娘顧星月，遲遲吾行，旗袍的花邊，兜着鞋跟，使她不得不時時留意。但她說道：「爲了講實際，屏虛榮，我們纔參加了集團結婚。坐汽車也是那樣到家，坐電車不也是那樣到家嗎？」

在電車中，賣票人對他們特別客氣，只是嘻嘻的笑着。

「這有什麼可笑的呀？」星月很有些奇怪。

她隨着賣票人的視線，落向一處，不覺使她臉紅起來。原來振剛的手中，是握着一捲結婚證書，而另一手中，正是一束新娘手中的捧花。她爲了他的嘻笑，方始悟及自己是結了婚的人了，她今天實在鬧糊塗了。

集團結婚一幕告終，又經過了幾個月了。

有一天，有一個賣草人，跑到他

們的農場中來。這個農場，便是一對集團結婚的新夫婦，趙振剛與顧星月所經營的，在沿河四圍植着柳樹的中間。

。我想賣掉幾口豬，可以湊足此數。但是問了好些人家，都說不要。其實近來肉價步漲，將來是可以獲利的。

的嗎？只要有五十元，就可以結婚，什麼都在內，一切全完備。告訴你吧！我和趙先生，就在那種集團結婚裏結婚的。」

「老闆娘！你們要買老母豬嗎？」

「呀！你的兒子做親，就要五千

她回憶起自己結婚的那日，鬚鬢

賣草人帶着懇求的強笑那樣說道：「我的兒子已經擇了日子要做親了，因此我想把它們賣去，可以湊一筆用場。你們倘要買時，可以特別便宜。」

塊錢嗎？」星月驚得睜大了兩隻眼睛。「你們是賣草的人，平常怎樣的省吃儉用？爲什麼一個兒子結婚，便要

這龍鳳花燭的光耀，如在目前。集團結婚有什麼不好，爲什麼人家要鄙夷集團結婚呢？

星月搖一下頭，對她的丈夫看看，她覺得峻辭拒絕人家的請求，不甚合式，似宜以和緩態度出之。賣草人

賣草人愁眉苦臉，把兩隻穿草鞋的脚，互相磨擦一下。

呀！」她又向賣草人勸告道：「把你這五千元作了資本，在農業上求發達，到了明年今日，不變成了兩萬元嗎？」

和振剛本來也很話得投機，要是能够幫他的忙，未嘗不願意幫他的忙，現在可是覺得有些愛莫能助了。

「近來辦喜事也難呀！我們鄉下人是相信吃的，大家都要來吃喜酒，我們不得不辦幾桌酒席。現在的食物何等貴，這一項已不小了。何況那邊女家，還要一些財禮，新娘子還要求要做幾件衣服呀。」賣草人說。

她又想：他們都不願意集團結婚，但是這樣華貴寬大的禮廳，比較高尚的音樂，只怕他們鄉下人，也沒有踏進過去過咧。

「對不起！」振剛道：「我們已經有了這許多，早已忙不過來。倘再買進你的豬來，我們的人工不够，那有功夫再喂它呢？」

一個賣草的鄉下人，兒子做親，要花費五千元，這在內地，是覺得駭人聽聞的，然而在上海近郊，是無足爲奇。現在現在百物昂貴的時候，僅僅做一件青布旗袍，也要數十塊錢咧。

雖經她的勸告，而賣草人還是躊躇着。

賣草人很失望的搖了一搖頭。

「老闆娘！你的話是不差，省錢

更是我所聽得進的，可是我們鄉下行不通呀。結婚不請人家吃喜酒，要被

氣，接續道：「我辦這一次喜事，預備要用五千塊錢。現在已籌到了三千五百塊錢了，還缺少了一千五百塊錢

「你們知道上海有所謂集團結婚

人家恥笑，況且結婚也是人生一大事，便是他們女家，也是不答應的呀。」

賣草人去了，振剛以整日的辛勤，坐在一條長椅上，略事休息。他聽了賣草人的話，向他的妻子感慨地說道：

「星妹！你瞧！一個賣草人的兒子結婚，就要五千元。倘然要照你母親的計畫，我們那一次結婚，不知要用多少錢咧。」

「是呀！」星月道：「這是要大家明白而體諒，纔行得通。」

一星期後的晚上，夕陽西下，雞籠已經回窠。振剛氣吼吼的回來，露着緊張的情緒。

「你知道嗎？賣草人的家裏，昨夜被搶了。」

「呀！真的嗎？強盜如何會光顧到他們家去呢？那不過是一個賣草人的家裏呀。」

「只因為這一次他兒子做親，在鄉下地方，未免太招搖了一點，却被強盜看上了。」

「咳！這真是太覺沒趣了，他們一家父子兩人，數年間吃辛吃苦所得的

呀！」

有一天，振剛偶爾到都市裏去，寬闊的馬路中，疾馳着一輛雪亮的包車。包車中，却端坐着一位頭髮花白，笑容可掬的老人。

「咦！證婚人！證婚人！」振剛不覺脫口而出的嚷着。

老翁也不禁怔住了，直到他想起來時，大概這位農夫型的青年，便是參加自己證婚的那個集團結婚社的吧

他也笑向那脫帽行敬禮的農夫，回了一個敬禮。不過他想到：此人不呼我為某先生，也不呼我為某律師，而但呼我為證婚人，這未免太滑稽了。

實則振剛在結婚時，僅識其貌，早已忘却他的姓名。

竹籬內，喔喔的雞聲，早引誘着籬外的行人。他們都佇足而觀，花冠錦翼，這是誰家的養雞場？

整潔的雞舍中，放出一羣蕃殖的雞來，它們的羽毛，在陽光之下，照耀得五光十色。

這個養雞場，便是趙振剛，顧星

辦的養雞場。七個月以來，小雞都從蛋壳裏鑽出來，漸漸的成爲大雞了。

星月小姐的母親顧老太太，也來參觀這養雞場了。她想：他們起初瞞着我，自己去集團結婚，此刻事過境遷，倒也罷了。但是爲了此事，親友中確是嘖有煩言，她老人家很受了人家的閑言閑語。以爲如此闊閱人家，而姑娘們與人集團結婚，未免有失面子了吧！

活潑的公雞與母雞相追逐，環場繞走，老太太顧而樂之。

「媽！您瞧見嗎？」星月小姐吃地笑道：「這一雞羣，也行過了集團結婚禮了。它們更簡單，更省事。現在雄的司晨，雌的生卵，它們是各司其職呀。」

哀蟋蟀

(何澄)

可哀可惜可憐蟲，露冷秋深運要終，盆底鬪爭鳴得意，圈中旋轉力稱雄，祇知好日方如火，那料微軀不任風！脩短全然由造化，何能苟活隱牆東。



掘藏

呂伯攸

貪得無厭的二房東，就是掘藏，也得化些氣力，你只要開一開口，那怕把人逼死了，也不管！昨天你說的，水電費自本月份起，每人又要加五角，這是甚麼道理？」毛狗捋了捋他的破袖管，振振有詞地和他搶白起來。

樓梯下住着的賣五香豆的毛狗，聽到他的話，不覺暗暗地好笑，便湊着他說：「漲，漲，你的房租，不是比別的東西，漲得更厲害嗎？你覺得活不落，難道別人倒活得落？」

「毛狗，你的話是不错的，可是，你只有一個人，我卻要負擔五個人的吃用，房租要不漲價，叫我們喝西北風不成？」潘鬍鬚訕訕地很不好意思。

「這屋子是你的產業嗎？你和別人一樣的長着手腳，爲甚麼不去找些生意做做，却要專門靠着這屋子過活

這是潘鬍鬚在每次理屈詞窮的時候，拿出來的最後武器，那些可憐的三房客，只因爲不容易找得屋子，常常就敢怒不敢言的屈服在他的武器下了。

現在潘鬍鬚忽然看見對方沉默了下來，知道自己又獲得了勝利，便習慣地伸出手來抓抓他的鬍鬚頭，得意洋洋地開了後門，出去了。他一邊走，一邊在想着他現在過的那種安逸生活，要是和三十年前比較一下，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這不得不使他噙開了嘴，獨自個傻笑起來。他在肚子裏，暗暗地佩服那鄉下土地廟旁邊的賣卜者李鐵口，實在有本領。

那時候，潘鬍鬚還只有十多歲，却已經父母雙亡，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他拖着兩條鼻涕，滿頭生着鬍鬚瘡上，叮滿了紅頭蒼蠅，走在人家面前，常常發出一股難聞的臭氣

「你收的房租，不也是改了C·R·B嗎？照你這樣加法，我們這幢屋子，除了你自己人以外，足足住着四十八個房客，四五得二，五八得四，這樣一來，你不是又可以穩穩的多進賬二十四塊錢嗎？……」

「我不和你辯駁！加就加，不加你另外去找屋子就是了！」

來。他不知怎樣的，忽然交了好運，却被本村的王富戶看中了，居然收留了他，派他看守那條老黃牛；從此，他便可以不愁衣食。

潘鬍鬚帶了那條牛，天天在土地廟旁邊的草地上放牧，沒有幾天，便和那個賣卜的李鐵口熟識了。他們常常有一搭沒一搭地談着，據李鐵口的法眼看來，確定潘鬍鬚的相貌，不同凡俗；雖然不會怎樣大富大貴，但是，發上那座二十萬大財，準是靠得住的。潘鬍鬚聽了他的話，總是半信半疑，所以到了王富戶家裏，就暗暗地向人打聽，當初王富戶是怎樣發財的。漸漸地，竟被他發覺了一個秘密，原來王富戶本來也是一個農夫，有一天在田裏工作，一鋤頭下去，就被他掘着了六罐窖金，當時就發跡起來，造了高廳大屋，討了二房妻妾，安富尊榮地過着快樂的日子。爲了這緣故，潘鬍鬚相信，要做一個富翁是不難的，他一心一意，總想發見一個適當的地方，也可以效法一下王富戶——掘藏。

到他十五歲那年，他預備掘藏的地點還沒有勘定，他的家鄉可發生了旱災，那條老黃牛也被王富戶宰了當糧食吃；潘鬍鬚驟然失去了這靠傍，即使要想恢復從前沿門托鉢的生活，也不能了。齊巧這時候，有大批村人，預備逃荒到外邊去，他便雜在他們一羣中，轉展跋涉的到了上海。

在以前，上海這座大都會，的確有些神秘性的，只要你肯動動手，或是能够動點腦經，生活好像是永遠不會發生問題的。即如那十五歲的潘鬍鬚，上帝早已賜給他一雙粗大有力的手，動手，當然是他所能勝任的；而他那長滿鬍鬚的腦殼裏，却還安着一副靈敏的思想工具，因此，他便覷定了一條路線，選擇了一件工作——掏垃圾箱。

他每天起來，跟着幾個和他一樣窮苦的孩子，躑躅在各里街裏，拿了一隻竹片和鉛絲做成的夾子，開始在垃圾箱裏，發掘他們的寶藏。潘鬍鬚的命運，似乎比別的孩子來得亨通一些，他這樣勞苦了三個月，有一天早

晨，畢竟被他在垃圾箱裏，掏着一件起家發跡的寶物了——那是一顆小小的象牙圖章，失主是鄰近那所大洋樓裏的那位銀行總理；他正在遍貼廣告找尋着，並且還懸着五十元的賞金。潘鬍鬚知道了這會事，當即拿了這圖章，直接去見那位經理，可是，當那五十元紙幣遞到他的手裏的時候，他却腦經一動，連忙推卻道：「我不要這些！」

「你可是嫌少嗎？」經理問。

「不！我那裏敢嫌少！」

「那麼，你要怎樣呢？」

「我只要求老爺開恩，每天給我一口飯吃，隨便甚麼事我都願做！」

潘鬍鬚的態度顯得十分誠懇。

「好！那麼你就在這裏住下來吧

！別的事也用不了你，每天只要幫助那汽車夫阿三，揩洗揩洗那輛汽車！」

「謝謝老爺，謝謝老爺！」

潘鬍鬚意外得到這個噉飯所，他的小同伴聽到這個消息，都說：「鬍鬚的相貌，到底不同凡俗，他在垃圾

箱裏，居然掏到了滿「灌」錢，並不是把這種際遇，認為滿足，他想：「像王富戶那樣掘到六疊窖金，那才是真正的掘藏！我只不過弄得一個食宿的地方，那裏可說是掘着了藏？」從此，他吃飽了飯，便格外努力地動起腦經來；漸漸地，被他看出那汽車夫阿三，有些鬼鬼祟祟地，好像在幹着甚麼秘密工作，他便大刀闊斧地和他開了一次談判；結果是雙方利益均沾，阿三由每月偷到的汽油盈利中，分出一部來給他。

他每月連工錢，賞金，加上意外的外快，足足可以到手六七十塊錢，他分文不動地積存起來，平日又託人放放閻王債，到他二十歲那年，手裏倒也積攢了五千多塊錢，同時，飽暖思淫慾的天性，他當然也逃不了這一番，因此偷偷摸摸地竟和門口那個比他大上七八歲的縫窮寡婦姘搭上了。他們在附近租了一間擱樓，居然成立了一個小家庭。

潘齡新有了這個家庭，負担一天大似一天；他在沒有找到那個掘藏地

點以前，只得把那位銀行經理的公館，權且當做一個錢窖。他在公館裏，漸漸地由一個小汽車夫，升任為管門大爺；他的權勢既和從前不同，所以他無論需要甚麼東西，都會順手牽羊地拿着走；要米，向公館裏偷米；要煤燒，向公館裏偷；油，醬，茶葉，甚至白搭油，麵包；一切食用東西，都可以偷，同伴們因為他在主人面前很能說幾句話，誰也不敢戳穿他的那些花樣景。

貪得無厭是他天生的脾氣，他對於衣，食，住等問題都解決了，還念念不忘那二十萬財產。他想從一滴的水點，把他聚成一個大海；即使一個小錢的進出，他也不肯放鬆。他眼看着二房東，每月不但可以不出房租，而且還可以賺得一筆盈利，於是，他又天天動着腦經，千方百計地，總想租下一幢衙堂房子，由他自己來做二房東。

事有湊巧，他住着的那家二房東，却好要出碼頭去謀生了，他便化了百把塊錢，把那整幢的單開間屋子頂

了下來。那時候，還在戰前，這幢屋子每月租金只有二十元，加上水，電，巡捕捐，大約三十塊錢就可以開銷過去，但是，除了他自己住的亭子間以外，每月却可以盈餘五十六元——這雖然是一個小數目，可是，在潘齡新看來，當然也是二十萬中的一小部分。

在他一帆風順的路途上，不料也會觸着一塊絆腳石，那就是因為他在主人家裏偷了一個古磁花瓶，終於被發覺而撞了出來；他那隻牢牢捧了十六年的金邊飯碗，說此砸碎了。好在，他手頭有的是錢，不在公館裏吃飯，憑着一副腦經，東偷西摸，明搶暗奪，也儘可以維持他一家的生活。這期間，他也曾抽出他的閒空身子來，到家鄉去察看地形，找尋過一次財源——掘藏的處所——結果，却還是空着手回到上海來。

到了這次戰爭爆發以後，他的那幢屋子裏，雖然曾經搬遷一空，使他發生了一度恐慌，幸虧，不久，上海又太平了，各處投奔到這個大都會中

來的，更是累千累萬的增加，到一個極大的數字。所有的二房東都交了運，潘翁新自然不會例外。況且，他是比別人更會動腦經的，搬進他屋子去的三房客，彷彿就是自投羅網的小魚，誰也不能逃出他的掌握。

屋子的恐慌愈鬧愈兇，潘翁新對待房客的方法，也愈出愈新鮮；他不但在樓上樓下都造了欄樓，把灶披間也闢作房間，而且在樓梯下，走進後門的狹街裏，也居然租給人家在晚上攤上一副被窩，做了臨時歇宿之地。

他起先也不過像一般二房東似的，竭力向三房客榨取罷了。那知屋子求過於供的狀況，一天勝似一天了，他每次一貼出召租條子，不到三五分鐘，便有許多人來搶奪，租金的多少，自然只要二房東一聲吩咐，承租人是決不敢說一個不字的，甚至有許多人，竟像拍賣行拍賣古董一般，二房東討價只要五十元，他們會五十五，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的加上，直到搶到手為止。在這種情勢下，潘翁新心裏那得不歡喜。他還

新發明了一個收取房租的辦法；是不拿房間來做單位，却用舖位來定價值的。譬如：一間亭子間，依他的估計，硬派定可以住五個人，每人每月應繳租金十二元，一共就得付六十元——即使在事實上只住着一個人。

至於水電費，巡捕捐，却每月再另外照人口計算，他在每間房間裏裝上一盞十個瓦特的電燈，每人，又得分担電費一元，水費一元，巡捕捐一元，不必說，他在這上面，又可以沾光一筆不小的數目。

自然，其餘的各間房間，也照這樣比率計算，每個月他除了自己白住屋子以外，足足可以淨賺三百多元。有人問他：「爲甚麼要這樣零零碎碎的計算？」他的回答是：「你不看見各大理髮廳的辦法，他們理一次髮，把賬單開上，總是一項一項地分開來算的，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顧客不注意這種一注注的小數目。我的辦法，就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

潘翁新既具有靈敏的腦經，種種官廳的文告，猶如領取轉租執照等等

，於二房東是有妨礙的，他便看作風馬牛般，會用種種取巧的方法來避免牠；對他有利的，像幣制的變動等，他又會利用了牠，增加了一倍的收入。

總之，他現在是暫時拿這幢屋子來當做金窖銀窖了。

這一天，他從賣五香豆的毛狗那裏得了勝利，便挺着肚子，英雄似地直向街口躡去，忽然，毛狗說的一掘「兩個字，又在他的耳朵裏響起來了，「真的，我得趕緊找一個地方去掘一票，老靠着這區區的房租收入，那裏積得到二十萬！」他自言自語的，對於這二房東的生活，驟然又感到不滿足了。

他一路走，一路在注意着，滿心希冀找到一處窖藏財寶的處所，那知一片坦蕩的馬路，上面燒着柏油，連細縫都沒有一條，那裏估得定道下面有沒有甚麼東西埋藏着——即使估得定，在這肩摩轂接的地方，也不容你隨意的開掘——因此，潘翁新感到非常掃興。

他無聊地踴躍了一會，他那雙八字脚，好像已經習慣了似的，不知不覺地已經跨進了他每天必定要來一二次的維克多茶室裏。

「唔，老潘，你早啊！」是他的
一個同鄉朋友老李，在招呼他。

「……你早！」

「你知不知道？從前住在你家隔壁的邱四，他近來常常帶點貨色，從鄉下跑到上海，再從上海回到鄉下；這樣幾次下來，聽說手頭已經多了十多萬。這是千真萬確的；昨天我的堂舅子從鄉下出來，也是這樣說！——老潘，我們也應得動動腦經，掘他一票才行！」

這個「掘」字一鑽進潘勳齋的耳朵裏，彷彿又替他打了一針嗎啡針，他嘴裏雖然嚷着：「掘一票，你看從那裏可以下手？」其實，他的心裏已經決定：「掘，自然只有掘藏，才有辦法！」

他回到家裏，他的那位太太，早把午飯端正好了；他因為有了心事，只是一聲不響地端起碗來悶吃。吃完

了飯，他們夫婦倆照例要打一會午覺，直到三點多鐘，還是潘勳齋先醒了過來。他滿臉堆着笑容，不住地在咀嚼剛才的夢境，他越想越快樂，不自知地直跳了起來，同時，在他太太的屁股上，拍的打了一掌。

「醒醒吧，我有好消息報告你！」

「啊，真缺德，這樣大驚小怪地幹甚麼？」他太太睡眼朦朧地顯得非常懊惱。

「我告訴你，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啊，這個夢，真奇怪！——我正坐在我們樓下的客堂裏，忽然看見地板上現出一個窟窿，立刻有一個穿紅袍的老公公，從窟窿裏鑽了出來，向我點點頭，又在那窟窿裏指了一指，便不見了！……」

「蠢人，你爲甚麼不問問清楚，他要你做甚麼呢？——慢點，你記不記得，他手裏可拿着甚麼東西？」

「有的，有的，是一隻金元寶！」

「哦，是真的嗎？那一定是藏神

菩薩！怪不得，前幾天客堂裏嫂嫂告訴我，她會親眼看見一隻白老鼠，從地板縫裏鑽了出來。白老鼠，就是財香呀！」

潘勳齋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他連忙跳下了床，「在這裏了，在這裏了！我們趁今天晚上，就去開掘！」

「你不要亂來！也不想看，這幢屋子裏住了這許多人，你要是掘了藏，是不是預備和他們平分？還有，這消息傳到了外邊，攪得全上海都知道了，你打算怎樣應付他們？」勳齋太太有條不紊地責問丈夫。

「唔，不錯，那只得秘密進行了……」

「自然，依我想來，掘是一定要掘一掘的了；只是這許多房客，只要把他們一齊轟走就是了！」

「現在屋子荒已經成了一般現象，那裏轟得走他們！」

「我們先用軟手段，只說我們阿毛要娶親了，屋子得收回自用；每家少收他們半個月房租，叫他們在兩禮

拜中從速遷移，要是這計策不成功，我便還有第二副硬手段，先把水電一概切斷，使他們沒法再歇下去；倘使還是不搬，那麼，再可以買出幾個白相人來，天天和他們搗蛋，看他們怎麼樣？……」

當時，潘翁特地吩咐他的太太，預備一副三牲，就在那鴿籠式的屋子裏，設起神位，向那藏神菩薩虔心禮拜，酬謝他託夢給他的恩典。散福的時候，他們夫婦倆一邊喝酒吃肉，一邊唧唧噥噥地又商量了許多惡計策，務必要把全部房客完全驅逐出去。

這對財迷夫婦，經過了半個月的奔走，費了不少唇舌，化了一筆相當的費用，總算達到了目的。那四十八個三房客，個個都在他的淫威下，懷着一腔憤怒之火，離開了這個貪獸之窟。

大大小小的鐵鏈買來了，潘翁和他太太用大錘，兒女們也得充分助手，每人給了一把較小的錘。他為止小孩子口沒遮攔，或許會向外面透露風聲，特地從這天起，把前後門關

得緊緊的；並且，還防恐有人在大門的門縫裏，或者對過晒台上偷窺，因此，把客堂裏的玻璃窗都關了起來，更在每塊玻璃上，用白粉塗得厚厚的。

他揀了一個吉日良時，率領了妻

子兒女，開始舉行動土典禮：先有潘翁拆去了地板，然後由他喊着口令：「一……二……三……！」大家一齊舉起鐵錘，向下掘去。他們整整地工作了一天，掘到四五尺深，仍舊掘不出一些東西來。第二天，第三天，還是照樣工作。到了中午時分，深度差不多達到一丈五尺左右了，而且有一泓清水汨汨地冒了出來。潘翁更努力地一錘下去，忽然聽得砰的一聲響，全家人一齊定睛瞧去，却是一個黑色小鬚，已經給潘翁的鐵錘，打碎了鬚口的一邊。潘翁忙伸手到鬚裏去一掏，立刻掏出了一塊磚片，上面隱隱約約的刻着幾行字；潘翁目不識丁，拿在手裏，只是發怔。還是他的太太機警，她說：「快給阿大瞧瞧，這上面到底說些甚麼？」潘翁恍

然大悟，連忙遞給他的大兒子。阿大一邊瞧，一邊唸了出來：「伸左手，只要錢；伸右手，也要錢；朝思暮想，在二十萬。二十萬，二十萬，交在君手，償君心願；億萬斯年，作君良伴！」

「不管牠，這種文謔謔的句子，我不懂，不過既然說出了二十萬，這是和李鐵口的預言符合了，讓我再來仔細瞧瞧吧！」

潘翁來不及的把手伸進鬚裏，抓出來的，却是四張麻雀牌。每張上都刻着「五萬」兩個紅字，齊巧是成爲一槓。

「媽的，四五得二十，所說的二十萬，難道就是這四張骨牌嗎？」潘翁憤憤地隨手把牠扔在污泥裏。他正想再伸手到那鬚裏去摸，不料那被掘鬆了的牆基，已經担不起上面的重負了，中間的幾塊磚頭，立刻向外面脫了出來。只聽得豁喇喇一陣響，那座高牆，好像天崩似的坍下了。牆上的攔柵，當然沒處支持了，全幢屋子，便跟着變成了一座瓦礫山。潘翁的一家，就此葬身在這個自掘的墳墓裏。

予之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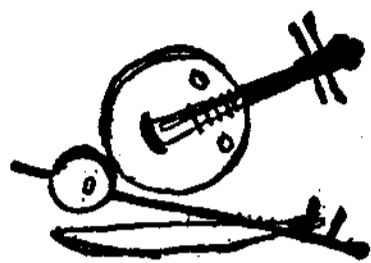
孫 籌 成

予雖嘉興人，而生長在嘉善縣屬之楊廟鎮。因祖父訓之公設館授徒關係，故四歲即入學。（名爲四歲，其實乙酉七月生。至戊子正月入學，僅兩歲半足。）十一歲祖父臨終時之遺囑，以予家世代讀書，有二十世聯芳舊語，故囑予須紹繼書香。十七歲四書五經讀完後，會做起講，次年大病輟學，時科舉雖未廢，而考試時已改八股爲策論。楊廟地方狹小，全鎮僅有秀才三人，渠等亦茫無頭緒，故予亦無從請益。旋徐師培弱出題目三，囑予不必按照起講格式做法，祇須做散體文，每篇滿三百字足矣，於是重又握管，撰就交卷，徐師認爲尙清通。時嘉興縣學堂招考，徐師即囑舊同學沈肅平（時沈君在嘉興府學堂肄業）替予報名。及期父親理伯公伴予至禾，寄宿於祖姨丈吳璉軒孝廉處。吳公謂明日渠本欲赴學堂，可以同往。當時不知吳即該堂總理，總理者即現在之校長。是晚與保之表叔子文表兄同宿於書齋內。予因彼父子二人，一係老廩生，一是新秀才，均滿腹經綸，予自知肚裏火燭小心，恐防他們盤駁，則性命要交托，所以進房即睡。但睡又睡不着，癡心妄想，明日如能傾盆大雨，則不去應試，可免出醜。詎料天不從願，次晨天朗氣清。六時起身，盥洗後，吳公已來催促，祇好隨其同往。考試時，僅試一篇義，題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撰畢，即將所借之墨盒，還與吳公而告辭。渠謂「你父昨日臨行時，囑你今晚再留一宵，何以即欲動身。」予認爲昨晚他們不曉得予肚裏有什麼貨色，尙能勉強，今日貨已拿出，恐防他們看了，認爲狗屁不通，而欲取笑，萬難再留，故即飾辭而別。越一星期，始知伴蒙錄取，乃入堂肄業。堂內注重中文，而無英文，體操，逐日史講御批通鑑，經講書經，而各人欲做札記。每星期作文一篇，每月月考，亦試國文一篇。第一至第三，尙有四角三角兩角三等獎金。教員謝鶴臣先生博學多才，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故進步甚速。次年應試，伴青一衿，即得力於此一年內之朝夕孜孜。是年暑假後，以爲秀才已進，能繼書香，可對先祖於地下，本不想再圖上進而中舉人，遂逐漸荒唐，屢犯校規，迭記大過。至九月中旬，夜間熄燈後，與同學在宿舍內雀戰，被沈寅伯監起居（即現在之訓育主任）查出，而欲斥退，知難挽留，請其不必掛牌，而自動告退。所有衣箱鋪蓋，請暫寄存，容便來取。蓋自知鄉人最喜說壞話，非寒暑假攜鋪蓋回家，與做生意人非端午中秋年夜歇生意一樣看待，必有不名譽事發生，故中途停業也。預算兩天後，左鄰嫁女，故當日趁航船回楊廟，藉口來吃喜酒，家中父母不疑。住了十天，萬難再延，祇好硬了頭皮，仍回嘉興，分往虞王兩府親戚處，冀渠等留宿。奈渠等平素知予宿於校內，故均不留。予又不敢明言，恐消息傳至家內，受父母責罰也。至夜間九時許，

尙無處安身，蓋當時嘉興尙無旅館，真有日暮途窮之感。經宏文館，見後進房屋，燈燭輝煌，知新知府已到，舊知府未走，故借此以作行轅。因思考棚內空屋甚大，即入內脫去兩鞋作枕，遂以考試時之板臺，權爲臥榻。希望度此一宵，再定辦法。詎料入睡未久，忽聞呼喚聲，醒後，則有差役二人，手提嘉興縣正堂之燈籠，而問予在此何事。一時心慌意亂，無言可答，則謂來收賬。渠等向予索賬單，則目瞪口呆，將予夾袍及馬夾脫開，查予身畔，則除有銀洋六七元外，另有筆袋一隻，滿藏水筆；蓋予寫字，向不講究，祇用十四文一支水筆，入泮後，有送三四角小洋一支筆以作賀禮者。予認爲太費，故持往張錦齋掉換，而藏於身畔。但兩差役則認爲情節可疑，即厲聲謂「你沒有地方睡，送你睡的地方去。」遂促予先走，渠等二人，則先後將予夾住同行。自知照此情形，他們是認予爲小竊。但事已至此，辯亦無益，祇好聽其擺佈。然肚裏不得不轉念頭，因思嘉興縣署大令，予暑假大考時。倖列第一，曾獎予團扇一柄，則此去被其看出，覺太難爲情，不若不實說真姓名，以免明日被人訕笑。少頃抵嘉興縣衙門，渠等將予交與宅門二爺，而報告被查獲後之經過情形，予佯言欲見縣尊。此二爺詢予何事，予謂「我是嘉興府學堂學生，今日請假外出，在北麗橋上五豐樓與友共飲後，擬回校，經過宏文館，見裏面燈燭輝煌，遂信步入內，在考棚內小坐而睡着，諒因飲酒過多關係；他們二人既搜查予身畔，復

押予至此地，究屬是何用意？故擬面見縣尊，請其主持公道。」兩差役見予前後舉動，判若二人，竟瞠目不知所對。此宅門二爺係老狐狸，當即笑容可掬，除對予道歉外，並將兩差役嚴行申斥，謂「罰你們二人，將這位學生送至府學堂以贖罪。」予明知其恐予冒充府學堂學生，而飭兩差役同往以觀究竟，但又不可拒絕其主張，免露馬脚，祇得將計就計，而與渠等同行。惟來時予垂頭喪氣，他們二人均得意洋洋，以爲捉到小竊，可得賞金，而去時予趾高氣揚，擺出洋學生身份，他們二人認爲偷雞勿着蝕把米，意氣消沉，默不作聲。抵府學堂門口，令他們在外稍候，予至門房內詢「鳳橋馮某在校否？」門房因已敲二更，怕入內通知，面現難色。予告以「此間我常來，他宿於何室，予早洞悉，因他家內有要事，急須面告，不必通知，予可自往。」渠遂應允，臨行告以外間有二僕送予來，望囑他們先回。乃入內與馮君談天說地了半句鐘，外出時，兩差役已不知去向矣。難關雖過，寄宿之處，依舊無着。因思嘉興縣學明倫堂上，停有學老師之轎子一肩，該處既無門戶關閉，且乏行人往來。今晚寄宿之處，祇好暫借此轎一用。既可安坐，又能蔽風露，舍此以外，別無他法。乃信步前往，潛入此轎，坐而假寐。天明即外出。此係光緒三十年九月三十日事，迄今已三十有八年矣。次日即與同學譚紀仁商借渠家書齋寄宿，而投考秀水縣學堂。（當時因學生不多，隨時可以投考）三日後錄取，遂入堂肄業。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而當時之謝老師沈監起居，以及譚紀仁，均已先後作古，回首前塵，誠不勝感慨系之焉。



擲瓶典禮

王小逸

江南闊閱之家，眼觀鼻鼻觀心，以待祖望之申斥；曰陳祖望，自始遷夫人承氏，居狼虎之年矣，聞聲出視，祖至其父，或為顯，亦訝祖望之怒，為前所未有。祖望官，或居清祕，至第築杖曰：「忘八蛋！忘八羔子！」少亦百里才，為民築不已，言亦不已。玉琴伏地，自褻其禪，臂高聳，臂之白皙幾與祖望之容相埒。祖望以杖擊其臂，笑曰：「我特試為怒耳！汝等視我，亦似當年祖老太爺修撰公之怒耶？」家人皆笑。自是，家人知祖望好怒，且好於賓朋雜逐之際怒其僕從，僕從戰慄無人色，則喜；賓朋復譽之曰：「以祖望兄之才，治軍，軍心振奮；治民，民心歸附；吾人觀於斥其僕從而知之。」祖望大喜，然祖望於賓朋散後，每賞資其頃所怒斥之僕，謂之有賞有罰。祖望有三妾，其第一妾為倡門中人，曰霓裳。當霓裳盛時，門前車水馬龍，多貴介公子。祖望父方息影家園，偶涉足花叢，與霓裳遇，譽之曰：「北里翹楚。霓裳貌既麗都，復工媚術，於席上含酒一口，以哺祖望父，祖望父詫為異數，即夕定情。定情之夕，祖望父戲霓裳曰：「我頃觀汝之櫻口，已嘆觀止。不謂汝之柔若無骨，豐若有餘之嬌軀尤佳，我安得不魂消而魄散耶？」霓裳縱笑不已。笑聲作，室外之龜鴉，亦為之蹲蹲而舞。然霓裳有一愛人，其人為誰，祖望是也。霓裳不知二人為父子，呼祖望父為陳大少，呼祖望亦為陳大少。一夕，父子皆至霓裳所，霓裳置父於甲室，置子於乙室。甲室與乙室為鄰。祖望父談笑之聲，為祖望所聞。聞父謂霓裳曰：「我生平未嘗納妾，今遇卿卿，不可不破例矣。」祖望駭怪。翌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斥千金為霓裳脫籍，營香巢於香粉街中，曰：「街名香粉，合居佳麗。」

時祖望猶未娶承氏，三日不歸，祖望父命人蹤跡之。復命曰：「公子未娶糟糠之婦，先藏金屋之嬌，金屋在某處。」祖望父為之一嘆，往妓寮，欲籍霓裳之色笑，以解煩憂，不謂

江南闊閱之家，眼觀鼻鼻觀心，以待祖望之申斥；曰陳祖望，自始遷夫人承氏，居狼虎之年矣，聞聲出視，祖至其父，或為顯，亦訝祖望之怒，為前所未有。祖望官，或居清祕，至第築杖曰：「忘八蛋！忘八羔子！」少亦百里才，為民築不已，言亦不已。玉琴伏地，自褻其禪，臂高聳，臂之白皙幾與祖望之容相埒。祖望以杖擊其臂，笑曰：「我特試為怒耳！汝等視我，亦似當年祖老太爺修撰公之怒耶？」家人皆笑。自是，家人知祖望好怒，且好於賓朋雜逐之際怒其僕從，僕從戰慄無人色，則喜；賓朋復譽之曰：「以祖望兄之才，治軍，軍心振奮；治民，民心歸附；吾人觀於斥其僕從而知之。」祖望大喜，然祖望於賓朋散後，每賞資其頃所怒斥之僕，謂之有賞有罰。祖望有三妾，其第一妾為倡門中人，曰霓裳。當霓裳盛時，門前車水馬龍，多貴介公子。祖望父方息影家園，偶涉足花叢，與霓裳遇，譽之曰：「北里翹楚。霓裳貌既麗都，復工媚術，於席上含酒一口，以哺祖望父，祖望父詫為異數，即夕定情。定情之夕，祖望父戲霓裳曰：「我頃觀汝之櫻口，已嘆觀止。不謂汝之柔若無骨，豐若有餘之嬌軀尤佳，我安得不魂消而魄散耶？」霓裳縱笑不已。笑聲作，室外之龜鴉，亦為之蹲蹲而舞。然霓裳有一愛人，其人為誰，祖望是也。霓裳不知二人為父子，呼祖望父為陳大少，呼祖望亦為陳大少。一夕，父子皆至霓裳所，霓裳置父於甲室，置子於乙室。甲室與乙室為鄰。祖望父談笑之聲，為祖望所聞。聞父謂霓裳曰：「我生平未嘗納妾，今遇卿卿，不可不破例矣。」祖望駭怪。翌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斥千金為霓裳脫籍，營香巢於香粉街中，曰：「街名香粉，合居佳麗。」

時祖望猶未娶承氏，三日不歸，祖望父命人蹤跡之。復命曰：「公子未娶糟糠之婦，先藏金屋之嬌，金屋在某處。」祖望父為之一嘆，往妓寮，欲籍霓裳之色笑，以解煩憂，不謂

竟裝假母語之曰：「陳大少來遲一步，竟裝爲又一陳大少量珠聘去矣。」祖望父爲之再歎。然猶不知娶竟裝者，即爲祖望，懊喪而歸，祖望已在家，跪白其父曰：「兒不肖，娶勾欄之女竟裝爲妾，罪當萬死。」祖望父驚訝特甚，曰：「汝所娶者何人？」祖望佯爲歎棘之狀曰：「名竟裝也，行七。」祖望父拍案曰：「竟裝我所愛，汝亂倫耶。」祖望曰：「兒苦不知，父既欲之，兒當令竟裝來侍寢，縱蒙聚應之誚，亦所不惜。」祖望父爲之三歎，三歎畢而氣絕，時人比之三氣周瑜。

祖望欲爲父治喪，親友曰：「祖望兄中饋猶虛，不如先娶婦而後發喪。」祖望母知其子在外納妾，欲以承氏制竟裝，亦主先娶，於是承氏草草來歸，祖望乃得於哭泣盡哀之際，在室中與承氏言笑晏晏；俟承氏熟睡，潛赴香粉街，叩竟裝之門，竟裝泣不已，祖望曰：「汝以遭我父之喪泣耶？」竟裝曰：「我泣不以翁而以夫，泣夫之來，不能如常人之夫，以寢時

寢，以興時興，深夜來，轉瞬即天曉，爲時甚促，我何能不泣。」祖望笑謂竟裝曰：「然則我明日以白晝來，至日昃而去。」竟裝曰：「我曩墮風塵中，嘗聞有所謂局，不卜夜而卜晝，是乃慰藉急色兒之所爲，我今已貴爲良家婦，何可復爲局？」竟裝又泣，祖望念來時意興豪甚。謂將於竟裝之身求大樂，今竟裝掩泣，意興盡矣，欲不顧而去。祖望欲去，而裾爲竟裝所牽不得行，祖望憤然曰：「我來。不使我樂；我行，不使我行；我娶汝，我玩汝於股掌之上耶？抑汝玩我於股掌之上耶？」竟裝曰：「大少何猶不解我苦衷？我以爲大少遊蹤所至，輒有笑痕，新夫人能爲笑，我亦能爲笑，然我決其未嘗遇啼痕，啼痕，別有風味者也，大少何猶不解我苦衷？」祖望奇其語，索竟裝手，以手藏股下；索足，足亦不可捉摸；竟裝但爲嚶嚶之泣，祖望笑曰：「我宛如一惡霸，掠人閨女，閨女不肯，而我終使之肯，是誠別有風味。」因大樂，數年，竟裝之愛不弛。

其後十年中，祖望又納二妾，一妾爲潘小姐，良家女，實則女名小爵，滬人讀爵與姐音相似，遂誤爲潘小姐。一妾名阿琴，亦良家女，祖望惡其名阿，幾與婢僕輩同，因易爲琴姑。潘小姐之歸祖望，實非偶然，以其父潘培爵，與祖望會共狹斜遊，未醉，祖望呼培爵爲兄，培爵亦還呼祖望爲兄，既醉，祖望輒呼培爵爲潘老丈，培爵不怒而笑，迨祖望娶竟裝，數年不孕，大婦承氏亦未有子女，培爵曰：「不如先螟蛉一女以啓其端，使尊闈與尊寵生女，生女而後；丈夫子將源源而來矣。」祖望曰：「誰家有女，願寄我膝下者？」培爵毛遂自薦曰：「吾女小爵，姿色尙不惡，年二十。」祖望曰：「二十，已堪得一婿，而兄欲使得一父。」培爵曰：「得父如祖望兄，我女無所憾矣。」乃由祖望宴客於酒樓，客可十人，皆狎友，培爵攜小爵至，盈盈下拜，呼祖望爲義父，祖望見小爵，色授魂與，曰：「此堪爲我友耳，何可爲螟蛉女？」潘老丈！「客皆笑，小爵尤忸怩，低呼曰：

「義父幸恕女孤陋，未嘗一入交際之場。」祖望曰：「惡，是何言？潘小姐，吾友也，潘小姐欲父事我，我惟有母事潘小姐以爲抵制。」言已，輒長鳴一聲曰：「姆媽！」客又笑，客有窺祖望用意者，以撮合山自任，潘老丈遂名副其實。此潘小姐入爲祖望之妾媵之史也。至於琴姑，乃一戚家之婢，戚鄭姓，喜琴姑慧黠，美其衣食。琴姑衣美衣而益美，行於道中，人鮮有目之爲婢者，最低限度，亦當測之爲小家碧玉，然有若干人，測琴姑爲初中學生，與之駢肩而行，作英語，琴姑不解，冒之曰：「中國人何爲放外國屁？」始知琴姑非學生，琴姑數數使於陳祖望家，祖望固未之見。一日，承氏歸甯，琴姑又來，乃進謁祖望，祖望見之，起逆之曰：「女士貴姓？」琴姑大笑曰：「表少爺，我鄭家阿琴也。」祖望曰：「鄭家女公子二：長者名鶯姑，次者名梅姑，未嘗聞有名阿琴者，阿琴果誰氏之女哉？」琴姑更笑不能仰，曰：「鶯姑我呼之爲大小姐，梅姑我呼之爲二小姐，我役使於大小姐與二小姐者也。」祖望始悟爲鄭家之婢，諦視琴姑良久，笑曰：「坐。」琴姑曰：「表少爺在，安有賤婢就坐之理？」祖望又諦視良久，笑曰：「汝何以不言表少爺在上，阿琴在下？」又以烟一枝奉琴姑，琴姑曰：「表少爺直以客人視婢子，婢子將折福死矣！」祖望又諦視良久，向之諦視，僅諦視其外表，今則直欲透內衣而入之，笑曰：「我不特以客人視汝，直欲以一家人視汝，汝知之乎？」祖望名婢媼速琴姑入內室，祖望一揮手，婢媼皆避匿。琴姑曰：「表少爺何爲置我於此室？」祖望曰：「此室所以欺上賓，我以上賓視汝，汝其知之。」祖望且言且奉茶於琴姑，琴姑曰：「我爲鄭家之婢，豈敢與表少爺分庭抗禮，婢子以爲若我大小姐二小姐來，猶不當以卑幼受長者賜茶。」祖望曰：「大小姐二小姐來，我微領之，其去，我亦微領之，已足，若汝爲婢者，始可與我分庭抗禮。」琴姑不解，祖望曰：「大小姐二小姐，我之表姪女，我不得娶之爲婦也；若汝，一朝爲我床頭人，便分庭抗禮矣；設我父在，我父娶汝爲後妻，則我且向汝卑躬屈節矣。」琴姑笑曰：「表少爺善爲滑稽之語，婢子之於表少爺，相去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祖望見琴姑媪媪而談，如黃鶯之囀其歌喉。愈益愛之，按之坐，琴姑不肯，則按之坐於膝。令吸香烟，琴姑又不肯，則強之吸雪茄烟。琴姑始知祖望之命不可違，違則使之爲之者加甚於前，因笑曰：「表少爺，我離家已三小時，宜若可以返矣。」祖望曰：「我欲使汝以陳家爲家，不復以鄭家爲家。」又按之，一按而笑，再按而傾，三按而雙跌如於空中舞蹈。琴姑曰：「願表少爺憐我年尚稚，我於三年之後今日，方爲二十歲生日。」祖望曰：「汝猶囿於女子二十而嫁之見乎？我以爲三年之後，呱呱而在抱者，已三歲矣。琴姑大呼，而祖望夫人承氏適歸。問婢僕少爺在家否，婢僕掩口胡盧。承氏時年三十餘，視男女大欲，猶較家政爲重，家政可以不理，而祖望在霓裳許，在潘小姐許，

每日皆有紀錄，今見婢僕掩口胡盧，知有異，疑祖望與變童玉琴相愛，故亟入內室焉。承氏未入，已聞琴姑呼援之聲，但尙不知爲琴姑，笑曰：「此儘真欲誘主人入於迷惑之途，日遺乾矢橛，不呼痛，主人偶窺我外出，奴僕之，便號呼如殺一豚，以號呼卜主人之愛。」承氏既入，覩祖望與琴姑之狀，琴姑紅色之裳，爲祖望所牽，詫曰：「誰耶？」二人聞聲，齊回首，琴姑曰：「死罪死罪，奶奶歸矣！」承氏聞聲，曰：「阿琴耶？何以至此？」琴姑曰：「我家大小姐欲向奶奶索一鞋樣，不謂表少爺乃與我一物，我璧之至再至四，強我受之亦至再至四，故受寵若驚而呼也。」承氏笑曰：「我且視之，或識是物。」

承氏益近祖望，祖望如恐琴姑縱之即逝者，益牽之。承氏曰：「阿琴殊荏弱，恐不勝郎君風雨之感，可已即已。」承氏欲諦視，祖望曰：「此爲阿琴之足，足下爲脛，一如夫人，惟具體而微。」承氏曰：「我不問體，僅問已至若何程度？」祖望乃稍却其體，使承氏目光可以自與一線天相似之罅隙下注，承氏視之而駭然曰：「速已速已。」祖望曰：「在阿琴，亦不過伸頭一刀，縮頭一刀，一刀之外，無他足以使阿琴煩憂者矣。」承氏又欲有言，而祖望又續言曰：「我遁居山林之人，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古人如是，我又何必不如是？」承氏笑曰：「君獨不懼其主人加君以詰責乎？」祖望曰：「其主人自不知愛之，尙何詰責之有？」承氏以電話速阿琴之主人鄭某來。鄭來，阿琴嚶嚶啜泣，謂無顏見主人，祖望告鄭以故，鄭曰：「此婢內人所愛，我不能自主。」祖望曰：「尊夫人愛阿琴，皮毛之愛也，我則逾皮毛之愛多矣。」鄭某不能拒，卒爲祖望納琴姑爲妾媵。

自琴姑入門，祖望顧盼自豪曰：「今而後，鼎足之勢成矣。」蓋祖望以海格路之邸第居承氏；以霓裳老七居香粉街爲第一香巢；以潘小姐居馬浪路爲第二香巢；琴姑亦當有香巢，則附設於海格路之邸第，祖望往來於諸巢中，其樂無比。一日，霓裳以電話致潘小姐，約共往海格路謁承氏，既抵海格路，見承氏與琴姑，爲圓桌會議，承氏徧矚姊妹，霓裳媚，潘小姐艷，琴姑年少，自歎不如，因致微喟。霓裳曰：「夫人何歎之有？豈以良人勤於納妾之故耶？」承氏頷首曰：「然。」霓裳曰：「妹今日之約，姊妹琴妹進謁夫人者，亦以此故，今當共商防止良人見獵心喜之策，使我家妾媵，至於琴妹而止。」承氏曰：「如是甚善，願聞諸妹高見。」潘小姐曰：「夫人，一家之主，且名正而言順，請夫人語良人，謂日來米珠薪桂，即脂粉之價，亦倍於曩昔，多一人入門，即多耗薪米與脂粉，更益婢僕一二人，爲數殊可觀，故良人爲節流起見，當如開香堂故事，以琴妹爲關山門徒弟。」霓裳曰：「爵妹之言，言之成理，近來物價，即自來水，值亦飛漲，我儕又一日不能不需自來水。」承氏潘小姐琴姑皆笑。承氏曰：「祖望少爲執褲子弟，揮霍成性，今雖屆強仕之年，曾不能以生活程度日高而戢其豪華。欲其節流。毋乃不可。」霓

裳曰：「我謂世上物價飛漲，良人之妻有之乎？」祖望曰：「諸妾皆生兩足，兩足能自行走，故有妾如無妾。一言時微吁。承氏曰：「君何以今日需妾甚殷？爲向所未有。」祖望張口噓氣，氣直撲承氏鼻觀，承氏曰：「飲酒乎？飲何酒？」祖望曰：「飲高粱斤半許，酒在腹中作祟，化爲火，是曰火酒；凝爲精，是曰酒精，今一肚皮火酒與酒精矣。一妾尙慮其不足，何仍并一妾而無之，無已，請與夫人舞，我固知夫人向日，以出兵爲大事，出必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今日則請爲奇襲。」承氏笑而逸，祖望張兩手以阻之，承氏且逸且笑曰：「君平日好爲官腔，官亦如捉迷藏之東奔西竄乎？」承氏將及帷，祖望逐之而仆，承氏牽帷，而祖望牽承氏裾，承氏懼裾之被牽而裂，不復敢逸，祖望卽於裾下，爲蛇行，爲鵬舉，爲鶴立。

承氏坐於祖望之肩背，搖搖欲墜，牽帷曰：「諸妹來，我一人不足以制良人矣。」霓裳潘小姐琴姑，笑不能仰，扶承氏下。祖望詫曰：「汝等皆在是乎？汝等在是，夫人方面可化小事爲無事矣。」霓裳笑曰：「一大少以爲夫人視鵝鶩鱉鱉爲長途乎？夫人固年未四十。」潘小姐曰：「縱欲平分春色，宜先及夫人，小爵等不敢先夫人受惠。」琴姑曰：「諸姊欲止良人更納妾，此其時矣。」承氏獨許琴姑爲知言，復聚謀於圓桌之上，知祖望急需而故故不與，承氏曰：「今日我姊妹四人，欲與郎君約法三章，能如約，郎君欲如何即如何；不能如約，則郎君之所欲者，卽爲我輩所不欲。」

祖望曰：「請示其第一章。」承氏曰：「第一章爲琴妹之外，不許再納小星。」祖望睨琴姑而笑曰：「此一章，必琴姑所獻，彼慮他人之奪其寵，小器者琴姑！器小至不能容我，今復不能容人。」琴姑曰：「此同行公議，我一份子耳。」祖望曰：「今日我有求於汝等，不得不允，請示第二章。」承氏曰：「第二章爲不許再戀雙童。」祖望曰：「汝等何恨於玉琴？玉琴婉順，有婦人風。」承氏曰：「我卽惡其似是而非，此等人直不知羞俯首。承氏曰：「頃聞君尙欲納三四

恥爲何物。」祖望曰：「可，可，我即不之愛，豈真猶有第三章乎？」承氏曰：「第三章爲何，竟妹爲我言之。」竟裳久思不得，曰：「爵妹爲我言之。」潘小姐不假思索，曰：「琴妹爲我言之。」琴姑笑曰：「第三章爲不許私婢耳。」祖望曰：「汝今日貴爲姨太太，便忘根本，其先，汝亦婢也。」琴姑侃侃而言曰：「爲婢，盼主人私之；不爲婢，則盼主人之復私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祖望曰：「紫蘭婢，例外可乎？其他，一如尊命。」承氏曰：「我向不知，今乃知之，不可不可！以後一律不可！違則寧毀約。」祖望曰：「夫人等聚以謀我，使我莫贊一辭，三章法，願謹守之弗失，以答雅意。」承氏與諸妾皆喜，相顧曰：「今日之獲佳果，出於意料之外。」祖望撚其小髭曰：「汝等有三章法，我則有一宗事，誰先借我共赴此一宗事哉？」承氏與諸妾又相顧，琴姑曰：「姊終妹及，猶兄終弟及之義，請先及夫人。」承氏遜謝曰：「我老矣，不能用也。」竟裳曰：「夫人何遜謙爲，老當益壯。」乃共擁承氏至寢室，祖望入，諸妾皆退，祖望曰：「退則勿出大門，使易於傳喚。」竟裳等乃就寢室之外，作葉子戲，以待有缺即補。祖望笑語承氏曰：「諸妾之於夫人，能保持相當敬意，此好現象也。」又曰：「汝何嘗老耶？老則頭童齒豁。」承氏曰：「酒氣薰人，殊不可耐；又好多言。」承氏迴其首爲避面，祖望笑曰：「溫故而知新，斯言誠不誣。」承氏曰：「猶是我也，猶是君也，異於何有？」祖望爲怒狀，怒則不顧一切，承氏呼曰：「竟妹來！」竟裳自祖望入承氏寢室，始視腕上之表，計時刻，至此僅十五分鐘，笑曰：「夫人真有老態矣。」其意蓋言我尙能舞，終不至於十五分鐘即呼爵妹也。

竟裳舉帷而入曰：「夫人召我，我不敢不至。」承氏亟捉竟裳速更衣，竟裳猶忸怩作態，解一衣紐，需時一分又若干秒，竟裳之紐，爲十三擋，承氏皇急曰：「竟妹不觀良人之狀乎？需材孔殷，何能不速？」竟裳脫之，果如承氏言，解餘紐，乃未滿一分鐘，笑曰：「夫人且借兩妹讀爲葉子戲！」竟裳之語未畢，祖望已以輕車駕熟路，且至於山窮水盡疑無路矣。竟裳曰：「陳大少，今日乃返老還童。」祖望曰：「我於閨人前，未嘗稱老。」竟裳昔在妓院，習縱橫裨闖之術。嘗以之施於祖望，施六七分，祖望即豎降旗，顧今日盡施其技，而祖望若綽綽乎有餘裕。亦十五分鐘，竟裳呼曰：「爵妹來！」潘小姐入爲瓜代，笑曰：「義父今日食獅子頭耶？我聞獅子力大，能震懾百獸。」祖望亟以手掩潘小姐口曰：「汝何復稱我爲義父？我今所爲者，不合於義；即合於義矣，亦非義父所應爲。」潘小姐曰：「我聞竟姊呼陳大少，是恢復舊時體制也，故輒呼義父。」祖望怒其不遜，急止其呼，問：「尙敢呼義父否？」潘小姐初猶恃寵而驕，呼義父不已；頃之，不敢呼；既而又呼，則呼「琴妹來！」琴姑笑曰：「尙須小妹子一登舞場乎？吾無可乞援，奈何！」琴姑入而潘小姐出，未五

分鐘，外室之爲葉子戲者諸婦，聞內室又有呼聲，潘小姐笑曰：「琴姑年尤稚於我，故爲時尤短於我，夫人與寬姊試估計之，非尙未逾五分鐘耶？」寬裳曰：「爵妹聽諸，呼者非琴妹而良人也。」承氏曰：「果爲良人。」聞祖望呼曰：「我舞術之精，乃見敗於初生之犢，可知笑話年年皆有，而今年獨不同，」潘小姐曰：「良人之語何意？」寬裳潛就門隙窺視，門已閉，能傳聲而不能傳形，第聞內室吃吃笑，笑聲爲祖望與琴姑所混合。寬裳歸座曰：「不知葫蘆中賣甚麼。」

「須臾，祖望始借琴姑出，琴姑紅暈於頰，如初綻之桃。承氏讓坐於祖望，問曰：「畢舞乎？」祖望赧然曰：「畢矣，琴姑誠忍人，不令我省吃儉用，而令我如滬諺所謂畢三。」諸婦聞祖望語，各豎一拇指，以示琴姑，謂琴姑乃制服良人之大亨。琴姑遜謝曰：「良人閒來教我讀書，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我今亦謂良人之言，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總之，夫人及二姊，已挫良人之舞與於前，我爲殿

軍，自事半而功倍。」承氏問祖望曰：「今尙須諸姊妹之更番侍奉否？」祖望曰：「今日不需，明日則不自知。」寬裳與潘小姐將辭歸，笑曰：「郎君勿忘三章約！」祖望曰：「三章約所不敢忘，惟今日之會，形若聚餐，又若管夷吾主持之衣裳之會，我樂甚；明日請廣續爲之，會於香粉街寬裳之所。」諸婦笑曰：「諾。」明日，寬裳潔治其室。且備精饌，候諸姊妹及祖望來。日午。羣賢畢至，飲高粱，承氏潘小姐琴姑皆辭不能飲，獨寬裳與祖望盡飲。飲畢，兩人皆爛醉如泥，寬裳倒於牀。祖望倒於沙發，承氏潘小姐琴姑皆引去，而二人猶未醒。又明日，當會於馬浪路潘小姐之所，潘小姐曰：「殷鑒不遠，我以寬姊昨日之盡飲爲戒，今日不設酒。」飯畢，問祖望有所需否？祖望曰：「一無所需。」乃各散歸，祖望亦去。又明日，琴姑當爲東道主，琴姑與承氏同居一邸第中，惟異室耳，故所有酒饌，即祖望日常所進之酒饌。琴姑曰：「曩飲而醉，與不飲而散，皆不善，不如小飲令薄醉，則恰到好處。」飲三數盞，即藏注酒之樽，祖望索酒不得，微愠曰：「我索他物以爲代。」緊閉其門，潘小姐立門側笑曰：「誰謂良人飲不多，已發酒瘋矣。」祖望即按潘小姐於椅，口呼溫安率利，寬裳笑之，即捨潘小姐而按寬裳於地，又呼溫安率利，承氏曰：「長幼有序，今序亂矣。」祖望又捨寬裳而逐承氏，獨琴姑微笑無語，祖望曰：「微笑無語者，亦不得免。」諸婦拍手，意琴姑亦不得例外也，然祖望之於琴姑，自溫安率利以至於百，周而復始；諸婦乃爲之不歡。寬裳首發難，招承氏及潘小姐外出，曰：「最初一日，良人醉，吾人思所以解其醉者，不謂阿琴以殿軍之故，收效特宏，良人譽之曰能；其次日，良人醉甚，至不能一敘閨房之樂；又次日，良人不醉，以不醉而又不能一敘閨房之樂；至於今日，良人之於我等，僅虛與委蛇，於阿琴則愛之惟恐不至，是有阿琴，可以不復需我儕矣。」潘小姐曰：「阿琴不知禮讓爲何事，入門最後，

出身最賤，而欲後來居上，我等實不甘心，惟夫人之有以懲之。」承氏笑曰：「我年來似退居於皇太后地位，無垂簾聽政之心，汝等謂宜如何處置，即如何處置，惟以不害及良人之身體爲限，以良人者，古語所謂仰望而終身者也。」霓裳乃與潘小姐竊竊私議，議良久，上聞於承氏，承氏笑曰：「霓妹爵妹，何憾琴姑之深。」但亦不言霓裳與潘小姐所計議者爲萬不可行，至祖望素所會客之室，霓裳以手杖築地，築地之聲大作，玉琴奔而至，面紅耳赤，承氏問：「何以面紅耳赤？」囁嚅曰：「我懼主人之責我。」承氏曰：「其殆與紫蘭戲耶？」霓裳曰：「玉琴，汝之爲兔，已盡人而知之，今欲汝勉爲鷄，汝願爲之乎？」玉琴愕然曰：「鷄與兔，我皆不知。」霓裳曰：「汝爲男子，而以媚主人爲事，非兔耶？今則我等命汝往通於琴姨。琴姨從汝，通之；琴姨不從，亦通之；雖如雄鷄之於牝鷄，其間會不能以一瞬，亦視爲已通，我等各有賞資。」玉琴笑曰：「主人將責我。」霓裳曰：「有我等爲汝護符，何懼之有？」玉琴復笑曰：「琴姨不從而大呼，功則無有，罪則加甚，奈何？」霓裳曰：「汝不當問琴姨之從與不從，第當問汝之爲與不爲，爲之，即裂琴姨之一禪，亦視爲已通。」玉琴復笑曰：「我侍主人久，務狀女子，久之而不知已尙爲男子，無能爲矣。」潘小姐與承氏，見玉琴多方規避，亦深惡之。潘小姐聲言將往廚下覓一刀，以手作勢，曰：「不如賜以一割，毋令人知爲男子，其無也猶逾於有也。」玉琴大駭曰：「我觀主人藏有瓶酒，其名曰高粱。主人欲與任何一夫人歡洽，則飲少許。不久以前，主人曾飲少許，狀如癩發。我姑竊主人酒而飲之，不知能扶弱小民族而成爲強有力者乎。」霓裳曰：「是亦佳。」乃與玉琴約，約三日後過午飲酒，飲後即設計訪琴姑於妝閣。玉琴曰：「諾。」蓋三日後，週而復始，預計祖望將入琴姑室也。約定，霓裳與潘小姐辭承氏而去。翌日。祖望宿承氏所，承氏曰：「我已如告朔之餼羊，乃使英雄無用武之地。」祖望無語。又翌日，宿霓裳所，霓裳曰：「常人以三十年爲一世，女子以五年爲一世，我自侍良人以來，已越三世，難乎其爲閨房之樂。」祖望曰：「老七亦倦於勤乎？」又翌日，祖望宿潘小姐所，祖望曰：「我休憩兩夕，今夕所望於小爵者甚厚。」潘小姐撚其小髭，且以指撥弄其髭，笑而不語，祖望曰：「小爵之意，謂我之髭，我之口，與汝有相似之處耶？」潘小姐曰：「否。我意良人用情，當適可而止。四目相視，四手相接，亦已滿足，何必定欲出將入相，爲一世之雄。」祖望不顧，染指於鼎。不知今夕霞飛鳥道，月滿鴻溝，祖望大失望，惟以小髭刺其頰洩憤，曰：「汝名小爵，我今改造汝，使汝成一小麻皮。」又翌日，當宿琴姑所，清晨歸海格路，見琴姑盛妝，已躍躍欲試，午飯時飲酒，玉琴竊飲於隣室。祖望之飲，佐以佳餚，飲時目承氏琴姑而笑。不轉瞬，琴姑飯罷，祖望曰：「琴姑來！」琴姑曰：「我鼻不能聞酒香，聞則

如欲作惡，我不敢近少爺。」祖望曰：「汝掩其口鼻，我語汝。」琴姑側首，以耳就祖望曰：「少爺欲何語者？」祖望附其耳，未數語，琴姑輒笑。語已，琴姑曰：「夫人亦聞之否？」良人欲令我忘其爲白晝。」承氏曰：「我知良人三日不近阿琴，其情彌可憐憫，姑從之。」琴姑嫻嫻而去，祖望望其背影，謂承氏曰：「嫵老之需姬妾，已爲不可諱言之事實。夫人試觀之，琴姑之柔腰，纒一搦；其肥臀，又一團；須臾，我攬其一搦者，捧其一團者，夫人知我之魂，尙有剩餘否？」承氏哂之。祖望曰：「夫人勿哂！夫人而苟爲男子，其欲得之心，恐猶逾於我百倍。」承氏笑曰：「我不如是，然汝倘爲女子，則如何以對阿琴？」祖望又浮一大白，笑曰：「我爲女子，則亦愛之如男子，鵝與蚌，固相爭，蚌與蚌，何嘗不可相契耶？」祖望飲罷，度琴姑在室中亦已部署畢事，呼玉琴曰：「吾將往琴姨室，有客來訪我，皆擋駕。」玉琴不應，另一僮曰：「玉琴外出。」祖望方欲舉步，而承氏之弟至，泥祖望作荐書與某機關，祖望曰：「今日我飲酒醉。」而寬裳之父自蘇州來，餽祖望土物，父偕寬裳俱來。未幾，潘小姐亦至，曰：「我父與良人爲友，約良人出遊，我父已來否？」祖望曰：「我欲擋訪我者之駕，而訪我者紛至沓來。」

今當敘玉琴竊飲主人之酒，酒固明明入自咽喉，而又下至於腹，屢屢飲，屢屢自咽喉而至腹，然咽喉無恙，腹亦無恙，惟僂僂而行，至不能立。小婢見之，問玉琴何爲而然也，玉琴曰：「患背痛與腰痛。」潛至琴姑室，叩門，琴姑曰：「請直入可也。」玉琴推門而入，室中麝蘭四溢，玉琴不見琴姑，欲問琴姑何在，而琴姑在床，上言曰：「汝之阿琴在此，阿琴之狀，似初生時之嬰孩，不衫不履且不襪也。」玉琴心大震，笑曰：「吾愛琴姨，幸琴姨之不我鄙。」琴姑至是而知爲玉琴，呼曰：「玉琴不得無禮。」玉琴曰：「已無禮矣。」琴姑欲大呼，玉琴曰：「夫人之弟來矣，琴姨呼，則知二人事者，不止公子一人。」琴姑稍安。既而思不呼將何以對祖望，又欲呼，玉琴曰：「度寬裳與爵姨皆已來，呼則知者更衆。」琴姑遂又安之。然安之久恐玉琴仍欲無禮，於是終於呼曰：「表少爺來！」呼聲甚厲，寬裳之耳最聰，詫曰：「琴妹呼也，遇盜耶，遇暴耶，抑遇一蚊子嚙之耶？」祖望承氏寬裳潘小姐，遂蜂擁入琴姑室。入室覩狀，玉琴怒曰：「奴罪萬死。」祖望初以爲琴姑待已不至，彼與紫蘭善，或邀紫蘭相戲；迨聞玉琴語，始知爲玉琴，猶冀或玉琴與紫蘭，假座於琴姑之室。益前，寬裳爲之舉帷，潘小姐爲之揭衾，祖望大駭，問玉琴曰：「汝琴耶？」問琴姑曰：「汝琴耶？」繼以大怒，築手杖於地，杖端初築在地，再築在床，三築而登玉琴之脊，且順脊而下，曰：「汝好爲此狀以向我愛姬，我爲此狀以向汝。」寬裳潘小姐，亟奪去其杖，曰：「欲築，則二人皆築之，不能獨築玉琴。」琴姑大慚，嗚咽不已，推玉琴下床，謂祖望曰：「我欲

呼救者屢矣，始來，即欲呼，而玉琴阻我，謂有客在，呼則聲聞於客，然我惡玉琴之強暴，終於奮然一呼也，不呼，表少爺何由來？願表少爺鑒於此一點而加以原宥。」祖望以足蹴玉琴曰：「去！」又笑曰：「琴姑之情，似尚可恕，夫人之意如何？」霓裳潘小姐譴然曰：「私及僕人尚可恕，我等誠不知何者乃為不可恕，豈必謀殺親夫，始謂之不可恕耶？」琴姑又嗚咽曰：「霓裳姊姊，良人已恕我，而二姊猶不欲恕我乎？」祖望曰：「憫其無知，齒稚，易於受人之欺；出身微賤，亦易於受人之欺，恕之，恕之。」霓裳曰：「然則我等，亦各私僕可也。我等有前例可援，男子或不以我等為罪。」祖望望承氏而笑曰：「夫人何不出一言以排難解紛？」承氏曰：「上行下效，自古為然，郎君果能愛妾媵，如愛其婦，愛少妾如愛其長妾，持之以正，樂而不淫，又何賴於我之排解者哉？」祖望徧視諸妾，覺琴姑雖受摧殘，其容光若別有奇醴，不同於他妾者，遂俯吻之。霓裳

曰：「爵妹，速思一止男子狂悖之方。」潘小姐亟攬玉琴於懷曰：「我私僕矣！」復推玉琴至霓裳前，霓裳亦攬之於懷，且舉其一足，舉足之狀，如狗之將就溺於道，曰：「我亦私僕矣！」復推玉琴至承氏前，承氏曰：「亦欲我私僕耶？」祖望愕然！外間戚屬，已有知祖望遺家難者，出為魯仲連，祖望亦後悔。即日投其藏高粱之瓶，如一擲瓶典禮，復折其手杖，曰：「我猶未至於杖鄉杖國之年，杖何為？」復閉歇香粉弄與馬浪路之香巢，令霓裳潘小姐皆來海格路邸第中。斥玉琴他去；紫蘭善侍人意，為琴姑所嫉，並斥之他去。由是妻妾之間，融融洩洩。琴姑每以為玉琴所汗，抱憾終身，祖望慰藉之。明年，承氏以及三妾各抱子。

觀挑滑車
(何澄打油詩)
滑車滾滾如財寶，引入峽中馬怎收？愈挑愈多心愈亂，難前難退勢難休。貪瞋一念傷千古，精銳三軍葬九州，既味於人尤味己，甘心情死快讎仇。

求 益 書 社

電話九三〇四三〇號

上海福州路三七五號

專家計劃

改良西式賬簿

經濟實用 裝訂堅牢
記載便捷 容易結算

最新出版

半寸
標準英漢字典

收字最多 解釋最詳
選字最精 版本最小

高等出品

科學自來水筆

完全國貨 科學製造
精巧堅固 負責保用



說小 火星旅行

徐卓呆

殷氏飛空機研究所所長殷企紀氏，苦心研究的結果，意欲趁這火星與地球距離最近的機會，駕駛新銳的飛空機，去視察火星，而且公開的徵求同志，這消息一出來，自然驚動全世界了。

「你放心！那發起人，他自己也駕駛着，跟我們一起去的，難道他不要性命麼？」

飛空機這東西，比了昔日的飛機，是大進步了。飛機是靠着內燃引擎與迴旋槳飛行的；飛空機廢棄一切舊式的飛機組織，完全是新發明的機構，所以可以成就這到火星上去的大計劃。

「有趣！人，可以到火星上去旅行麼？這不是什麼理想小說，是實在的事呀！我一定參加！」

「我也很願意去，旅費十萬元，也不貴；不過我有一點兒胆寒！」

無論什麼地方，到處都是這麼議論紛紛。因為殷氏飛空機研究所，突然發表：要出發旅行到火星上去視察，打算徵求視察員，所以任何人都在那裏談這件事了。

這大計劃，太轟動人了，而且危險率也相當的大，所以政府不許他徵

「那本來不能保險！他也並沒說負完全責任的；但是，普通的旅客機，也會墜下來；人在馬路上行走，也會給汽車撞死，何況是六千萬基羅的空中大旅行呢？」

「我不敢嘗試；萬一中途出什麼毛病，那……」

「那不能再回到地球上來，不知飛到什麼所在去了。」

「所以我想，還是有些駭怕！」

真是破天荒的大計劃！火星與地球的距離，約每二年要接近一次，尤其是每十五年，更為接近。上一次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這就是第十五年的時候，距離只有五千八百萬基羅。火星上發出的光，達到地球上，只要三分十三秒，從此又過了十五年的今年十月，火星又要接近了。十月二十六日，與上次一樣，火星近到就在五千八百萬基羅處了。

求搭乘的人，只允許某通信社派一個特派員李茶塵，和一個攝影員張又德罷了。如果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再去的時候，才准許公開徵求乘客。最初是當局因為事情太奇突了，所以完全不答應，後來一來因殷企紀非常熱心，二來，他試驗過一次環球飛行，已經成功，所以特別通融，答應他試辦了。

但是，如果成功，那真偉大之至

！自有宇宙以來，地球上的人，最初踏到火星上去，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麼？恐怕尚未出發，那殷氏飛空研究所的聲名，已經無人不知了。

二

這人類最初的宇宙大旅行，約須一月可達目的地，來回，要兩個半月。

去的人員一決定，那攝影員張又德，每天到殷氏飛空研究所去。那飛空機，早已完成，只消預備照預算的時刻出發好了；無奈張又德很擔心，每天到研究所去，寸步不離的跟着殷企紀，看他去檢點飛空機，其實，他也不過看看而已，然而他不如此，總有些放心不下。

但是那李茶塵，人面也不見，或者嚇得躺在家裏了？

到出發的一天，李茶塵提了一只小皮包來了。

「呀！李先生！你怎麼一趨也不來，我打電話到社裏，你又不在。」

張又德安心似的說。

「對不起！我料理料理後事，寫寫遺囑，所以並不到社，我是個初入社的人……」

張又德急忙搖手：「別說不吉利的話！我也不到社，天天在此，因此，對於飛空機，有些懂了。」

「那好極！到用得着的時候，我還要請教。」

「怕得很！你想！這飛空機，穿地球的空氣層，飛到真空的地方去，時速，八萬基羅。人類的乘物中，真是破天荒。聲音的速度，一秒鐘三百四十米突，時速也不過一千三百基羅，現在是音速的六十倍以上，不是太驚人麼？因為沒有空氣阻礙，在真空之中，所以其快非常，若是用迴旋槳的飛機，牠無論如何，決不能飛到沒有空氣的地方去。而飛空機，反而在真空之中，速率加快，實在快得厲害，時速八萬基羅，一天是一百九十二萬基羅，所以要第三十天，方始行完五千八百萬基羅，而達到火星。三十一天之後，再計算着火星的軌道而飛回來；萬一計算一有錯誤，那

就完了，變成宇宙間的迷路之人了；不過到了相當地點，就會給火星的吸力吸住，到底不會入橫路去的……」

張又德湊在李茶塵身旁，滔滔不絕的講。

在出發的一小時前，那銀色巨體的飛空機橫在場上，全長一百七十米突，有三重防寒隔壁，把外界的溫度遮斷着。出發後過三十一天三小時二十三分十三秒，就可以到達火星了。

出發的日期，是禁止發表的；但是仍舊有人會知道，觀者人山人海。

李張二人之外，殷所長，駕駛員，機械員等等，以及廚子，共計十一人，一同上了機，再檢點一遍。三重的門，一重重關閉，外面的聲音，一點也聽不出了。

殷所長先關照眾人：當心出發時猛烈的反動。他目不轉睛，看着秒針，一聲號令，就此出發。李張二人，都跌了一交，暫時頭暈目眩，什麼也不知道；其實已經離開陸地了。現在這飛空機，一定抬着頭，噴水似的正在脫離地球罷？

三

出發後，經過半月。

但是飛空機的內部，一些沒有變化，始終是很亮的電燈照着，每隔十二小時，在機內放散呼吸用的養氣一次，八時，十二時，十八時，吃飯，此外竟無變化。已與外界很嚴密的隔斷，用電氣火爐保持着溫，所以一點也不覺得在真空中零度下一百七十度的酷寒中飛行着；不過幾個人罐頭食物似的關在機內，實在無聊之至。

到第二十三日，殷所長方始有笑容。因為吸力計上，已看得出這飛空機，進了火星的吸力圈了。

到抵達陸地，只有二十一小時十八分了，所長與駕駛員機械員，格外的忙，因為一不留心，這飛空機，就會撞到火星面上去的。無線電通信，從出發後第二天起，儘管發報，一些也得不到什麼回音。

這飛空機，快要抵達火星上了。駕駛上用盡辛苦，方始設法滑到火星的表面上去，可以避免衝擊；但是因

此，遲了四小時。

大家預備抵達，其實很容易，各人把皮帶將身體縛牢在固定的椅子上罷了。

忽然飛空機下面受到衝擊，接着又有兩三次這飛空機從火星表面彈起來，後來，也就不靜了。

到了火星了！

這是人類從未到過的絕對處女地。高等生物，到底存在不存在？運河究竟有沒有？植物，可以斷定是有的；但不知生些什麼植物？

「我們已經到達火星了。出發的時候，很有人罵我，說我騙人，現在可以把事實來證明了。幸虧有李茶塵張又德二位新聞記者在此，請把火星的實在，多看一下，回到地球上，費心宣傳宣傳。那末，我們要下機了。火星上的空氣，大約很稀薄，請二位穿了保險衣，跟我一同去。」

殷所長挺着胸說完，保險衣穿來了，原來是橡皮製的好像潛水衣，完全不通氣，並且三個人互相用電纜繫着，以便互相通話。

一穿好保險衣，裝了電纜，宛似三個囚犯，又似三隻猴子。若是遇到了火星上的高等生物，真大失地球上人類的體面；但是，這也沒法。

一回兒把三重門，一重一重的打開，到一開通，那機內濃密的空氣，一齊逃出去了。

「呀！這是火星麼？」

李張二人，以及殷所長，一出機外，都呆然立着。

「這是我們日夜不忘的火星麼？」

滿目蕭條，無邊無際，想像着的文化似的東西，一些也沒有，是一片荒涼的原野。脚下，有一種高山植物，也不過鞋子那麼高，遮蔽着土壤罷了。

氣溫相當的低，冷氣差不多可以透入保險衣了。

天空青而朗，太陽的大小，與地球上看來，也差不多；但是一點也不覺得暖和。火星並不進步，看不見什麼，動物，連虫也沒有；植物，樹也沒有。

三人牽連着，步行了五六基羅光景，東看西看，只有疲勞，毫無所得，水也沒有。

「回去罷！不要弄得回不到地球上！」

殷所長的聲音，送到二人耳畔的受話機內，三人便牽連着回到機內，脫去衣服，李茶塵嘆了一口氣：

「真是一個想不到的所在！」

他再搖搖頭。
「實在百聞不如一見，如果當局可以許可的話，第二次再來，每人旅費十萬元，搭乘的人，一定很多的。」

火星上毫無東西可看，那是另一問題；不過長距離空中旅行的安全性，要請二位向當局報告。我爲了這件事情，已經用了很多的研究費了。」

「不錯！倒是一樁好買賣！」

李茶塵笑嘻嘻的再說：

「你的三十一天長時間飛行，的稿是成功了；不過你要說這裏是火星，那我只好騙別人，却瞞不過我，實在是在是說謊。我們身上穿了不自由觀察的保險衣，再用電纜縛着，自

然不容易看破這裏是帕米爾高原的一部分了。飛空機從中國首都開到此地來，一天工夫也够了。這三十一天，我們苦得要死，關在這三重隔壁之中，做了一個月的真空飛翔之夢。哈哈！

！火星旅行，別再用江湖訣了。你不過在三十一天內環繞了地球幾次，那裏離開過地球？從這裏再過去，就是地理書上常有畫圖載着的世界第一高峯愛倍萊斯脫了。殷先生！請你把飛

空機開回去罷！這一次，別再來一個三十一天，速成一點，二十四小時，開到中國去罷。哈哈哈哈哈！」

殷所長面孔上很緊張；但是仍舊裝得極鎮靜：

「李先生！」
「不！我不姓李，我還沒有自我介紹呢！」

他就擎一張名片給殷所長，殷所長看時：

公安局偵探長

(全)

陳查禮

百新日記

年年出版
年年改進
潔白厚道林紙精印
布面精裝燙金封面
版本特大附表全備
世界攝影名作插頁
準十二月廿日出版
預約祇售十八元

最名貴實惠的禮物

袖珍日記
國·農曆對照
白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元二角

日曆 1943

案頭日曆
銀行大檯曆
普通案頭曆
玲瓏小案曆
新型案曆架
各式闊狹洞均備
各式掛曆
辦公室大日曆
普通直橫式曆
新型美術底版
定印廣告免印工

花最色多 售價便宜

百新書店

總店 四馬路中市
分店 棋盤街中市
電話 九四七二九



女魔力 (上)

顧明道

霓虹燈像妖媚

的女人的眼睛，閃爍着迷人的光燄，

欄窗裏陳列着精巧而名貴的裝飾品，鮮艷而新異的絲毛衣料，一切是新奇，華貴，精緻，玲瓏，燦爛，妍麗，騰躍在尤明的眼前，迷亂了他的眼，也迷亂了他的心。

這一個才從鄉間來的樸訥的青年，看着織梭般的各種車輛，載着不經見的各色人物，馳騁在寬廣而平坦的大路上，他的心也跟着它們和織女們手中的梭一般地投來擲去。

流線型的雪亮的汽車，吐出了一雙雙不同型的男女，又被那閃爍着紅的藍的霓虹燈的，龐大的建築物吞了進去。

光潔柔潤的長袍，棱角明顯的西裝，使尤明對他自己身上古老的縐紗長衫，起了憎厭。「相形見絀，」驅他走回了旅舍。

「這裏真是世外桃源！」尤明誇耀着他所聞見的一切，對着他一雙只知樂守家園的父母。「不是戰事的降臨，我們一向只聽得說上海是人間的天堂，今天總算親歷其境，增了不少見識，還該謝謝戰神哩！」

「別說傻話！你今天才發現得一點兒，便已着了迷，以後可得當心一點！上海是一只大染缸，千萬不要掉了下去，染污了你這潔淨無疵的素絲！」尤明的父親尤厚慶，憑他幾十年來耳熟的經驗告誡着他唯一的，素來忠厚誠樸的兒子。

尤明雖唯唯，可是心裏却不能無疑他父親的話有些過分。

兩個月以後，尤明考進了滬西的教會大學，筆挺的西裝，雪亮的皮鞋，和初來時穿了道袍般的天青色縐紗長衫時，顯然成了二個典型。

虛榮是和飄揚在風裏的塵灰一般地容易黏着任何人的身上，尤厚慶雖

然節儉，爲了「場面」，他自願把誠樸的兒子改成了都市型的少年。不過他禁止着兒子的心，也變成了都市型，時常諄諄告誡。尤明也並不因外貌的改變，而改變了他垂手聽命，俯首唯唯的一貫作風。

× × ×

星期六沒有課，所以星期五的下午，許多青年的心，都像窗外的白雲般隨風流動，教師講的什麼，十停中倒漏了九停半。一散學，宿舍裏頓形成了緊張的場面。

「喂！老李！我的皮鞋油呢？」小張把手裏的皮鞋，在老李淡灰的西裝上，拍了一下，印上了淺淺的一層灰痕。

「噴！這算什麼！人家才洗乾淨的！」老李皺起眉頭，滿抽屜亂翻，「刷子呢？該死的！又是誰抓走了！」

老李滿屋子找刷子，咕噥着抱怨小張，浪費了他的時間，小張偏還攔住他要皮鞋油。
「皮鞋油給隔壁阿林拿去了，儘纏住我作什麼？」老李把膀子一揮，

小張脚步一踉蹌，撞着了正站在鏡前理髮的葉大頭。（因為他的頭大得異常，同學們便把這代了他的名字。）

「砰！」一瓶白玫瑰生髮香水，和地面表示親暱，黃色的液體，蜿蜒地四流，房裏頓時佈滿了濃烈而刺鼻的香味。

「這不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嗎？真正的豈有此理！」葉大頭揮着手裏的黑牛角梳子，瞪起了雙目，讓忿火逼得臉紅筋出。

小張只要皮鞋油有了着落，甚麼事也不問究竟，和猴子一般地敏捷，竄進了阿林房裏。

老李以為這是小張的責任，他可無涉，還是到處翻尋刷子，腳踩着香水，給房裏印遍了一片片鞋型的濕痕。

葉大頭的忿激沒誰理會，他惦念着和花小姐約會的時間誠恐有誤，不敢阻攔，忙着梳理頭髮，更換皮鞋，也沒功夫和老李等評理。

尤明倚在床欄上，暗暗替他可惜，他知道葉大頭的香水，上星期買來，

只用了一次，今天才拿上手，洒了沒幾滴，便這樣白糟蹋了。

葉大頭匆匆修飾好了，臨行時還對鏡摸了一下頭髮，把掌心湊上鼻子一嗅，比上次少了些香味兒，怒目想找老李出氣，却不知什麼時候老李已走出去了。只得含怒向外走去，無意中踹到了碎了一半的瓶頸，趁勢一踢，算是洩了他的忿恨。

碎瓶頸滾出了門口門外響起了尖銳的叫聲，葉大頭忙走到門口去看，尤明也好奇地撑起半身向門外張望。

一個穿紅旗袍的女性，俯下身子，正拂拭着奶油色的高跟皮鞋。

「哦！原來是蜜絲徐！碰痛了沒有？真是萬分抱歉！」葉大頭卑躬屈膝地致着歉辭。

「沒關係！蜜絲徐李在嗎？」她直起身來，伸着塗滿了紅蔻丹的雙手，把披到肩前來的雲髮，輕輕地送到頸後。

尤明認得她是坐在老李前排的女生徐黛莉。

葉大頭剛說了句「他已出去了！」

徐黛莉撇起了小嘴，一旋身就跑。誰造謠言！」從盥洗室裏飛出了老李的聲音。她的脚步停住，他的脚跟也已站到了她的脚邊。

一隻粗壯的手臂，圍住了水蛇一般的纖腰，偎依着在尤明的艷羨的目光中消逝了。

接着是葉大頭搖搖擺擺地去赴女朋友的約。

小張在隔房擦亮了皮鞋，又洗了手擦了臉，搽了一層厚厚的雪花，興沖沖地進房來換衣服，一邊扣着領帶，一邊哼着流行的歌曲。

「尤！你怎麼不出去？是等着那一位蜜絲嗎？」小張因為表妹要來，嫌他在旁惹眼，使用了一下反激法。

「我沒處可走，也懶得走，想等你們都走了，靜靜地躺一會兒，什麼蜜絲糖絲是不會纏到我身上來的，我可比不上你們。」

「你少說謊話！上禮拜天我還看見你挽着一個美麗嬌小的女人，在靜安寺路上並肩散步的，準是約着今天

來照你，所以你老守着房間不離開」。小張整理着書桌，牀鋪，繼續他的策略，激着尤明。

「你如果不赴女友的約，那你就等着瞧吧！挽了女人散步，那麼香艷旖旎的夢，我也沒做到一回，別說是事實！」尤明把身子索性躺平了，還拉了一床毯子蓋着，表示他安心靜息的決心。

小張攔不出尤明，心裏很不高興，可是嘴上又不好說得，他把地上的碎瓶片都拾在字紙籠裏，又找了塊抹布把地上的脚印拭去。

尤明奇怪他怎麼忽然勤勞起來，操作起一向鄙棄的賤役來了。看他收拾清楚了屋子，時時踱到窗前門口張望，又不時對鏡摸髮整衣。也不時向自己投着憎嫌的目光。這時他明白了，哦了一聲，便起身整整衣服，想帶本書到校園裏去閱讀。剛離房門不過三步，迎面來了一陣咯咯咯的高跟鞋聲，他抬頭一看，一個穿着花綢旗袍，塗了一臉脂粉的摩登女性，提了一個和皮鞋一色的淺藍皮包，嫵嫵婷婷

地走來。當她走過他身邊時，他本能地回過臉去瞧着，小張從房裏很快地衝出來，把她挽了進去。

尤明在校園裏獨自踱着，夕陽憐他孤寂，替他造了一個影子，寸步不離地追隨着。但是他看見那影子，時時幻成了徐黛莉，小張的表妹，以及小張嘴裏的美麗嬌小的女人的身影。

夕陽的光黯澹了，追隨的影子模糊了，幻覺中的艷影，假想着的溫馨，都在尤明的眼底心頭消逝了！泯滅了！賸給他的是一片空虛，淒清。

又是一對挽臂並肩的影子，在他眼前閃過，當他閒立在校門邊的時候。這對於他又是一種痛苦的襲擊。

整個黃昏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他胡亂吃了一些東西便早早地睡了。四圍是那末地寂靜，他確可以靜心地安睡，最好能做一個溫馨綺麗的好夢。

嬌小的身軀，美麗的臉蛋，綠的衫子，紅的嘴唇，偎倚在身邊，擁抱在懷裏，他滿意地笑了，同學們也附和着笑了。但是他們的笑，是那末地刺耳，近乎鼓噪，把他懷裏的美人嚇跑

了。他一恨，瞪目想向他們理論。一片刺目的燈光，使他睜開的眼皮又合了起來，刺耳的笑聲，還是繼續地響着，響着，而且瀰漫着整個的宿舍。

原來老李小張葉大頭和隔壁的阿林都倦遊回來，聚在他的房裏，大談着女人，電影，跳舞，吃喝等娛樂經哩！

他惱恨地重重翻了一個身，把棉被蒙了頭，還想去追尋甜蜜的夢境。甜蜜的夢的誘惑，使一個樸訥的青年，意馬心猿，只想努力追求夢境，禱求他的實現。

X X X

尤明在復活節的假期，被父親遣到蘇州去討取一筆帳款。事情是非常順利，沒有費唇舌，也沒有短少一文利錢，他袋了二千多塊錢，買了幾聽瓜子和松子糖，很高興地踏上了來滬的火車。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空座，坐下後旁邊還有一些空隙，恰好安放那一提瓜子糖果。

「對不起！請你把這東西拿開，

「讓我坐一坐好嗎？」尤明把瓜子罐頭放下，銀鈴似的語音，向他作客氣的請求。一個嬌小的，艷美的少女，站在

他的面前，他當然沒有勇氣拒絕，點點頭，把一提罐頭，向座身下一塞。

濃郁的香味，陣陣送進他的鼻管，柔軟的身體，不時受了車行的顛簸而磕碰到他，他又焉得不陶醉！雖然他的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可是眼睛時

時從報紙的側面，偷覷隔座的少女，當他想起了小張的一挽着美麗嬌小的女人在靜安寺路並肩散步……的話。

「謝謝你！可能借給我看看？」兩個染了紅指甲油的纖指，拈住了他的報紙的側端，又作第二次客氣的請求。

「可以！可以！」尤明雖然自己還沒有看完，却忙不迭地遞了過去。

小小的一張報紙，她翻過來覆過去，去了幾次，也不知看了些什麼。便又嚶嚶了一聲，送了過來。

在皮包裹取出了粉盒，對着小鏡，搽了一會粉，又塗了一會口紅。隨

後又在皮包裹找出了一盒口香糖，抽出來送到尤明面前，「請吃兩粒糖。」

美人之貽，尤明當然不忍拒絕，嘴裏嚼着美人所給的糖，眼裏映着美人的艷影，鼻裏嗅着脂粉的濃香，而且她還不時佯傍着他，這時他不覺神思昏昏地墮入了夢境。

「謝謝你！替我看看這個，地名究竟是那裏？」在尤明迷糊中，那個女的又找出了一個西文信封。

「上海哈同路一〇一弄二四號」尤明看了，把信封還給她。

「這條路不知道怎樣去的？我還是第一次到上海哩！」兩顆靈活漆黑的眼珠，照射在他的臉上，透着乞助的神情。

「我到上海也不很久，據我知道的是從車站外搭十八路無軌電車到新世界，再換乘一二路電車或一路公共汽車，都可以到哈同路。」尤明想了一想說。

「還要換車，那更使我鬧不清楚了！」畏怯，可憐，那語音分明含着

柔懦求助的意味，尤明聽了，不禁十分地同情。當她再申述她的意思「可否謝謝你伴送我去？」他迅捷地應允了，雖然他需要搭的車是六路。

「車靠了站，少不得有一陣紛擾，好在他們二人行行李不多，尤明只有一提罐頭食品，她除了一個手皮包外，也別無雜物，二人很容易地走出了車站。」

尤明和摩登的小姐們同行，這是破題兒第一遭，雖然他在電影裏和同學們對待女友們的種種殷勤的怪樣兒，都已看熟，有時他也未嘗不想自己有向膩侶們一獻殷勤的機會，可是這時兒他却又不好意思做出他向來幻想的舉動。

下車上車，尤明沒有想到把自己的手放上她的臂，可是她把嫩藕似的臂膀，加上他的手腕「請你拉我一把。」溫潤，柔膩，他的觸覺也遇到了破天荒的新紀錄，尤明臉上微露着忸怩，當人們的眼光射着他們時，不過他的心是在笑了。

「新世界！」售票員報告着站名

。尤明又被動地挽着她下車。他想送她過馬路去搭公共汽車，但是她變卦了，當他倆經過大新公司門口。

「我第一次到這個親戚家去，一點禮物也沒帶，怪不好意思的，我想到這裏面去買一點東西，你肯陪我嗎？」仰起了笑臉，在尤明的臂彎裏。

微笑，點頭，這是尤明的回答。

一陣咖啡乳酸的香味，引誘着他們的嗅器官，她又改變了動向。

「我們先吃一點東西吧！」她指着咖啡座把尤明一拉。

尤明給她一提，想起他們原還沒用過午餐呢！只吃了些在蘇州買的蜜糕。「不要吃這個，我們上樓去吃飯吧！」

「和女伴們一起吃喝玩耍，一付眼——該是男子的責任。」尤明時常聽得同學們說。吃過了飯，搶着會賬，總算尤明是自動的。

等李珊瑚（在等飯菜時，他們才想起了互通姓名）搽完了脂粉，尤明替他挾了淺綠呢的夾外套，挽着她走出餐室，他確已老練了許多。

「是什麼時候了？」珊瑚問尤明。

掏出錶來一看「三點五十分了！」

「我們去看四點半的電影好嗎？」珊瑚不想買禮物了。

「你不是要買東西嗎？」

「有電影看，便不買了！」一個嬌媚的笑靨，和電影裏的特寫鏡頭般地映現在他的眼前。

「看了電影你回去不是太晚了嗎？恐怕不方便吧！」尤明沉吟着，他是擔心着自己回去太遲會受父親的責備，而且他覺得自己是應該早些回去，慰他的父母，讓他們知道他辦事順利的後果。

「沒有關係！假使你嫌遲了，只要送我到電影院門口，讓我單獨進去好了！」珊瑚把纖腰扭了幾扭，和孩子泥着母親買糖果一般的勁兒，尤明的心又不克堅持了。

到了電影院，尤明那裏放心讓一個初來上海的女孩子，單身進內，保護的責任，在他已視為無可諉卸的義

務。

電影院的黑暗裏，蘊藏了無數神秘的，淫艷的，浪漫的姿態，神情，言行。珊瑚很隨便地，慷慨地，把尤明一向只是幻想着的，憧憬着的，欣賞着的，溫馨，艷膩，旖旎，風流的滋味，一下子都給他實踐，親試。

肩上擱着珊瑚的長髮，頰旁靠着滑膩的珊瑚的嬌靨，鼻子前一陣陣脂粉的香味，掌心裏是柔滑溫熱的纖手，美的誘惑，熱的薰炙，使這誠樸的少年心跳了。一直到觀眾都散盡了，他還是迷迷糊糊地坐着，幾乎軟癱了站不起來。

珊瑚體貼他，不要他再伴送到哈同路了，她說附近有一個至戚，只要雇一輛車自己會去的。

「我有了一定的住址，寫信或電話通知你，請你來玩。」珊瑚把尤明寫的通住址藏在手提包裏，坐上車子，把手一揮，沒講價也沒說地址。

尤明默立在路邊，一顆心跟着她的回眸一笑飛越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若不是有人擠他，險些兒跌倒，他

還不知道踏上回家的路呢！

遲延了時間，短少了銀錢，撲訥而忠厚的尤明，在父親面前說了第一次謊。

父親向來信任他的兒子，而且這一次的成績，出乎意外地使他滿意，並不生疑，而反慰勞有加。

父親的慈愛，促使兒子大胆地作着二次三次以至於無數次的謊話。

隔了三天，下午散了學，尤明在校園裏，背了手，仰望着天的遠處，不知想着什麼。老李跑來，在他背上猛拍了一下道：

「尤！你的電話來了！不用想了！」

「我的電話？」尤明又疑又喜，看着老李的神色，知道決不是老父打來的。

「怎麼不是！哼！怪道這幾天看你神魂不定，原來也玩上這一套了！聽聲音很清脆悅耳，想來人一定也不錯吧！」

尤明不理他，飛也似地跑去接電話，背後飄着老李的笑聲。

接過了電話，尤明回宿舍，酒香水，塗雪花，擦皮鞋，換西裝，忙作一團。引起了同與的訝異和猜疑。

尤明顯着從來未有過的忙亂，總算把一切收拾得自己認為滿意，把父親酬勞他赴蘇索欠的一百元，揣在懷裏。同學的猜疑，不管；同學的探問，不答；連明天要測驗的化學也丟在腦後；踏着輕快的步伐，走出了宿舍；校門；跨上了公共汽車。

尤明買了一束鮮花，作為第一次上門的餽贈。很容易地找到了珊珊告訴他的路名里名門牌。「請走後門。」尤明折身向後街口來，才走到街口，珊珊從街裏迎了出來。

穿着花布的短旗袍，跳跳蹦蹦地撲向尤明的面前，嬌憨，天真，真讓他又想起了小張的戲語，「擲掄我的刻薄話，誰知今天竟實現了呢！」他想到這裏滿臉堆着得意的笑容，挽着她踏進了小巧精潔的亭子間。

「這是我一個人在上海的家，向親戚租的。」她一面把尤明送的花插在一瓶小瓶裏，還不住放在鼻尖嗅着，對他點頭嬌笑，表示感謝。

在餅乾箱裏拿出了餅乾和糖果，裝在玻璃盤裏，請尤明吃着。「下學期我打算在上海念書，現在先找個夜校補習起來，所以租了房子。」一粒夾心朱古律糖，由兩個尖尖的手指，送進了尤明的嘴。

訪女朋友的下文，少不得是看電影，吃館子，這也是他從同學們的口中聽來的。

在電影院中，他們又上了旖旎風流的一課，珊珊不和他約後會，他也捨不得不訂後會之期。

從此尤明出校的次數，由每星期一次，遞加到二次三次……甚至在外停眠整宿，請假缺課。他的學業成績，和突飛猛進的獵艷成績成了反比——一落千丈。

X X X

「明！不要忘了我的東西，這也是你的面子啊！我的寄母早就知道我有你這樣一個財主朋友了！前天那件衣料，她老人家也讚不絕口，說那天壽筵中，只有我最漂亮了！明！你想我

再加上那朵大珠花，那末漂亮的程度，又要增加到如何！明！你總沒有不顧人家讚美你所愛的人吧！」尤明的臉上，印了兩片紅唇。

「一定！一定！」尤明放了珊瑚，跑到鏡架前，拿手巾擦臉，記掛着下午有一堂考試，他不得不趁着午前回校，還打算預備一下功課。伸手一按電鈴，進來了白衣侍者，尤明付清了賬，挾着珊瑚和這住熟了的旅舍，暫作小別。

考試倒只要搪塞一下就行，須要費心思的，是怎樣把母親的那枚大珠子胸花偷出來。

事情是那末地湊巧，尤明星期日回家，父母都出去了。小丫頭翠寶，是鄉間帶出來的。一直侍候他的母親，這時正在收拾房間。

尤明在房裏躡了一會，在身邊摸出了二元錢，遞給翠寶道：

「替我去買西瓜子，要到四馬路稻香村去買的！」

翠寶只得放下了雞毛帚，且先去買瓜子。

房裏只賸下了他一人，便開始搜索的工作。在他母親的枕席底下，發現了放鑰匙的小袋。一枚大珠花和三百法幣，很輕易地藏入了他的皮夾裏。

翠寶買了瓜子回來，他正很恬適地酣睡在籐榻上。被翠寶叫醒了，他握了一把瓜子給她，握着紙袋走了。

珠花鈔幣又換得了珊瑚的無限溫情，早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學校去，考卷上映現的全是荒淫罪惡的畫面，他不能寫了，推着頭暈，他交了白卷。

渾渾噩噩地度過了三天，總算把學期試驗敷衍完畢，修飾了正待去看珊瑚，他的父親來了電話：「家裏出了要事，趕快回來！」賊人心虛，尤明的臉不由變得蒼白，心別別地直要跳出胸腔，但又無法規避。

老媽子開門，眼圈紅紅地，尤明的心不由跳得更厲害，疑惑他母親失了珍飾，出了什麼岔兒，連忙加緊脚步上樓，總算一顆心稍安定了一些，看見他的母親好好地坐着。

尤厚慶背着手在房裏往來踱步，

顯着有了重大的煩惱，母親也是愁眉不展，長吁短嘆，透着十分不樂。尤明深知原因是不會出失竊珠花的範圍，但不得不假裝不知，向他們探詢究竟。

父親把家裏今天發生的不幸，告訴了他，他的頭腦震顛得模糊了，眼前一片漆黑，幾乎栽倒，臉脣頓成慘白，他的母親疑惑他發痧了，忙扶他坐下，還給他吞了幾粒人丹。

「知道藏放鑰匙的所在，只有翠寶，而且也只有她穿房入戶，老媽子是從來不進臥房的……捕房人員也以爲她的嫌疑最重，……給探員打了一頓，她畏罪自殺，把耳上的一對金圈，不知在什麼時候吞下了！……屍身在驗屍所裏：明天還要上堂……」這些話像利箭刺着他的心，尖刀剗着他的腦，他自愧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女孩，他害怕冤魂會向他來索命。他畏怯，他恐怖，他後悔，他愧赧，一聲尖銳的慘叫，尤明倒在他母親的腳邊。向來信任兒子的尤厚慶，這時動搖了他的信念，「前天太太出去了，

大少爺也會來過，差我去買瓜子，他一人在房裏也好半天哩！」翠寶給探員打了二下巴掌！哭着說的話，又在他的耳邊響起來了。

嚴詰之下，尤明承認了歷次竊金和這朵珠花的罪案，但是對於用途，他仍復編了一個爲自己洗刷的謊。

金錢的用途，他承認全捐輸給救濟難民的機關，用無名氏的名義。最近他還替難民所負着募捐的責任，因此荒疏了學業。他不但正當化了他的金錢，並且爲他不及格的學業成績也留了一個後步。

尤厚慶對於他這誠樸的兒子，還不能信心全毀，竟認爲他的話，說的很合理，除了從此嚴加防正，不讓金錢落在他的手裏外，絕不提這事，以免洩露於外。

翠寶的屈死，尤家著實化了些錢，這使尤明對他父親感到深深的歉意，他也明白禍根是在珊瑚身上起的，當他父親接到了學校報告單，把他嚴訓了一頓後，他也深深地懺悔，下了和珊瑚斷絕的決心。（待續）

走出門外

Padraic Colum 作
姚蕙芬 譯

小提琴在奏着，奏着，

一對對人兒踏着地板；

從閒談和舞蹈中他拉開我，

走出了門外。

啊！奇異的是薄暗的，廣闊的牧場，

奇異的是滿天雲霞，

奇異的是牧場上的秧鷄，

他們的鳴聲啾啾！

山楂花在我們的近旁，

圍繞着我們的是南來的微風。

白的山楂，在夜間是奇異的——

他在我唇上的一吻！



生之真諦 (二)

Leo Tolstoy 著
譚惟翰 譯

四

苦痛的樣子。

美茜娜停下來說：「假若他是個好人，他便不會赤身露體。囉，他簡直連一件襯衫都沒有。要是他是正派的，你得說你在那兒遇見這個人。」

美茜娜不做聲，西蒙又說：「美茜娜，難道你連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嗎？」

他的眼睛對美茜娜微笑。

他們吃完了，這婦人把東西收拾乾淨，便來盤問這陌生人。「你從那兒來的？」她說。

「這正是我想告訴你的，」西蒙說，「我跑到聖墓，瞧見他精光地僵坐在那裏。這實在不是叫人不穿衣服可以坐得住的天氣！上帝吩咐我到我跟前，否則他就會凍死。我可怎麼辦呢？誰能知道他發生過什麼事？於是我把他扶起，替他穿好衣服，帶着他走。美茜娜，別這樣生氣。這是罪過啊。記住，有一天我們總要死的。」

美茜娜聽了這些話，望着這陌生人，心突然地軟了。她從門口走回來，到火爐那兒拿出了晚餐。在桌上放了一只杯，倒出一些麥酒。然後她搬出那最後的一塊麵包，再有一把洋刀和幾把湯匙。

「我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
「可是你怎麼會跑到那路上？」
「我不能講。」
「有人搶劫了你嗎？」
「上帝責罰了我。」

「吃吧，假若你要，」她說。

西蒙把陌生人拖到桌邊。

「你就赤身露體的躺在那邊？」
「是的，赤身而且受凍。西蒙瞧見了我，並對我表示同情。他脫下了他的衣服，替我穿上，把我帶到這兒。

「小伙子，請坐，」他說。

西蒙切好麵包，撕碎了泡在湯裏，他們開始吃。美茜娜坐在桌角，頭擱在手上向陌生人望。

你又給東西我吃，給東西我喝，可憐我。上帝會報答你們的！」

惡言從美茜娜的脣邊冒起，可是她望着這陌生人又靜默了。他坐在椅邊，不動，兩隻手交放在膝頭，頭垂在胸前，眼閉着，眉毛打着結，顯出

美茜娜不禁起了憐惜之心，開始覺得他的可愛。立刻這陌生人的臉色有了光彩；眉毛也不再皺起，他睜開

美茜娜起身，從窗子那裏將她剛補好的西蒙的舊襯衫拿來給這陌生人。她又爲他找出一條褲子。
「囉，」她說，「我看你襯衫都

沒有。把這穿上吧，你高興睡在那兒就睡在那兒，閣樓裏或者爐竈上。● 點點。」

陌生人脫去褂子，穿上襯衫，就在閣樓裏面躺下了。美茜娜滅了燭火，拿起褂子爬到竈上他丈夫所睡的那個地方。

美茜娜把衣服披在身上，睡下，可是睡不着；她腦海裏忘不了那個陌生人。

當她想起他們最後的一塊麵包吃光了，並沒有一點留到明天，又想到她給他的襯衫和褲子，她感覺憂傷；但是當她記起他是怎樣地微笑，她的心又變為愉快了。

美茜娜醒了好久，她注意到西蒙也是醒着——他把褂子拉到他身邊。

「西蒙！」

「嗯？」

「你們拿最後的一塊麵包都吃完了，我也沒打算再做。我不知明天怎

麼辦。或者我可以向隔壁的馬莎借一點點。」

「要是我們活着，總能找到東西吃。」

女的躺了一會兒，又說，「他像個正派人，但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他是誰呢？」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

「西蒙！」

「嗯？」

五

早上西蒙醒了，孩子們可仍舊睡着。他的妻子已向鄰居借麵包去了。

陌生人獨自坐在長椅上，穿着舊衣褲，望着高頭。他的面色比昨天有光彩得多。

西蒙對他說，「喂，朋友；肚子需要食物，身上需要衣服。一個人總

該爲生活去工作。你會幹點什麼事呢？」

「我什麼都不會。」

這使西蒙驚奇了，可是他說，「人們要學習，什麼都能學得會。」

「人們工作，我也要工作。」

「你叫什麼名字？」

「米契兒。」

「好吧，米契兒，假若關於你自己的事你不願意談，就隨它去；但你自己總得爲自己謀點生活。要是你能照我所說的去工作，我就可以供給你膳宿。」

「願上帝賜福你！我一定學習。請你指示我做些什麼。」

西蒙拿棉紗圍在大姆指上，開始搓起來。

「這很容易——瞧！」

米契兒留心看他，同樣拿了一點棉紗圍在自己的大姆指上，得着了訣竅，也搓起棉紗。

(持續)

● 俄國農舍裏的爐竈通常造有一個平頂，那較希圖一點溫暖的人們可以睡在上面。



負痴散記

鄭逸梅

▲翻譯能不
少原作精神，最
為難得可貴，世
分翻譯為兩派，
身，甚矣前輩之不可及也。

詩，麗鏡箴詞，膾炙人口。不知其尙能繪事也。頃蒙益簪主人見貽貫恂山水畫扇一柄，擬雲西筆意，丘壑亭樹，意境蕭疏，的是逸品，正面為趙古泥遺墨，腴潤得翁司農神髓，當代無第二手，予乃什襲珍藏之。

如林畏廬跋又陵之譯意者，謂之舊譯，如魯迅翁之直譯者，謂之新譯。實則新舊之分，自古有之，如佛經流入我國，唐以前所譯者為舊譯，出玄奘之手者為新譯。

▲憤懣之氣，無可發洩，至荒丘曠野間，作一聲長嘯，亦一快事。惜乎我儕蟄居孤島，陽天促地，欲嘯無從，反羨樵父牧豎，得能一舒其胸臆也。按嘯，聲口出聲也。頃讀房玄齡阮籍傳有云：「嗜酒能嘯。」予初以為嘯無非悠長作聲而已，觀此始知嘯亦有技巧在。否則無所謂能嘯與不能嘯。奈嘯之為術，今人不加深究何！

▲隨園食單謂：「上菜之法，無湯者宜先，有湯者宜後。」但西肴往往開始即一湯，與麪包同進，然後煎炒之品，次第而呈，與隨園之說恰相抵觸，我知隨園若生今日，必不喜一刀一叉而嘗此異味也。

▲世稱無來歷之文字謂之杜撰。按杜撰之說有數種。野客叢談云：「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然又觀俗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釀薄酒曰杜酒，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平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或云，道藏五千餘卷，惟道德經二卷為真，餘皆蜀道士杜光庭所撰，故曰杜撰。」

▲我友王念慈畫師，從陸廉夫有年。謂廉夫自奉至儉，居於南潯龐家，伏處小樓，揷電炬不用，夜燃油盞

▲予書法奇拙，且寫稿至一二十行，往往傾斜而下。如第一行為三十字，則第二第三行縮為二十八九字，及其末也，每行祇十餘字，有不期然而然者。予之處境每况愈下，此其朕兆歟！嗣後擬力自變革之也。

青藤山人路史又云：「杜本土音，桑土國土並音去聲，故相沿舍土而直用杜，今人言專局一能而不通大方者謂之土氣，即杜也，其說亦通。」辭源亦根據以上之說，而作杜撰二字之箋註。頃讀北江詩話，關於杜撰尙有一

▲徐貫恂，南通詞人也。著澹廬

無獨有偶。

而予同學友胡長風之尊人栗長先生，著有蕙心箴詩草，人棄我取，可謂

說，爰補充之以為考證。如云：「唐杜光庭為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已說參之，俗語稱杜撰，或以為即始於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閩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為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慎，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於此，然兩人皆姓杜，又同為道士，又皆工作偽，可怪也。」

抱潤軒記，方弗歸之項脊軒志，惟神韻較差耳，又王謙齋先生詩集序，則上追廬陵六一翁，允推傑構，予喜誦之。

此或可延至一來復不死，但未實地試驗，不知果有效否。

▲玩香煙畫片，已成過去潮流。

當時某煙公司發行封神榜畫片，若全套則價值殊貴，其中最稀少者，為太乙真人。次則龍吉公主，通天教主，四金剛，甚至有人登報徵求，且有翻版作偽者，不啻今日集郵人士之狂熱也。又某年滬上人士，相率搜羅珍奇銅圓，屬於前清者，如光緒元寶福建省造，台灣省造，貴州省造，新疆省造，黑龍江省造，皆屬罕見，每枚可值十金左右。民國銅圓，如袁世凱飛龍，段執政半身像，黎元洪半身像，徐世昌半身像，蕭耀南半身像等，無不環寶視之。予當時亦向錢舖兌銅圓數十百金，一一檢之，佳者寥寥，蓋非出重價，不易得也。

▲繪畫往往有兩人合作者，其例實開自南宮李後主與周文矩合作重屏圖，知者尚少，因揭出之。

▲革命家田梓琴，曩曾刊印一名刺曰：「黃帝不肖孫田桐。」此固絕妙之革命文獻也。不知乃弟寄葦先生尚有存否？稍緩擬索取一幀，以為清玩。

▲海上之有回力球，始於民國十九年之春，蓋創自西班牙人，迄今已有十餘年之歷史矣。又警察御保險馬甲，亦始於十九年，又西門之陳英士紀念塔，巍然高聳，亦於十九年落成。

▲聞雜事說辛近有法譯本，彼邦人士，尚擬續譯繡榻野史及杏花天，蓋此項書冊，銷數甚巨，書賈頗得利市也。

▲馬通百文，雅近歸熙甫，所作

若欲保持較久，則以透濕之紙捲，塞於瓶角，俾螢止其上，吸取水分。如

▲曩時劉公魯有煙霞癖，蓄有明

▲開通元寶錢，俗誤讀為開元通寶，此錢流傳甚夥，不足為貴，嫻叔彭述庭藏有開通元寶錢一枚，肉廓較尋常者為大，蓋一作二者，却屬稀世，可珍也。

▲昔人蓄螢於瓶，以為讀書燈，殊有趣致。然螢處瓶中，越宿即死，若欲保持較久，則以透濕之紙捲，塞於瓶角，俾螢止其上，吸取水分。如

▲曩時劉公魯有煙霞癖，蓄有明

丹亦無香，相傳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數百里。此恐傳說過甚之辭，不足憑信也。

▲聞雜事說辛近有法譯本，彼邦人士，尚擬續譯繡榻野史及杏花天，蓋此項書冊，銷數甚巨，書賈頗得利市也。

▲曩時劉公魯有煙霞癖，蓄有明

▲馬通百文，雅近歸熙甫，所作

若欲保持較久，則以透濕之紙捲，塞於瓶角，俾螢止其上，吸取水分。如

▲曩時劉公魯有煙霞癖，蓄有明

代古煙鎗，雕鏤絕精，又詩人袁伯夔却喜吸水煙，有水煙袋數十事，陳列室中，各極其妙，茲劉袁二子逝世有年，物皆易主矣。又心漢閣主嗜捲煙成癖，蓄有煙咀亦極夥，可謂鼎足而三。

▲吳清源馳騁棋壇，人無不知其大名。吳於十三歲時，即與段合肥對弈，段不能勝，乃以神童譽之。

▲海上之素肴館，經狄平子提倡而始盛行，最有名者，為望平街之覺林疏食處，一般居士，趨之若鶩。覺林四壁書畫，大都出於平子手筆，予一再至其地，飽飫蔬笋，迄今猶留印象云。（按：覺林早經易主，遷至法租界矣。）

▲嚴又陵墨蹟不多觀。予曾見其書一格言帖云：「過認真從此多事，志勘破無乃太簡。」作行書絕流利秀美，引為眼福，予年來篤嗜名賢東札，欲覓嚴札一通而不可得，蓋殊稀少也。

▲枇杷之枇字，俗讀作入聲。不料金冬心題枇杷畫幅詩云：「賞徧桃

花又李花，千錢買酒不須賒，阿誰拖著青藤杖，來看僧樓野枇杷。」詩中之枇字，亦作入聲讀矣。

▲市上有小型報而名為大報者，實則此例創始於民國十三年，蓋哈雲林屋兩山人所主持者也。發刊之初，

有一啓事，出於林屋手筆，喬皇典麗，洵非老手不辦。如云：「人情虎鼠，世道龍蛇，與其流涕山河，毋寧嘯傲風月，傲館不揣小醜，妄作大言，

借自己酒杯，覆眾人醬缸，或仿志傳，或託詠歌，或樂石吉金，或哀絲豪竹，雖曰斷爛之報，亦有條理之文，

是非不敢誣也，好惡不敢阿也，網紀亡矣，不敢並清議而亡之，風俗墜矣，不敢並公道而墜之，文至雜事祕辛

艷矣，不敢效其艷談，論如談天鄒子奇矣，不敢學其奇說，不敢仇嫉同業，不敢謾罵羣賢，不敢輸樂以附黨人，不敢譏諷以比衆女，若夫奇能異技，交譽所不敢辭，巨惡顯奸，誅伐亦不敢後，是以沾沾自喜，亟亟共謀者也。雖然，腹儉蟲魚，力薄蚊蚋，非借衆木，何以成材，非假他山，何以

敘述甚詳，頗足為史乘之考證，且有

攻錯。乞賜宏著，願錫良箴，庶足以陶寫性靈，優遊文藝，雖做館之幸，亦諸君之光也。」予藏諸小型報凡若干種；於烽火出走時失之。而大報却尚存彙訂本一二冊，劫餘之物，靡可珍視也。

▲陸爾奎之辭源，謂蒙古青海西藏等處，謂僧為喇嘛，然意義殊不顯豁，偶檢亡友灑公晴窗漫錄載：「番僧稱為喇嘛，曩若不解其義。近見清高宗所撰雍和宮碑志曰。番謂上曰喇

，謂無曰嘛。喇嘛之義，譯之為無上。蓋猶漢語稱和尚為上人之意也。」

▲伶人初至其地，於獻藝之前，必先拜客，聞孫菊仙却以拜客為煩瑣，然又不能不虛與委蛇，藉此以聯絡

感情，乃勉往客家，以名刺交聞人，即登車疾馳去，及客得刺出見，孫已去遠，踪跡杳然矣，昔文徵明有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菊仙有焉。

▲戊戌政變，袁項城會參與其事，乃撰有戊戌紀略一文，長數千言，敘述甚詳，頗足為史乘之考證，且有

謫蓮事為外間所未聞悉者，舍戚无住

居士客汨上養壽園有年，蒙以是稿錄

副見示，其時予適輯遊戲新報，認為

絕佳資料，亟欲刊布。奈居士以為尚

須得慧能豹岑百衲諸公子同意，力囑

弗即發表，一再因循，而稿為步章五

所獲，遂排日載之於某報，捷足先登

，予已望塵莫及矣，乃嗟惜者久之。

▲亡友汪仲賢絕風趣，某次其家

一甌竈忽傾壞，乃雇巧工重建。忽某

報主輯者函索其稿，仲賢因草短作數

十則，命名曰：「倒灶室筆談。」

▲辜鴻銘治英吉利文，著名海內

外。實則其漢文亦極有根柢，撰有讀

易草堂內外篇一冊，羅振玉為之刊行

，有時且喜為韻語，如詠西裝女子云

：「千古傷明妃，都因夏變夷，如何

漢臣女，亦欲作胡姬。」又悼亡云：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

江水，同出不同歸。」聞其夫人為扶

桑產，辜因自稱為東南西北人。謂生

於南方，居於北方，學於西方，娶於

東方，曾為上海南洋公學教習，又任

北大教授有年。

▲我國僧徒稱為緇流，以其御黑

色之衣也。不料天主教之司鐸修士亦

御黑衣，可謂中西一轍。

▲嘗見海虞詩人楊無恙為人畫扇

，黃花數枝，逸氣盎然。一面錄其所

作半塘春遊詩。吳中景色，似在目前

，動我尊鱸之思不置。如云：「春風

吹進闔閭城，士女恬熙搶嫩晴，綠上

柳梢紅到杏，上河圖裏恰清明。」

短簿祠前柳萬條，夕陽黃綠半塘橋，

鬧紅一舸傳家物，只揀文仇畫裏搖，

「一塘上揚花蹴路塵，踏青看棹近清

明，綠煙罷畫船藏柳，不見黃鸝只有

聲。」一作行書又極流利，可寶也。

▲西國童豎，往往穿露膝短袴，

我家鶴兒亦仿為之。但童豎戲嬉無狀

，動輒顛蹶。於是膝蓋擦傷，血淋漓

滴，引為常事，因此予認為童豎穿短

袴，大非所宜，徒事歐化，毫無益處

，固不僅一袴而已也。

▲太史王廷揚能繪蘭，惟不多見

耳。予曾於眠雲處得觀其畫蘭便面，

密葉中作冷蕊三剪，韻味酣足，并題

一詩云：「蓬蘞叢中幾朵開，靈均心

事屬懷來，春風綠遍江南草，移向湘

汀雨後栽。」

▲遜清宣統間，某書局有石印本

名人尺牘墨寶，凡六冊，蓋武進莊思

緘秉翰及揚子鮑氏春圃藏牘而借印者

也。內容如袁枚，洪亮吉，王文治，

梁同書，馮桂芬，張之萬，伊秉綬，

楊沂孫，紀昀，孫星衍，湯貽汾，阮

元，翁方綱，錢大昕，曾滌生，張問

陶，劉墉，張之洞等手跡，寫作俱精

，印亦佳妙，茲已絕版，偶於坊間見

之，索價至一百二十金，予囊篋未能

購取，昨蒙陳涵度假閱，簞燈展翫，

為之廢寢。

▲以筆墨摹寫人狀態，而得其精

神，謂之傳神，傳神之法，由來已久

。世說云：「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

點目睛，人問其故，曰傳神正在阿堵

中。」又謂傳真，輟耕錄載其法而

未詳，清丹陽丁臯撰傳真心領二卷，

分三停五部陰陽虛實之法。又申言旁

側俯仰之理，於圖畫遂為專門之學。

他如歸熙甫先妣事略云：「家人延畫

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

，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又蔣茗生鳴機夜課圖記云：「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年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為母寫小像。一絕有趣者，善畫鬼物之羅兩峯，忽為袁子才畫小像，因畫得不像，退還欲使重畫一幀，子才乃巧為說辭云：「兩峯居士為我畫像，兩峯以為是我也，家人以為非我也，兩爭不決，子才子笑曰，聖人有二我，毋固毋。我之我，一我也，我則異於是之我，一我也。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峯畫中之我，一我也。人苦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猶兩峯之不能自知其畫也。畢竟視者誤耶？畫者誤耶？或我貌本當如是，而生時我之自誤耶？又或今日之我，雖不如是，而前者之我，後來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是兩峯合而畫之耶？然則是我非我，俱可存而不論也。雖然，家之人既以為非我矣，若藏于家，勢必誤認為竈下執炊之叟，門前賣漿之翁，且拉雜推燒之矣。兩峯居士既以為似我矣，若藏之兩峯處，勢必推愛

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熏奉珍護於無窮，是又二我中一我之幸也。故於其成也，不敢自存。轉託兩峯代存，使海內之識我識兩峯者，共諦視之。一觀此可知畫像之不易矣。厥後人視傳神為卑卑不足道，名畫師不屑圖寫人像，而傳神遂為拙工之事。據人見告，王一亭能圖像，不肯輕作，而我蘇顏菡生早年於傳神頗具工夫，晚歲亦不作，當今惟有鄭慕康畫像稱名手，但亦擇人而作，不貿然從事也。

七夕

張一鵬 撰

一年一度慰相思，地老天荒總不離，試看人間新伴侶，朝歡暮樂幾多時。
 迢遞銀河隔望中，今宵天許一橋通，莫嫌歡會匆匆甚，妬煞嫦娥守月宮。

顧明道先生著 十大長篇小說

海內讀者交口稱譽。文筆精警各極其妙。

- | | | | |
|------|------|----|-----|
| 社會言情 | 惜分飛 | 三冊 | 十七元 |
| 社會言情 | 柳暗花明 | 二冊 | 十三元 |
| 社會言情 | 花萼恨 | 一冊 | 八元四 |
| 社會言情 | 江上流鶯 | 二冊 | 六元三 |
| 香艷 | 奈何天 | 二冊 | 二元 |
| 俠情 | 劍底鶯聲 | 一冊 | 五元六 |
| 哀情 | 釵頭鳳 | 二冊 | 六元三 |
| 小說 | 血雨瓊葩 | 二冊 | 七元 |
| 歷史 | 章臺柳 | 一冊 | 五元六 |
| 言情 | 念奴嬌 | 一冊 | 九元一 |

其他名著尚多
 ▲歡迎惠臨選購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發行

回 憶

錢樂賢

樂之：

妳父親畢竟歸來啦！

多麼使人感奮的消息！妳又可以驕縱地享受偉大的父愛了。我止不住時時要想像妳們快樂的情景，可是，每次祇是編成了自己的片片回憶，格外把自己推入了無底的悔恨之淵！

我父親和我永別已二月了，任我把淚酒溼他墓邊的草，哭啞了我的嗓子，他也永不會歸來了啊！

樂之！稟承了父親驕強意志的我，雖不會懦弱的乞人哀憐或是怕人欺負，相反地，我現在正噴着淚，昂起頭，像先父一樣的在重新墾植着自己的環境！可是訴不盡的却是無涯的悔恨啊！悔我始終沒領略到父愛的真諦，更悔我從未報答父愛於萬一。恨死神太酷守時刻，他竟不容父親有回答一聲我哀呼的瞬息光陰！

妳知道的；我是個落下地就沒有了媽的孩子，是父親在襁褓時赤手空

拳的把我攜到上海。他二十年如一日

地一方面為事業奮鬥，從荆棘叢生的荒原上漸漸建立了他美麗的天地。一方面對我負起了偉大的母親的責任；呵着，護着，撫着，扶着，居然把我培植成人！海水雖深，雖遠，怎比得了父親對我恩澤的偉大？

當父親事業逐漸燦爛的時候，許多戚友都來為他做媒續弦，可是每次他總是委婉地謝絕了。他說的，是純粹為了我呢！每晚，悽悽地獨守青燈！

是我十五歲的那年秋天吧？一天，父親慎重地把我從花園裏牽進了他的書房，溫婉的對我說：「玉！爸爸過姨娘回來，妳贊成嗎？」我咬咬牙不作答。他又抱歉的說：「姨娘不比後母，不敢欺妳的，進門還得向妳行大禮哩！而且爸爸計永遠疼妳像今天一樣，相信爸爸嗎？玉！」我終於點頭贊成了。那年冬天，姨娘正式進了我家的門。

樂之！我是多麼的自私而且小心眼啊！自從姨娘進門，我怎麼也不肯

對父親和從前一般的親愛了。我存心以為父親有了那可恨的姨娘一定會多嫌我了。

以後，在家時；總鍵上了房門獨自看書，每天幾乎總聽得父親來叩我的房門，低低喚道：

「玉！花園裏去散散步好嗎？我真悶得慌哪！」事實上我也知道父親的寂聊，姨娘一個月裏總有二十五天在她的大亨寄爹家中鬼混的。父親一直在悔恨他錯娶了人，可是我當時為什麼不諒解父親的苦衷呢？總是粗聲地回道：

「不去，明天攷書哩！」現在我雖要陪他去散步，可是，什麼時候花園裏能再有我扶着他的影子呢？

有時，父親興頭頭喚我道：「喂！玉！我買了許多脆肝回來啦！在我房裏，妳自己去拿吧！」我却常是冷酷的答道：「誰希罕！我不吃！」其實祇有親愛的父親知道我的嗜好，也祇有他，會常買來逗我開胃。可是我却多麼使他掃興啊！

每逢攷試，我常澈夜不眠，等到

夜深更靜，精疲力竭了，書掉在地上，頭倚在桌上睡熟了。總又是父親在房外頻呼：「玉！睡吧！不早啦！窗關了沒有？留心別着涼哪！」唉！父親的體貼女兒，至此也總算是無微不至了吧？現在每當夜深，還常給這種低低的叮嚀從濛濛中驚起，可是醒來啊！祇見床前慘淡的一片月光！

夏天，我自然和妳們一般的赤着足穿皮鞋，爸爸誠懇的勸我：「穿了襪子又整潔，又文雅，而且也不比赤足不漂亮呀！……」我總固執的駁道：「腿和臉有什麼分別？不一樣是我身體的一部份嗎？明天去做個面罩把臉也蓋起來，好嗎？否則，也和露腿一樣的豈不有傷風雅？」有時還要罵他一聲：「何其迂也！」現在想來，父親迂舊，揀可聽的依他一二也無妨，何必定要使老人家不愉快呢？可是而今悔又何及？

去年秋天，姨娘終於不安於內席捲私奔了，父親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刺激，肝病大作，及至冬天，香港炮火又把父親慘澹經營的船公司燬於一

旦，又兼歹人覬覦父親產業，千方百計的盤算，陽曆新年終於涉訟法庭，父親勢不能敵，竟弄到宣告破產，我們上海的寫字間和住宅全部被封。父親卅年來的心血，憑空燬於一朝，自是氣憤填膺，終於四月卅日舊病大發，棄我而去了。

唉！樂之！妳也想像不到吧！巨浪會如此無情的此沒彼起的猛襲着我們！來勢以浩大，迅疾，直震得我耳鳴眼花，應接不暇，及至父親棄養，才像一顆大炸彈爆發似的把我驚醒了，真是黃粱一夢，我現在竟成了家徒四壁孑然一身的標準孤女啦！唉！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痛定思痛，悔恨無已，每晨祇呆坐園中望着盛開的花神往，這些，都是父親所手植的，他在世時，終日徘徊其間，把賞不止。我相信，父親若是有靈，他一定仍舊會天天來撫玩的，那麼他也可以看見我，知道我無恙而放心了。

樂之！不是我有意要當妳父女重聚的時候來說這長篇短氣話掃妳興，

我實在太急切太熱烈了，要妳毫厘不爽的及時領略父愛的真諦，儘量補報養育之恩，此其時矣！務望妳勿再蹈我覆轍！我是祇能天天準備着怎樣在泉下和父親再敘時細訴衷腸了！再談吧！願

幸運之神永庇着妳

子玉草十，十。

發香港回春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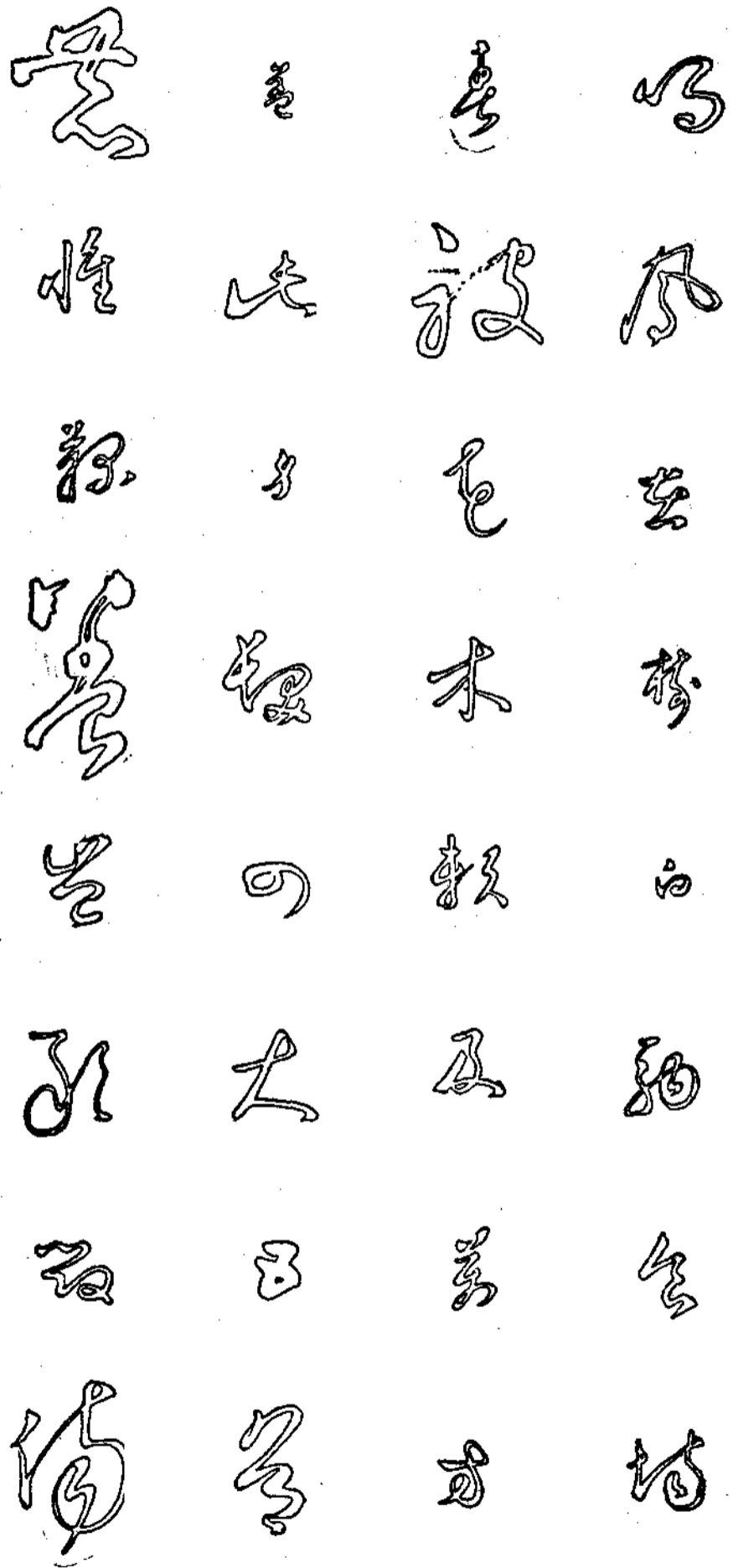
（張壽鏞）

妙高臺上二句中，（五六兩女居妙高臺，余即寓此。）一半晴天半雨濛。憂鬱情懷憐學子，（時為光華事，心頗憂鬱。）清閒歲月理詩筒。（日理峨眉舊作。）來迎喜有書癡子，（王兒芝聯又來迓余歸，斯兒好書，家人目為書癡。）笑口欣開小阿蒙。（熊文之子，余名之曰紹泉，熊文別號阿蒙。）二女依依江畔別，海天空闊賦歸鴻。

弔懷素千文
澄觀圖本
 發王羲之「向亦得萬書」
大觀「缺亮字本」
 問王羲之「疾更委
篤」
 章草韻
辨體
 臣唐太宗
屏風書
 歸皇象急就章
太和館本
 彌孫禮慶千文
續三希堂
 民懷素千文
澄觀圖本
 殷王守仁
天香樓
 道阮研
大觀
 愛王羲之「不得執手」
大觀「缺亮字本」
 伏王羲之「伏想清
和」
 壹董其昌
千文
 王褚遂良
臨川李氏本
 伐智永千文
陝本
 湯懷素千文
綠天庵本
 垂蔡襄臨
書譜
 育王獻之「永嘉
二王法帖」
 戎隋賢出
師頌
 體王羲之「徂暑
感懷」
 罪懷素四十二
章經
 坐王羲之「此郡之弊」
大觀「缺亮字本」
 拱趙慎千文「慎
就章」
 黎懷素千文
澄觀圖本
 羌王羲之「破羌」
二王法帖
 率陳獻章「五
言詩拓片」
 周饒介
三希堂
 朝文天祥正氣
歌
 平王羲之「嚴君平」
十七帖
 首陶潛擬
古雜詩
 退祝允明千文
祝允明
 賓王羲之「小大悉」
臨川李氏淳化與兼隱齋
二王法帖合鈞

弔 不 代 冠 月 友 叔 湯
 生 物 回 是 有 批 柔 章
 堂 育 紫 上 亞 法 戒 美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鳴	王羲之「行成旅」 隱齋本	鳳	懷素千文 澄觀圖本	在	王羲之「諸從」 十七帖 有正印 姜西樹 溟藏唐拓本	樹	汪士鋐詩冊 （墨迹）	白	成親王千文 詒晉齋
花	秘閣 草韻 王羲之草訣歌 （米芾集字 范文明摹石）	木	唐太宗 屏風書	賴	王羲之「熱日更甚」 臨川李氏本	及	林逋梅花詩 海山仙館 本千文 所易之字 右使習者 多知草法	被	宋國琛 千文
方	王羲之草訣歌 （米芾集字 范文明摹石）	蓋	傅山（雜 刻殘拓）	此	張芝 （買似道本） 淳化	身	倪元璐 「前從洛」 「乾隆本」 古今	萬	曹植贈王粲 詩 「絳帖」 畢脩方雙字 文摹李青蓮
四	杜牧張 好好詩	大	王羲之「吾 惟辨辨」 彙觀	五	斯文 赫定在樓閣 發現 簡稱「樓閣」	常	尺牘 墨迹 大觀 十一月四日	恭	宋曹 千文
惟	孫虔禮千文 （餘清齋本）	鞠	張照千文 （觀得樓）	養	宋曹 千文	豈	王羲之「鄉里人採藥」 淳化（孫北海本）	敢	王羲之 草露貫珠
毀	韻會	傷	歐陽詢 （李雲麟補刻本）						



難 孫度禮景福殿賦
使 王虞似道本淳化
靡 社書
忘 謝靈運
必 林逋梅花詩
効 褚遂良賢堂
女 曹植敘愁賦
 曹子建手稿

慕 賀知章千文
 聽雨樓
才 皇象
 缺亮字本
改 草韻
曼 草韻
恃 朱敬盤
可 王羲之
 觀
量 宋文

復 王羲之中耶女
 孫北海本
己 曹植離思賦
談 懷素千文墨迹
 徐筱圃藏
得 張芝
良 王羲之
 皇象
 淳化
貞 元章款千文
 墨跡
 疑為吳元章者
 然其紙
烈 許宗魯
知 王羲之
 鴻堂
能 王羲之
 刻大王帖
彼 王羲之
 拓本
長 王羲之
 閣別
器 皇象
 太和館本

過 王弘
莫 曹植東征賦
短 王羲之
 得都下九日書
信 王羲之
 閣本
欲 董其昌
 三希堂
男 郭誥
 千文

女 慕 才 改 曼 恃 可 量
 復 己 談 得 良 貞 烈 知 能 彼 長 器
 過 莫 短 信 欲
 男

墨 祝允明
草書 貫珠
贊 社 草書
維 懷素千文
（傳雲館本）
聖 懷素
草聖 葉辨
鮮于樞
海山仙館
吳文華
千文
習 會 銀

悲 王羲之「日月如馳」
淳化（孫北海本）
羔 智永千文（日本印墨跡本）
賢 王羲之「知賢」
淳化（肅府本）
德 孫虔禮千文（右旁加）
端 古 澗 潛 疑
傳 康里夔夔
聽 歸莊千文
（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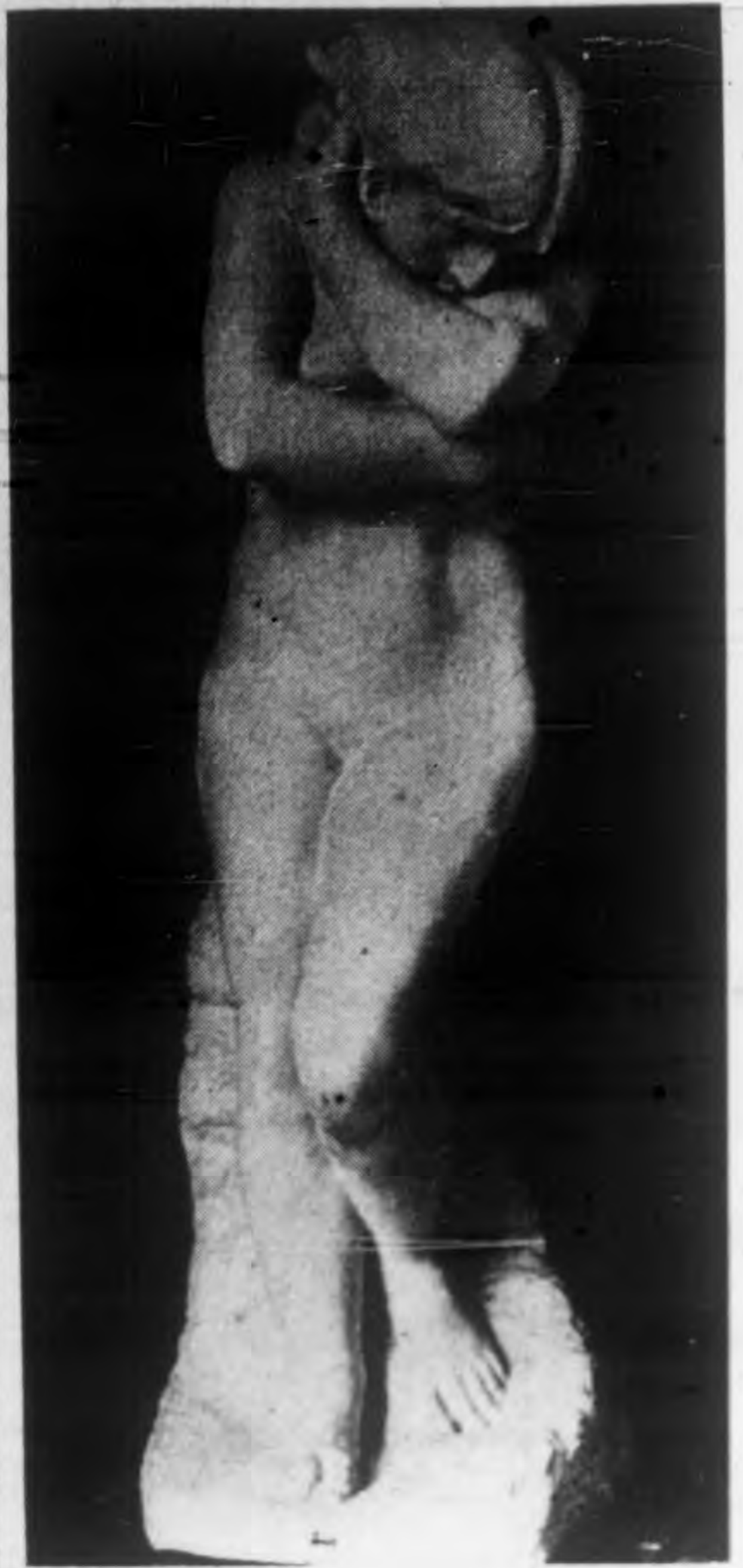
絲 唐人寫文
羊 孫虔禮
蜀都賦
克 王羲之「草訣歌」
米芾集字明范文
建 文璧千文
表 王羲之「適重熙」
聲 蘇軾
草韻彙編

染 王羲之千文
景 吳鎮
念 懷素千文
（寄暢園本）
名 曹植節遊賦
正 孫虔禮
虛 王羲之
草韻彙編

詩 王羲之梅花詩
行 王羲之「一行成旅」
淳化（臨川李氏本）
作 王羲之「吾前東」
十七帖（日本印本）
立 智永千文（日本印墨迹本）
空 本 多
堂 顏真卿

1 □浴之神女□畫名界世□

□作吞雷□



品作丹羅家刻雕大界世

▷ 娃 夏 ◁

▽ 玉樹臨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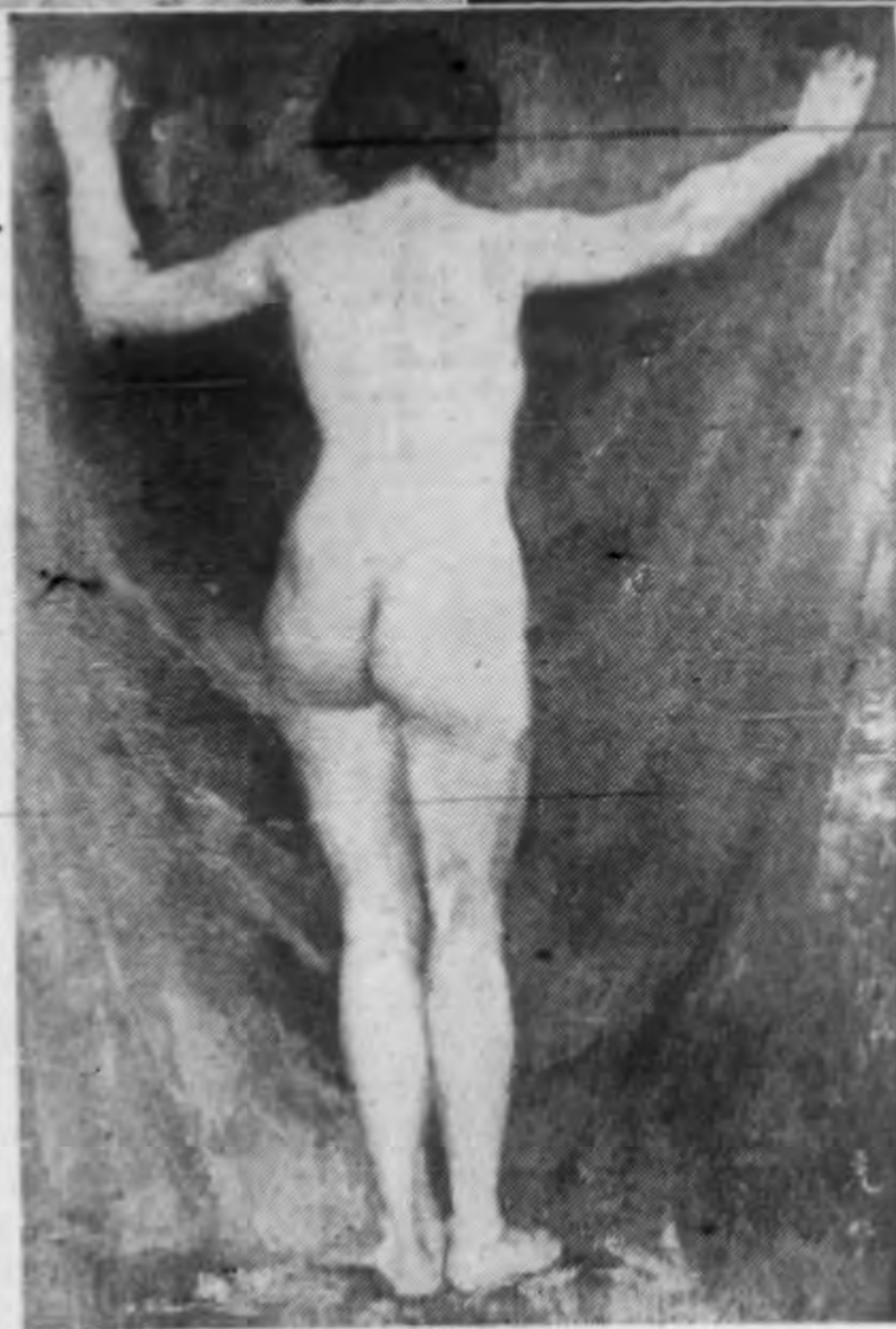


▽ 精神的痛苦



張充仁先生雕刻

▽ 上列二幀 △



張充仁先生油畫人體

▽ 背影 △



錢綺蘭女士治印



錢倚蘭女士，余表弟吳君似蘭之適室也。蕙質蘭心，賦性敏妙，能治鐵筆，拜陳巨來先生為師。曾為余治印二，一朱文曰：天笑，一白文曰：劍影樓。其他曰：倚蘭之印，曰：倚蘭，皆其自印。曰：擷薇所藏，曰：江細家，皆其閨友也。竊念吾國閨秀之能書畫者，世不乏人，而能治印者頗妙。一部印人傳中，男子占千餘人，女子僅寥寥數人而已。最著名者，為韓約素，何玉仙，方若微等三人。就中尤以韓約素為最，韓又號鈿閣，梁千秋侍姪也。幼識字，能擘阮度曲，兼工琴，嘗從千秋學篆，遂能奏刀，頗得梁氏家法。名流巨公，以為鈿閣圖章，較重於千秋云。其他如何玉仙，自號白雲道人，金陵史癡翁側室。方若微，字仲蕙，桐城方敏恪孫女，皆為名女印人。今倚蘭正在韶年，而所造若此，前進匪可限量。其所治印，於白文尤佳，巨來言：倚蘭之印，酷似楊龍石云。壬午莫秋，包天笑識。



▷ 伏 俯 ◁

品 作 丹 羅 家 刻 雕 大 界 世



▣ 作 茲 克 茲 拉 維 ▣ 神 愛 與 絲 納 維 畫 名 界 世



黃昏時候

葉賽蒂

· 一 ·

生下來就帶了十分隨便的性子。對於自己的前途，是任什麼計劃也沒有打定的。已經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了，眼看着中學就要畢業，那麼將來是要打算選擇那一種職業呢？這問題看來雖然簡單，要馬上決定倒也不十分容易。那時

「工業救國」的呼聲非常時髦，所以學生界的一時的風尚是對理工科的熱心。那原因是不難知道的。遠在民國還不會成立以前，就已經有人在倡導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學說了；國恥增加了不少次以後，對於外國人的心理是慢慢的由侮慢而畏懼而佩服起來。那麼大家想學習能富國強兵的學術，不也是十分自然的麼？我那時是也計劃着作個什麼工程師之類的專家的。至於工程界廣泛的門類，却是連考慮也沒有考慮過。有時或許有父親的朋友半開玩笑的問着自己將來的計劃，窘起來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只好照了「士之子恒為士」的老法類推一下。因為父親是作礦師的，所以也就冒然的肯定了自己將來的職業總不外乎是掘煤之類的事情。這時父親就往往用了特有的豪爽的笑聲罵着說：「這小子將來也想作煤黑子嗎？」碰到這種地方，自己往往是窘得不得了，抓了機會就逃掉了。

我讀書的中學是在一個北國的大城市裏。真算是風雨飄搖的時代，記得有兩次因為時局關係大考都沒有考過就結束了，提前放了假。學潮也發生的特別多，平均每學期念書的日子是總不會超過四個月。這麼零零碎碎的讀過了五年書，心想畢業總不成問題了罷？可是在集訓營裏過了四十天左右

硬麵包

香 更

軍用乾麵包，都是很硬的。從普通人看來，以為：似乎還可以軟些，現在這種硬麵包，還沒有市上賣的餅乾好吃。

有人搜集過現在交戰着的十一國軍用乾麵包，拿來檢查過，一種種都是很硬的。

甚至美國的軍事雜誌上，有一幅漫畫，繪着一個兵士，落去了鞋根，就拿一塊乾麵包釘上去代替了。

其實，這些乾麵包，製成的時候，也是很軟，與普通麵包一般，裏頭含着百分之三十六的水分，滋味也很佳，而且麵粉用得也比普通麵包來得好。

那末，這麼軟的麵包，為什麼會這樣硬呢？這是特地使牠硬的。

最好，當然是把軟的使用；不過不易保存。作戰之初，大軍一動，食物就預備貯藏起來了。尤其是那乾麵包，兵士出征之初，就裝入背囊之中。危急時來不及裝，所以平日就準備

的生運以後，就不得不離開那裏。上了那有名的藍鋼車來到了S埠。

暑假已經完結，母校也已經回不去了。那時心裏真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尷尬心情。心想母校是回不去了；要長期的放了暑假罷，心裏總是有些不甘。於是每天在看到縮成了可憐的一張的報紙時，就注意起五花八門的學校招生廣告來了。在北方的時候就聽見人家說過這裏的學校是花樣繁多的。心裏早就懷了戒心。現在看見好像電影院門口的廣告一般的招生告白，覺得真是名不虛傳。這時就有一種頗為「原始」但是也頗可靠的判斷心理發生了。那就是愈誇張得過火的愈不可靠，而簡簡單單只有幾句必要的話的告白的學校，倒是可以試試的。我於是就檢定了一個告白頂簡單的省立中學——附有工科的，預備碰我的運氣。

時間已經是九月初旬了。可是天氣還是十分燥熱的。因為地理不熟，就坐了黃包車到學校去。車子在鋪滿了綠蔭的馬路上像蠕動着的坦克車一樣的行進，慢慢的覺得街市有些鬧熱起來了。這時太陽已經快到中天，曬在已經歷盡不分風霜漸漸變灰了的車篷上，熱氣很快的傳佈進來。坐在這在十八世紀也許可以算作交通利器上的我，格外的有些暴躁了起來。坐在車上被蒸發也已經很久了，而街市反而更熱鬧了起來，進到了叫做「小菜場」的地帶了。時間正是九點左右，提了籃子到小菜場來的人格外的多。茭白的皮子亂洒了一地，一不小心就會跌一交。半舊的大木盆裏盛着頗不小的鯉魚，因為水淺的原故，只能偏了身子在游泳，看了格外令人氣悶。娘姨們和賣菜人用的高音吵着，聽了總疑心是到了外國。在交涉了半天而不得要領的時候，娘姨就在菜攤上抓了一把菜放在提籃裏跑開。賣菜的無可如何，只好隔了菜攤吐過一口口水去。而那娘姨却伶俐的轉了一下身子走開了，口裏自然還不乏嫵媚的罵聲。

坐在車上的我，欣賞着這景像，慢慢的忘却了增加起來的溫度。同時心

着。說不定要貯藏到五六年，這裏就有一個問題了。

餅乾等類，水分適度，非常可口；但這只能夠保存四個月，黃霉天只有兩個月；然而市上所賣的，沒有問題，四個月內，大約總能賣掉，否則這生意就做不成了。商品要保存到五年，那末錯路遲鈍，即使可以保存得安然無恙，這工廠爲了活本擱淺，也會倒閉了。

如果像商品那麼保存在透風而不生蟲不易霉之處，那還可以。戰場上雨淋日晒，乾麵包就非有適當的保存力不可。

保存上重要的科學條件，就是乾燥而除去水分。

出蟲，生霉，這蟲與霉，都是生物，生物就非有水不可。蟲與霉自己沒有帶水瓶而來，而居留的食物上，若食物沒有水分，牠們就無法生活。如果乾燥而除去了水分，那上面的蟲與霉，就不能活命。那食物的能不能養活這些生物，他水分的界限，是百分之十三。如果含着十一或十二的水

裏也不禁奇怪着學校怎麼會設在這樣的城區裏呢？別是車夫弄錯了罷？可是看看夾在人羣中的路牌上，寫着的倒正是那條街的名字。

在這條長長的充滿了人聲的街的盡頭，是一幢頗富於「美術化」的房子。是一家美術學校。在亂世，藝術是大概要凋零的罷，所以生意頗為不振，非常的冷落。進去以後是畫廊，裏邊掛着不少油畫，像水妖一般的裸女哩，頭部長得可怕的人像哩，都是莫明其妙的東西，大概就是所謂「未來派」的了。還有一些變了調子的破鋼琴彈奏的聲音，倒是一「弦歌不輟」的好地方。裏邊的一進是租給了我所希望進去的學校作臨時校址的。這些房子就要比較的差一些了。那建築的久遠是足與古老的學校歷史媲美的。漆着綠漆的門窗，已經因為長久的風吹日晒而破裂了。剩下來黝黑的木底子和發灰的綠色一對比，更顯出了這建築物的年齡。第二進是一些瓦房。牆壁上剝落了磚泥，用了劣質的白灰敷補着。頂上的瓦也生滿了青草。夾道砌滿了方塊石。中間凸起而兩邊凹下，磚石的水道，一切都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樣子。

第三進是三層的樓房。下面是宿舍。其實還不如說是監房。房間是狹狹的一條，陰黑得整天需要着電燈。窗上豎了鐵欄杆。這的確是一所奇怪的建築。兩頭是惡劣的西式樓房，中間夾了一層孔廟裏兩廡似的老房子，充滿了一種低級的雜揉趣味。

這原因後來才曉得。原來中間夾着的那層古色古香的建築，是屬於××會館的。後來因為二房東的美術學校拖欠了會館裏的房租。上訴的結果是三房客的中學校立即遷出。我們曾經上過課的教室，後來就用了來放棺材。簡直是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在這一兩廡一里的一間平房外邊，掛着「訓育處」的牌子。

那時該是第一課才下，房間裏擠滿了教員，香煙霧瀰滿了全室。有的彼此談笑着有的則利用了餘暇來改卷紙。我簡直不知道應該向那一位接洽，幸

分，乾麵包決沒有變做，出蟲，發霉之虞，到了十四或十五，就容易壞了。

需要水分的蟲與霉，一到水分少的食物上，非但得不到水分，而自身的水分，反而給他吸去了。

所以軍用麵包，製成時雖然很軟，而有百分之卅六的水分，必須把他乾燥而剩百分之五。這樣，別說五六年，七年也可以保存了，所以非硬不可。

戰場上無樂趣，不過吃吃而已，上自將軍，下至小卒，只是想吃。吃了朝頓，想吃中頓，吃了中頓，想吃夜頓，往往五六分鐘吃了一頓，到下一次吃，非經過七八時間不可了。

這樣，把硬麵包徐徐嚼着，雖然吃到肚中，分量是一樣的，這一塊硬麵包，可以吃到兩小時以上，口中不覺寂寞，也是一種安慰。

兵士之中，很多牙齒不强的人，所以乾粮除容易攜帶外，還要容易吃，因此，從前大如紙牌的，現在改成麻將牌大小，吃起來便利了。

磨得了校工的指示，就走到一個很瘦小，眼睛深澀的凹進去的人的辦公檯前去。他的頭髮很稀少，可是還是很光亮的向後分梳着。表情很嚴肅，微笑只藏在眼角裏。他問了我的來意，就很惋惜似的告訴我來過了。但是後來聽到我要讀工科以後，好像還有點辦法。就向旁邊的一位在吃茶的人問還有餘額否？那人是像狸一樣的城府森嚴的人物。他用眼光從眼角向我一溜，皺了眉頭在考慮。大約隔了一分鐘才幾乎看不出似的點了一下頭。這樣我的問題總算解決了。

那瘦瘦的主任寫了張準許交費的條子交給我，我隨手給它折了起來。不料這就激起了他的憤怒。「你怎麼這樣不懂規矩，便條那裏可以隨便折折的呢？他就從我的手裏把那折起了的條子搶回去。在桌上展開壓平重交給我。他又瞟了我穿着的麂皮外套說：「這裏只能穿制服。明天要把這衣服調過。」我唔的答應了一聲就逃出來，心裏覺得有些吃驚。第一天就使教務主任這樣生氣，真有些不妙。母校也總算全國數一數二的學校了，但那教務主任就沒有這樣神氣活現過。這回準是踏進了尷尬的地方了。

• 二 •

母校在北國算是頗有地位的學府，一個詩人曾經稱作「製造中學生的工廠」的。無論如何，那規模總算相當大的了。幾年來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像大概是剛一進去時受到老同學們「拖屍」的歡迎。這份禮物，直到現在想起來還够頭痛。譬如說罷，新來的學生如果到浴室去，老同學就會把你扔進游泳池裏；等到吃過幾口水以後，再熱誠的從池裏救你出來。聽慣了這些怕人的傳說，作爲一個新生，第一次到學校裏心裏的不安寧，似乎是當然的。

「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所以才有這種兇得厲害的惡作劇。到了南方以後該是什麼情形，心里也捉摸不出；想來總該比較溫和些罷？或竟由

兵士攜帶這乾麵包，自己不能任意食用，非有隊長命令，決不可吃。萬一乾麵包軟如雞蛋糕，那末，發給之後，當夜就可以吃光了，還有誰肯保存到等候長官命令呢？

營養障礙之原因

公鼎

近來各物昂貴，因此，食物有了限制，便容易引起營養障礙，尤其是維他命類，他的種類很多，這些，都是極少量的含在種種食物之中；不過因着食物的調製，很容易破壞而失去，所以我們日常的食物，一不留心，就不知不覺的缺乏維他命而妨礙健康了。

已經發見的維他命，有二十七種以上，現在把其中最重要的維他命A來說明一下：

冬天寒風一吹，誰都會臉上手上，皮膚發燥，如果到了燠熱的天氣，皮膚仍舊是那麼乾燥，那便是維他命A不足，必須注意。

維他命A一缺乏，皮膚的上皮就

溫和而變成陰毒的把戲也難得一定。我第一次踏進了教室門口，心裏的確是這樣的徬徨着的。

那是早晨八點以前半小時光景。就在後來作了停柩所的一間課室裏。牆壁是薄薄不到五厘米厚的木板，漆了綠漆。中間生了裂縫，這在上課或考試時候，由外面欣賞裏邊的活劇的人是非常便當的。門就裝在板壁上，我在推的時候，是小心翼翼的。極力避免了牆壁的搖動。同時心裏也準備着接受就會襲來的「禮物」。出奇的好像沒有得到別人的注意。不免稍稍失望。教室裏的十幾個人都圍起了個面孔白白標準士子型的人在聊天。那人用了悠美的姿態，抑揚的腔調，敘述着一些什麼可笑的事。不時從四周引起了笑聲。爲了要引起注意，我就把書桌的蓋用力在箱口敲了一下。可是返只不過引起了那白面孔的人向我望了一下，接着就又繼續他的談話去了。

我心想這是奇蹟發生了。沒有接受到熱烈的「招待」或是侮辱的微笑，覺得這些人是太善良了。也就更覺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不該，然而也就格外的覺得寂寞了起來。可是這寂寞並沒有繼續多久。又過了十分鐘光景，教室裏是熱鬧了起來了。

這回門是通的一聲開開來的。無疑是用了腳的結果。木片的圍牆隨了這一脚也開始了「簡諧運動」。牆頭擺動的角度，大概總在十五度左右，幸虧不會壓下來。最先跑進來的是有點像「山羊」似的人。人很瘦，頭小得出奇。鼻子突出，和面孔作成四十五度的角。上面架了一幅圓的鑲邊眼鏡，活像印度的甘地。作了不滿意的事以後就用手在後腦搔搔，嘴角一呷，肩頭一聳，表示這事在他也是不滿意的。後來知道這就是班裏的級長。畢竟不愧是領袖人物，一看見我這陌生人就過來招呼了。

「耐阿是新來格同學？」

「是今天才第一次上課，晚了些罷？」

萎縮，而水分與脂肪的分泌便衰弱，因此，乾燥起來了，同樣的結膜、鼻腔、氣管、子宮等的粘膜，也會變質而硬化，這種皮膚與粘膜，好似失風的橡皮，失去彈力，容易損傷，已經沒有防止細菌侵入的能力，一到春天，臉上生出很髒的一粒一粒的東西來，並且很容易罹氣管支炎、肺炎、中耳炎、產褥熱等可怕的傳染病。

又一缺乏維他命A，骨與齒，皆易變質而脆弱，小兒之成音，竟會停止，大人則舉丸退化而性慾減退，卵巢機能，也會起變化而成不孕症，可怕之至。這缺乏過分劇烈，便到眼珠上來，每到晚上，眼睛會看不見，成夜盲症。再進行上去，角膜混濁，破裂化膿，甚至失明。爲什麼缺了維他命A，會成夜盲症呢？眼珠的網膜中，有一種叫「視紫紅」的，含有多量的維他命A，A一缺乏，這機能便遲鈍，薄暗而看不見東西了。入電影院而暫時眼睛看不見什麼的，這是夜盲症的初期，就要當心。這種狀態，孕婦相當的多。

聽見我說的是北方話，「山羊」也改用了國語來談起來。直是可笑的國語，凡是舌音的都變了喉音，聽起來十分的不舒服。問問知道他是福建人，却不料還會說蘇白和國語，真够稱得起是多才多藝的人物。

「你爲什麼坐在第一排呢？第一課是『狐狸』的課，吃不消的哩！」「山羊」好意的告訴我。於是就隨了他向後邊移過去。却只好坐在倒數第七排，後邊是老早就客滿了的。講臺和學生之間隔了有五排空座位，好像兩軍火線隔開的無人地帶，真是從來不會見過的情景。

「唉！現在這教室真不行，蹩腳透了。我們的老學校你去過沒有呢？那纔是漂亮的地方呢。」「山羊」滿腹牢騷的慨歎着。本想也說兩句話表示惋惜的，不料他馬上就接下去：

「你北方話說得真好，教教我怎麼樣？我們說的這種藍青官話真難聽死了。」

「就譬如說罷，『十』和『四』怎麼分呢？我就攪不清。」我真驚異了「山羊」的談勁。那話頭就像開了的水龍，源源不絕的湧出來。還不等你想好回答他，却又跳到別的問題上去了。後來還是抓住了機會，教了他「十」和「四」的讀音。結果練習了半天四十還是讀作了「施施」。第一次相見，真也不好意思說他怎樣的不行。可是再練下去，也不見得會有什麼進步；又不好回絕，只好支持着教下去。真是尷尬極了。幸虧這時狐狸走了進來，給解了圍。

一個人叫做「狐狸」，也真是不凡的人物罷？不知怎樣，總會想起「戰宛城」裏曹操那種人物來。那是一種叫做「粉淨」的角色。同是白臉，粉淨用的則是乾捺的撲粉。發出一種黯淡的白色。在眼角嘴旁，還有着幾條淺黑的紋路。意思是表示用過心度以後發白的臉色，和世故淵深的皺紋。現在在講台上出現的就正是這種人物。

維他命A，在牛油，蛋黃，魚肝，魚子，鮭，鱈等物中，含量甚多；人造牛肉中，差不多是沒有的。不過近來雞與牛，食料不佳，而蛋黃與牛乳中，含量也少了。

植物性的東西裏，沒有維他命A；但是有一種稱「卡洛丁」的赤黃色色素，牠一入動物體內，即可分解而變成維他命A，所以含有卡洛丁的蔬菜與水果，維他命A的効力極強。

於是黃蘿蔔、南瓜、番茄、柿子、枇杷、橘子等，是維他命A最好的供給根源。又卡洛丁在青菜中，也很多，尤其是很青的菠菜與蘿蔔葉中更多，白的蘿蔔與白菜中，差不是沒有的。所以選擇蔬菜水果，要揀青黃二色的東西，同是芋類，也是黃色的好，玉蜀黍等也是黃的有營養價值。

近來雞蛋牛油，不易到手，蔬菜水果，亦昂貴非常，那末到底怎樣去攝取維他命A呢？這問題，很易解決。人家不注重的魚肝和蘿蔔葉，含得維他命A最多，拿他來做菜煮的資料就好了。

微躬的背部和發展得不平衡的前胸，從穿着的綢長衫裏很容易的看得出，眼睛上部正有着兩條豎紋深深地刻着。眼睛看人時總是由眼角溜過去，深沉的像一直要透入人的內心。

講書時像演劇。抑揚着兩隻手做着身段。間或用嚴肅的眼光向某一個角落里看一下，像要搜索着什麼。眼光不時移動。雖然用了頓挫的音調講着書，可是心神並沒有貫注在所講的東西上；時時發生着小錯誤，呻吟着自己也尋不出錯誤的地方來。

這樣就是我們的狐狸。在將近下課的時候，山羊對我使了一個眼色。這兩天是常常由級長在快下課時請求先生發表關於時事的觀感的。這樣我們就可以聽狐狸滿帶了外交家豐度的演講了。

他先對這請求表示接受，好容易講好了功課似的喘出一口氣，用兩隻手輕輕地從綢長衫的表面拂去了粉筆灰。頭部微揚送出個善意的笑容。這才發出幾乎聽得聽不出的聲音來：

「這一次我得着可靠的消息。噫，知道哦！這是機密。」

他不講下去，像說書的玩着的賣關子的手法。用手一揮，似乎音樂領隊在開始他的樂隊的演奏。同時嘴角上也浮起一個淺笑——一個稍帶着驕傲性的勝利的淺笑。

狐狸偏裝得像英雄。教室裏的空氣也格外的協調。同學們也都互相耳語着。適才他那極簡單的算式上費力苦思，留給大家可笑的印象，已經被這些瀟灑的丰度洗刷得乾乾淨淨。心裏想這傢伙真是了不起的戰略家。是無愧於「狐狸」之稱的。

下課鈴響了。

山羊是要人。馬上就為許多人包圍了起來。七嘴八舌的談着，香調之高

不可思議集

幻 音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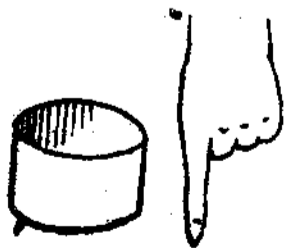
甲乙丙三人住旅館，房錢各人十元，他們付了三十元，後來因為可以減價，茶房拿五元來還給他們；但是茶房因着五元不易分配，就各人還一元，尚餘二元，作為酒錢，自己拿了。客人們一算，十元還了一元，應該九元，三九是二十七元，連酒錢二元，一共二十九元，那末，還有一元，那裏去了？一元在房裏的。

二

顧客天天來，而主人天天努力地要使顧客下次不來，這是什麼職業？

三

桌上放一空
洋鐵罐，如圖，
要將一隻食指，
把牠拿起來，而
且食指要伸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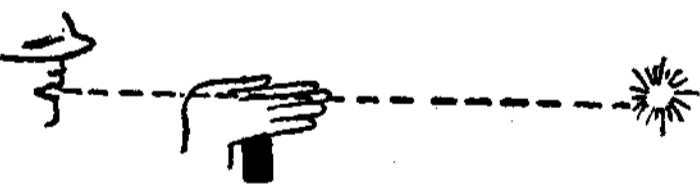
是連小菜場上的騷香都給壓下去了的。雖然是亂糟糟的一片，仔細聽了就可以分出是兩派在鬭爭着。一個剃了光頭，頭部上下都尖尖的人，是合山羊對談的主將。兩隻棗核樣的眼睛，眼珠不時由左向右由右向左的溜來溜去。雖然合對手雄辯着，那一滿不在乎的態度是顯然的。用山羊臉紅脖子粗的反抗着的樣子一比，無疑的可以斷定這位是棋高一着的了。心想真是地靈人傑，英雄是不一而足的。因為他說的是浙東紹興一帶的方言，更加是想要急急出口，就像滿嘴裏都是滾燙的豆腐，咽下不能，吐出又可惜的神情。聽了半天也不得要領。後來山羊對我說是爲了印一本級裏的出版物，那位「師爺」一定主張在某一家店裏印，否則就拒絕對他份內的事務負責。這頗激起了我的反感，心想竟有這樣不顧大局的人物，真是非打倒不可。真的，那時入世未深，恩怨自然是頗爲直截而激烈的。現在受了一「中庸教義」的薰陶，是老實得多了。

午飯的時間到了。這裏離開住的地方太遠，回去吃飯自然是不可能的。照了向來的習慣，隨便在什麼地方買了麪包，馬馬虎虎吃下就算數了。可是自從被「教務主任」教訓過以後，心裏常是惴惴的担心着觸犯了校規。買了麪包在教室裏大嚼，自然是不十分文雅的舉動。那麼還是到附近的什麼地方吃一頓的妥當些。正這樣計劃着走到街上時，「師爺」却在後面出現了。拍了拍我的肩部。

「Mr. 黃不回去吃飯罷？一淘去吃怎樣？」不好意思推却，只得答應了。臉上裝出高興的樣子。心裏則頗爲不安。心想和這樣城府森嚴肚皮裏充滿了機謀的人一道，一定是大大的失策。同道的一共三人。還有一位是穿了漂亮的西裝的公子哥兒樣的人。頭髮燙成波浪式，稍稍泛黃。白白的面孔上，表情簡單得可驚。只是望了人微微的笑着。這笑容在早晨第一時看見時就是如此。四小時後的現在，却不料還是這樣。心裏着實佩服他能保持一種面容

垂直，你不妨試試。

四



黑夜在荒郊中，發見遠遠一盞燈火，正在動着。不知這燈火，是向這裏過來呢？還是向遠處過去？有人要測驗牠，用手伸直，放在一個與眼睛一樣高低的本樁上，對這燈火看着，居然明白了。你知道是怎樣一個方法？

五

活的時候不會叫，死了反會叫，是什麼動物？

六

看不見的，看得見；看得見的，反而看不見，是什麼？

直至兩三小時之久。奇怪的是笑雖是善意，可是多看了却使人不安，就像在那笑容的後面，正有什麼陰謀在釀成。

回想第一天訓育主任教訓我的那些話，說是學生是非穿制服不可的。連應皮外套都不能穿，更何況是西裝？可是現在也不會看到有人來干涉過，心裏充滿了矛盾。就拿這話來問師爺。

「那天聽訓育處的先生說過，不是西裝是不許穿的嗎？」師爺哈哈的笑起來。

「那傢伙也不過是騙騙阿木林罷了。」

我那時是初來此地，「阿木林」的意義還不能十分透澈的明白。總之，不會是什麼好的名稱是無疑的。第一次的談話，就用這種稱呼加到別人身上，自然使我發生了反感，斷定他一定是個輕薄的傢伙。

在街上沉默的走着，心裏浮出了暑假裏複習了兩次的「水滸傳」裏的故事，武松在發配到牢城的時候，不是要吃一百「殺威棒」的麼？這樣心裏就頓時激悟了。原來幾百年前施耐庵筆下的示威法，到現在還是普遍的在應用着的。

街上是非凡的熱鬧。房子大概還都是清末時興的樣式，各式各樣的店舖擁擠着。每家都掛出特有的招牌來。「大出清」的紅字白地的大旂，迎風飄舞。在那上面就有軍樂隊在演奏着；這種樂隊似乎是在什麼魔術團裏邊聽到過。一個人敲着撲撲的大鼓，兩三個人吹了喇叭在和着。那用意想來總是想使人注意，不過我聽了却想睡覺。還有些店舖門口貼了紅紙，幾個人在大聲喊着，「開店大出清」。我看了這個心裏是有些同情於這失敗了的經營者的，可是記得幾天後不聲不響的又照常營業下去了。這回是心裏多了些世故，不想再招來「阿木林」的諷刺，所以也就「存疑」，不再問了。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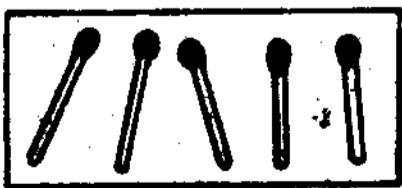
七

有四只同樣的書桌，一盞檯燈。現在有四人讀書，各人要同樣從左面得到亮光，這四只桌子，應當怎麼擺法？

八

這裏有五支火柴，不許取去一支，要使牠總數成三支，這如何辦法？

(答案下期揭曉)



老介福

綢緞顧繡
呢絨布匹

男女新裝
襯衫領帶

上海南京路拋球場口
電話一三三四八

犬之大小便

賽 君

犬若飼養在柵中，那末，尿尿的場所，大概有一定。大便牝牡都在最裏面的一隅。在大便之前，必先嗅地面，然後往來十數秒後，方始排洩；但是若舊糞還存留在該處，那末，牠一定避去舊場所，決不會重複在一處的。這樣大概有一定地點排洩的，總是些飼養慣在柵內的犬，若小犬初入柵內，在大便時，必定用前足搭在出入的門上，要想出去，到曉得了無法出去時，便不得已而在柵內大便。所以一天之中，若養成在適當時，有一次出柵外去運動的習慣，就可以防牠在柵內大便了。

有人反對那很致究的土瀝青等的馬路上，有大大便。其實，在這種地方，乃是異例。被腳踏車牽引的犬，或束縛自由的犬，因着飼主的不注意，才會在這種致究的馬路上大便。在德國的街道上，有了這種情形，就要罰飼主金錢，而且要叫他將糞掃去。那末，犬在戶外，大概在何等地方大便的

獨幕風趣劇 約會地點

Booth Tarkington 作
錢 公 俠 譯

人物

寇帝斯夫人，年輕婦人，二十五歲，或者不止一點
白賽斯，少年，身體柔弱，顯然還不到二十歲
白夫人，少年的母親，四十五至五十的俊俏婦人
荃茜，少年的姊姊，一個約摸二十歲的美麗女郎
史洛普，青年男子，約摸二十五歲
應歌巴，一個五十五歲的男子，也許有六十歲了
神祕的語聲，成年男子

幕景是在鄉間一個旅館院子以外的一個房間。然而這並不是一個「鄉間旅館」，而是一個供人宴饗遊樂的精美大廈，以所謂殖民地派頭，在豪華之中裝飾得非常簡樸，來賓都是經濟力量夠得上的人物，大都是爲了健康和戶外生活而來的。舞台後面的牆壁，勻稱地排列着象牙色的壁柱；兩側的牆壁，也是一個樣子；不過兩側的壁柱，却構成兩個頗爲寬大的入口，左右各一；從這兩個入口望出去，我們可以瞥見兩個走廊。牆上有幾張古舊的印畫——或者是古舊的圖版上製下來的印畫，角落裏有幾個花架，正在放着花。傢具是幾張印花布套的安樂椅，一張體輕的柳條有背睡椅，上面有印花布的墊子，和一條拖到地板的牀沿布；還有兩張柳條桌子，上面各有一瓶水仙花。在右手後角，靠近花架的地方，是一張熱帶式樣的椅子，柳條製的，椅背龐大異常——是一張菲律賓寶島椅子；在左手後角，有着同樣的一張。

舞樂從一個遙遠的管絃樂隊傳過來。幕剛升起，只見兩個人從左面走進來——一個年輕婦人，二十五歲，或者還不止一點，和一個身體柔弱的少年，顯然還不到二十歲。女的穿着午後室內的裝束，極其考究，却絲毫不損其俊美。

嗎？差不多也有一定，即路旁的草叢中，或枯葉與沙堆高的地方，牝犬壯犬，都喜歡的，尤其是枯葉上，壯犬最喜歡在那堆高的頂上做廁所，犬把背部高高的彎成圓形，大便落在枯葉上，一半就被枯葉遮蔽去了。牝犬似乎愛草叢，與壯犬同，蹲着後腿而大便，大便之前，牝犬都是先嗅地面，往來數次，慎重選擇場所，凡有犬糞之所，一定避去而找離開一點的地方。

大便後，雖自己略嗅一嗅；但似乎別無興味，往往立刻就去的；然而有時，也會用後足抓抓沙，或用鼻尖去撥沙的。犬之大便，須極安心時，方肯排洩，不安之時，決不嘗試，在行人多的地方，野犬不知如何，那普通的家犬，亦決不大便；若是周到一點的犬，大便時，頭必向道路一面，屁股對着樹木或山或池而行大便。犬在有史以前，一向是家畜了；但還有若干野性時代的警戒心留着。

還有，這是壯犬的現象，往往愛在高的石上，或木樁上大便，此外，有一種牝犬通有的動作，愛在飼犬人家

男的是洗刷得乾淨靚亮的一派年輕小夥子的樣子，白褲子，短的黑色上衣，跳舞鞋。從一進來以後，就可看出他是陷於極端的愛情之中。他盡其所能將身子靠近那少婦；他的眼睛戀慕地搜索着她的臉，從不間斷；當他們走進來的時候，他輕微地撞着她，並且毫不聰明地繼續這樣撞着。他們顯然是剛從跳舞的地方走來，兩頰微微泛紅；她用一塊手帕扇着，他也拿一塊手帕扇着她。在他們進來以前，我們可以聽見他們正在說着話：「哦，讓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吧！」是她說的話；他同時却在說：「哦，這不是出神入化！你的跳舞簡直是出神入化！」這幾句話就將他們送進來了。」

少婦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坐下來了！〔她頓時倒在一只椅子裏。〕

少年 不錯，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一個人都沒有。這是旅館裏第一個幽靜的所在，你在這兒同一個時間裏面決不會看見兩個以上的人，因為它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所在。這就是我何以往這邊走過來的原因了。〔坐在長椅上向她側着身子。〕坐在這「一」個人都沒有的地方，不是天大的妙事麼？

少婦 〔仍舊在扇着〕怎麼，你與我不就是兩個人嗎？

少年 是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說除此以外沒有一個人了。我們實際上是沒有旁人了，實際上是沒有旁人了。

少婦 〔哈哈笑起來，一面伸手指着左右兩邊寬敞的走廊〕沒有旁人？這旅館裏至少有三百個人哩。

少年 是的，可是他們這時候，都是在戶外，或是在跳舞，或是在喝茶。實際上這兒正和沒有旁人一樣。這是——實際上，我的意思是實際上。

少婦 是的，我自己也注意到這是一個頗為幽僻的地點。〔她思索地將室內望了一眼，然後轉向着他，微笑地。〕你不要去和那些跟你年齡差不多俊俏小姑娘跳舞嗎？

的門等處，總之是可做目標的地方，舉行大便；若是飼犬巨大而吠聲可怕，牠就是大便未完，也會逃去的；假使那巨大的犬不在家，牠竟會徐徐進門，選定適當場所，留大便而去。這理由，與下面所述的尿，就算不是意識的，也有自我介紹之意。

犬的尿，比了糞，在生態學上更有意義。牽着壯犬步行的人，誰都留心到罷？犬在路上，常常舉一後足，放一些小便，高興的時候，次數更多，到後來，往往弄得一滴尿也沒有了。我幼時聽得人家說：犬在路上放尿，牠怕回來時認不得路。這見解並不靠得住。

犬尿的生態學的意義，暫且不談。我們觀察牠小便的場所時，壯犬，無論柵中，路上，總在注目之處，如草叢，電綫桿，及大石等。人在路上小便，也往往會走近叢草或樹木旁去排洩。這情形，與犬不同，是另一意識，不可一樣解釋。

若是牝犬，那末，動作與場所，完全不同。牝犬不像壯犬那麼舉起後

少年 「痛苦的熱誠態度」她們？天哪，我才不！

少婦 哦，然而這是不正常的啊！

少年 我就是不正常的。我不要做正常的人。

少婦 不錯，可是像你這樣的人喜歡那些俊俏的少女，實在是極其自然的事

，所以——唔，我勸你「就」去揀一個和她們跳舞吧。你以為好嗎？

少年 「打斷她的話」不。她們一點兒人生的經驗都沒有。我所喜歡的是一

個有些人人生經驗的女子，像你這樣。

少婦 可是在你這樣的年齡——

少年 年齡和這個是一些兒關係都沒有的。使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結合的，

是他們有同樣分量的人生經驗。

少婦 「心不在焉」你以為是這個嗎，白先生？「她說話的時候，思索地四

轉望着室內。」

白先生 「極頂的嚴肅」我知道是這個。當我被介紹給你的時候，我立刻就

有了這個感覺；那是前天晚上，在接待室裏——剛好在辦公室新聞架過

去那第三根廊柱的旁邊，時間是晚上九點過一刻。

少婦 你有這個感覺嗎？

白先生 它自然而來，我似乎覺得有一些——「他吞口水。」有一些傾向你，

寇——寇——寇——「他似乎動情地支吾着。」

少婦 我叫寇帝斯夫人。你似乎將它忘記了。

白先生 「又吞口水」我沒有忘記。我知道是寇帝斯。麻煩的是，要我叫你

寇帝斯「夫人」，就使我有一些兒不安。我記得我被介紹給你的時候你

叫寇帝斯小姐。我不知道你叫寇帝斯——寇帝斯——寇帝斯夫人，一直

到那書記告訴我，那是第二天的清早了。

寇帝斯夫人 「微聲」那書記告訴你的嗎？

啟來，是蹲着排洩的，也不像牡犬那麼頻繁的行在路上常常小便，牠只一次，量很多，場所，往往是地面略凹之處，牝犬大概都是如此，方為滿意。若是牡犬，後肢就會被自己的尿弄髒，這情形，往往過後那牡犬自己用舌去打掃的。從人想起來，或者覺得不潔；其實，犬的舌，往往代替人的手的動作，須知與人的情形，完全不同。小犬與牝犬牡犬用同樣姿勢放尿，比較的頻繁。

牡犬的特別要在注目之處放尿，可以說：是要獲得勢力範圍的地域；但牠尤其在飼有牝犬的人家的附近，放尿更頻繁，通常在無臭味處放尿，與在有牝犬等尿跡處放尿牠的態度大異。在有牝犬等尿跡處，牠必熱心嗅過，方始排洩的；若在其他牡犬澆過尿的地方，這第二次來的牡犬，有怎麼一樣的動作呢？倘使這兩隻牡犬，本來是認得的，那末，第一犬若然強犬，第二犬就沒有舉動，往往避去這場所的。倘或第二犬比第一犬強大時，為要消失以前的尿跡起見，必定在

白先生 是的。我問他可注意到你可會進去用早餐。他說，「你是指寇帝斯——寇帝斯夫人嗎？」我才知道你一定已經結婚了。「他悲哀地搖搖頭。」

寇帝斯夫人 「微笑」怎麼樣呢？

白先生 「思索地」怎麼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寇帝斯夫人 我想是沒有辦法的吧。

白先生 「微有喜色」不過無論如何，我總是有那——那種「傾向」你的感覺，對於有人生經驗的女子，我一定然——就是這樣傾向她；可是像這樣的一個旅館，決不是解釋像這樣的情感的地方。譬如你在跳舞的時候，你就做不到——就不能隨心所欲地去做——其餘的時候你就有那些個「老」頭兒繞着你，要不就是我的母親和姊姊要我什麼事情；因為像這樣的一個旅館——總而言之，一個青年的母親和姊姊「老」是要他替她們做這做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此刻乃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好機會了。

寇帝斯夫人 「帶些催促的口氣」你果真不以為你和那些個小姑娘跳舞較為相宜麼？

白先生 「迷惑不解」對於我「較為相宜」？

寇帝斯夫人 是啊；我的確希望你能和她們跳舞去。這不會比向我解釋什麼東西有趣得多麼？

白先生 「急促地」不。不，不會的。我要向你解釋我對於你的感覺。

寇帝斯夫人 請你去跳舞吧，白先生。我想這要好得「多」了，要是你——白先生 「迅速地」不，不會的。我要向你解釋我對於你的感覺，讓你了解。這是像這個樣子的，寇帝斯「又吞口水」寇帝斯夫人。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對於——對於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人有這種感覺，可是——可是我

這上面，再澆一次尿。在通常的情形，這兩隻犬，大多數是不認得的，所以略為有一點自信力的牡犬，一隻一隻的過來，都在這同一場所小便的。牠這樣用尿來規定自己的勢力範圍，與野獸中的熊，是差不多的情形。

若遇牡犬放的小便時，要是與牠要好的牡犬，牠的動作，有兩種情形，雙方都是在牠小便後，過去嗅牠的臭味的；但在普通的情形，舉起一後腿，不管場所如何，為打消牠的臭味而放尿在上面，這恐怕是一脈相通的心理狀態；但是牠看見了堆肥或鳥糞尿糞發酵時，往往先嗅嗅，再用背部擦擦，然後在這上面放尿的，這是牡犬一樣的動作，這也是有多少關聯的心理狀態；但發見了道旁遺留的食物，而要想去吃時，如果止住了牠，牠不吃，就要在上面放尿。若是受過相當教育的飼犬，人家給牠食物，牠是不吃的。牠先接受了這食物，腳在口中，運到相離的地方，放下來，就在這食物上小便。這些臭味，或是食物，在犬看來，都有誘惑性。把這些犬的

先有這種感覺，後來才知道你「已經」結婚了。在他說「你是指——你是指寇帝斯夫人？」以前，我「已經」有這種感覺了。已經發生了——「他吞口水。」發生在我知道你是一個——一個已婚女子以前。「搖搖頭」我「的的確確」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對於一個已婚女子有這種感覺的。寇帝斯夫人 可是我並不是——並不是你所說的這樣一個人。我是一個寡婦啊，白先生。

白先生 「好像在暗中摸索」一個寡——你是一個寡婦？「他突然躍起，大為吃驚。」哦，天哪！

寇帝斯夫人 什麼事？

白先生 哦，天哪！

寇帝斯夫人 什麼意思？

白先生 我想，我對於這個觀念已經習慣了。起先我以為你沒有結婚，後來我又慢慢地認識你已經結婚，而現在——可是，我以為這要好得多了，你是一個寡婦，雖然，除了對於——除了對於——

寇帝斯夫人 除了對於？

白先生 「急促地」哦，我並不想說除了對於你的「丈夫！」我並沒有認為你做寡婦就好了——好了「他抑制自己，並且吞着口水。」

寇帝斯夫人 哦！

白先生 「深思蹙額」不。我是因為我的家庭對待我的態度而想起來的。我的母親和我的姊妹——好吧，告訴你實話，她們看上去老是以為我不過是一個四歲大的孩子。她們似乎不能「看出來」；如果我去告訴她們說你是一個「寡婦」——

寇帝斯夫人 你以為她們聽見這個會感到興趣嗎？我連遇都沒有遇見過她們啊。

動作解釋起來，總不免是人為的解釋，還得要一些科學的實驗才是。把自巴尿的臭味放上去，是做牠的勢力範圍，即確保自己的所有權；不過大的心理狀態，與人類不同。許多客人的地方，主人把一盆茶點來敬客，貪吃的人，他來不及吃，往往手上塗了唾沫，用手將茶點一一的摸來摸去，也是確保所有權；但不能同樣解釋。

牝犬放過了尿的地方，牡犬所取的第二態度，是把尿周圍的沙，熱心遮蔽，在這情形，範圍很廣，大抵不易成功，鼻得上弄得都是泥，還亡命的做着。這時候，牝犬對於牡犬的態度，全不關心。一般的掘土蔽物等事，牡犬沒有牝犬那麼靈巧。

飼主歸來時，歡喜起來，小犬牝犬，往往身體搖動而放尿。驚駭之時，也會放尿。所不可解者，就是尋不到目的物時，牠也會放尿，不知何意

（全）

埃及的回教大學

徐廷

白先生 沒有，可是——可是當然她們「談論」你却談論得不少。

寇蒂斯夫人 她們談論我嗎？

白先生 你知道在這種旅館裏的人們是怎麼個樣子！總是想知道別的每一個女人「是」什麼人，某某女人是不是某某老頭兒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女兒，或者不過是一個有訓練的看護，一切都如此類推。當然我的家裏人老遠就注意到「你」，等到我「遇見」你以後，她們「更」說了許多關於你的話。天曉得！「他搖搖頭，表示這段話開始說得不妥。」

寇蒂斯夫人 哦，真是！

白先生 「悲哀地」她們好像一只鷹一樣守望着我，我知道她們現在又在說些什麼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告訴她們你是一個寡婦。

寇蒂斯夫人 你是這樣想嗎？

白先生 「搖搖頭」我的確連「自己」也從來沒有想到會對於一個寡婦發生這種感覺的！

寇蒂斯夫人 你「果真」不以為你還是去和那些小姑娘跳舞為宜嗎？

白先生 「心不在焉」不。「突然轉向她」我正要問你——唔，當然，以一種——一種技術的說法，譬如說，我的意思是以一種嚴格的技術的說法，譬如說，我還沒有真正到成年，我想我必須得到母親的許可，因為「她」也是一個寡婦，並且是我的保護人；事情的真相是，她是一個極其冷心腸的人，一個喜歡專權的女子，因此要使她認清這件事情，實在是非常困難的。

寇蒂斯夫人 認清「什麼」事情？

白先生 就是對於你的感覺。我知道這準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我昨天晚上開始跟我的母親和姊姊說起一點兒——我的姊姊叫荃茵——她們的態度——唔，她們的態度真像兩個惡魔。

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三萬萬回教徒，他的宗教最高指導機關阿士哈爾大學，在埃及首都開羅的阿士哈爾街，其他各大都市，都有附屬學校（初等部中等部一般部）及禮拜堂。

現在有教授約一千人，事務員約三百人，學生約一萬五千人，是世界最古最大而回教圈內最高的宗教研究指導機關。

阿士哈爾大學，網羅着回教世略的最高知識。宗教略不待言，政治上亦隱然有勢力。不但出過多數宗教學者，政治宗教略著名的實際運動家，亦人才輩出。埃及人所謂獨立之父的志士柴克爾薩特白沙，也是阿士哈爾大學的畢業生。

阿士哈爾大學，在回教歷三六一年的法德米亞朝，由第四代教皇建設於開羅市，回教歷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實在是世界上最古的宗教大學。建設之初，不過是阿士哈爾禮拜堂中附屬的一所小小宗教學校，後來經一代代的教皇王侯貴族等改善，得了這些人精神物質的援助，學校規模，漸次

寇帝斯夫人 她們像惡魔嗎？

白先生 我告訴她們說她們並不認識你，她們連「遇」都沒有遇見過你，可是她們拿我當作——當作簡直是個笑話。後來她們就說長道短，她們說起你的那種神情真不好看；在這幾天裏，最好是不讓她們看見我和你在一塊。她們一看見我和你在一塊，就要說長道短，我真忍受不住她們那種樣子。

寇帝斯夫人 當真！

白先生 我要說的是：我不到二十一歲，就不能動用我的財產，這是我的父親遺囑上寫定了的。可是我的母親和姊姊當然以為這樣一來我可以得到許多的利錢；可是，無論如何，我「已經」有了這種感覺，我知道「再」也解脫不了，因此我剛才想問你——唔，這是——這是——「他吞口水。」這是這樣的一句話：我知道你「是」一個寡婦，以及這樣的一種情形，可是你可願意——「他吞口水。」唔，當然我不知道你的第一個丈夫死了多久——

寇帝斯夫人 「深疑地」什麼！「她站起身來。」

白先生 我的意思是我——我不知道你「以為」再嫁怎麼樣，如果我並沒有我自己的困難，可是——可是——

寇帝斯夫人 「格外深疑起來」你是向我「求婚」嗎，白先生？

白先生 唔——呃——是的。「他向右面她身後的走廊望過去」哦，天哪。她們好像一只鷹一樣守望着我！我的母親來了！「垂頭喪氣，他轉身向左。」

寇帝斯夫人 「當他轉過身去的時候」也許這是時候了！

白先生 「沮喪地」我的姊姊荃茵也來了！

寇帝斯夫人 什麼意思？

擴大，遂成回教教育機關。該校總長顯依夫博士，是世界三萬萬回教徒的精神的指導者。

現在阿士哈爾大學的機構，是由一般部本科（初等部中等部大學部大學院）所構成。

一般部，專收本科不及格之回教徒子弟，所施宗教教育，內容與本科相似。每年一次，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旬，一般部初等部中等部，行與本科同資格之考試，合格的，可入本科。欲入一般部，須具下列資格：

- 一、爲回教徒之子弟。
 - 二、爲回教徒而品行方正。
 - 三、讀過可蘭經而有充分之阿刺伯語知識。
 - 四、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外國留學生不限年齡）。
 - 五、無傳染病。過二十五歲，即不能留於一般部。
- 欲入本科的初等部，須具左列要件：

- 一、爲回教徒之子弟。
- 二、爲回教徒而品行方正。

白先生「匆促地」我早告訴你她們一看見我和你在一塊，她們就要做出惡魔的樣子來。「慌張地在望右望」唉，少陪了。「他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在長椅一端跪下身子；長椅在舞台後部，略偏左。」我希望她們沒有看見我，那就好極了。「他頓時爬到長椅下面去，牀沿布將他完全遮住。從隱身的地方，他以悲慟迫切的口吻用粗糙的低聲懇求道：」她們大概就會走開的。請你「千萬」等一等！或者——要是你「必須」走的話，再「回來」吧！

「寇蒂斯夫人啞然站了一會；在白先生的母親從右邊走進來的時候，她深怕衝口大笑出來有失禮貌，便掉轉身子觀看左壁上的印畫。白夫人是一個四十五至五十的美婦人，可是這時候她的神情並不好看。她斷然地走了進來，站住了腳，向寇蒂斯夫人的背影瞪視着。然後她以着惱而迷惑的樣子將室內看了一遍。白先生的姊姊荃茜從左面走了進來。她是一個約摸二十歲的俊俏女郎，可是她此刻臉上却也是惱怒的表情。她的衣飾表示她剛從高爾夫球場上來。」

荃茜「一路喊進來」賽斯！「她站住了腳，迷惑地，用詢問的眼光望着她的母親。」媽媽，賽斯在什麼地方？不多一會兒以前我的確看見他在這裏的。

白夫人「凶惡地」我也看見的。「兩人互相看了一會，然後同時掉過頭來，瞪視着寇蒂斯夫人，寇則似乎對於壁上的印畫很感到興趣。」這真怪了！

荃茜 怪了，怪了！

「兩人互相望着，遙遙暗中相商的樣子，臉上並無別的表情，然後她們又掉過頭來望着寇蒂斯夫人。」

白夫人 對不住，可是我似乎覺得你剛才曾經遇見過我的兒子。

三、爲十二歲至十六歲之男子。

四、身體健全而無傳染病。

五、非殘廢。

六、行可蘭經之暗誦，讀法，筆錄，習字，算術等入學考試而合格。

欲入本科的中等部，須具左列要件：

一、須有阿士哈爾大學初等部畢業證書。

二、經阿士哈爾大學校醫檢查體格而合格。

凡有一般部的初等部畢業證書的人，須行入學考試與體格檢查，合格的，方許入學。入阿士哈爾大學的大學部，須具左列要件：

一、須有阿士哈爾大學中等部畢業證書。

二、須經阿士哈爾大學校醫檢查體格而合格。

對於有一般部的中等部畢業證書的人，須施行入學考試與體格檢查，合格者方許入學。

寇帝斯夫人 「掉轉身來」是嗎？

荃茜 他剛才不是在這裏的嗎？

寇帝斯夫人 是的，他剛才在這裏的。

白夫人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他可會離開此地到他房間裏去？

寇帝斯夫人 「隨便地」我想沒有吧；他沒有這麼說。

「她向她們點一點頭，有禮地微笑着，向左邊走了出去。她們瞪視着她的後影。」

荃茜 「仍舊瞪視着寇帝斯夫人的後影」她真是一個非常大胆的女人。

白夫人 「在長椅上坐了下來」非常大胆。

荃茜 「轉身向她」我不明白那只呆鵝是怎樣走出去的。你從那一面走進來的，我從這一面走進來的。我想他一定怕我們在她面前說出話來使他難堪。

白夫人 我猜這個女人總有三十五歲了。我聽人說起過這樣的女人，可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

荃茜 我將她看作一個極頂危險的女冒險家。

白夫人 真是的。第一點，她沒有坦白告訴那孩子她是一個寡婦。那書記告訴「我」她「的確」是一個寡婦。

荃茜 哦，她借此向他獻殷勤，使他相信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成年人，一個老於世故的人，並且有一場戀愛！

白夫人 等到他們果真弄到難解難分的時候，她就會告訴他她是一個寡婦——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真不知道他打算「怎樣」辦了！大概是法庭上相見了吧！

荃茜 昨天晚上我們教他一點常識，使他知道旅館裏有些什麼古怪的人，他將她怎麼樣稱贊了？「一個安琪兒？」——哦，不錯！——「天堂上最

欲入阿士哈爾大學的大學院，須具左列要件：

- 一、須在阿士哈爾大學大學部由優秀成績畢業的。
 - 二、由阿士哈爾大學校長認為可入大學院而推薦的。
- 外國留學生之要件如左：

- 一、在外國大學而優秀成績畢業的。
- 二、阿士哈爾大學最高會議，認為可入大學院而推薦的。

阿士哈爾的修學年限，一般部為二十五歲以內，別無規定。

本科的修業年限，初等科四年，中等部五年，大學部四年，大學院有二年與五年兩種。

阿士哈爾大學本科的教授科目內容，初等部中等部，以普通學科為主，與外國的中小學校差不多，略加宗教科目罷了。

大學部的教授科目以關於宗教的為主。

在大學院，由學生各自專攻宗教

高等的一個安琪兒。」

白夫人 「凶惡地」他說他不願「聽天堂上最高等的一個安琪兒被一羣女人說長道短！」我相信左右隔壁房間一定都聽見他的話。「她站起身來。」
「荃茜，我想最好是你去看看他溜到什麼地方去了。當然他立刻就要去想法尋找「她」的吧。」

荃茜 「在椅子上倒身坐下」我剛玩了三場高爾夫球。讓我在這兒坐一會兒休息一下好嗎？

白夫人 那末你為什麼不到你自己的房間裏去呢？

荃茜 「沒勁地笑着」我實在太疲倦了。一會兒以後我就回到房間裏去好了。
。「向左邊進口處做一個手勢」你還是——

白夫人 監視着她嗎？是的。這比監視着那孩子容易得多了。你一會兒就回到房間裏去的，是嗎？

荃茜 是啊，真正一會兒就是了。我的確以為你還是去的好，媽媽。他也許

白夫人 不會的，我要管住這件事！「她走了出去。」

「荃茜瞪視着她的後影，一會兒以後，她看一看手錶，然後站起身子，向右邊那走廊望過去。她似乎看見了什麼，露出高興的樣子。她回到椅子上坐下，努力擺出很好看的姿勢，她的表情是儼然羞答答的。一會兒以後，一個青年——大概二千五歲——從右邊慌張不安地走了進來。他在進口處站住了。」

青年 你！

荃茜 「溫柔地」你！

青年 你的母親——

荃茜 她出去了。

科目之一二。

現在阿士哈爾大學，收世界各回教國回教徒學生及留學生，約一千二百名。

此等外國留學生，視其學力，而入阿士哈爾大學一般部初等部中等部大學部大學院。

外國留學生，大概年齡已超過，都不能入本科初等部，最初都入一般部，而修本科初等部中等部大學部畢業考試時必要的學科。

外國留學生欲入一般部，有左列要件：

- 一、本國回教團體或著名回教徒，致書阿士哈爾大學，請求總長允許入學。
- 二、由本國駐外的公使館，向阿士哈爾大學提身分保證書。
- 三、所屬留學生團長，與在學中之前輩，連帶向大學當局保證。
- 四、回教徒子弟而品行方正。
- 五、考試可蘭經之讀法與筆錄。

青年 「慌張不安地走上前來」我——我——

荃茜 我剛才真怕我們結果要佔不到這個靜僻地方了。我那個不可理喻的小兄弟剛才就在這裏，跟着那個可怕的寇帝斯夫人。我怕他們不會走開了；幸而天意使媽媽跑來將他們兩人嚇跑了。

青年 「搬一只椅子到她近旁坐下」我們現在可沒有旁人了！「他以情感衝動的低聲說話。」沒有旁人了！

荃茜 沒有旁人，洛普！這是旅館裏唯一你「能够」自在一會兒的地方。

洛普 「慌張不安地」你想你的母親不會馬上就回來嗎？

荃茜 不；她不會馬上回來的。

洛普 她沒有發覺我到這裏來吧？

荃茜 她絲毫都不知道這回事，謝謝天！沒有一個人夢想到你在此地一百里以內。這就是一個大旅館的好處了。

洛普 親愛的——

荃茜 是啊，親愛的？

「這句話使長椅輕輕一動，可是因為它在他們的背後，所以他們看不見它。」

洛普 我不明白你的母親為什麼這樣不喜歡我。

荃茜 「鄭重其事地」這個，我想她對於你的感覺是——這個，她「說」這是因為你太窮，而我却——不窮。

洛普 可是她為什麼就以爲我是因為你不窮而注意你呢？

荃茜 這個——

洛普 「向她側過身子，降低聲音」親愛的，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荃茜 「向他側過身子，低聲而語」親愛的，問句什麼呀？

「他們的語聲漸低而聽不清楚的時候，那長椅就慢慢移近他們。」

合格。

六、阿士哈爾大學校醫檢查身體而合格。

外國留學生，最初入一般部，不過學些常識，對於學力優良者，可行考試與檢查身格而許其入中學部，大學部，大學院。

阿士哈爾大學，是回教圈唯一的最高指導機關，故在埃及不必說，對回教各國，頗有極大的政治勢力。所以可以說：如果輕視這阿士哈爾大學，就不能知回教各國的政情。他在回教世界，實在占着重要之位置。(全)

人類發生史

徐傅霖

……男性生殖細胞……

卵細胞由卵管下降，如果會遇到精子，人類的歷史，就可以繼續下去。

但是那對方的精子，從那裏來的呢？發祥在何處？如何經過而發育呢？

精子即精細胞，發生在男子睪丸內。睪丸，差不多全部是極細的絨根

洛普 我要問你——

荃茜 是啊？

洛普 「溫柔的軟語」你「真」愛我嗎，親愛的？

荃茜 「仰首而望，狂歡之至」哦，親愛的，我「真」愛你！

「長椅退回到原處。」

洛普 可是你不以為你的母親對於我會改變她的主張嗎？

荃茜 她從來不改變她的主張。

洛普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

荃茜 「低聲」親愛的，我有一句話，對任何人我無論如何也不說，却要對你說。

你說。

「長椅又微微移近。」

洛普 什麼話呢？

荃茜 我以為媽媽其實知道你並不是爲了錢，可是她「真正」反對你的理由

却是完全出乎自私的。我想這是因爲她不願我結婚離開她遠去，剩她一個人在世上。

洛普 可是她不會孤單的。她還有你的兄弟做伴啊。

荃茜 「搖搖頭」那是等於沒有一樣。你知道，賚斯好像「一點」事理都沒有懂得哩。

有懂得哩。

「長椅又往後退。」

洛普 那末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的希望——

荃茜 「看見有人從右邊的走廊走過來，便警告洛普：」噓噓！

洛普 「跟着她的眼光看去」那老傢伙「是」什麼人呀？

洛普 這是應歌巴老先生。他是媽媽的一個老友，是偶然也到了此地來的。

洛普 「移動身子，準備退走的樣子」我還是——

長細管所成立。這些生殖管，直徑不過一寸的高分之一，而長，有五尺光景。

從這些細管的內壁細胞上，分化而發生精細胞，內壁細胞，不斷的繼續分裂，其中就有發育特早而形狀特大的細胞，這細胞，我們稱為精母細胞，是精細胞的祖母，這與卵母細胞和卵細胞的關係相似。

精母細胞的透明大核中，也與卵母細胞同，有四十八個（二十四組）染色體。

精母細胞，分裂二次：第一次分成兩個，這兩個，再各分裂為兩個，這樣，一個精母細胞，生四個細胞。因這分裂而生的四細胞，即精子。

想起卵母細胞的分裂，當先談精母細胞的染色體。此可為父親遺傳質的染色體，在細胞分裂時，怎麼樣了？方才說過：精母細胞的透明大核中，有二十四組（四十八個）染色體，這些染色體，在第一次的分裂時，由所謂減數分裂而減去半數，各細胞的染色體，成二十四個了。第二次的分

荃茜 「迅速地」不必；他不認識你。靜靜坐着不要動。「在應歌巴先生進來的時候，她轉身向着他微笑」您好啊，應歌巴先生。你今天還是打了四場嗎？

「應歌巴是一個五十五歲的男子，也許有六十歲了。他穿着整齊乾淨的燈籠褲，其餘部分也都是輕快的戶外裝束。他回答的時候，心不在焉地微笑着。」

應歌巴 四場？沒有，我——啊，沒有。我今天沒有去。啊——白夫人此地來過沒有？

荃茜 此地來？

應歌巴 是啊，我的意思是——啊——此地來。

荃茜 我想她是到什麼地方去找賚斯去了。

應歌巴 是嗎？啊——我——

荃茜 我看見她的時候，你有話要我告訴她嗎？

應歌巴 「走向左邊的進口處」沒有；我——我——「他看看他的錶，心不在焉地望着荃茜。」沒有，我相信我——啊——「他走了出去。」

洛普 唉，我「真」希望再沒有別人這樣來打擾我們才好，因為我——

荃茜 沒有人了，親愛的；我們現在沒有旁人了。

洛普 親愛的——

荃茜 是啊，親愛的？

洛普 我們費了千辛萬苦才得到這樣一個小小的見面機會；和你重新在一塊真是一件可以寶貴的事情。

荃茜 哦，真是的！

洛普 但願我們能够一塊兒離開此地，到一個地方，能够「永遠」這個樣子

裂，如普通細胞的分裂，這二十四個染色體，不減數而傳於子細胞，一切與卵母細胞之分裂相同。

不過在精母細胞一面，那末，分裂而產生之四個細胞，成四個精細胞，即精子而發育，不像卵母細胞分裂那變成極小體而滅亡的。

再重複說一遍：與卵母細胞的情形相同，精母細胞的第一次成熟分裂，無染色體的分裂，是所謂減數分裂，所以精細胞之染色體，其數，精母細胞四十八個，減半而只有二十四個；然在此時，精細胞所傳得之染色體組合數，有一千五百萬組以上，一個精細胞，是一千五百萬性格相異的細胞中選出來的一個細胞，一次的射精量，是三至四立六糧，其中含有二萬萬至四萬萬的精子。

一個精細胞，只能繼承父親遺傳質的一半。

改變精細胞的形狀的，是精子。精細胞爲了要成精子，不能不變態。精細胞的核，是一方有軸的橢圓形，乃從細胞體中吐出來的，同時，細胞

荃茜 「做夢似地」是啊，把整個世界關在外面。

洛普 爲什麼我們不能——
荃茜 輕一點，親愛的。

「她看見有人打左邊那個走廊上走過來。洛普悲慘地向着那方面望着。」

荃茜 這就是那個可怕的女人了。

洛普 我不認識她。

荃茜 她正在設法迷住賽斯，賽斯爲了她已經喪失了他所「僅有」的一點點理智，這個小呆木鉢！她的年齡大得可以做他的母親了。

「長椅做一個痙攣性的動作。」

洛普 噓！她要聽見你的話了。

「寇蒂斯夫人從左邊進來。她四面一望，微窘的樣子。荃茜瞪視着她，然後冷然地說道。」

荃茜 對不住，你剛才和我的小兄弟在一塊兒的時候漏下了什麼東西嗎？

寇蒂斯夫人 「強自抑制地微笑着」你有沒有看見一副白色的手套？

「洛普站起身來在他的椅子上尋找。」

荃茜 沒有。這裏沒有什麼手套。

寇蒂斯夫人 我「大概」是將它們落在別的什麼地方了。「對洛普」請你別麻煩了。我剛才以爲也許——「她微微蹲下身子，望一望長椅的後面，

她的臉上露出非常欣然的神氣。」如果我「確曾」漏下什麼東西在此地，我就想看看它是否還在這裏——

荃茜 沒有；這裏沒有什麼手套。「她用尖銳的低聲對洛普說道：」坐下來

！「他坐了下來。他們背向着寇蒂斯夫人。」

寇蒂斯夫人 沒有。它們不像在這裏。打擾了你們，我很抱歉。

質的大部分，已消失，從一面突出鞭也似的尾來，尾與頭之間，成中間體，結果，精子是用中間體，把頭部尾部結合成的。

頭部的全體，差不多充滿着核；不過周圍，用細胞質的上皮覆着，色薄而透明，形如扁梨，直徑是一寸的六千分之一，牠的一端，有小凸起，稱穿孔器，當然有名符其實的作用，這是一種感覺器。

中間體之長，與頭部相似；不過比頭部狹得多，是纖維似的長軸，周圍有灰形質層，其中埋着螺旋狀的纖維，纖維似的軸，延至尾部尖端，尾部的長，大約是一寸的六百分之一，全體為薄皮質所覆；但尾端，皮質就消失了。

結果，精子是核上附着運動器管的東西，外觀，不像一個細胞，容易誤認為完全的動物個體，所以昔日的生物學家，頗不容易理解他的性質。

精子的大小，與卵的情形同，和所產動物的大小，並無關係。壁虎的精子，比人的精子大，與老鼠的，差

〔她一面說，一面向左邊進口處走去。長椅跟着她跑。她突然用手一推，將它攔住了。〕

荃茜 我想我的小弟決不會回到「此地」來了。我的母親找他去了。

寇帝斯夫人 〔有禮地〕此刻她一定找到他了吧。

〔她兩眼從長椅望到荃茜和洛普，又從他們望到長椅；她的眼睛睜得大大地，顯示出內心有着猛烈的掙扎。〕

荃茜 〔轉身淡然地向她望着〕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嗎？

寇帝斯夫人 〔隔了一會，這其間她內心的掙扎使她不能回答〕哦——哦，沒有了！我打擾了你們，真是非常抱歉！〔她的語聲似乎不能支持下去，於是她匆匆打左邊走了出去。〕

荃茜 〔瞪視着她的後影〕絕對的老面皮！她回來找那低能的「孩子」！以為「他」也許會回來！

洛普 親愛的——

荃茜 〔熱切地轉身向他〕是啊，親愛的——

洛普 〔向她肩膀後面望過去〕哎喲，天哪！〔他以極度的苦痛說道。〕

荃茜 〔熱狂地抓住他的手〕什麼事情，親愛的？

洛普 〔站起身子〕你的母親來了！〔他跨大步向左邊進口處倒退。〕

荃茜 哦，這真是耍人的命！

洛普 她沒有看見我，可是如果我打那邊走出去，〔伸手指右邊的進口〕她就會看見我的。

荃茜 她來了！

洛普 這真是糟透了！〔他的絕望的眼光，落在室內左手後角那只龐大的菲律賓賓椅子上；他奔向那邊去，將它轉個身，使椅背向着前面，然後坐在裏面，外邊看不見他了。於是他用粗糙的低聲說道：〕親愛的——

不多大小。又與象的精子，也一樣大小。

男性體內不斷的造成精子，即男性，不斷的生出新的自己的生殖細胞來，女性相反，自己有生以來，有限的生殖細胞中，其中只有若干數，拿來儘力的有效使用。男性女性之性格根本的相異，已胚胎於此。

精子一樣完成，成塊形，從細管的壁上，垂下原形的細絲來，他的營養，是由內壁補給的。

精子是靜止的，若浸着精子的精液性狀，一有變化他就能開始運動。

精子從父親體內，以至外界，須經過極長而錯綜的徑路。輸精管，兩根或三根成組，是纖維樣的隔壁互相區分的小絲之細管，與短而直而細質合流，一個腺（睪丸），有小絲一百以上，一百根以上之小管，合併起來，繩索似的，成爲一塊，再合流於十根左右之管，連到所謂副睪丸的管上，這管，長到有二丈左右，直徑六分，成爲一塊。

這管，延長到精管上，此處附有

荃茜 噓！「她想站起身來逃，却自己抑制住了；於是裝出毫不在意的樣子

，她用右手刷一刷左手的袖子，交叉着兩腿，搖擺着腳，噓嚶着一個歌劇的調子，兩眼望着天花板。白夫人從左邊走進來，皺着眉。荃茜愉快地迎着她說話。」回來了，媽媽？賚斯在什麼地方？

白夫人 「着惱的聲氣」我不知道。我以爲你早就要回到房裏去的啊。

荃茜 哦，是的。

白夫人 你一直一個人坐在這裏嗎？

荃茜 寇蒂斯夫人不多時以前回到這裏來找那孩子。

白夫人 不錯；我看見「她」的。沒有別的什麼人——

荃茜 「毫不在意地」哦，是的；應歌巴先生也來過。

白夫人 他來過嗎？「她」看看她的錶，然後向左邊的走廊望着。」你告訴我

你非常疲倦，立刻就回到你房間裏去的。

荃茜 「隨便地」可是我現在覺得已經休息好了。

白夫人 你應該躺一會兒然後換衣服吃晚飯。

荃茜 爲什麼「你」不去躺一會兒呢，媽媽？你知道躺一會兒能使你面色好看一些。

白夫人 「皺眉蹙額」使我面色好看一些？這話真說得好！

荃茜 哦，我並不是說像一個年紀大得「可怕」的人那樣；可是每天睡一個

午覺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有益的事。

白夫人 「敏捷地」我飯後「已經」睡過一個午覺了。真的，這時候你早應該去了。

荃茜 哦，我還要在這裏坐一會兒呢。我很喜歡坐在這裏，不做什麼事情，

像這個樣子。

白夫人 你剛才「說過」你要去了；你說過要做什麼事，就應該將那件事情

精囊，從此通過小的導管（射精管），經有瓣形裝置之小孔，而入尿道。

副睪丸中，精子一個個分別獨立；但皆靜止而不動，這大概因為精液是酸性的緣故罷？所以精子，永遠在長細管內之徑路中，由他動的被搬運。中間管的長短，比例了人的大小，約有二百五十杆，全靠精液的壓力，細管的壁筋運動，內壁纖毛之力等，把牠推動進行的。

精子到了精管，方始有運動力，都聚在這裏，以待解放到外部之時。

精子流到細長管內的時候，可使機能成熟。在副睪丸內的精子，比在細管內時，有很強的抵抗力。又在精管的精子，比在副睪丸內時，有很強的生殖力。

精子的生命，在精管內，最長久為三十八日，如果停留在這裏太長久了，精子必退化而滅亡，由新的精子補充。又精子中，有一種稱食精細胞的大圓形細胞，也會把精子吸收去。

其間有種種分泌液，加到精子及本來的精液（睪丸分泌液）上，就成

做出來。

荃茜 可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我要在這裏坐一會兒竟然不能夠呢？

白夫人 因爲你剛才說過你——

荃茜 哦，我說過又有什麼關係！我沒有改變自己主張的權利嗎？

白夫人 我堅持你必須在換衣服吃晚飯以前，去小睡半個鐘頭。你爲什麼這樣固執呢？你有什麼「理由」不願做這件簡單的事情？你有什麼事情想瞞住我嗎，荃茜？

荃茜 「匆匆站起身來」當然沒有！

白夫人 「嚴厲地」你本來說要回到你的房裏去的，可是你現在却一定要守在這裏，不會是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嗎？

荃茜 沒有！

白夫人 那末——

荃茜 哦，我就去；可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要堅持這一點！

白夫人 「有一些狼狽」堅持這一點？我？我並不堅持這一點！我一點都不，除了——除了爲你的健康着想。

荃茜 「動身走」我的「健康」！「她站住了。」多麼無意識的話！

白夫人 你的健康乃是唯一應該注意的事情。你已經動身了；爲什麼你不還「去」呢？

荃茜 可是「急」些什麼呀？

白夫人 急？哦，一點都不！我的意思不過是，既然你「已經」在走了，爲什麼不就「走」出去，把這件事情做了呢？

荃茜 你爲什麼這樣怪裏怪氣的？

白夫人 「鎮靜中含蓄着嚴厲」怪裏怪氣？你批評你的母親怪裏怪氣？在我看來，倒是你的舉動有些怪裏怪氣。荃茜，你有什麼事情想——

粘調乳濁液，我們稱精液。第一加進去的，是攝護腺分泌液，其次，是精囊的分泌液，又其次，是利德萊氏腺及柯柏氏腺分泌液，這樣，便成了精液。攝護腺的分泌液，與生殖作用，全無關係；不過對於精子，有某種刺激作用罷了。因着這作用，精子的呼吸作用也促進了，運動力也昂進了。

精液量約十分之九，由精子占着。一立方釐的精液中，其數約有七千萬以上，因此一次的射精量，可以推定約三立方釐，所以其中有二萬萬以上的精子。男子一生，可以排出幾百兆精子；但女子一生，只排出二百個卵。一個卵，要抵數百萬萬精子。

精子能巧妙游泳，且速度極快，游自身的長短，要一秒鐘。即一分鐘的速度。是〇·三釐。這速度比了人，有一小時七杆半左右。

精子的運動中樞，不在振動的尾部，而在中間體圍繞中心纖維的特種原因質中，頭部，可司調整運動，若把精子切去了頭，尾部仍能運動；不過這運動狀態，毫無秩序了。

荃茜 沒有！請你別這麼不安。我去就是了！

「她打左邊走了出去。白夫人在她後面瞪視了好一會兒；又向另外一面望着；然後在長椅上坐下，從手裏圍摺着的一塊手帕中間取出一個小小的金製鏡盒。她將它打開，凝視着一面小鏡子，撫摸頭髮，左右顧盼一下，迅速地使用一個極小的粉撲；然後她關上盒子，又將它藏在手帕裏面，一個人哼着一只歌。」

「應歌巴先生從左邊進來。他略微有一點受窘的神氣。」

白夫人 「好像吃了一驚的樣子」哦！

應歌巴 啊——我剛才到這裏來過的。比我們的——我們的約會時間早一點；如果我能够這麼稱它。「他不安地笑了起來。」

白夫人 「微笑着」唔，我認爲它「可以」稱爲一個約會——在某一點說來。

應歌巴 我——我以爲——這是說，我注意到這是旅館裏唯一的地方，不是那末老是一大堆人。我建議這地方是因爲——因爲我有一句話要說——啊——我的意思是我以爲這是在兩人之間說出來爲宜——彷彿這個樣子。這是說，如果我們在沒有旁人的時候——我——哦——這就是說，有一句話我恐怕不能說出來——在公開的地方，這是說，我的意思有人在旁邊，說起來就恐怕有些困難。

白夫人 「不安地微笑」這是什麼非常神秘的事情嗎，應歌巴先生？

應歌巴 我但願你不是這樣稱呼我。

白夫人 「鄭重地」你要我稱你亨利嗎？

應歌巴 你有一度是這樣稱我的。

白夫人 「激動地站起身子」是的，然而那是在很久以前了。

應歌巴 「機敏地」那時我稱你黛妮。

精子的運動，至少可分爲三：第一，是中間體與尾部相連的關節部發出的振子運動；第二，由尾部躍動而成的前進運動；第三，頭部的回轉運動。這些運動，非常強力，精子游動時，可以推動比自身更大的東西，例如排除赤血球十個左右之血塊。

精子有向血液流逆游之性質，而在華氏五十度以下的溫度中，即停止運動；然對於寒冷，具有相當的抵抗力，在結冰點，也可生存數日，若在四十六度中放置九日後，仍可繼續運動，與水一同結冰，仍能不失生存力；然精子長熱，至華氏一百十三度，即死。

把卵與精子兩個生殖細胞一比，我們可以看出非常相異。二者比普通細胞，都很大，且各逸出常規。卵，巨大而肥，由營養物而加重，對外部刺戟，別無感應，缺乏運動機能，由卵巢中，小滴似的放出，毫無自動力，依着軌道，不許逸出少許，精子不然。有運動機能，有感覺機關，差不多保持着細胞質，全身有輕快性，

白夫人 「更加激動起來」我以為我們不應該再提起這些事來了。一件偶然的事情既然已經埋葬得如此長久——

應歌巴 「他自己的激動也增高起來」偶然的事情？你看，繁妮，你知道我何以還是一個單身漢。你知道的。

白夫人 「迅即抗辯」不，不！對於這件事我沒有責任！

應歌巴 你沒有責任？你毀了你和我訂的約——

白夫人 「哭了出來，雖然她抑制着她的高聲。」這是一個誤會，亨利。

應歌巴 這不是一個誤會。這些年來我總是一聲不響，因為我有我的宗旨。

你既然成了有夫之婦，我就不願再和你提起這些事了。可是現在我能夠說話了。你當時是處心積慮跟我斷絕的——

白夫人 「聲音噙住了」我沒有！

應歌巴 「壓抑着盛氣」你是處心積慮跟我斷絕的！「他走來走去，一面繼續說着。」你認爲白朗斯一定比我好，因此你將我的戒指和信札寄還給我，並且不寫一個字向我解釋你爲什麼這樣做。

白夫人 哦！

應歌巴 你是這樣對付我的！

白夫人 現在拿這些話攻擊我是合乎公道的嗎？

應歌巴 公道？你怎麼「敢」向我說起「公道」來了？

白夫人 可是你當時「明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做的。

應歌巴 「諷刺地」我的確知道！這不過是因爲你天性見異思遷。當然關於

「這」一點你當時確是有勇氣向我解釋的。

白夫人 「極大的情感衝動」可是你不知道當時的壓迫，我母親那時加在我

身上的可怕的壓迫。她簡直是「命令」我和他結婚的，亨利。成日成夜

，成夜成日，從星期日到星期六，從星期六到星期日——

刺戟感應性，運動性的表現。

目的論不談，我們也可以明白：生殖細胞，對於各自的目的，如何具有適應性了。

一面，卵在發育之初，就不可不充滿必要之營養物質，又他一面，兩個生殖細胞，不可不相遇；但一方面的生殖細胞，不能同時具備營養與移動性，於是，一面担任貯蓄，他一面担任移動。

卵與精子機能，相異如此。某詩人談男女肉體及精神的相異，謂：女性是消極的，安定的，非活動的，節約的，完全表現着卵的無力性與富裕。男性是冒險的，遊牧的，浪費的性格，也表現着精子的貧困而熱情的性狀。

買蟹的一幕

松林

歧路的盤算，往往反而會失敗。

剛在中年的阿根，不知從什麼地方批來了數百隻的應時妙品，大蟹。

太平橋是鬧熱的所在，阿根和他

應歌巴 而你竟沒有一刻有一點勇氣，有一點對於你會許字於他的男子應有的「忠誠」——

白夫人 那時我傷心極了。我已經——

應歌巴 你並不關心我——

白夫人 我「關心」你的！

應歌巴 你並不！並不！並不！

白夫人 「可憐地」亨利，你「必須」聽我說話！「她將她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

勝上。」

應歌巴 「移身離開她」那末「當時」你為什麼不說？當時你為什麼不——

白夫人 那時我是愛你的——我的確愛你的，亨利！我只是讓我的母親破壞

我的志願，毀滅我們兩人的生命。

應歌巴 這是多麼愚蠢的話！你和白朗斯過得很快活。不知道有「多少」人

告訴我你是很快活的。

白夫人 我盡我的責任，我設法愉快地盡我的責任；可是傷痕却永遠存在着

，亨利。

應歌巴 「粗聲地」我不相信！

白夫人 「哀聲地」它是存在着的，亨利。「她倒身在荃茜坐過的椅子上。

」

應歌巴 「吞口水」什麼？

白夫人 「軟弱地」它是存在着的，亨利——傷痕是永遠存在着的。「她垂

下了頭。」

「他走至房間一端，又走回來到她身旁俯視着她。」

應歌巴 「吞口水」你可知道我的一生成了一個什麼樣子嗎？

白夫人 「顫聲地，並不抬起頭來望」我——我聽說你非常——非常順利——

的妻子一清早就忙忙碌碌地設下了一個攤子。許多的鉛絲籠全放滿了橫行將軍，終朝不歇地郭索着，噁沸着。在籠的中間，豎起了二根竿子，竿頂聯縛了一根繩，一隻用綠紙和竹片糊成的蟹形，高高的懸在繩上，蟹形的肚上很清晰很明顯地寫着「清水大蟹」四個方字。

上午九點鐘，正是娘兒們來買菜的時候了，阿根的攤上顯得格外的擁擠。噁噁的還價聲，娘姨的叫罵聲，累得阿根滿頭都是大汗，他妻子的手迅速地縛着蟹，抽着繩，而他袋內的鈔票也隨着妻子手的速率，慢慢增加了起來，把袋鼓得胖胖地。

上午繁鬧的時間過去了，阿根才拉開了脆亮的嗓子，冗長的調門在喧嘩的空氣裏淌漾着。

四週圍着一羣衣服做舊的人們，他們的視線都齊集籠內，口中的唾沫都好像要滑了出來，拚命使牙關阻擋着，其中一個人似乎不由自主地用手伸到衣袋裏去挖一回，最後他搖搖頭，有些嗟嘆有些眼紅地說：

——在不動產上。

應歌巴 是的。這些東西怎麼能使一個男子的生命充實起來呢？請看這中間的不同！你有兒女給你安慰，在你的——你的——當你走向中年的時候。我却什麼都沒有。

白夫人 「悲慟地，仍舊看着地下」哦，我相信你一定有些安慰的。

應歌巴 我告訴你我什麼都沒有——在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沒有一件東西！「他四面一望，然後在她身旁坐下，用非常低的語聲說話」繁妮——繁妮——

「長椅移近一點。」

白夫人 「也是非常低的語聲」怎麼？

應歌巴 繁妮——我——我——繁妮——我——「他的情感不能抑制，他的語聲越低，成爲不連貫的幾個輕微的聲音，於是長椅向前移得更近了。」

白夫人 是啊，亨利？

應歌巴 你剛才說你的生命毀壞了，可是你却艱苦地忍受着——並且愉快地忍受着。我的——「我」的生命——它却是枯萎了！

白夫人 「低語」哦——亨利！

應歌巴 可是，總而言之，我們的生命還沒有完全過去。

白夫人 「搖着她垂下的頭，並且以軟弱的語聲抗辯道」哦，別這麼說，別這麼說！別再開始說這些話吧。

應歌巴 繁妮，我從來沒有擺脫過這件事。時光如駛，我拿起我的工作，設法在這世界盡我一分的責任，可是——可是我從來沒有將這件事情擺脫過，繁妮？我現在還沒有將它擺脫。

白夫人 「悲哀地向着他」哦，你已經擺脫了！

「蟹的確肥，但是價錢……」底下的話就不容易聽見了。

阿根對他飛了一個白眼，神氣很驕傲地說：「要買快買，不買別老哄在週圍，妨礙人家的生意。」

這個人不說什麼，只是口在蠕動着。

夜又降臨了大地，一輪明月出現在漫無邊際的黑帷上，和星星之光的比較下，更顯她的嫵媚皎豔。

阿根攤上現在很覺清淡，他抽了一根煙捲兒，很安閒地看着他的俯着頭，做絨線衣的妻子——紅潤的臉，天然美的皮膚，強壯的體格，他又想起他們結婚的一年來的兩相溫存，及交易的上種種幫助，阿根的臉上湧出一絲滿意的笑容。

「一個兒歎歎地開心些什麼？不是又在想吃白乾了。」他的妻子發覺阿根的醜態，俊俏地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嘻嘻……」阿根從甜蜜的沉思中驚醒了回來，緋紅着臉，但是一時找不出適當的答話，只好仍舊是一種

應歌巴 「搖着頭」我沒有擺脫。我還是——我還是——我還是

「長椅更向前移近一點。」

白夫人 不會的，不會的。

應歌巴 我會的。我還是——我還是——

白夫人 「帶着眼淚作微弱的抗辯」不，你不會的了，亨利。你不過自己以為是這樣罷了。

應歌巴 不，我真是這樣。我——我——我還是關懷着你，繁妮。

白夫人 「恢復鎮靜，一面搖頭，一面軟弱地微笑着」哦，天哪，請你別說這些話吧。

應歌巴 繁妮，讓我們——讓我們享有以後的這些歲月吧。讓我們將從前的錯誤彌補起來吧。

白夫人 「較前活潑一點」這個，怎麼——怎麼——這個，我們——這個，

我不能想像這樣的事情！

應歌巴 「嚴肅地」繁妮，我要求你和我結婚。

「她瞪視着他；長椅又移近了一寸。」

白夫人 什麼？

應歌巴 我要求你和我結婚。

白夫人 噢，天哪！我無論如何不願我的兒女知道有人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應歌巴 「熱誠地」他們在事前不必知道。

白夫人 「透不過氣來」在事前？在什麼事——什麼事——

應歌巴 你不打算「再」毀滅我們兩個人了吧，繁妮？

白夫人 「好像吃驚的樣子」這算什麼，要是我夢想到你約我今天下午在這

莫明其所以然的憨笑。

「真惡腔，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了瘋魔或者吃了什麼笑藥，值得這樣的開心。」阿根妻披着嘴斜着身子說：「嗨！男的你瞧那邊走過來的一個很神氣的人，一定是生意上門，阿根，你快招呼上去啊！」

他順着她的眼鋒瞧去。果然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向這邊踱了過來。他的模樣兒挺像一位紳士——藏青的嗶嘰長衫，烏黑的皮鞋和他底頭髮一樣在燈光下閃爍發光，一枝粗大的雪茄含在他的嘴內，噴吐出長長的輕烟，在微風的流動中，濃郁醒脾的香味一陣陣飄送了過來。阿根一瞥後迅速地丟去了煙尾，抹一抹嘴才帶笑地迎了上去。

「您買蟹嗎？這裏的都是青背白肚，而且脂膏滿腹，煮了吃滋味多好啊！」阿根一口氣先把自己的貨色鼓吹了一個十全十美的廣告，一面忙不迭地把儲着最大的蟹的鉛絲籠打了開來，繼續說下去：「先生你要買大的儘有，你看這籠裏的差不多吧！這樣

裏會面原來是要對我說「這一種話」——

應歌巴 「嚴肅地」繁妮，我要你給我一個答覆，而且現在就給我。你對於這件事怎麼說呢？

白夫人 「軟癱地，將手放在胸上」哦，天哪！

應歌巴 是的，你必須回答我。

白夫人 可是我沒有時間來「想一想」！唉，我決不願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應歌巴 我要我的答覆，繁妮——「親愛」的繁妮！

白夫人 「茫然地」「哦」，天哪！

應歌巴 繁妮，最親愛的！「他拿起她的手來。」

白夫人 哦，我決不願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應歌巴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繁妮！

白夫人 唉，我決不願讓任何人知道我們——

「一個語聲起自神秘而看不見的存在，將他們的話打斷。這是一個男性的成人的語聲，響亮而用力地裝作清一清他的喉嚨，分明是一個人要喚起別人注意的樣子。」

神祕的語聲 呃哼——呃——呃——呃哼！

白夫人 「在椅子上直跳起來」天哪！

應歌巴 「跳起身來」這是什麼？

白夫人 「站起身來」這不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嗎？

應歌巴 它就在我們這個房間裏。

白夫人 「倒身又坐在椅上」哦，這真嚇死人了！

應歌巴 「向室內各處瞪視着，注意到那背朝着外的菲律賓椅子」有人坐在那張椅子後面！「他憤怒地跨步走過去，却被白夫人壓抑住的尖呼所攔

的貨色別個攤子上還沒有呢？」

「胡說，我親眼看見朋友在別個攤子上買的比這大得多。」紳士直截了當阻斷了阿根天花亂墜的宣傳「因為路近一些，所以到你攤子上來，既然你說這是頂大的，那麼就算是這籠裏吧。」

「好的，好的，先生你買多少啊？」

「唔，八隻够了，替我揀肥一些的，雞的可以多二隻」紳士在一旁吩咐着，一方面從衣袋摸出黃黃的大皮夾「多少錢一隻？」

「本來買九塊的，先生你買末就算八塊好了，任你到那兒，這樣的價錢再便宜沒有了。」阿根妻從旁叉了出來，用靈活口才實施她商業上的慣技。

紳士不就回答，略加思索地說：「買九塊就九塊好了，誰要你們便宜。」

「他似乎有些氣忿地拉開了皮夾，抽出一大疊的鈔票，嚟！嚟！嚟！數了幾張交給了阿根說：「一點一點，對不對？還有八塊錢零頭找了來。」

住了。」

白夫人「別」走過去！我情願不知道他是誰的「好」。「站起身子」我們走吧！「她蹣跚着。」

應歌巴「猶豫不決，却非常忿怒」我們應該知道究竟是誰在如此私探我們的行爲。

白夫人「緊抓住他」哦！

神祕的語聲「憤慨地」我並不在私探什麼人！這是一個公共的旅館裏的一個公共的房間——

白夫人「哀呼」哦！

神祕的語聲「繼續說話」這個旅館裏的任何客人都有權利安安靜靜坐在這裏，如果你們「一定」要在一個公共的房間裏繼續談論你們的私事——

白夫人「靠在應歌巴的臂膀上」哦，天哪！

神祕的語聲「繼續熱烈地說下去」這是你們自己的錯誤，不是我的錯誤。我剛才不過是警告你們不要再說下去了。總而言之，這一個下午我已經聽够了別人的私事了。

白夫人「幾乎是歇斯的里亞地」哦，我們走吧！「她將忿怒而不願走開的應歌巴推搖到左邊進口處。」我們走吧！

應歌巴「回過頭來忿怒地高聲說道」我不知道你是誰，先生。可是等我將這位太太送到一個——一個安全的地方——我「決意」要知道你。我要

「回」到此地來的，先生。

神祕的語聲 好極！

應歌巴 哦，天哪！

「荃茜突然從左邊走進來，迎面衝到他們，白夫人立刻從應歌巴身旁走開」

阿根接到了十元一疊的嶄新的鈔票，帶着揶揚的調子說：「先生你真太客氣，知道這年頭我們做小生意的苦惱，來體恤我們，真是感激得很。」於是低下頭數着一張張的花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噢！八九七十二，只要八十塊够了，爲什麼他付九張十元頭呢？」阿根肚內暗暗地盤算着，一隻眼睛偷偷地瞧着呼着雪茄安閒的紳士的動靜。

「揩油了吧！」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

貪婪的思念拼命鼓動着他底有些僵木的手，把鈔票塞進了袋內，另外揀出一張五元和三張一元的零頭交給了紳士。

「錢都對了噢，吃好得，明天再來買你。」紳士含笑地接了錢和蟹，背轉身從容地跨着大步走了，他的德國式的步伐是够邊式够灑脫了。

「這樣的餽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便宜價錢不要反而要貴的，真是他客氣我們福氣。」阿根妻仍舊點頭結

荃茜 「猝然站住」發生了什麼大事情？

白夫人 「顫抖的語聲」沒有什麼事情！一點事情都沒有，荃茜。你爲什麼想到發生了什麼事情？

荃茜 噢，你不是一副慌亂的樣子嗎？

白夫人 「努力想裝作覺得很有趣的神氣，却是失敗了」一點都不——一點都不！我剛才正和應歌巴先生坐在這兒，談些從前的事情，於是——於是我們決定走出去。我們決定走出去——就是這末回事。我——我——突然她驚跳起來，以不連貫的驚嘆聲向身後一望。然後她面向荃茜，竭力設法微笑一下，說完了她的話。」我很安好着。

荃茜 是的，你看上去很安好着。應歌巴先生，請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剛才對我的母親說了些什麼話，使她這麼慌亂？

白夫人 可是我並不慌亂——

應歌巴 「敏捷地強抑住她」白小姐，我決不會對我的親愛的老朋友，你的母親，說什麼不好聽的話。「忿怒地回頭一看」告訴你實在的情形吧，這房間裏藏着一個偷聽秘密的混蛋，我——

荃茜 「吃驚」什麼！哦，我敢「斷言」決沒有這樣的人。

應歌巴 有的！一個偷聽秘密的——

神祕的語聲 「忿怒地」這是一個公共的房間，我早就對你說過了。你們在這裏說秘密的話，叫「我」有什麼辦法——

應歌巴 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他在那椅子後面。

荃茜 「他從白夫人和荃茜手裏掙脫，她們拼命抓住他。」

荃茜 「哭出聲來」別去看他！「請」你別去看他！

白夫人 「同時地」亨利！「別」去看他吧！

「可是應歌巴已經走到那張椅背向外的菲律賓椅子；他抓住洛普的衣

着絨線半護謔地說「噢！阿根你爲什麼還呆呆站着，想什麼啦？」

阿根的心的跳動至今還沒有停止，他緩緩地坐了下來，仍摸出剛才送進去的鈔票數了起來。

「你鈔票看見過沒有，爲什麼豎數橫數個不停？」

「我告訴你，」阿根用着他在大世界魔術團中看得來的手法，點點對他的妻子說「剛去的那個闊客，本來他只須付八十元，然而他付了九十塊，多了一張十塊頭啊！」

「唔！真的嗎，讓我數一數。」阿根妻把鈔票搶了過來，二隻指頭很快的動着：「不錯，果然是九十塊呵！」

阿根妻怪異似的笑聲，似春雷一般響動了起來。把鈔票交還了阿根。

在阿根進一步的觀察下，他覺得這鈔票的顏色是多麼淡白，花紋是多麼地粗大，呀！這是贗鼎的啊！

追去吧！人是多麼地擁擠，到那兒去找呢？況且時間已過去一會兒。

阿根的神經紛亂得似一團碎髮，

領，將他拖了出來。洛普駭然。」

應歌巴 走出來，混蛋！走到青天白日下面來。

洛普 「急促地」我並沒有說話。這不是「我」呀。

白夫人 史洛普！

荃茜 「悲嘆地」哦，天哪！

應歌巴 「暴躁地」你恐嚇一位太太算是什麼意思？

洛普 我沒有恐嚇！我並沒有說過一個「字」！我「是」藏在椅子背後，可

是我沒有辦法。對你們說話的並不是「我」的聲音。

應歌巴 那末是誰呢？

神祕的語聲 如果你急於多找幾個見證，那末我勸你到長椅子下面去找吧。

白夫人 「剛要在長椅上坐下，猝然改變她的主張」什麼！

荃茜 看一看！

「白夫人無力地尖叫起來，因爲那長椅忽然迅速地向左邊進口處移動過去，顯然是想離開房間。」

應歌巴 「對洛普」攔住這個東西！捉住他！

「長椅逃到走廊上，可是他們仍舊將它捉住，並且將它拖回到房間裏來。」

洛普 「想舉起長椅」快爬出來！

應歌巴 快出來！

長椅 我不願意出來！你們不要管我！

應歌巴 兩個人一齊動手——舉起來！

「他們向上一舉，那長椅被舉起來，露出了賚斯，他先前髮光可鑑，這時候已一團蓬鬆，他的衣服也完全摺皺了。」

白夫人 「驚駭」賚斯！哦，天哪！

像大理石一般地僵坐着，絳紅的臉色褪成了極度的蒼白，不多時的驚喜似曇花一現地幻滅了。

「八隻蟹，每隻本錢七元，共五十六元，還加八元的找頭，唉！六十四元完了！」阿根又盤算着，剩下他的懊悔而傷痛的心在忐忑地彈着淒涼的音符。

阿根的盤算喪失了他血汗換來的金錢。

「又爲了什麼？這樣的呆坐着，」不識趣的妻子又來噁舌「多了錢就應該開心，有什麼愁眉不展，笑，快笑一笑。」

「……」阿根勉強現出不自然而帶有辛酸味的苦笑。（全）

餓不死的人

楊嘉祁

世界貿易公司裏的經理余千勝先生，挺着大肚子，挾了柔軟紋皮的公事包，回到家裏的時候，晚餐已經開在桌上了。

余先生一踏進了客廳，就笑容可掬，女兒上前來叫爸爸，他忍不住撫

應歌巴 「對賚斯」不知羞恥！

洛普 真是不知羞恥！

賚斯 「憤恚地」好啊，你們「一定」要捉住我；可是我要你們後悔，要你們兩人都後悔！「他站起身來，揮一揮身上的灰塵，並且整理他的衣服。」

應歌巴 「暴怒地」你除了恐嚇太太們和偷聽秘密就不知道別的事嗎？

賚斯 「激昂地」我是絕對知道自尊的，因爲我也沒有辦法，你們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好走開。「我」的行爲在這裏是唯一沒有污點的了。「他轉身向着白夫人和荃茜，暴躁地」我自己沒有可以責備的地方，可是「現在」我倒想知道，你們那樣說寇帝斯夫人的壞話，究竟有沒有什麼理由！如果你們中間那一個再「敢」說她，那怕是提起她的一名字，哼，我可知知道很多的「怪事」——

白夫人 安靜一點，賚斯。

賚斯 安靜一點？「我」？「他不能用言語表示出來的譏刺，用短笑表示出來了。」第一點，別再喊我賚斯了。你知道我多麼憎恨這個名字，我早就設法使你們不再喊這個名字——現在我決意要這樣做了！我不管你們喊我什麼，可是請你們別再喊「那個」名字！

荃茜 「指着長椅」你在那下面蹲了多少時候？

賚斯 「冷酷地」我蹲得使我聽厭了人們互相喊「親愛的」，「親愛的」！天啊！你總不以爲我「喜歡」聽這些話吧？嚇，我在那下面所聽到的東西——唔，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可是——

白夫人 別說了！哦，天哪！

應歌巴 剛才說話的聲音並不像賚斯的聲氣——

賚斯 「惡狠狠地向着他」你沒有聽見我說別再喊我賚斯嗎？我把你也包括

摸她的頭，「乖乖，爸爸今天回來得遲了，你肚子不餓麼？」

女兒的聲音像小鳥般的叫着：「媽媽已經給我雞蛋糕吃了，你今天回來得真遲啊，我以為你不回來吃晚飯了。」

太太從樓上下來，看見丈夫那一副笑臉，準知道有什麼好事情，趕緊接過公事包，又喊小丫頭倒茶，余先生抽了兩口雪茄，便吩咐老媽子盛飯。

他們開始吃晚飯，余先生喝着白蘭地，他每餐都得喝，量却並不大，至多一小鐘兒。

他喝了兩口酒，便很興奮地說了：

「今天開過董事會，我加百分之五十的薪水，這樣，我們的生活又可以寬裕一點啦！」

「我一眼看見你，就知道有好事情，如今我的冬季大衣，總可以買得了。」太太聽到這個喜訊兒，彷彿前面有着無限的希望，這兩天牌運不好，輸了八千多塊，她本來想做一件灰

在內的。

應歌巴 「暫時敷衍他」你要我喊你什麼，我就喊你什麼；可是我要知道究竟是誰「說話」的。你說不是你——

賽斯 「非常着力地」不，不是我。我決不會叫你們看長椅下面的。

應歌巴 「做一個手勢指着洛普」這位先生說也不是他。

洛普 可不是嗎，我走出來以後它還說話的。

應歌巴 「摸不着頭緒」不錯不錯；那末究竟是誰——

賽斯 我可不不管它是誰，我所要指出的是，此時此地，在繼續講下去以前，哼，我現在是處於一個地位，我要告訴你們我對於我的未來生活已經有了計劃，我不希望我的家庭有什麼人來干涉我，也不希望那些打算「加入」我的家庭的任何人來干涉我。直到現在為止，我過的是一個依賴別人的生活，可是從剛才此地所發生的事情以後，我知道了所有的「怪事」，我「的確」知道——

〔在這篇演說中他的語聲越來越高，荃茜向左邊的進口處一看，企圖緩和和他〕

荃茜 噓！有人來了——

賽斯 我可不「誰」走進來，我要說完我要說的話。我要依照我自己的主張來解決我未來的生活，我如果決定使那一位女士做這個家庭中的「一員」——

荃茜 「別」作聲了！

〔賽斯的眼光跟着她向左邊的進口處望過去，他的嚴厲的態度頃刻之間軟化了。〕

賽斯 這是她。

〔寇蒂斯夫人走了進來，可是在近進口處的地方猶豫不決地站住了。〕

背大衣的，向余先生要過好幾回，只因為大衣總得七八千，還不是好貨，有點躊躇，現在加了薪水，當然可以不成問題，百分之五十，每個月的收入已經近乎一萬，這樣那裏會買不起呢？

余先生點了點頭，「錢能多一半，事情幹起來就順手，好在時候還早，我想做一筆生意，這生意是絕對有把握的，等到賺了錢，還不止一件大衣哩！」

「事情已經確定了麼？」太太恐怕先生騙她，追緊問了一句。

「那兒會得不確定，裁人的佈告也發出了。」

「怎麼？不是全體加薪嗎？還要裁人做什麼？」

「這就叫做『人浮于事』啊，下面寫字間，他媽的，亂七八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把我們上面的薪水全分散了，弄得大家沒有錢，是我提議的，公司要辦得好，首先就是顧到上級人員，下面寧可少用些人，一個錢當兩個錢用，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董

寇帝斯夫人 哦！我恐怕——「她轉身想走。」

賈斯 等一等。我正和他們談起你。

寇帝斯夫人 你正談起我嗎，白先生？

賈斯 「用責備的口氣對其昧的人」「她」從來不喊我賈斯。寇帝斯——寇帝斯夫人，我不用告訴她們；她們已經知道你是一個寡婦了。關於這一點，我們不用去多麻煩了。

寇帝斯夫人 「我們」不用？

賈斯 自從我看見你以後，我發現了「許多」的怪事。我將來要把全部的事情都告訴你。

白夫人 不知羞恥！

荃茜 「作絕望的笑聲」這有什麼關係？這裏還有「別」的人知道「全部的事情」呢！

寇帝斯夫人 「聞此吃驚」你說什麼，白小姐？

應歌巴 「激昂地」她說的話一點不錯，太太。這個房間藏着一個人——

寇帝斯夫人 「衝動地」哦，天哪！你怎麼知道的？

所有其餘的人 知道什麼？

寇帝斯夫人 沒有什麼。

應歌巴 好！「對洛普」我想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要去找他出來。

寇帝斯夫人 「氣急地，然後用懇求的聲氣」「請」你別去找他！

應歌巴 「站住了」為什麼？

寇帝斯夫人 「無力地」這是我的一個朋友。

賈斯 「疑悟地」你的一個朋友嗎？

事長一想，倒也不錯，便把下面的幾個小職員和十二個茶房裁掉六個。」

「對了，對了，一個和尙挑水吃，三個和尙滾水吃，沒用的人，的確要裁去兩個才好。」太太忘記了吃飯，儘是咬着湯裏的蝦仁吃，

先生又喝了一鍾酒，大概他今天特別高興，話仍舊滔滔不絕：

「連職員茶房一共裁去了十四個人，大概連火食，可以省下五千塊錢，董事會再貼上五萬，這才够加薪的數目，唉，我就是爲了這筆賬，算到這個時候才回家。」他辛苦似地幌了幌腦袋，「腦子都脹疼了！」

「有幾個人加薪？」太太找到了三個大蝦仁。

「經理，襄理，協理全是百分之五十，主任百分之二十，其餘職員總在百分之十光景。照這樣的分配，確是適乎其中，位置越高，加得越應該大，本來，蛇無頭而不行，你把上級人員全壓得扁扁的，打不起精神做事，這公司還要開下去不要開下去？」說到這裏，小丫頭端上一碗飯來，余

寇帝斯夫人 我——我願意代他說話。他決不會提起——啊——任何事情。

他的確不會感到什麼興趣。你們隨便那一位他都不認識。

神祕的語聲 不；而且不想認識！

應歌巴 「忿怒地」現在，我「決意」要——

寇帝斯夫人 「請」你別！

應歌巴 我要知道他是誰。

寇帝斯夫人 「懇求」請你別！如果你找他出來，你也不過看見一個和你們

完全不相識的人。可是對於「我」在這旅館裏所認識的許多人中間，他

却「不是」一個陌生了。

應歌巴 「此刻搖搖頭」我恐怕我沒有明白你的話。

寇帝斯夫人 「支吾而言」他只來了一天，我們——我們不願意任何人知道

這件事。我有許多的約會，因此我只能在今天早晨和他在鄉間散步一次

，並且——並且答應他今天下午五點鐘在此地和他相會。

賽斯 「一直痛苦地瞪視着她」可是——可是——我們的事！

寇帝斯夫人 是的，我會設法使你出去和美麗的小姑娘跳舞。

賽斯 「悲哀地」這樣你就可以和——和他在一塊兒？

寇帝斯夫人 我——我想是的吧。

賽斯 「沮喪地」哦，天哪！

應歌巴 太太，你所說的話不能使我們原諒這個人的偷聽秘密。

神祕的語聲 「挑戰地」爲什麼不能？一位女士如果要將她的約會保守秘密

她是有權利這樣做的，不是嗎？這旅館裏有些人如果看見她和我在一塊

，就會知道一切的。「以苦痛的聲調說話」這就是她所以說在此地和我

相會的緣故了，因爲這裏非常幽靜！

應歌巴 這還不能原諒——

先生喝完了最後一滴白蘭地，便開始吃飯了。

這時候，余先生忽然發現了他的可愛得像小鳥一般的女兒，停着筷子不吃飯，滿肚子委屈似地，一對毛茸茸的眼睛，不住地打量着爸爸和媽媽。

「乖，你爲什麼不吃飯呢？」

「媽媽買大衣，爲什麼不給我買一輛腳踏車，我跟你要過幾次了，你總說是沒有錢，現在你有錢了，也不替我買！」

「哎喲，我一定替你買，一定替你買，不過爸爸這兩天還沒有錢，過了幾天一定替你買的！」

「你騙我，以前你不是說：過幾天替你買，這兩天沒有錢，現在又是這個話，我不相信你！」女兒撒嬌地竟淌下眼淚來了。

「爲什麼哭呀，爸爸不說謊的，這一次絕對不騙你，等媽媽買大衣的時候，我就替你買腳踏車。」

「不！我明天就要！」

「你吃飯呀，我們明天再說。」

神祕的語聲 這件事情你的錯處比別的任何人都來得大。昨天晚上在一輛喧鬧的火車裏我整夜沒有睡着，因此我在這裏靜靜地「睡」得很好——可

是你却把我喚醒了。

應歌巴 「誰」把你喚醒了？

神祕的語聲 就是「你」。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求人再醜像你這樣吵吵鬧鬧的。

荃茜 「吃驚」哦，媽媽！

白夫人 「儼然尊嚴的態度」晚飯以後我要跟你和史洛普說話。亨利，我不知道繼續和這個管閒事的人辯論還有什麼道理，不論他是誰。「她握住應歌巴的臂膀。」

荃茜 沒有道理。我們「趕快」離開此地吧！

「她和洛普向左邊的進口處走去。」

應歌巴 「回頭望着，一面跟着白夫人走；用責備的語氣說」我希望你對於自己的行爲有一點羞恥，先生。

神祕的語聲 祝福你們了，我的孩子們！

應歌巴 「暴怒」好，我決計——「他轉身要走回來。」

白夫人 「攔住他」亨利！

「他們打左邊的進口處走出去。荃茜和洛普已經走出到走廊上了。」

白夫人 「他剛才說」一位女士有權利保守她的「約會」——「一個秘密」嗎？

荃茜 是對——對你的嗎？

白夫人 是的，親愛的。

荃茜 「可憐之態」哦——哦，嘖嘖！

白夫人 「從門口喊回來」荃茜！

太太也開始騙女兒了。

「不，不，我非明天就要不可，沒有腳踏車，到學校去多寒酸呀。」她眼淚滴到桌子上，真的傷心起來了。

「乖，你聽我的話，爸爸決不騙你，今天大家多快活，偏偏你要哭！來，阿寶，替小姐換一碗飯！」

小丫頭換飯上來，但女兒還在哭。

「不吃飯肚子餓是你自己吃虧：

余先生還沒有說完話，車夫一脚跨進客廳，氣喘喘地說：「老爺，公可裏的老王要見你。」

「什麼事，叫他進來！」余先生吃了一驚。

老王是公司裏的茶房頭腦，這一次他傲倖沒有裁去。余先生沒有叫他，他已經進了客廳。

「經理，朱先生在公司裏吊死了！」

「什麼話？」

「朱先生聽到被裁的消息，又看

賽斯 「馴伏地」是，媽媽。

「他沮喪地從室之一端走向左邊的進口處，然後站住了。應歌巴和白夫人已經在他前面走了出去。」

寇蒂斯夫人 「看他站住」有什麼事嗎，白先生？

賽斯 「吞口水」沒有——沒有什麼事。「他走了出去。」

寇蒂斯夫人 「掉轉身來，淡淡地微笑着，深思了一會」你這可憐的人兒！神祕的語聲 「着惱的聲氣」唉，我看我真是個可憐人兒呢！

「她走到右手後角的菲律賓賓椅子那邊去，移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對那隱身的人說話，那人顯然是坐在那張龐大的椅子裏面。」

寇蒂斯夫人 「現在」我們總算沒有旁人了，親愛的。

神祕的語聲 沒有旁人了。只有我們倆，親愛的。

寇蒂斯夫人 你這個可憐的寶貝！

「她四面看了一眼，然後衝動地將身子側向菲律賓賓椅子龐大的椅背後面去，這時幕也漸漸落了下來。」 (全)

二郎廟

(張壽鏞)

漫云馳獵使心狂，(都江堰功小傳二郎為李冰仲子喜馳獵)俎豆春秋李二郎，直欲江南壓王發，(二郎穿石犀溪於江南王發與冰同穿二江)已先祀上教張良。英雄自古無名字，第宅於今失侯王。三石人偕犀五石，最難父子植甘棠。

到佈告，就很不快活，大家都走了，他還在公司裏，一個人不知道在寫些什麼，過後我進去看他走了沒有，那知他在窗欄上吊死了！」

「他媽的！他死在公司裏？」

「是的，我見到他吊在窗欄上，就把大家叫進去，放他下來，眼見不會活了，這會子死屍還在公司裏。」

「天啊！真要命，公司裏可以上吊，他就這樣的死了嗎？」

「我在桌上發現了一封信，是朱先生寫的，我沒有拆，就帶了來。」

「快點給我看。」

一張公司用箋上寫着寥寥的幾個字：

「孤獨的人，服務了二十年，終日餓着肚子做事，但結果却得到比餓死更殘酷的收場。」

「放他媽的屁！」余先生把信箋撕得粉碎，揉成一團，向地下擲去。

「誰叫他餓着肚子做事的？服務了二十年的，難道不可以裁麼？真是混蛋！」

「經理……」



賞格

徐碧波

某天新聞紙上，登着一則很能引人注目的封面廣告，標題却是「捉拿賞格」四個木刻大字，足佔了半英尺地位，還印了一張罪犯的肖像銅版；下面文字是說明某某珠寶公司，管出納的某甲，昨天捲去了大量珠寶鑽鈔銀，逃逸無踪，估計損失，却在總數五十萬以上。這公司的執事者，願酬五萬金，捉拿這捲逃的罪犯。

這廣告恰巧映到王老大眼裏，他立時起了無窮的熱望。因為他是個精窮朋友，而他發財的志願，却比火還熱。總是逢人說項，借了錢湊湊，每期買上一條獎券。「甯可餓着肚子，等頭彩捷報到。」這個比喻，加在他頭上真是恰合極了。巨耐財神菩薩頂是勢利！他儘揀熱路走，累千成萬，堆金積玉的讓那輩闊老官，儘情享樂和聚斂，那裏顧到這一個化子般的王老大呢！

可憐的王老大，兀是財迷心竅，撞着親友們，總說「明天開彩，我就是富翁了。」人家也曉得他脾氣，非但不去掃他的興，還裝着笑臉，預先恭賀他，有人對他說：「你是未來財翁，現在已經露了兆頭，便是滿面都透着紅光，倘使準發了財，你切莫瞧不起我們。」王老大也辨不出那人是故意取笑，自己還涎着臉，回答「這是那兒的話，俺老大果然有那麼一天，哼哼！你老要挪移一點，應個急兒，決不會說一個不字。」

他在開彩的前一天，總是興匆匆地，滿現了一臉的快活神情，全身都是一股活勁兒。在開彩的時候，就一早恭候在獎券店門首，聽那無線電放送的號碼，一疊連的頭二三四五大獎，統與自己無干，便低了頭，納着悶回去，一路上嘆着時運的不濟，幾乎疑心有窮鬼挪揄着他。

余先生仍舊發着脾氣，「餓肚子，委屈了他媽的一輩子了，我早知道這傢伙不安本份，一天到晚嚷着餓死餓死，到底還是真的餓死了麼？比餓死更殘酷的收場，是這混蛋自己上吊的啊，更怪到那個？」

「經理，我已經打電話到捕房裏去了，要是他們問起他爲什麼死的……」

「就說他有神經病，好端端的人上了吊，這不是神經病是什麼？我可不能負這個責任！」

「經理……」

「你去找陸主任，這件事我交給他去辦，記着，你不准提起有絕命書，神經病的事，不要拖東累西，胡說八道，餓死餓死，人家還真當公司裏把他餓死了呢！」

「是，經理。」老王退出去了。

余先生的餘怒還未息，氣忿忿地隨着那一團碎紙，「真沒有見過這種笑話，天下有幾個拿了薪水，還餓死的人？神經，一定是神經！」

他又端起飯碗，但瞥見他可愛得

第二天志忑楞楞地，走到彩票店櫃前，明曉得大獎落空，多少也有些小獎希望，誰知一對之後，連末尾都沒有。他那種失望的樣兒，簡直吳道子再世，也畫不出來呢。

但是他終不覺悟，兀是一心一意的去張羅錢來，購那發財票，想做未來的富翁。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過去，王老大對於彩票，雖然期期不脫空的設法購買，可是他非但沒有做着富翁，反而窮得幾乎與乞兒爲伍。

他一天在小茶館裏，無意中瞧見別人正在翻看報紙，突然發見了這個告白，賞格有十萬元之多。眼前怎不一亮？他便商借過來，細細一讀，便自言自語道：「這個發財機會，倒不用破費一文半鈔，假使時來運來的話，只要一得手，十萬大元，就可納入我的囊中了。」他且說且好像十萬元，有人等他立刻去領的神態，微笑着出了小茶館，和獵犬覓食一般，隨時隨地注意起來。

「你不是某公司帳房某某嗎？……捕……巡……捕……快捉……快捉……捉……」一片嘈雜喧嘩的聲浪，鬧得震天雷響，他還私下自己告慰道：「皇天不負苦心人。」

那輩的警士，聽得有人報警，連忙吹起警笛，霎時來了三四人，一眼看見一個服飾很豪闊，而架了黑眼鏡的西裝男子，和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正在互相厮扭着。那警士先生，便走上前去，就劈頭將王老大打了一下巴掌，面孔上立時顯了好多條紅槓。那服御闊綽的人，將機加了他一個扒手的罪名。在各方正要肅清尋運動的時候，王老大的罪名，委實不輕。那時他被十五枝雪茄煙昏了腦筋，一句話也申說不清，只是沒口子亂叫道：「真將這罪犯放走了！」這個服裝華貴的豪客，早就一溜烟搭上電車，向西疾駛而去了。

王老大被拖着領圈兒跟着走，好久才清醒過來。對前後面一望，道「怎麼這捲逃某公司鉅款的罪犯，倒逍遙法外，却將我這無辜小民，抓了來幹麼

像小鳥一般的女兒還不吃飯，他變得
很溫和，「乖，你吃飯吧！」

「不，明天沒有腳踏車，我永遠
不吃飯！」

「她剛才吃過點心了！」太太告
訴余先生，女兒不過是要挾的意思。

「你不懂，祇吃一些兒點心不吃
飯，是會餓壞的呀！」（全）

上期「秋之尾」勘誤

十七面十八行「那」誤「都」
 廿二行「居」誤「屬」廿三行「邊」
 「誤」道「廿三行「草」誤「算」
 廿四行「不期然」誤「不努力」
 十八面七行「夢」誤「有了」
 「會」誤「會」十三行十八行「却」
 「誤」都「廿六行「廢」誤「變」
 十九面十八行「那」誤「即」
 廿面第二行「間」誤「門」十
 六行十九行「漢」誤「漢」
 廿一面第十行「要」誤「買」
 四十八行「當」誤「獨」

？」

「休胡言亂道，快到行裏去認罪，你會比人家多生一隻手，怎麼不會比人家多生一隻脚？那不是跑得比我們都快多啦。」警士還幽默地這樣說。

他苦着臉道：「先生們快放了我，我便是看了報上廣告，好容易給我偵察到這個罪犯，正想請諸位幫個小忙，將他捉住，待領到了十萬賞格，多少一定分潤些給你們諸位先生，那個罪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衆警士厲聲斥他道：「別再搗鬼，快些去嚐鐵窗風味罷。」
結果王老大富翁沒有做成，却判了徒刑二年六個月。

（全）

孫籌成吳松如伉儷招飲，以病不赴，

作此志謝。

陳庸菴筱石

看花讀畫風流事，其奈衰翁抱采薪，舉案有孤梁孟約，
 抗心勉作葛懷民，露苗烟蕊百齡藥，（坐設新藥公會三樓）
 老帶莊襟四坐春，倘效西園圖雅集，可能著箇病夫身。



二〇九號房間 (獨幕劇)

馬博良

人 趙小姐——約廿餘歲，秀慧，飽經風霜，略形憔悴。

流氓甲——卅餘歲，魯莽凶橫，高壯。

流氓乙——卅歲，狡猾陰險。

流氓若干人

錢先生——衣著豪華，手腕圓滑，但頗英俊瀟灑。

侍役一人

景

某大城市的一個旅舍中的一個上等房間，陳設如沙發椅，地氈，檯椅，電話，無線電，煙几，床，化妝鏡臺等等，無不很華麗，置放的位置跟你所見的上等旅舍房間一式一樣，牆上照例要掛些風景照片，或裝着一隻美術化的燈，那左壁的一個小門，該是通到廁所的，右入口處則可以當做房門。房裏沒有窗，終日都有黃色的燈光照耀。總之；你認為旅館的擺佈是怎樣就怎樣吧！床底下堆着幾個手提箱

，茶几上有花瓶，熱水壺，茶杯，床上鋪着的被單有些綳痕；一切呈現着遭房間已被人逗留過些日子。

開幕時

正是晚上，燈輝照耀如白晝，左

角落放着一座屏風，屏風的右邊

是一隻衣櫥，櫃門掩着露出一道

空隙，床邊，一雙草拖鞋擺着，

此外尚有些絲襪與高跟鞋。啞場

片刻，一個穿得頗整齊的女子，

且行且說地打浴室裏推門出來，

她美麗而倔強，現在她回轉身向

浴室說話。

趙：好了，又沒有機關在這兒，值得

這樣細看？要留在浴室裏，等會

你進去了老不出來，也沒關係，

請你們出來罷！我們還有話要商

量呢！

(接着幾個不三不四的漢子，

由浴室裏出來，走到沙發邊

坐下，趙亦擇位坐下。)

趙小姐：現在怎麼說？我問你，你怎麼說？

流氓甲：(把頭一搖，鄙視地)怎麼

說？別的不管，只要你將錢還給

我們，不還，趙小姐，你自己明

白，我們不是好惹的，我早向你

說過，你要向我借，將來休想不

還，想賴賬可不成，任你走到天邊

海角都逃不了老子的手掌，哼！

你說是不是？(冷笑一聲，眾人

附和。)你說有急事一定得借，我

看你小娘兒家獨個兒在上海，人

地生疏的，倒發了幾片慈悲心，

減幾分息，你倒想不還？橫豎這

裏有現成電話，我祇要一個電話

打到綺紅院去叫那老婆子來，一

會兒，我們照例可以拿得回錢！

趙小姐：（疑惑）你這話甚麼意思？

趙：（點頭）正是，你們諸位的意思

……？

流氓乙（冷靜地）老大早跟你談過

……？

甲：（領諸人走向浴室）這是最後一

，不還錢，可不成！無論如何一

乙：（立起）但是為甚麼你要讓我們

個機會，趙小姐，你自己小心，

個子兒都要算清，除非你不借，

等在浴間，不讓我們留在門外，

不然，你總明白，橫豎這裏有電

不然到了日期，做婊子去，也得

或是房間裏？難道不能夠給我們

話，叫綺紅院的人來，頂多半點

還，你既然說沒錢，那也便當，

見見你的朋友？

錢。

好在你也生得漂漂亮亮，賣到綺

趙：（懇求地）這請你不要管，只要

（流氓乙忽然轉身，由床下捧

紅院裏，還值些錢。所以（他大

我還你的錢。

出幾個皮篋，又將台上的手

聲說）我對你說清楚，你再沒錢

甲：（也立起，陰險地）我告訴你，

皮包擄去，隨衆人入浴室。）

，我們就賣你當婊子去！

這過門可打不過了，你是想騙我

趙：（眼送衆人入室）唉！最後一個

趙：（失聲），當婊子去？你叫我去

走是不是？嘿！老實告訴你，逃

機會了，不然死路一條，試試運

當婊子？

走是辦不到的，你知道嗎？旅館

氣吧！

甲：（冷酷地）不錯，趙小姐，你還

裏的茶房，都是我們的幫手。

（她急忙走到化粧台邊斜向觀

不出，只得賣身還錢。

趙：（無力地）我不想逃走，你老安

會塗粉，一會照鏡，一會畫

得我厲害，我要死的！

心。

眉。）

甲：放心，趙小姐，你不必再要槍花

甲：那好，不然，你自己細想想看。

（片刻，她搓搓手立起照鏡

，你不會死的，要死，算清債再

（履聲由遠而近，侍役叩門。）

，現在是一個嬌艷的姑娘了

死。

外面的聲音：趙小姐，有客啦！

！）

趙：那末，你依我這辦法好吧？我想

趙：（慌張立起）你叫他候五分鐘，

趙：（俯頭四顧，以手拉衣袖，衣角

一定拿得到錢。

等等來敲門。

等處。）青的衣，紅的唇，白的皮

乙：辦法？你說叫我們躲到浴間去，

（履聲遠去，房內衆人均立起

頭髮，跟過去一樣呵！趙華芳，

等一會你的朋友來，你就叫他還

。）

你的名字還可以跟從前一樣，把

錢嗎？

趙（向諸人）我的朋友來了，你們

……）

個男人的心呢？如今那人兒又回

趙：（憤激）他害得我這般苦，他害

吧！我有事啦！橫豎你們是熟人

到你的身邊了，但是他還稱讚你

得我這般苦！（大聲）家庭驅逐

，進去沒有關係的，或者這會兒

的美麗嗎？（抬頭，堅決地）他

我，社會鄙薄我，人類欺侮我，

也在跟你開玩笑呢！

會讚我的，他會愛我的，他會跟

這都是他賜給我的，我沒有對不

（一個履聲遠去，大概是侍役

過去一般地狂戀我，會再捧着一

起他，我始終都愛他，我還有青

走了，留下的錢先生敲了一陣

細紅的玫瑰花，走到我的面前獻

春的秀麗，（她禁不住顧影自憐

便扭開門進來。）

給我。他將成爲童話裏的王子騎

地嘆口氣。）他應該跟我結婚，

（他詫異地朝四面望望，又看

着一匹白馬來同我結婚。（她幻

要不然，（瘋狂地）一齊死吧！

看手中的紙條，回身在門上

夢地坐下，眼望遠方，兩手相合

一齊死掉算數！（她握好槍）把

叩了兩下。）

。我們可以長年住在海濱，看

手槍對準他的胸膛，然後再……

（他是一個摩登青年，有一身

看太陽，看看月亮，我們建築一

（門外履聲由遠而近，趙倉皇

筆挺的西服；有一張英俊的

個小小的安樂窩，我是他的妻子

避入屏風中。）

險，但是充滿着狡猾。）

，他是我的丈夫，將來養下一個

（侍役同一人一面講話一面叩

錢先生：（讀手中的紙條）威人先生

胖胖的孩子，（微笑向天）那是

門。）

，X月X日請至X×旅館二〇九

多麼幸福，多麼幸福呵！

侍役的聲音：小姐，客來啦！

號房間一敘，我有要事與你面洽

（她立起來緩步走到床邊停住

客人的聲音：甚麼！裏面住的是小姐

，望你千萬要來，否則你會失去

，忽然醒悟。）

嗎？姓甚麼？

機會，一個你的老友上，（抬起

趙：不過假如他不再愛我呢？像前

侍役的聲音：對不起，那位小姐不許

頭）這便條，奇奇怪怪的，沒有

次一樣我到他家裏，他不是趕我

我告訴你，她說要跟你開個玩笑

具名，現在這裏又沒有人，老友

走，發誓不願見我。假使他今日

。

？誰呢？誰開的玩笑？

仍是討厭我，好吧！就如此。（

（侍役且喊且敲門，半響，沒

（他走到台中央，走到中央時

揮拳，堅決地）

人應。）

忽然巴的一聲，他喫了一驚

（她迅速揚開枕頭拿起一把手

侍役的聲音：小姐，客來啦！——唔

忙走到沙發邊去，一會兒沒

鎗，注視着走到台中央。）

錢先生，這樣，你自個兒進去

事才吐口氣。）

錢：不曉得是誰，明明白白的走出來呀！

（忽然床底下的絲襪吸引住他的注意，他走過去拾起來看。）

錢：女人的東西，誰？誰的？

（他彎到床的另一邊，身背着屏風，趙小姐悄悄地走出來立在身後。）

（錢一回身，大吃一驚，趙微笑着，後來她一鞠躬說話了。）

趙：對不起，沒有嚇壞你吧！

（等錢辨清她的面貌時，又吃一驚。）

錢：（愕然）怎麼？是你，是你？

趙：是的，是我，你的老友，你還記得我麼？我們好久不見面了，真是難得，有今天的見面，請坐吧！

（趙一揮手，錢不安地坐下，趙在他對面坐下，距離不遠。）

錢：（漸漸恢復常態）真是好久不見

了，近來你好嗎？

趙：這句話該是我問你的，你很好的吧！我有甚麼好，正是景况一年不如一年了。

錢：不要客氣，（單刀直入）你有甚麼事要找我嗎？我或許能盡我能力幫你的忙。

趙：（笑起來）真能如此嗎？

錢：趙，你跟過去不同了。

趙：是麼？大概人長大了，也不同些罷，你瞧我是不是老了？醜了嗎？

錢：沒有，你跟過去一樣，只是沒有過去的溫文。

趙：你說我跟過去一般，你說我還標緻嗎？

錢：（閃避地）唔，我想是如此。

趙：（迫近他）你看我還值得人愛嗎？

錢：（厭惡）華芳，我們談別的，好不好？

趙：不，你告訴我，你看我還值得人愛嗎？

錢：（假意微微一笑）自然囉！你的漂亮連洛麗泰楊都比不上啊！

趙：錢，你騙我，你說實話。

錢：不騙你的，趙，你的迷力還大啦！哈哈！

趙：（悲痛地，話裏有話地）但是有甚麼用呢，在一個人的心裏，我已被遺忘得乾乾淨淨了，一點都記不起了，甚至我以為他一點都不表歡迎，他還恨我，討厭我哩！

錢：華芳，今天你變得很奇怪，也許你的神經不能安寧。

趙：沒有，我很好，謝謝你的關心。

錢：（想早早離開）你找我有甚麼事嗎？我說過我或許能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

趙：（縮短兩人距離，嚴肅地）我有許多話，許多許多的話，向你說。

錢：許多話嗎？（詫異地）

趙：你瞧你屁股貼凳，纔五分鐘，就想走了，我知道你又會編一套話來騙我，甚麼有事啦！沒有空啦！下次來啦等等。但是今天不行，我不准你走。

錢：（無奈）好，那麼你說罷，甚麼事，現在我來了，就該面談啦！

趙：你看你多無情，久別重逢，連朋友客套話都不讓我說，就是我惹你的嫌，也得說完話，再分手呀！

錢：你的嘴巴真厲害，聽你，聽你。

趙：令尊令堂還在嗎？

錢：託福，都很好。

趙：近來先生有何貴幹呢？

錢：慚愧得很，整天都在家閒坐，吃父母的飯。

趙：你知道我近來的生活如何嗎？

錢：不會詳細知道。

趙：（迫近，哀求地。）錢，我們難

得見面，我們又有很深的一段關

係，久別重逢，你也該賞我一個

臉！這樣，你叫我多難堪，我三

四年沒見你，每天都惦記你，開

眼閉眼，都看見你的影子，三四

年來，我那一天不喫盡鹹酸苦辣

的味道，沒有一個人幫助我，沒

有一個人憐憫我。大家都知道我

同你有過不可恕的荒唐，大家都

鄙薄我，我冷清清的地留在世界

上過着寂寞的日子。你知道寡婦

守節，還指望兒子爭氣，還希望

博得鄉里的同情，我呢，我有甚

麼指望呢！你知道我年青，我也

要活，但環境却逼着我去死，社

會也污辱我去死。我孤孤單單地

沒有一點力量，我不能生存於世

，也沒有樂趣生存於世，威人！

你叫我怎麼好呢？沒有安慰我，

沒有地方找得着工作。如今我的

自由，都受着監視，威人！你明

白我，你該明白我的心，我始終

不忘記你。

（趙伏在膝上哭了，錢略有感

動。）

錢：你應該忘掉那些事，記住它，於

你無益的，華芳。

趙：無益？無益？你不能幫我忙嗎？

錢：（冷然）我為甚麼要幫助你，我

跟你早就斷絕了一切關係。

趙：（抬頭厲聲）威人，這算甚麼話

，你有良心嗎？你是人？我跟你

的關係很深的，你以為五千塊錢

，就買得斷這段孽緣嗎？你毀了

我，你毀了我一輩子。我一生

幸福被你斷送了。（憐惡地指住

錢）是你，你將我（跳起）送入

比墳墓地獄更恐怖的處境。現在

你想逃避責任嗎？（狂笑）威人

，我今天是來跟你算帳的，你替

我趕緊想個辦法。（叉手背錢而

立）

錢：（不屑地）辦法？哼，沒有！你

接受了我的五千塊錢，就表示是

承認斷絕關係。

趙：（狠狠地）鬼話！你忘記是你硬

塞的嗎？事實上我根本不肯接受

。我對你說，我要——我要——

跟你——跟你結婚，我要跟你結

婚！

錢：（嚇了一跳）沒有這回事，華芳

，不可以，不可以。

趙：（望了錢一眼，嘆息）不可以，

不可以，從前我怕你連頭都來

不及呢！現在你已經完全忘記我

了，也完全忘記從前的事了。（走

到台前，夢幻地朝天望）但我永

遠不會忘記的，我死都不忘記。

（後台一個悠揚悽惻的樂聲輕柔

地奏起來)我不會忘記你對我說的海誓山盟的半個字，我不會忘記過去四年的舊事，想起來多麼像一場夢呵!(屋外大約在下雨，雷電交加，燈光時時抖動明滅)同樣是一個雨夜，四年前的一个雨夜，你還熱烈地追求我的時候。你拚命同劍囉，小高囉，大龍囉競爭，當你聽見我在紫藤花架下答應明天跟劍訂婚，你瘋狂般的用花言巧語，把我搶奪過來，把我從舞場帶到酒店，再騙到旅館裏來……

(燈忽然一閃，熄了。只有壁上的小燈尙射出淡光，室內很靜穆，很憂鬱。)

錢：(低低地)燈熄了。

趙：是的，燈又熄了，跟四年前一樣的啦!(她被微光罩着如仙女的)時間是過去得這麼快了，(好幾個嘆息同時由四面登出來)威人!你對我行了愛的欺騙，你逼我嫁給你，想想真有點鬼使神差吧，我怎麼會答應了。(琴音突中

止)大概是我愛你的緣故罷!(琴聲又奏起淒涼聲調)這房間裏只有我和你，你跪在我的腳邊，你對我訴說着愛的深度，後來我要回去，你說雨太大啦，(雷聲隆隆很輕。)

我記得，是……

趙：(轉身，尖銳地，急速地)是二〇九號房間!就是這裏!這個房間!

(琴音咚的一響，雷聲轟然飛過，燈光復亮，趙掩住面孔，衝到沙發椅上伏着)

錢：(立起)過去這麼久了，(伸懶腰)真像一場夢。二——〇——九——號，不吉利的數字，二〇九，二〇九。(笑起來)

(琴聲有力的奏樂下停了。)(廁所裏傳出輕微的話聲。)

流氓乙：人還在嗎?——在就好了。

流氓甲：好大雨!
錢：好大雨!(他坐下來抽煙)好大雨!

錢：(抬起頭，燈光照在他的臉上。)

趙：我爲着肚裏的孽障，向流氓借了

(房間號數?)(極力維持鎮靜)

我記得，是……

趙：(轉身，尖銳地，急速地)是二〇九號房間!就是這裏!這個房間!

(琴音咚的一響，雷聲轟然飛過，燈光復亮，趙掩住面孔，衝到沙發椅上伏着)

錢：(立起)過去這麼久了，(伸懶腰)真像一場夢。二——〇——九——號，不吉利的數字，二〇九，二〇九。(笑起來)

(琴聲有力的奏樂下停了。)(廁所裏傳出輕微的話聲。)

流氓乙：人還在嗎?——在就好了。

流氓甲：好大雨!
錢：好大雨!(他坐下來抽煙)好大雨!

趙：我爲着肚裏的孽障，向流氓借了

(錢默然不語，繼續抽煙。)

事好嗎?

你答應讓我跟在你的身邊，做此事好嗎?

錢去打掃，可是這筆債，積得日子久，如今利息倒比原來的款子大，現在他們逼着我還，威人！你代我還了。

錢：（冷然）我沒有應還的義務呵！

近來我手頭非常拮据。

趙：（懇求）我要長跟隨你，做娘姨

好，丫頭也好，只要在你的身邊

。我寧願死也不願再過那些無依

無靠的孤獨的日子！

錢：我並沒有打算請個跟班。

趙：不肯嗎？

錢：（凶橫）不肯就不肯，難道還怕

你會吃了我不成！

趙：你就不想想我是多麼可憐，譬如

救個不相干的女孩子。

錢：別的人都可以救，只有你，我不

！

趙：（氣極）好吧！錢威人，今天我

看清楚你的心腸了。

（趙立起抽出手鎗對錢，錢喫

了一驚，退後幾步。）

趙：不要動！我如今甚麼人都不認得

，我要報復！

錢：這算甚麼意思？

趙：請你履行你的諾言，你會對我說

過一百次以上求婚的甜言，蜜語

，威人，強迫結婚，是你們男子

用慣的手段，我如今別的不要，

只要你同我到禮拜堂去行個婚禮

，承認我是錢太太的名義我就滿

足。

錢：華芳，放下手鎗吧，我懺悔了，

過去，我很對不起你。

趙：（搖頭）我不需要你道歉，我要

你允許：還錢，還是結婚！

錢：假使我不答應呢！

趙：（咬牙切齒）那我老實不客氣，

鎗下無情。

錢：（用計）趙，算了，寬恕我過去

的罪惡吧！我可以重新補救以往

的過失。相信我，我們好好地談

談吧！

趙：真的嗎？

錢：我會騙你麼？

趙：好，相信你。

（趙軟弱地把鎗垂下，錢拿過

她的手鎗扔在角落。）

趙：威人！你總得要一個好好的家，

一位好好的太太了，離別四年，

我看你瘦得簡直認不出了。如果

我同你結婚，我會服伺你你胖得

像哈台，我會把我們的家務弄得

井井有條，（看見錢想走，追過

去。）怎麼？你想走，又是你的

圈套。你想走？威人！（她趕過

去攔住門。）你對我就沒有半點

憐愛嗎？

錢：憐愛的時候，是跟日子一饒過去

了。

趙：可是我不給你走，我死，都要跟

住你，這回我準不放鬆。我跟你

拚命！我要在這二〇九號房間裏

，跟你算清舊帳。

錢：（恥笑她）手鎗沒有了，你以為

你這根草似的身體，就擋得住我

嗎？

趙：可是我告訴你，廁所裏有流氓，

他們等候你還債，甚至還要綁你

的票。

錢：（暗暗吃驚）我知道你在騙我。

（趙伸手指浴間。）

趙：只要我一喊，他們便會馬上出來，不信，我可以試試看。

錢：（裝鎮定）你騙我，哈哈！連鑰匙孔洞都沒有。
趙：（又一指）你看，鑰匙還插着呢！你休想走！

錢：真的嗎？讓我去看看。
（他走到門邊猛的拍得一聲將鑰匙一轉鎖住了門。）

室內聲音：不好，門反鎖啦！
（嘈聲大起，許多手在敲門推門。）

流氓甲的聲音：糟糕，他媽的！想逃了。
流氓乙的聲音：小婊子，你的東西在我這裏，你別想走。

流氓甲的聲音：你騙老子，看老子叫你够受。
（推門聲，罵聲不絕發出，未幾逐漸輕微。）

（錢扶着趙勸她在沙發上坐下。）
錢：你受驚啦，坐會兒，休息罷。
（趙愕然不知所措。）

錢：（偽獻殷勤）請你休息一下吧，讓我去倒杯茶給你，等一會兒陪你去。
趙：（疑惑）出去？這句話怎麼說？
錢：是的，等會兒你便曉得了。
趙：（天真地）但是茶房跟浴室裏的流氓有來往，他們會禁止我走。

錢：（狡獪一笑）不要緊，我有辦法。
（錢拉開房門走出去。）
趙：（欣喜若狂）天呵！他答應接我回去，直像童話裏的王子，迎娶一位公主。我多幸福喲！
（這時流氓們使勁在扳門扭，沒工夫叫了。）

（舞台上啞場，後台音樂輕快的奏藍色多瑙河的調子。）
（片刻，門外履聲由遠而近，侍役推門入。）
趙：（誤會）多謝你，就走嗎？
侍役：（摸不着頭腦）趙小姐，你說甚麼？
趙：啊！
（她從沙發上爬起望着侍役走）
（流氓擁上去擒趙，趙逃。）
（申到電話邊撥電話號碼。）

甲：喂！是綺紅院嗎？老婆子在嗎？

甚麼？——你就是嗎？——好極

，我這裏有個女孩子——在××

旅館二〇九號房間。馬上派人來

——懂嗎？——快些！——二〇

九號，對了——再會！

（甲放下電話筒。趙已被捉住。）

（剛才那段話把趙嚇得面無人

色。）

趙：（哭的樣子）饒饒我吧！饒饒我

，做個好事吧！我不要去呵！

乙：誰聽你。現在你不愁沒有男人啦

！

甲：（指着趙）婊子，叫你够受。

趙：大爺，大爺，救救我。

（大家不理睬她。忙着找繩子

。）

（趙一眼瞥見角落的手鎗，拿

手鎗來向着眾人）。

趙：不許動，誰動我就打誰。

（眾人舉高手）

趙：再給我滾進裏邊去！

甲：（冷笑）不愁你走得掉，外面看

守得很緊呢！

（流氓們全入浴室，趙上去開

攔，門鎖好。）

（趙走回台中央。）

趙：甚麼都完了，等一會綺紅院裏的

人來，我又逃不掉，逃出去又怎

樣呢？這世界！這世界！我還活

着做甚麼呢？有甚麼好活？我

……

（趙頹然倒在椅上。）

（雷聲隆隆滾過。後台音樂淒

涼地奏起來了。）

燈一閃又熄了。舞台景跟上

次熄燈一樣。）

趙：像一場夢，飛了飛了。我的心已

經死了。（頓一頓）世界是這樣

黑暗，這裏沒有真理，沒有自由

和快樂，真是妖魔的天下呵！

（一陣淚泣聲升起。幾個嘆息

同時由四面發出來）。

（有一個震顛的聲音在黑暗裏

說：呵，這世界已不要你了

！）

（震顛的聲音說：不要管是誰

誰在說話，誰在說話？

？總之你不能活了！）

（音樂的曲調抑揚不止，雷電

再掠過。）

（小火油燈光在她的臉上變幻

着。）

趙：好荒涼的世界啊！我怕！我怕！

（哭起來）完了，甚麼都完了！

活下去幹嗎呢？還是死安甯些呵

！

（燈一亮復明。趙立起對手中

的鎗發怔，然後舉鎗對準太

陽穴。）

趙：我年青，我有一腔熱愛，又有好

容貌，好心腸，但是有甚麼用呢

？算了！

（雷更響地滾過不止。音樂有

高潮傾向。愈高愈悲。）

趙：（喃喃）罪惡與幸福的交流點，

生和死的會合所，這二——〇

——九號房間！

（雷轟轟然。驀地裏萬籟俱寂

。）

（幕急下。砰然一聲。幕內台

上有物倒地。）



清宮怨

四幕劇

姚克

第一幕 第二景 舟盟

時間：光緒廿一年乙未（西一八九五年）三月廿二日，戊未亥

初，（約八九點鐘）光景。距第一幕第一場，約九個多月。

地點：同第一幕第一場。

登場人物：春艷，春壽，王商，珍妃，光緒，小德張。

景：同第一幕第一場，開幕時晚飯剛過，同豫軒窗內微射出
一點燈光，殘月的清輝篩過竹林，映成滿地疏影和白晝相
比又是一種景象。

開幕時萬籟俱寂，只有遠遠的簾聲。約七八秒鐘後，春艷
春壽從同豫軒走出，捧着香爐，錦褥琴褥和一束貢品降香
，春艷提着一盞綠紗宮燈，在前頭走，春壽在後面跟着。
到琴几跟前，春壽把錦褥，鋪在石凳上，春艷把香爐放在
几上。

春艷：我來點香，你去拿七弦琴。

春壽：好，（轉身跑回軒去。）

春艷：慢着。別冒失鬼似地，碰壞了珍主兒的唐琴那可

沒價（把黃緞繡花的琴褥鋪在几上，剛要點香。）

春壽：（抱琴上）主兒叫你先別點香，她們姐兒倆在下

棋枰。

春艷：（擱下香）這些日子珍主兒愁眉不展的，不知道
又有什麼心事啦。

春壽：自從去年五月出了那回事，到現在……這九個月
中間，他就沒有眉開眼笑過。

春艷：這也難怪她，當着衆人的面，讓李總管打嘴，這
叫她怎麼受得了呀？

春壽：要不是皇上跟瑾主兒苦苦地勸她，她早就尋了短
見了。

春艷：咳，說也可憐，皇上眼看着主兒受罪，可是沒法
子庇護她，連時常見面都不能覓。

春壽：皇上每次到這兒來總是小偷兒似的，怕老佛爺知
道，外頭人總以為做皇帝快活，三宮六院，愛跟誰
好就跟誰好呢。

春艷：說起了皇上，我看他這幾天哭喪着臉好像有什麼
心事似的。

春壽：我猜他跟珍主兒准是犯了一個心病。

春艷：怎麼啦？

春壽：你不知道咱們大清朝跟人家打仗了嗎？

春艷：聽說咱們打了個大敗仗。

春壽：是呀，如今恭王爺派人去講和了。

春艷：講和了，還不結啦？

春壽：你不知道這個「和」還沒講下來呀！

春艷：哦。

春壽：（悄悄地）初十晚上皇上跟珍主兒一宵沒睡，就

是爲了這事，我偷偷地聽了幾句。

春艷：他們說些什麼？

春壽：我可聽不清楚，只聽見皇上說，人家要咱們賠這

個賠那個，還要咱們賠不知多少萬兩銀子呀。

春艷：怪不得——

王商持紗燈自月洞門入。春艷打斷話頭

春壽：誰呀？

王商：是我。

春艷：原來是王總管，皇上來了麼？

王商：皇上還在儀鸞殿，等着見老佛爺呀。

春艷：見着了沒有！

王商：還沒有。李總管正在陪着老佛爺打牌，皇上到了

沒人敢給他通報，只好跪在門外等着，可憐他已經

等了好半天啦。

春壽：皇上何必跪着等呀？明兒個去不是一樣見嗎？

王商：皇上有要緊事要向老佛爺請示呀。你不知道，這

兩天外頭的事兒鬧得利害着哪。

春艷：不是已經講和了嗎？

王商：還沒有呀。又出了岔兒啦。

春壽：怎麼啦？

王商：朝廷派了李鴻章去講和，可是和還沒講下來，李

鴻章就給刺客打中了一鎗。

春艷：哎喲，那怎麼辦呀？

王商：幸虧他老人家硬朗，沒死。可是，皇上聽了這個

消息，急得直跳脚。今天跟恭王爺，大臣們，商量

了一整天，皇上此刻先進來請老佛爺的示。恭王爺

他們還在養心殿，等着旨意行事呀。

春壽：不是老佛爺還在跟李總管打牌哪麼？

王商：可不是嗎？（略停）老佛爺待自己身邊的人，比

待皇帝好得多呀，譬如說同治爺是老佛爺十月懷胎

養的，論理親生的兒子是自己的骨肉，老佛爺總該

疼他了，可是老佛爺偏偏不喜歡同治爺，倒把安得

海疼得寶貝似的，小安子怎麼說她老家怎麼聽。

春艷：聽說，同治爺歸天的時候兒，老佛爺連眼淚都沒

掉過。

王：可不是嗎？親生的兒子都不疼，咱們皇上是她的外

甥，那還用提嗎。

春壽：我聽說同治爺的大奶奶也是老佛爺給逼死的。

王：同治爺又何嘗不是她害死的。

春艷：老佛爺待同治爺不好，待咱們皇上也不好，到底

是什麼緣故呢？

王：誰知道？她就喜歡壓皇帝，捧奴才嘆。

春壽：真奇怪。

王：三十年前，她寵安得海，不是跟現在寵李蓮英一樣嗎？可是那時候兒小安子到江南去織造龍衣，路過山東，丁巡撫還敢把他宰了。如今可不同了，六年前，李蓮英跟着醇王爺到海口去看操兵船，大小官員伺候小李子比醇王爺還要尊敬，誰都不敢得罪他。李蓮英是個什麼東西，可是除了老佛爺，這朝裏朝外就是李蓮英的世界啦。

春艷：那麼他爲什麼還要容不得皇上跟珍主兒，老在太后跟前挑他們的眼兒呢。

王：我也不知道他存着什麼心。依我說他又何必如此？皇上雖然親了六年政，其實還是担着一份虛名兒。大權不是照舊的抓在老佛爺手裏。就算老佛爺把皇上廢了，李蓮英是個太監，他還能做皇帝嗎？

春壽：要是太監可以做皇帝，那麼咱們也可以做主兒啦。

王：你們做主兒還說得過去，太監做皇帝那就不像話啦。〔掏出打簧表來一聽〕哎喲可了不得，皇上也許已經見過了老佛爺了。我得趕快走了。（欲走又回）皇上回頭也許要到這兒來哪。

春艷：（驚喜地）真的！

王：可沒準兒，回頭見吧。

春壽：（失望地）回頭見。

春壽：（軒內有玲瓏的聲音）主兒們下完棋啦，快點香吧（春艷點香）

珍聲：姐姐，你不出來坐一回兒？
瑾聲：倦得很，我要先睡了。

珍妃出軒，春艷春壽恭敬地立候着，珍妃望着竹梢的殘月，慢慢地走到琴几前，一陣微風把遠處的簾聲吹落在院中，烟篆冉冉地在月影裏裏着。

珍：是誰在吹簫？

春艷：那是先前同治爺的珣奶奶。

珍：怪不得簫聲這麼淒涼。（沉思）

春壽：回主兒，剛才王總管來啦。

珍：（驚喜，但不外露）哦，有什麼事嗎？

春壽：他說皇上也許要來呢。

珍：皇上現在在那裏？

春壽：皇上在等着見老佛爺呢。

珍：這麼晚等着見老佛爺？

春壽：聽說皇上有要緊事呢。

珍：哦（蹙眉不語半響）你們不用伺候了，到裏頭歇一回兒吧。

春壽：是，（春艷春壽同下。珍妃呆呆地望着月亮，眉頭鎖着無限心事，她把香桿兒插正，淒然坐下，慢慢地調理琴弦。和着簫聲奏了一支「秋鴻」；一曲未終，王商自月洞門上，珍妃停弦。）

王：（請安）回主兒，皇上駕到。

珍：知道了，（推琴而起，到軒前立候。外面太監吆喝聲，停轎聲，脚聲，三四秒鐘後，光緒怒冲冲的走進月洞門，珍見帝行禮）皇上。

光：（趕上去拉着她的雙手）快起來（珍起立。帝回頭囑王商）快叫他們把我的轎子抬到牆根兒，吹滅了燈籠。

王：喳（同外去）

光：慢着，你跟他們在軒前軒後看着，別讓誰闖了進來。

王：喳（出去）

光：（噓了一口氣）咳，可把我氣死了！

珍：皇上怎麼了！

光：還說什麼呀？

珍：是不是爲了朝鮮國的事？

光：還有什麼別的事？現在李鴻章被刺受傷，世界各國都覺得他們太說不過去了，人家才答應停戰。可是，講和的條件他們並沒有怎麼讓步。

珍：那未免太欺人了。

光：可不是，今天我跟六爺（即恭親王）翁老師他們商議了一整天，可是大家還是七張八嘴的，沒有一個準主意。

光：李蓮英這個奴才（氣得半響說不出話來）他竟敢這樣放肆！當着老佛爺欺侮我！我這皇帝也不要做了！（憤憤地把便帽扔在地下，轉身向假山站着）

珍：（同情地抬起帽子，走到光緒面前）這又何苦呀？皇上犯不着氣壞了自己的身體呀。

光：（慨然）我剛才爲了咱們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到儀鸞殿去請示，李蓮英正在陪着老佛爺打牌。我不便闖進去，只好在門外跪着。李蓮英衝着門坐，早就瞧見我了，可是他直假裝着沒有看見，打完了一付，又攛掇老佛爺再來一付，教我十足跪了半個時辰。

珍：皇上請坐。

光：後來，我實在等不及了，沒法子，掏了二十兩銀子出來，他才肯給我通報。

珍：怎麼着？連皇上都要遞門包兒啦？

光：這是常有的事，以前我沒跟你提就是了。

珍：那麼皇上見了太后沒有？

光：（低頭）見了！

珍：老佛爺怎麼說？

光：老佛爺起初倒沒說什麼，祇問我六爺跟翁同龢翁老師他們的意思怎麼樣。我說，大家商議了一整天還是七張八嘴的沒有一個準主意。老佛爺聽了這話並沒說什麼，倒問起了李鴻章的傷好了沒有？

珍：前幾天奴婢不是聽皇上說，李鴻章讓刺客打中了一槍嗎？

光：是呀！要不是李鴻章受了傷，世界各國都幫着咱們說話，人家還不肯答應停戰哪。

珍：哦，那麼他們的條件也應該讓步點兒了？

光：停戰雖然答應了，可是條件並沒有怎麼樣的讓步。

珍：我們難道非依他們的條件不成嗎？

光：我本來不肯依，可是太后——

珍：太后怎麼樣？

光：太后把臉一沉說：如今咱們打了敗仗，好容易人家肯講和了，你還不依嗎？

珍：難道太后不知道人家的條件是多麼利害嗎？

光：我剛想這麼說，李蓮英就在旁邊撥火兒了。他說：

先前剛出事的時候，皇上沒來請示老佛爺，就跟人家開戰了。如今事情鬧僵了，又找老佛爺擦屁股來了。得了，皇上既然不肯講和，那還有什麼法子？

乾脆咱們娘兒倆去打仗，拚了這兩條老命就得了。你說他混蛋不混蛋！

珍：這是什麼話呀？

光：老佛爺也知道，我們打敗仗是因為她自己把辦海軍的錢，蓋了頤和園了。可是她一向做錯了事，總是往別人身上推，決不肯自己承認的。禁不起李蓮英怎麼一說，她老人家索性發起脾氣來了，一邊兒罵，一邊兒嚷着：好，咱們娘兒倆打仗咯，說着就拉李蓮英往外走……

珍：這不是明明的逼着皇上講和嗎？

光：當時我沒法子，只好跪着求她。老佛爺就說了：當初是你張的蓬，現在還得你去落蓬咯，打仗也好，

講和也好，都沒我的事兒！說完了就把我轟了出來。

珍：現在怎麼辦呀？

光：我想不講和也不行呀？（略停，沮喪地說）我已經下了旨意叫李鴻章斟酌情形簽訂條約了！

珍：（失望地）那咱們不是太吃虧了嗎，皇上？（淚隨聲下）

光：（站起來拉着珍妃的手）可是叫我又有什麼辦法？

珍：那條約上還有賠他們二萬萬兩銀子的那一條，我們也答應了嗎？

光：那還用說嗎？

珍：咱們那兒來那麼些錢哪！

光：（憤然）錢！（冷笑）咱們有的是！祇要老佛爺肯拿點私房出來，再湊上李蓮英那份兒不就够了嗎？

可是他們滿不管咱們大清朝打了敗仗，丟盡了臉，割地賠款，他們還是照舊的聽戲逛花園兒，我看我們亡國就在眼前了！

珍：（慘然）皇上！

光：我記得明朝崇禎皇帝臨死的時候，曾經對她的兒女們說，但願生生世世不生在帝王家（略停低頭）我也但願如此。

珍：（強笑）皇上快別這麼想，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可說的哪？倒不如讓我叫姐姐出來，咱們爺兒三（讀如薩）喝兩杯酒解解悶兒哪。

光：也好。

珍：（向軒內）春艷？

春艷：（自軒內出）是。（向光緒請安）

珍：你去請瑾主兒來，就說皇上來了，請她出來喝酒。

艷：回主兒，瑾主兒已經安歇了。

珍：你去問問去，她也許還沒睡着哪。

光：別驚動她了，咱們倆喝吧！

珍：那麼（向春艷）你把前兒個禮王府送來的鬱金香拿

點兒來吧。

艷：是。（遠處簫聲又起）。

光：給我來個大杯！

艷：是。

珍：你先把這張琴拿裏頭去。

艷：是。（抱琴進軒）

光：我很抱歉，你在這兒彈琴，我一進來就打斷了你的

興致。

珍：我並沒有什麼興致，不過無聊的時候，偶然彈彈解

解悶兒罷了。

光：這也不怪你，算起來咱們已經有兩天沒見面兒了。

其實咱們遠不如小戶人家的倆口子，倒能够天天在

一塊兒。你瞧這麼好的月色，疎疎的竹影，遠遠的

簫聲……我們都孤負了。（春艷春壽上，拿酒放在

桌上。光緒珍妃飲酒）

珍：說起小戶人家來，奴婢倒想起在廣東看見過的蠶家

了。

光：什麼叫做蠶家？

珍：蠶家是生長在珠江上的小百姓，她們沒有家，也沒

有田地房產，生在船上，死也在船上，一輩子祇在

江上搖着一只小船兒。

光：他們老住在船上嗎？

珍：他們總是兩口子住一隻船，船頭上晾衣服，船梢上

做飯，中間是一個小小的船艙，倆口子就住在裏頭

，他們好像是無憂無愁的，只憑着一枝槳，今兒要

到東，就到東，明兒要到西，就到西，那才自由自

在。

光：天底下真有這樣快活的人！

珍：那是奴婢親眼看見的。

光：（幻想地）綠油油的江水，這麼一隻小船，船頭上

晾着衣服，船梢上做飯，中間是小小的船艙，祇

有你我倆個人……要到西就到西，要到東就到東，

咱們既不用搬家，又不用跟誰請示，自由自在的（

向四面一看似乎在找什麼東西）可是我們就短了一

枝槳。

珍：假如皇上要的話，槳是可以用手造的。

光：（低頭喝了一杯慢慢地抬起頭來念着）槳是可以用

手造的……（珍妃盼切地望着光緒，光緒忽然拉住

了她的手熱烈地說）那麼我一定爲了你，爲了咱們

的國家，造起這枝槳來！

珍：真的？

光：（略停）這幾年來，我並不是沒有想過。我也知道，咱們假使不把這個朝廷好好的整頓一下，咱們的國家難免要滅亡，可是上頭有老佛爺壓着，怕我奪了他的大權，底下那班不中用的大臣們，怕打破了飯碗，一個個兒地都順着太后，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所以事情才弄得這麼糟。

珍：那麼難道這朝廷，就永遠沒法子整頓了嗎？

光：我當然要整頓……就是手下沒得力的人。自從咱們老祖宗進關到現在，這二百五十年之中，咱們滿州人一出娘胎就可以吃糧，太舒服了，所以都變成了飯桶。你瞧，滿朝的滿州人都是些頑固守舊，醉生夢死的混蛋。那有一個可用的人材！

珍：滿員中間雖然找不出人材，皇上難道就不能用漢人嗎？

光：（沉吟地）漢……人……漢人中間果然是有人材……不過滿漢之間的成見很深……（沉吟不語）

珍：國家已經弄到了這個地步，眼見得社稷快要不保了（略停；眼睛透視着光緒）亡了國，滿人漢人豈不一樣都要變成奴隸？咱們還要分什麼滿漢！

光：（懇切地）我並不要分滿漢，可是滿員中有些老頑固，甚至於說祖宗留下的基業，情願送給外國，決不賞給家奴。

珍：這簡直是喪心病狂的瘋話！

光：（點頭）連我爸爸在世的時候兒，都說過這種話。

（略停，忽然眼睛裏射出光芒來）可是我顧不了那些個了。我非打破滿漢的成見，起用漢人不可。

珍：（眼睛閃着光，脣角上浮着春天的微笑）皇上！（跑近光緒）

光：（拉她的手）我一定這樣做！

珍：皇上不怕他們反對嗎？

光：有你附和着我，管他們反對不反對哪。

珍：（滿斟一盃酒送到光緒面前）那麼請皇上喝了這盃酒。

光：（接過酒盃另斟一盃遞給珍妃）請你也喝一盃。（二人微笑舉盃相對同時乾盃坐下）我知道日本國從明治維新以來，他們的國家一天一天的富強現在差不多連西洋人都不敢小看他們了。咱們假使要把國家整頓起來，恐怕也得維新變法才行。

珍：（深感興趣的）聽說南方的漢人都盼望着朝廷變法哪。

光：（點頭）翁老師也跟我說過來着。我看維新變法，恐怕是免不了的。

珍：要是維新變法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够富強，那我們怕什麼？

光：（沉吟不語，半晌方說）祇怕老佛爺不依。

珍：皇上假使真的要整頓咱們的國家，那麼皇上可不能再一輩子順着老佛爺的意思行事呀！

光：可是她到底是太后哇！

珍：皇上是一國之主呀？

光：（瞿然抬頭）你的意思是說……

珍：奴婢不敢（跪下）

光：（攙她起來）快起來。（向四面看）這兒沒有外人，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好了。

珍：（眼望着光緒沉着地說）皇上要幹就得把大權抓回來（略停光緒不語）這是名正言順的，誰敢說話？

光：可是平常依附着太后的王公大臣們，一定要攙掇她老人家跟我做對的。她手下的死黨都是很有實力的，可是我手下並沒有幾個有權有勢的人。

珍：這也是實在情形。可是，蛇無頭而不行，皇上要是不肯做頭兒，那麼叫做臣子的怎麼跟着您走哪？

光：你的話果然是不錯。不過現在太后的勢力大，恐怕一時鬥她不過。

珍：難道說太后是一進宮就有勢力的嗎？

光：這……當然不是。

珍：那麼請問皇上，她的勢力是怎麼得來的哪？

光：她起先的地位是很低的，不過她有手段收羅了許多得力的人，才慢慢的造成了她的勢力。

珍：依奴婢看來，手段還在其次。太后的成功，還不是因為他有抓權的決心嗎？她有這個決心，所以他手下的人才肯一心一意的跟着她走，替她爭權奪位，赴湯蹈火，甚至於為她死。皇上還記得咸豐爺歸天

時候的故事嗎？那時候三王的權力多大！可是太后有六爺和榮祿（註：光緒弟醇親王載灃之岳父）拚着死保護她，所以她才能够殺了三王，垂簾聽政，把大權奪到手中。她有這個決心，所以她才有這樣出力的死黨，她才能穩穩地做了四十年不出面的皇帝。（略停）皇上現在要把大權抓回來，皇上有個決心嗎？

光：（沉毅地）我有這個決心！我現在就要抓回這個大權。（停頓——幻想地）有了權我就可以用這兩隻手造那枝槳了。（回頭向珍妃看）有了槳（一隻手握住珍妃一隻手比着）我們那隻船要到東就到東，要到西就到西，我們可以自由自在了。

珍：我們的國家也可以不受人家欺負了。

光：好！（滿斟兩盃，一盃遞給珍妃）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讓我們來啣了這一盃（舉盃）

珍：（舉盃）從今天起？

光：（堅決地）從今天起。（二人剛要喝。王商上。）

王：回皇上（請安）老佛爺派小德張來，說有老佛爺的口諭。

珍：怎麼着？老佛爺派小德張來了？

王：是。

光：這就奇怪了。小德張是皇后跟前的人。老佛爺有話，難道不能派他自個兒的人來嗎？

王：奴才不知道。

光：也罷，叫他進來吧。

王：噓（下）

珍：深更半夜的，這又是怎麼回事呀？

光：滿官裏到處都有他們的探子，我到什麼地方，他們

就會找到什麼地方來。（小德張上）

德：（向光緒珍妃請安）皇上吉祥。珍主兒吉祥。

光：有什麼事？

德：老佛爺叫奴才來請皇上去哪。

光：（尚有餘畏）有事嗎？

德：奴才不知道。

光：你去回老佛爺，就說我已經睡啦。

德：（好笑）皇上，這不是拿奴才的腦袋開玩笑嗎？奴

才就是長着十個腦袋，也不敢在老佛爺跟前，胡回

亂報的。

光：那麼你簡直就說時候晚了，我明天去見老佛爺就是

了。

德：皇上這話叫奴才怎麼能回老佛爺呀？論理，不用說

時候晚，就算皇上真的安歇了，老佛爺有事，皇上

還是應該去的呀。

光：（漸漸按捺不住）你不用多說了。去吧。

德：（狗仗人勢）皇上一定不去了！

光：不去了！

德：（恫嚇地）那麼回頭鬧出事兒來，可別怪奴才。

珍：（委婉地）祇要皇上有決心，去又何妨哪。

光：（向小德張）鬧得出什麼事兒來？

德：珍主兒在這兒，奴才不便實說……

珍：你說好了，我不怪你。

德：那麼奴才可就說啦。

光：（不耐煩地）你說你說。

德：老佛爺不叫皇上在這兒，要皇上到咱們那邊兒去。

光：（冷笑）你去回老佛爺，就說我不去定了。

德：（輕蔑地）那還不容易。

光：（一種可怕的新的力量忽然充滿了他的全身。他臉上

暴露着雄獅似的威嚴；他的聲音像霹靂一樣的可

怕）混蛋！（小德張嚇得向後退，身不自主的跪了

下去）掌嘴！

德：奴才該死（自己打嘴）

光：（威風凜凜地站着不動）去，跟你主子說……跟老

佛爺說……跟滿天下說：（勝利地）我愛在那兒住

，就在那兒住，誰也管不着。

德：噓。

光：去！

德：噓（抱頭鼠竄而下）

光：回來！

德：噓（走回來跪下）

光：要是老佛爺問我在做什麼？你就說：我正在造一枝

槳……划船用的槳。

德：（莫名其妙地）噓。

光：去吧！

德：噓。（走到門口，聽見光緒的笑聲，回過頭來）

光：（看着小德張）哈哈……（小德張下。光緒珍妃

同舉杯）咱們的槳！

珍：咱們的槳！（舉盃將飲時幕急落）

網業推進 薄利主義

網
綵
呢
絨
時
令
各
貨
應
有
齊
有
盡
美
盡
善



男
女
服
裝
專
家
裁
製
式
樣
美
觀
定
價
低
廉

上海南京路河南路口
電話二九一五九

小辭辨

錢濤著

但飲 徐鉉騎省集：「莫折紅

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

云：「但平聲。」按通志氏

族略：「但平聲。漢有西域

都護但飲，濟陰太守但巴。

「老學庵筆記：「但姓，音

讀如檀」是已。

佞虛 佞音區。一作佞樓。三

藏記：「昔造書之主，凡有

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

；次曰佞樓，其書左行；少

者倉頡，其書下行。」

伺候 伺音侍。俗讀次，亦讀

如斯。每用如侍候之意。按

後漢書竇融傳：「伺候車駕

。」偵候之意。

佞歷 佞爲礙之借。佞歷，嘗

桂礙而顛厥也。呂氏春秋：

「一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命之曰佞歷之機。

「注：「佞，至也。」

佚蕩 佚音埜。舒緩也。漢書

揚雄傳：「揚雄爲人，簡易

佚蕩。」

佞儂 佞音吼。一作痾儂，骨

軟症也。

佞督 佞音寇。督音茂。疊韻

字。二字多有或體。子部毅

下作毅督，荀卿儒效作溝督

，漢五行志作區督，又作備

霧，楚辭九辯作恂恂，玉篇

引作恂恂，應劭注漢書作毅

霧，郭景純注山海經作毅督

，其音同，其義皆謂愚蒙也

。

志恣 音恣倒。恣至之意。道

藏三元經：「心心志恣。」

李鈺 鈺音堅。李鈺，春秋時

人，號文子，受業於老氏。

又宋鈺，宋人。（孟子作宋

輕，輕音鏗。）

彪茸 音蒙戎。亂貌。左傳傳

五年：「狐裘彪茸。」詩邶

風旒丘：「狐裘蒙戎。」史

記晉世家：「狐裘蒙茸。」

折折 音提。安舒貌。禮檀弓

：「吉事欲其折折爾。」音

義與詩魏風葛屨：「好人提

提」之提提同。案詩小雅小

弁：「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之提提，則讀如時。

投縵 縵音泣。言自縊也。唐

書長孫無忌傳：「敬宗令袁

公瑜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

縵卒。」

沈沈 音覃。宮室深邃貌。司

馬相如上林賦：「沈沈隱隱

。」

沌陽 沌音篆。沌陽，縣名。

在江夏沌水之陽。

汨羅 汨音覓。江名。汨水，

源出江西修水西南，流入湖

南省境，經湘陰縣東北；又

有發源乎岳陽縣之羅水，西

流來會，乃稱汨羅江，西北

流，注湘水。戰國楚屈原自

投汨羅以死，卽此。

汨董 汨，姑忽切，音骨。字

與從冥省聲音覓之汨異。朱

子金書語錄：「今人既無本

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汨董。

「按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

，一作骨董；或匱董；俗又

作古董，

汨漢 音涓灘。爾雅釋天：「

太歲在申曰涓灘。」注：「

史記作汨漢。」

邪許 邪，亨遮反；許，讀如

虎。衆人同致力之聲也。淮

南子道應訓：「今夫舉大木

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

此舉重勦力之詞也。」

巫覡 覡音迷。能齋肅事神明

者，男曰覡。女曰巫。

牢籠 謂包括一切也。淮南子

本經：「牢籠天地，彈壓山

川。」注：「牢讀屋雷之雷

，楚人謂牢曰雷。」

牢愁 愁，此處讀如曹，猶憂

愁也。張來詩：「滿眼牢愁

賴酒攻。」

卵色 卵，鸞上聲。蘇軾詩：

「相逢卯色五湖天。」

度關 度音跪。禮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

別墅 墅音庶。別館也。唐裴休傳：「與兄隱家墅講經著書。」

周趣 音句促。愛小貌。漢灌夫傳：「局趣效轍下駒。」困敦 敦音頓。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天官書：「困敦，混沌也。」

見沫 沫，字林作味。小星也。易：「豐其沛日中見沫。」足跡 跡音蘭。莊子：「百舍重跡而不敢息。」

串夷 串音慣。西戎種族名。詩大雅皇矣：「串夷載路。」美：「串夷即混夷。」按亦作昆夷，又作吠夷，犬夷，皆一音之轉，即犬戎也。

身毒 毒音篤。一名捐篤。又名天篤。即天竺國。即今印度。

李陽冰 唐趙郡人，字少温，歷官縉雲當塗令。善詞章，

尤工篆書。宣和書譜謂有唐三百年中，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按金鑿字攷讀陽冰之冰為凝。因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其實李之取名，用海賦陽冰不治之義，故字少温，當為冰凍之冰，非凝字也。以介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從冰。獨主字篆當从，獨書不成文，故從鏡主之主也。見金石萃編引盧舟題跋。又見元吾丘衍所著學古編載：「陽冰名潮，杜甫甥也；後以字行，因以為名，而別字少温。木玄虛海賦有云：其下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與潮又且有理；人多不知，因詳其說。」

余太君 余音蛇，姓氏尋源云：古有余無余。余之轉音為禪遮切，音佗。今通作余。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樂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為折太君。按折宋為

大姓，世守麟州。

岐嶷 嶷音逆，峻茂之貌。晉書：「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

肩肩 讀如賢或讀如痕。直貌。一曰羸，小貌。莊子：「其脰肩肩。」

於菟 音烏徒。方言鄒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為於菟，烏。」按廣雅釋獸：「於菟，虎也。」春秋傳則作於菟。宓戲 宓音伏。考孟康漢書注：「宓今伏字，即伏羲之後。」又顏氏家訓云：「帝王世紀，伏羲或謂之宓戲，宓當作慮，傳寫之訛。慮子賤即慮戲之後，俗字亦為宓，是知慮與伏，古字通用，後誤以為宓。」按宓與慮古音各異。凡慮戲慮子賤作宓，而合宓慮為一字者，皆為字誤，惟今姓氏通作宓，相沿已久，當讀如密矣。

枕藉 音振吉。班固西都賦：「禽相鎮厭，獸相枕藉。」

枝指 枝音歧。六指也。莊子駢拇：「駢拇枝指。」

招過 招音翹。舉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

拔舍 拔讀如別。晉俗為平地除壘臭曰拔。拔舍者，謂平地除穢以止舍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作拔舍。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抵掌 抵音紙。擊也。戰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抵掌而談。」

孟陬 陬音鄒。爾雅釋天：「正月為陬。」注：「正月為孟陬。」

孟浪 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莊子齊物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牀第 第音溜。簣也。左襄二十七年傳：「牀第之言不踰闕。」

孫氏 音拳精。縣名。地理志：「代郡有孫氏縣。」

動動 動音讓。急遽貌。韓愈劉統軍碑：「動動將通。」

駢拇 駢音枝。六指也。莊子駢拇：「駢拇枝指。」

招過 招音翹。舉也。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

拔舍 拔讀如別。晉俗為平地除壘臭曰拔。拔舍者，謂平地除穢以止舍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作拔舍。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抵掌 抵音紙。擊也。戰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抵掌而談。」

孟陬 陬音鄒。爾雅釋天：「正月為陬。」注：「正月為孟陬。」

牀第 第音溜。簣也。左襄二十七年傳：「牀第之言不踰闕。」

與區 音于區。人名。古之占

星以定四時者。

長物 長音丈。多也。賸也。

世說新語：「平生無長物。」

風戍 窗門之鉤，舊名風戍。

種十然曰：「戍字當作戍字

。戍有守義，屈戍者，屈鐵

以為守也。」按尤西堂詞中

曾以戍字押入遇韻，則訓戍

為戍，前人已言之矣。（十

然名起振，仁和布衣，著春

秋正義一書，年七十，丁母

憂，以毀卒，無子。）

屈強 朱駿聲謂屈是崛之借字

。強同強。不順從之貌。史

記。「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屈強于此。」

管籥 音高遙。今作皋陶。舜

臣名。作五刑，漢公卿表皆

無作士。

於戲 同嗚呼。歎辭。亦讀如

字。禮大學引詩周頌烈文：

「於戲前王不忘。」按今本

作於乎。

郿 音寒丹。縣名。屬廣平

。地理志：「郿屬趙國。」

「史記功臣表。」封周隱為

郿侯。「郿亦音多。」

沮誦 沮音敘。世本：「沮誦

，黃帝時史官。」

泛駕 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泛同遷，甫勇切。音捧。

治中 官名。中字多讀如字，

非。姚福云：「周禮天官，

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

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

「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

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

中酒等字同音。當作去聲讀

。宋王觀國學林云：「中有

鐘衆之音：音鐘者，當二者

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

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

爾。此中與之中，所以音衆

，又如中年，中藥，中天，

中途，中詘之類，皆當從衆

。」

峒嶺 山名。在湖南衡陽縣北

五十里，衡山之主峯也。故

衡山亦兼峒嶺山之名。峯上

有神禹碑，相傳夏禹治水時

七十七字。近人疑為明楊慎

偽造。據常熟顧充達字義總

略云：「峒嶺一字三音，平

聲鈎樓，上聲莒旅，去聲勾

陋。」又按無可和尙通雅，

峒，共于，居侯，果羽，古

后四切；嶺，龍朱，耶侯，

龍丑，耶豆四切。金壺字考

謂當讀如矩呂，未免狹隘。

卷卷 音權，同拳拳。漢書賈

捐之傳：「蒙危言之策，無

忌諱之患，敢味死竭卷卷。

」

刺繡 刺，七迹切。音積。以

針引彩線繡書畫於織物之上

也。又撐船曰刺船，（見史

記陳丞相世家）多言曰刺刺

，（見管子白心篇）探候曰

刺取，（見漢書丙吉傳）皆

讀如積。

委蛇 釋文：「蛇音移，委曲

自得之貌。」詩召南羔羊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據顧炎武曰：「委蛇之蛇

，音徒何切，亦作佗。」

妹喜 玉篇：「桀妻也。」國

語晉語：「昔夏桀伐有施，

有施人以妹喜妻焉。」注：

「有施，喜姓之國，妹喜，

其女也。」按史記外戚世家

，荀子解蔽篇，均作末喜；

漢書古今人表作末嬉，當音

末。

妣己 妣，多邊切，音怛。晉

語：「村伐有蘇氏，有蘇氏

以妣己妻焉。」

爭門 魯之城門也。按說文：

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

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

水名，省文作爭爾。後人以

澗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

楚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

俱為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

不復知矣。

旱弁 音罕千，羌名。趙充國

傳：「先零旱弁。」又縣名

。屬天水郡。

供張 音恭帳。漢書疏廣傳：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張東都門外。」注：「

張音竹亮切。」又作共張。

漢書成帝紀：「無共張後役

之勢。」

阿房宮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為發語，如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王士禛蜀道集

詩：「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按程大昌雍錄，趙興時賈退錄，均謂終秦

之世，阿房未成也。杜牧之所記，非阿房事實矣。

耳斗 耳讀如呼去聲，田間用龍骨車汲水曰耳水，讀作斗音，非。

金日磾 日音寬，磾音低。漢

匈奴休屠王太子，字翁叔。

武帝初，歸漢，因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姓金，封秭侯。

忠告 告音谷入聲。謁請也。

對於所尊敬者進言曰告，忠告見論語，出必告見禮記，讀如諧音，非。

【九畫】

都狼 音玉期。國名。為漢之侯國。

突厥 厥，九勿切，音副。突

厥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曰突厥，因為國號。又說略：「

畫自塞北來者，或名曰突厥。」

突如 突，徒結切，音埤。易

離卦：「突如其來。」如王肅讀。

宛喝 音鬱調。暑熱蒸鬱也。

荀子：「夏不宛喝。」又「喝者望冷風千秋。」

享毒 毒音育。化育也。老子：「享以品其行，毒以成其質。」

星宿 宿音秀。列星也。按史記漢書二十八宿，正義音息

袖反。又音夙。左思吳都賦：「窮飛鳥之棲宿。」注：「亦音秀。」是星宿之宿，與棲宿之宿，古皆通同。

負夏 夏音賈。衛地。禮：「曾子弔于負夏。」又陽夏，地名，在開封。

姮娥 姮音恆。即嫦娥。天文志：「姮娥竊羿不死之藥，

奔月為姮娥。」按漢文帝名

恆，漢人因改姮為嫦娥。洹水 洹音袁。洹水出上黨。又縣名。

洩洩 音曳同泄。和舒貌。左隱元年傳：「其樂也洩洩。」

孟子離婁：「泄泄，猶沓沓也。」

活活 讀如骨。水聲貌。詩：「北流活活。」

洗馬 荀子正論注：「先馬，導馬也。」按導馬，即前驅也。漢時為東宮官屬。洗音先，讀如字，非。

度支 度音鐸。度支，官名。掌天下租賦，歲計所出而支調之。

約束 約音要。史記高帝紀：「待諸侯定約束耳。」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挑戰 左傳：「趙旃請挑戰。」挑讀上聲。史記項羽紀：「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王建詩：「每日城頭空挑戰」

。皆讀上聲音窺。按凡作引字解者，均讀如窺。如國

策秦策：「楚人有兩妻，人挑其長者，長者嘗之。」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

女文君，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羅虬詩：「不應琴裏挑文君。」李昇詩：「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

盡心。」又挑撩，挑引皆是。

挑達 讀叨闕。詩鄭風子衿：「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朱傳：「輕儇跳躍，皆表示輕忽之態。」

映麗 映讀曰逸。猶光豔也。國策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映麗。」

幽宗 禮：「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宗字皆祭字之譌。

重光 重音蟲。爾雅釋天：「太歲在辛曰重光。」

勃谿 音薄奚。反戾也。莊子：「室無空虛，婦姑勃谿。」

拈花記

包天笑



第三章

南京地方，

雖然是個省會之區，然而苦人很多，生活艱難。說得好聽一點，還道是民風淳樸，實則是固陋閉塞，一點兒不知道向外發展。

譬如他們所織的南京緞子，便是死守着老法不曉得變變新花樣兒。外國來的東西，顏色又嬌麗，光彩又新鮮，花樣又希奇，自然可以動人心目。當然要講到堅牢耐用，可不及南京緞子了。但是現代人的心理，總是喜新厭故，做了一件衣服，只求炫耀一時，誰顧到那衣服要穿十年八年。到了那時候，顏色花樣，以及衣服的式樣全都改變了。便是這衣服一點不破碎，一件老古董衣服，誰還願意穿呢？

南京人却不知此理，他們說：外國緞子縱然好省，到底是個不結實的材料，一穿就破，怎及我們南京緞子的堅實呢？他們還笑蘇杭的緞商，要

流行什麼鐵機織緞，仿着外國法子，不免用夷變夏。因此南京的緞商，自以為他們的出品，已是馳譽全國，不必再求改良。却不知道舶來品傾銷以後，南京緞子沉滯下來，影響便及於本地方的工人。這位張浣桐家的貴鄰居，那位小姑娘的父親，便實受其害了。

這位小姑娘的父親周柏森，年紀也有四十多歲了，他便是一位織南京緞子的機匠。在平常日子有貨色出品，他們有活計可做的時候，也僅足敷衍。有時也要靠着女人們，做一點女工來補助。他們家裏可以做女工的人，也僅有一個老婆，兩個女兒。還有第三四兩個女兒，年紀還小，也不能做什麼女工。

原來南京的女工，是一種織絲帶的最多，大概這是一種簡單的手機。若是每天自早至晚一息不停的工作，一天也可以得着工資一百文，或者八十文。周機匠的老婆，每日要燒飯，

洗衣等等，也沒有什麼大工夫，就靠這兩個女兒了。大女兒心眼兒笨，沒有這個二女兒靈活，所以倒是二姑娘一息不停的織，每天倒可以有一百文的收入。無奈小孩子好玩心太重，做不到一個鐘頭，便偷偷地走下來玩耍去了。

自從南京的機織業停滯下來，一家數口，便無從支持。單要靠織絲帶作為補助之需，可憐所得幾何？并且絲帶緞帶，也不是天天有得織。起初一個月，把衣服當當吃吃，或者到外面尋什麼短工做做。到第二個月，幾件稍為值錢的衣服，也全當光了。不得已到親戚朋友人家，借貸度日。到了第三個月，各親戚朋友可以借貸的，全借貸到了。本來每天三餐的，現在改為兩餐，或者白天勉強過去了，晚上只好燒一些粥，大家喝喝。甚而至於枵腹度過一宵的日子，也是常常有的。

張浣桐家裏的老媽子們，本來送

長送短，很和他們來往的。現在見他們如此境况，也覺有些看不過。便常常說與她們東家聽，可以幫助他們的地方，幫助一些。但浣桐家况，已不

如從前，浣桐夫人，却是很慈善的，米啊，茶啊，隨時暗暗接濟他們。有一回，連自己的金環子，也借給他們去當掉了。本來他們住這後園的房子是不出錢的，而且在空地上還種些菜蔬。現在知道張公館的後園連房子，已經要讓於人家了，也更使周機匠家發急。不過張浣桐却教人去安慰他們，教他們暫時住在那裏，到他們要請他遷移時再說。

有一天，有位從前的鄰居陳大媽，走過他們那裏，進來歇歇脚，喝杯茶。看見他們的光景，大不似從前了。這位陳大媽的職業，一向是給人家娘兒們修修面，人家有嫁娶等喜事，她來做一個伴娘，有時也給人家做做媒人。不過經她做的媒人，只是那種小媒人占多數。今天見周家的境况不好，她把一雙微帶黃色的眼睛，向他們的屋子裏估量一下，只見屋中別無

長物，僅有女孩子長長短短的一大羣，她心中早在起稿子，要做他們的文章了。

陳大媽早知道他們是織南京緞子的，從前與他們同居時，有時活計忙，緞莊催出貨，常常做一個通宵。她正討厭他們到了半夜，還是鐵塔鐵塔的那裏趕織。雖然當初是忙一點，但是工作越忙，進賬是越多呀。如今只要看那架機上，灰塵已經有那們厚了，遮在上面的紙頭，已經變成灰色了，那個機坑裏也塞滿了垃圾了，知道他們的情形，只怕是很艱難吧？

「周嫂子！我們有好多時不會見面，你們的大姑娘，二姑娘，都長了不少咧。這位二姑娘更長得標緻，比先前又高了半個頭了，現在織織帶子嗎？」陳大媽搭訕着問長問短。

「雖然也織織帶子，可是也有一天，沒一天的撈不到幾個錢。」周機匠的老婆道：「孩子們又貪玩，一刻兒功夫，又跑開了。要是靠着織帶子，喝湯也不够。總之自從停了機以後，真是死路一條。陳大媽！你想想！」

我們往常日子，也是寅吃卯糧，怎麼攔得下這三個多月沒有活做呢？」

「難是真難。」陳大媽嗟歎着道：「我家裏只有一個姑娘，我們娘兒倆，要是一個月沒有生意，也就要鬧飢荒。何況你們有這許多姑娘。就算大姑娘，二姑娘，她們不吃死飯，可以幫你做點女工，可是那兩位妹妹，却還很小，能做什麼呢？但是肚裏一樣要曉得餓的，看着她們餓肚子，於心何忍呢？」

「可不是嗎？」周嫂子說：「早知要弄到如此艱難，當初生下來時，把她們丟棄了，也省了許多事。現在看她們沒得吃，心裏也非常難過呀。」

「不那也必憂愁。」陳大媽安慰着道：「此刻周先生沒有活做，一時閒兜不轉來，可也不是一輩子如此的，沒有幾天，也就好了。只是你們的姑娘太多了，要是肯給人家的，我倒有法子想。姑娘們橫豎終究要給人家的，所差只在遲早一點。要是境况寬舒的，遲一些也不妨，境况不大好的，樂得早一些給人家，你們也輕鬆。」

份兒。姑娘到了別人家去，或者比自家裏要好些。要是你們只有一位姑娘，當然不願意給人家，好在你們姑娘多，給了人家一位，自己還有三位呢。」

「女孩子有什麼人要呢？」周嫂子道：「真有人要時，讓她們到別人家去。在自己家裏，苦也苦死了，又沒得穿，又沒得吃。你瞧現在已近深秋，她們還穿了洋布單褲，而且滿是破洞。過冬的破棉襖，不知在那裏呢？至於吃呢，今天從早晨至此刻，只吃了兩塊大餅，其餘都沒有下肚。與其在家裏挨餓，不如讓她們找一家好人家去吧。」

陳大媽一想：聽她的口風，大概是我的生意經來了。恰巧上一個月裏，有個人託我，要領養一個女孩子。不要太小的，從九歲到十三歲。那人說：「領了女孩子來，決不當她是婢女，不是領來作養女，便是領來作養媳。」陳大媽知道還是領來作養媳的份數多，因為知道她有一個兒子，今年已是十五歲了。

那人託了陳大媽，已經有一個月，却沒有相當的貨品。現在無意中到周機匠家來，見他們已經窮得朝不保暮，却有這一大堆女兒。其實到此地步，早就可以想法子送給人家，或者命中注定，要我來做這筆生意，因此直到如今，纔碰着我。怪道我今天出門時，喜鵲在我頭上叫，合該要發一點兒小財吧。

那時陳大媽便和周機匠的老婆說：「有人託我要領一個女兒。這位太太是自己沒有女兒的，只有一位少爺。凡是沒有女孩子的人，總是喜歡女孩子的。也許起初當做女兒，後來不願意嫁出去，便當做兒媳婦的。要是你們心裏捨得的，我們不妨談談。」

陳大媽這一番言語，好像十分懇切，專誠為他們想法子似的。他們也正爲了這幾個女孩子，每天肚皮都不能吃個半飽，要是給了人家，至少吃是總有得吃了。不過周機匠人雖窮，也是要面子的人，怎能插了草標，向街頭去喊賣女兒呢？現在陳大媽既有這條路，也是無可奈何之一法。不過大女

兒雖是笨頭笨腦，究竟年紀大一點，在家裏還可做活。第四個女兒只有五歲，怕人家不要。他們的意思，想把第三個女兒，給了人家。

第三個女兒今年已九歲，和陳大媽所說的：從九歲到十三歲，還在他們要求範圍之中。他們就把這個意思，說與陳大媽聽。自然他們正在窘迫之中，要了他們的女兒，不能不給以相當報酬。也教他們敷衍了一個殘冬，到了明春，有了活做，就可以活動了。那時陳大媽便問：「你們要得多少禮金呢？」周家不肯說，他們不肯承認是賣女兒，只可以說承繼給人家做女兒，或者做媳婦。還有一個條件，是不給人家做婢女。

其實這也只是一句門面話，儘管是說領去做女兒、媳婦、也和婢女一般的吃苦，一般的被虐待。也有名的爲婢女，倒遇着一位慈善的女主人，比女兒還疼愛的，這也看各人的運氣罷了。周機匠家說：不做婢女，也無非是撐持面子的話。

「教他們送多少財禮，你們總要

「設一個數目，我可以向前途說去。」
陳大媽道。

「不瞞陳大媽說，照我們現在的境况，自然是多一錢，好一錢。我們這幾個月裏，借錢也都借到了。有幾家人家，他們自己也很拮据，借錢的時候，老說過幾天就還他，可是那裏去弄錢還他們呢？這種零零碎碎的借款，不還他們，自己也覺得過意不去。有一筆錢來，當然總想還他們的。再者，這一個冬天，沒有活做，也得預備一些柴米。不過我們也不能多要人家的，就請陳大媽斟酌看吧？這只好算是周濟我們的。他們既然過繼了我們的女兒，我們和他家，也算是親眷關係，不好爭着要多少呀。」

陳大媽是一個走百家的老虔婆，她想介紹了這件事，從中可以得到幾個媒人錢。也想教買主多出一點錢，倒不要緊，什麼親戚關係，那種牽絲拔籐的事，他們怕不樂意。不過看上去，周機匠夫婦，都是良懦的人，容易對付。

「那末明天我就去看了那位太太

，有了回音，立刻來通知你們。我做事是喜歡爽快迅速，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罷手。况且你們現在的情況，也是耽擱不來的呢。我想要是有意思的，或許她自己要來看看，大概總是我先陪了她來。我先通知了你們，姑娘的衣服，稍爲也得光鮮一點兒。」

陳大媽臨走的時候，放下四塊洋錢，說道：「你們給姑娘們做一件布衣服吧？這錢算是我借給你的，日後你們再還我好了。」

周家欲待不拿她的，今天的夜飯米，還不會有。覺着這四塊錢，發着雪白的光芒，只得拿了。

送她出門時，一路還說：「一切費心，全仗大力。」

到了明天下午，她就領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來，身上穿了一件藏青鏡面呢的夾襖，元色緞的裙子，一雙大脚，穿了一雙平底橡皮鞋。她的打扮，很有些像廣東女人，實在她的確也是南京人。眼睛好似生在額角上，愛理不理人的樣子。

你道此人是何等樣人？她是在上

海西洋人家裏當媽媽的。比較在中國人家裏當老媽子，工錢要大得多。那時中國人家在上海用老媽子，每月工錢不過三四塊錢，雇用在外國人家，大約有十塊到十五塊錢一月，不過是自吃飯的。而且比較省力一點，因爲燒飯有大司務，洗衣是送到洗衣作去。有小孩的，吃了午餐，領了外國小囡到公園裏去玩玩，豈不是很舒服嗎？

那個婦人，在西洋人家，那西洋東家喚她爲南京媽媽。實則她是姓王，人家都呼她爲王二姐。王二姐在外國人家做了多年，倒也積蓄了一點錢。這一回，她的東家到南京來了，知道她是南京人，便帶了她來。不過她向家裏的鄉鄰人家吹牛，並不說是在外國人家當女傭人。她說在外國人家管理家務，外國東家很信託她，一切都託她管理，連吃飯也是和東家一塊兒吃的。

西洋太太帶她到了南京後，王二姐忽然生起病來了，便向東家告幾天假，要回家靜養。她的東家待她倒也寬厚，反正沒有什麼事，教她養好了病

，再到上海來，工錢照樣送給她。她家中沒有什麼人，只有一位寶貝兒子，今年十五歲，也不會讀過書，一字不識。只在街上閑逛，夥着一班野小

男，丟銅錢，賭輸贏。更討厭的，頭上不知是從那裏來的，成了滿頭的梅花鬍鬚，頭髮變成稀稀疏疏，東一簇，西一簇的怪難看。

你想：討一個大媳婦，要多少財禮，還得請人吃酒。我雖然託子陳大媽，自己也還得看過，不是馬馬虎虎的。

，羞澀，便住在他阿姐家中，再想算計人家的法子。

有一天，王二姐便給她兄弟商量了。

「今年和尚已經十五歲了。」她說：「我想給他領一房養媳婦。趁我手裏還有幾個錢，否則也糊裏糊塗用去了。要是在上海討小媳婦，那是價錢貴，不容易，還是南京便宜。前天我託了專做媒人的陳大媽，教她留心着，年紀小一點，也沒關係。」

有人說：南京地方的鬍鬚很多，據說關於水的原故，那種水是含有使人禿髮的微生物的。這種話雖不能據為信史，不過確實看到南京禿子很多，剃髮鋪子的不潔淨，這是一定的道理。蘇人有句俗語道：「鬍鬚頭兒子，自家的好。」意思是說人人有譽兒之癖，如今王二姐也正應了這句話兒，疼愛她的那個鬍鬚頭兒子，一任他游蕩，不去管他。

「好是好！」他說着，神情有些快快，「不過多一個人，家裏多一個快用。那種養媳婦，我倒看見幾個，總是貪吃懶做的居多。偷食，偷東西，拌是非，搬嘴舌，往往弄得一包氣。」

金小獅知道拗不過他的姐姐，只得也附和着。但託了陳大媽一個多月，也沒有回信來，就不放在心上了。陳大媽到底是一樁交易，就在心版上掛了一個號，恰巧遇着周機匠正鬧着飢荒，要弄到寶男鬍女的時候，她是機會到了，至少總要做成一票生意。因此一出了周家的門，恨不得有四條腿兒，飛奔到王二姐家裏，去告訴她一切了。

此外王二姐有個兄弟金小四子，人家呼他為金小獅子，簡直是個流氓。賭錢抽大烟，在外面亂敲竹槓，他所結交的也是一班青皮，時常在王二姐家中出進。有時弄到了一筆錢，三朋四友，大喫大喝一陣子。到了囊中

「那是活動的。」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他們家裏有四個女兒，儘你去挑選。他們此刻窮得衣食不周，也不會索價巨昂。我和他們說：是一位太太託我，要領來做女兒的，因此我先來和你接一接頭。」陳大媽說。

王二姐聽了她的話，便打扮成一位太太的樣子，眼高於頂的來到周家。好像上海那些闊買辦的太太，也沒有她神氣。那周家真以為是一位太太，陪笑歡迎她，想到自己的女兒將來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好是好！」他姐姐說：「好便留在家中，不好可以另想法子。」

跟着她，是何等的幸福？周家的意思，本來想把三姑娘給她領去，早知如此，你就該把第二個女兒藏起。他們偏偏又沒這樣辦，好像波斯獻寶一般，誇他們家裏女孩子多，一齊都擠在屋子裏。

這位王太太來了，好似點名般，一個個報給她聽。這位大姑娘，今年幾歲，這位二姑娘，今年幾歲。三姑娘，四姑娘，今年幾歲。那王二姐的眼睛是何等尖利，她一進門來，早就把一屋子的姑娘，長長短短的都瞧明白了。而且她一進門來，早就看中了老二。雖然今天周家預先得了陳大媽的信，把這位三姑娘，換穿了一件紅花紋的洋布罩衫，臉上擦了一些粉，兩腮抹上紅紅的胭脂。好似鋪子裏要賣出這貨物，刷去點灰塵，好教買客中意。可是王二姐的一雙三角眼睛，仍是盤旋於二姑娘身上。

王二姐也談說些南京市面不好，怎及上海？周家待之如上賓，特為買了茶葉，泡了好茶，水烟袋倒有的，只是王二姐嫌醜，却不肯抽。談了一

回兒，陳大媽便拽着她的衣袖，假說看看他們後園種的東西，走到山石子傍邊問道：

「怎麼樣？還看得中嗎？」

「你給我說的，到底是第二個女兒？還是第三個女兒？」

「他們要送人的是第三個女兒，誰說第二個女兒？」

那時王二姐只搖着頭。「那是不成功了，第三個女兒我不要。倘然是第二個女兒，我們可以談談。」

「那末你要她第二個女兒。我看也是第二個女兒生得標緻，但是「一分行情一分貨，」先得問問他們，肯不肯給第二個女兒？」

「要是肯給第二個女兒，加一些錢，也可商量。第二個女兒不給人，第三個女兒，我也不要。」

陳大媽去說了，那個周機匠，有些糊裏糊塗，却喜歡喝酒。幾杯高粱下肚，不管什麼都好。陳大媽摸着他的脾氣，早已許下心願，請他吃酒，他把陳大媽當惟一好人。他想昨天不是陳大媽四塊錢救了駕，還不得過去咧

。所以周機匠覺得二姑娘也好，三姑娘也好，將來總歸也是別人家的。他的老婆，比他靈清一點，她覺得二姑娘討人歡喜。雖然很淘氣，却是很活靈，從前也有人想要，都沒有給人家。因此聽了陳大媽的話，不免有些躊躇。

從來媒人的嘴，死的要說成活的。經陳大媽的一哄二騙，周機匠老婆的心，也說活了，准其把二姑娘換了三姑娘。本來三姑娘身價是六十塊錢，現在居然肯加到了八十塊錢。八十塊錢中，要給陳大媽十六塊媒人錢，算是二成，還她借款四塊錢。一共到手六十塊錢，把一個養到十一歲的親生女兒，正如一朵蓓蕾將開之花，生生的送到惡姑手裏去了。

可憐那個女孩子，還是一片天真。她媽也給她買了兩三塊錢的花洋布，給她做兩件衣服。因為天氣冷了，新棉花衣服，一件也沒有。那二姑娘的小名，喚作蓮弟，她母親哄她，做新衣服她穿，她也高興。又給她說：「到別人家去了，比自己家裏好，吃

得好，穿得好。張公館的房子賣去了，我們還不知住到那裏去咧。」

她母親雖然哄她，心裏却是十分難過，不知那個婦人什麼心腸？看上去就不是一個和善面孔呢。但是對於小孩子，當面不敢垂淚，只好背後暗暗哭泣而已。

又過了幾天，王二姐便來領她的小媳婦去了。她用一條白洋紗手巾，包了八十塊錢龍洋，另外託人去寫了一張賣身文契。上寫道：「周某某爲因正用，願將自己親生第二女兒，名喚蓮弟，過繼與王太太爲女或媳，當收財禮八十元正。嗣後所有嫁人一切，統歸王太太處理，周姓父母，不得過問」云云。這一紙不倫不類的賣身文契，已教人寫好，只等周機匠夫婦，簽一個十字。媒人自然是陳大媽，經她的手，不知葬送了多少好女兒了。

蓮弟在王二姐沒有領去之前，她母親便囑咐了她許多言語。

「媽！我不去！」蓮弟說。
「已經允許了人家了，怎麼說不

去呢？」她媽道：「你要說不去，你老子要抽你。」

小姑娘嚇得不敢言語。但從此不再愁愁癡癡，跳出跳進，只是呆呆的坐在那裏。

今天她母親把新做的花洋布衣服，給她穿上，新鞋子給她着上，往常是十分高興，今天却只是不言不語了。及至王二姐來了，大家忙亂着，畫花押，點洋錢，她只是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出神，及至一切手續辦完了，王二姐要帶走她的所有物，攙着她時，

「媽呀！我不去！我不去！」蓮弟哭道。

「好姑娘！你這一去，是真正去享福呀。家裏有什麼好處呢？」陳大媽拉着她的膀子，要用強力了。

「媽呀！我不去呀！我情願在家裏餓死！你們救救我呀！」蓮弟一隻臂膀被陳大媽拉住，脫不得身，只用小拳頭敲她的手。

她媽在契約上畫了一個十字，眼淚已滾下來，她想隨後就是一幕悲劇，可以逃也似的跑進房裏。現在聽得

女兒哭喊之聲，忍不住要出外看看。

剛走到房門口，陳大媽急向她搖手，那女孩子眼快，早已看見她娘在房門口，也想奔過去，要她的母親保護她。

「媽！我不去呀！親媽！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蓮弟是哭喊着，可是她被她們拉住，不能跑去，便就地一滾。

「好衣服都弄髒了。」陳大媽道

「誰要穿什麼好衣服呢？我不去！我不去！」蓮弟哭喊着。

她的母親，早被她哭得心也亂了

「那末讓我們勸勸她，停刻兒送過來吧！」她向陳大媽說。

「這怎麼可以？」陳大媽板起面孔道：「不是早講明了人財兩交了嗎？一個小孩子，怕她什麼？此刻自然不肯去，過了三天兩天，一切都沒有事了，周大媽！你給我回到房裏去，你不要出來！小孩子看見了娘，自然越發要撒嬌起來了。走！走！走！」她把蓮弟的母親，亂推亂搯的推進了房

裏去。

可憐那孩子要拖住她母親，却没有拖住。

「周大叔！你幫幫忙兒。」陳大媽又向周機匠說。

周機匠用一根旱烟桿子，要來抽他滾在地下的女兒。

「新衣服都弄髒了。」他喝道：「還不起來！你賴在這裏，有什麼用處？終究是別人家的人了。」

周機匠雖然是喝了酒，糊裏糊塗的，但是說到了那兩句，聲音也有些發啞了。雖然舉起了他的旱烟桿子，看他的女兒，哭得似淚人一般，這根旱烟桿子，也就抽不下來了。陳大媽却趁勢就把蓮弟一抱，說是「快走吧！你老子要來打你了。」

蓮弟雖有十一歲，却生得嬌小，那有什麼抵抗的氣力。早被陳大媽，挾在脅下，向王二姐努努嘴，暗示「可以走吧。」兩個年壯力強的婦人，挾住了那個女孩子，好似搶親一般，飛也似的搶去了。

這時張浣桐家的女傭人，看了心裏都不忍。她們一向都說二姑娘好，面孔討人歡喜，嘴頭也活潑。和她們不是嬉嬉，便是阿姐，很有說有笑，此刻却硬生生的被人搶去了。張家一個少年傭婦，喚做蕭媽，是個青年嬌婦，也是童養媳出身，今年纔得二十二歲。她和蓮弟最要好，爲了這事，哭了一個黃昏。其餘的人，也都垂淚，都說「周機匠夫婦，太狠心了。剛纔來的婦人，不是好東西，這小姑娘，眼見得一定要吃苦了。」

因爲張浣桐到上海來，與左詩晨偶然談起。

「很活潑的一個小姑娘，只怕要受惡姑的凌虐了。」

「你知道這小姑娘的婆家住在哪裏呢？」詩晨追問着。

「這個我怎麼知道呢？」浣桐道：「我看你追問不已，無怪方薇青打趣你，說你被她風魔了。聽得她那婆是在上海外國人家當媽媽的，也許她們已經到上海來了，你明天去到處訪問吧！有緣也許可以重見咧。」

兩人說笑了一回，各自睡去了。

第四章

金粟譯書處開辦了不及兩年，便告結束了。

結束的原因却有種種，而其中原因之一，却是發行不得其法。本來荆侶琴的辦這個譯書處，並非是爲着營利，他只是爲着開風氣而已。此刻上海的譯書局，也已經開得不少了，他所墊下去的資本，也有數萬元，發行既不得法，便無法可以流通周轉，他如何可以儘管墊下去呢？

而且人事上又有變動了，方薇青要到安徽去做官，左詩晨又有人請他到山東去辦學堂，荆侶琴又有派到歐洲去的消息。因此把所有印出的書，委託了一個機關發行，譯書處就結束了。

左詩晨離開了金粟譯書處，向山左而去，飄瞥光陰，一去三載，又回到了上海來了。這時左詩晨已入了新聞界，操了記者生涯了。并且又獲交了上海的許多新朋友，却不想在他心頭上，幾年前顯映出來一個南京小姑

娘的影子，淡而又淡，以至於淡到差不多沒有的了，忽然會重行出現到他的眼前來，這要算是一個奇蹟。要是在佛家說起來，可以當得一個緣字吧？

那一天，是夏曆十一月裏的天氣，前幾天非常暖和，人家說十月是小春，可是那年到了冬至節邊，還好似春二三月的光景。但是因為氣候太暖，教人想到天氣或者要變，分明是個釀雪天光。果然西風倏起，飄飄的飛下一天雪來。

這時左詩晨有一位朋友蘇玄曼，正來訪他。這位蘇玄曼，還是詩晨從前在蘇州的老友，他本是廣東香山人，生長在日本的。從日本到中國來，江湖浪跡，到處為家。

到了上海後，總是來訪左詩晨。這天正是初雪，玄曼到了詩晨報館裏，拉着他要去小飲。他念着道：「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左詩晨被他拉了出門，心想：到那裏去呢？那時望平街上，開了一家四川館子，名喚醉瀛。門前一副對子道：「人我皆

醉，」「天地一瀛。」因為地址和報館相近，所以去小酌的記者很多。

「你喜歡吃四川菜嗎？」詩晨問。

「不論什麼菜都可以吃。只要有酒有肉。你可知道我是一個酒肉和尚嗎？」蘇玄曼說。

原來蘇玄曼是精通禪理的人，朋友們都呼他為蘇和尚。便是寫信給他，也往往稱之為玄曼大師，不稱為玄曼先生。但是他並不穿什麼僧服，依然穿了一套洋裝。也不戒酒茹素，因此自稱為酒肉和尚。

他們兩人走入醉瀛川菜館，揀了一個小房間坐下。

「兩個人不太寂寞嗎？我們何妨就近約兩位朋友來，想這個時候，他們還沒吃夜飯咧。」詩晨道：

「剛纔我遇到褚長真與陳百忍，在神皋書畫社裏，不知現在可還在不在？我們寫個條子試試看。」玄曼說。

左詩晨提筆寫了三張請客票，連神皋書畫社的主任鄧問秋也請在內。

一回兒，跑堂的來說：「褚陳兩位先生說就來，鄧先生因為身上不大舒服，說是謝謝了。」

話還沒有說完，只見百忍和長真已經搖搖擺擺走了進來。

「我們本來也想到這裏來，接到你的條子，再巧也沒有。」

「這位酒肉和尚，無酒無肉，不得過門。」詩晨道。

「不但是酒肉和尚，而且是花和尚，他是提倡叫局的。」百忍說。

「可以！可以！我們熱鬧一點。」詩晨道。

陳百忍取了幾張局票，給玄曼寫了惜春，縹渺樓；褚長真寫了時韻籟；自己叫了花雪南。寫到了左詩晨，便停筆道：

「你叫誰？是不是張雅雲？」

「不！聽說那位湖絲阿姐已經有了主顧了。」

「我有一個人，我很賞識她，但是我不能叫她，我來介紹給詩晨兄，必能合式。」褚長真說。

「到底是什麼人？你說出來吧！」

我可以寫下去。」百忍道。

「名字喚作翠筠。」長真說：「人頗文靜，面貌也不差，這是我的親戚尹伯笙常常叫她的，所以我不好叫她。我看詩晨兄也是喜歡嫻靜一流人物，所以薦這一本卷子給他，一定可以入主司之目。」

「是尹伯笙常叫的嗎？」百忍說着，又誦了孟子上幾句道：「吾聞尹公之陀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不管它，且叫去。」

不到半點鐘，都嬈嬈婷婷而來。當時花叢中的風氣，叫了局來，還有一種儀式，便是大姐娘姨們的裝水烟。可是今天他們四人中，除了蘇玄曼，啣了半支雪茄烟，褚長真偶爾吸吸香烟，百忍與詩晨都是不吸的。對她搖搖頭，表示不吸烟，她們也樂得省力不裝了。褚長真盡了介紹人的義務，指點翠筠在左詩晨後面坐下，又問：「這兩天尹老爺來叫不來叫？」

左詩晨看看翠筠，的確是嫻靜一流。可是坐在後面，就是不言不語，第一次叫堂唱，實在無話可談。詩晨

便想出些話來敷衍她，問問：「今年是坍台了。陳老爺！你幫幫我的忙吧

幾歲？」「什麼地方人？」「做生意幾年了？」自己想想：也好笑，叫了一個陌生堂唱來，好似法庭上開審一件案子，要問他們年歲籍貫，這有什麼趣味呢？

翠筠倒坐了有半個鐘頭，還是沉默的時間，佔了大半。

「怎麼樣？我那本卷子薦得如何？」褚長真待翠筠去了問。詩晨還未問言，蘇玄曼便道：「我看是一幅清微澹遠的山水，這當然是畫家的逸品。」

「對啦！」陳百忍道：「尹伯笙也是一個畫家，大概便是賞識她的清微澹遠。蘇和尚自己也會畫，所以便以畫喻了。」

「這是你們用中國畫來比喻。」詩晨說：「若是用外國畫來比喻，有什麼靜物，動物的寫生，我看那就是靜物寫生了。」

這天，花雪南泥着陳百忍請客。後天是冬至夜，家家都要有酒的，我還沒有。要是那天沒有酒，真

蘇玄曼第一個贊成，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好好！非請客不可。像詩晨，長真，都有家眷在這裏，他們冬至夜，可以團爐家宴。我是落拓一僧，離親萬里，古人說的「每逢佳節倍思親」，正不能遣此良宵。百忍自他夫人故世以後，也似失羣孤雁，淒淒惶惶，我們便趁此熱鬧一宵，未為不可。」

陳百忍也只得答應了。明天又是褚長真約了吃小館子，又多了鄧問秋，黃元晦，馬公武諸人。他們是無酒不花，每次吃夜飯，都叫了局。幾次一叫，翠筠和詩晨也漸漸熟分，不似從前的沉默了。他們吃過夜飯以後，偶也開去打茶圍，翠筠那裏也去過一次。冬至夜裏，除了蘇玄曼，老早就到花雪南那裏，其餘許多人，也陸續而來，直鬧到了夜半兩點鐘光景方散。那時陳百忍已經醺醺然有了醉意了，便大發起議論來。「妓院正是一個好地方。」他說

：「而且妓女也是一個好伴侶，尤其是吾們中國。因為中國的人生，太覺得枯燥無味了。第一，男女的堤防，這樣的嚴酷，除了家庭之外，簡直見不到女人。女子一到十歲以外，便好似一種禁秘的東西，重重關閉起來，連看也不許人家看一看。那種舊禮教束縛的女子，偶然見一個陌生的男子，好像遇到了什麼鬼魔，逃避不遑。那是一種什麼現象？到了這個時候，我們要和女子接洽，我們要和女子交際，我們要和女子在情緒上有一種調節，就非嫖不可了。所以我主張吃花酒，打茶圍，是中國最好的一種風俗。提倡禁嫖的是一班偽善者，假道學，我不贊成。」

他說着這話時，手舞足蹈，醉態畢呈。蘇支曼的白蘭地，差不多大半瓶灌下去了，他拍着手，附和着陳百忍。

「快論！快論！」他說：「我以為中國的娼妓，是世界各國最高等的。各國的妓女，都是以性交為目的，中國並不如此。除了下等娼寮不算以

外，高等的妓女，並不以性交為目的。那班遊玩的人，的確是一種愛美性質。所以往往有一個雛妓，上海人稱之為小先生的，她明明示人以不能問鼎的，但是因為她的面孔好，討人歡喜，她的生意，也就特別好起來。日本的藝妓，也算和中國的書寓一樣，賣藝不賣身，其實那一個身上，沒有幾個客人呢？我無論那裏吃花酒，打茶圍，總是去的，但我從來沒有在妓院中住過夜。大概吾們朋友中，和我一樣的也很多。」

這都是他們酒後之言，其實在當時，也不能說全無道理。像歐美那種娛樂，中國從前一樣也沒有，生活自覺枯澀，竟有許多人，是「一生不聞綺羅香」的。要知無論那一個交際社會，沒有了女子，便覺得寡興少趣。日本的交際社會，每逢宴會，必定召集許多藝妓歌女，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在日本的風尚，也算是敬客之意。

詩晨自從認識翠筠以後，不大到她妝閣去，邀了他幾回，也只是漫應

之而已。有一天，翠筠堂唱來了，坐着不去，要待席散以後，陪他同去。偏有陳百忍一班人，十分高興。

「去啊！我們一同去！這回不能放他過門。」

詩晨沒有法子，只得隨着許多朋友，一同去了。褚長真是介紹翠筠給詩晨的，大有玉女於成之意。

「詩晨已叫了好幾個堂唱，可以請客了。」長真先行發起。

陳百忍一班人，正惟恐天下無事，况且又是薄有酒意。

「請客！請客！正應該請客了。而且蘇和尚不久便要到香港去，你不能不給他餞行哪。」

「我們很覺得難為情說，左二少弗知阿肯照應我們哇？」翠筠已不得有朋友在那裏湊趣，也迎上來了。

左詩晨已是逼上梁山，只得答應請客。請客便立刻要寫請客票了，除了今天同來的幾位之外，還有幾位要請的。一一套上一個信封，寫上地址，明天吩咐相幫送去。因為有許多人吃花酒是瞞着夫人的，在習慣上加

一個信封，這道文書，較為慎密些。他約定請客的是後天，因為明天還有別樣應酬。

到了後天，詩晨到報館裏把應做的事，趕緊做完了。天還沒有黑，便跑到普慶里翠筠那裏來。却見翠筠剛剛洗好了臉，頭還沒有梳。身上穿了一件玄色外國緞的舊棉襖，把裏面花佛蘭絨的短衫袖管，高高捲起。外面還罩了一件淡青竹布的背心，手中却在織毛絨的東西，顏色近乎紺紫，把一個的溜圓的毛絨線團，塞在胸懷裏。見左詩晨進來，帶笑相迎。

「二少！你看我這個樣子，阿要的難看？可恨那個走梳頭的還沒來。小阿姨！你給我到隔壁去看看，天天叫人家，等這老半天。」

左詩晨跟着她所叫的小阿姨一看，是一個年約三十餘歲，打扮得很俏麗，很甜淨的一位姑娘。

「前兩天她倒來得很早的。」小阿姨說「來了以後，你只是東摸摸，西摸摸，洗腳，着襪，也弄一兩個鐘頭。她要一天走二三十家，可以空白的

等你嗎？所以她是最後到這裏了。」

「謝謝你！小阿姨！請你去看看！你看蓬頭鬼似的，二少不要緊，等一回兒朋友來了，那總不好意思咧。」

小阿姨去了，却走進一個肥胖的婦人來。年紀約在三十四五光景，面孔雪白，額下的肉堆了起來，人家說有第二個下巴，她却有了第三個下巴。因為肥胖之故，走路也有蹣跚之狀。

「三小姐！」一進來就嚷道：「怎麼你買了許多東西，破費了你不少的錢，真正教人過意不去。」

「一點點小意思。」翠筠說：「你常常領那位小妹妹來噠！我非常歡喜她，真是一隻聰明面孔。」

「真的！她也是吵得要跟我到生意上來。她說要來看看你，她和你也真是有緣份。我本來也想領她來的，實在外面「捉小干」很多。前天聽說百花底，也捉去了一個，其實年紀也有十四歲了，生得瑣小，看上去不過十一歲光景。託金四去討，也討不出

來，終究送了濟良所裏去。聽說還是九歲買來的，梳頭，纏腳，教曲子，

身價不要說起，辛苦也不知化了多少。她的討娘阿秀姐，哭天哭地，好像小囡死脫哉。所以我也不敢把阿囡帶到生意上來呀！」

那個婦人說起話來，好似開放了話匣。一回頭兒見了詩晨：

「噢！這位太少，還是第一回請過來的呀。好像有點面熟陌生，不知是在那裏見過的呢？」

「這位是左二少。」翠筠笑着說：「今天在這裏請客呀。」又向詩晨道：「那是我們大阿姨。剛纔我差她去喊走梳頭的是小阿姨。你要認清楚。」

「再也不會弄差。」詩晨道：「大塊頭的是大阿姨，小塊頭的是小阿姨，身體上早有一個區別。」

「二少你真聰明。」翠筠笑道：「其實她們的確是姊妹。她們兩人都跟了我，可惜我生意不好。」

「我聽你們剛纔說的捉小干，是什麼意思？」詩晨問。

「二少你不知道嗎？」大阿姨道：「斷命的巡捕房，常常要到我們堂子裏來查察。倘然有十六歲以下的女孩子，就要捉得去。以前我們剛吃堂子飯的時候，十二三歲的小先生，也可以出堂唱，不是那些相幫，搨在肩頭上，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嗎？後來出了新花樣，一定要滿十六歲，那就討厭了。要是發育得早的，十三四歲也充得過。發育得遲的，到了十六歲，人家還疑心有虛頭咧。」

「怪道呢！所以那些年輕的信人，問她總說是十六歲呀。」

「原是要呀！」大阿姨說：「聰明一點的，她也會見機行事，笨一點的，一騙就騙出來了。捕房裏常常出其不意的來查房間，或是做手的女兒，或是本家的家子，不過是生意上來遊玩的。放他們查着了，就說你是容留幼女，拖到巡捕房，發到濟良所，其實也有的確是自己親生的，並非討人。那就叫做捉小干，因此我們嚇得來，小因都不敢帶到生意上來。」

「二少！」翠筠道：「你沒看見

大阿姨的那個小妹妹，面孔真標緻，人也真聰明活潑。你看見了也一定歡喜呀。」

「是大阿姨的女兒嗎？今年有多少年紀了？」詩晨問。

「不瞞二少說。」大阿姨道：「這個小因是領得來的。本來是小阿姨的人，但她已有一個雲寶了。是我看見這個小脚色，面孔倒嚙哈，人也蠻聰明的，我和小阿姨商量，請她讓給我吧！她橫豎已經有了一個小阿因了。」

左詩晨想：什麼叫領得來的，實在是買得來的了。堂子裏的老鴇，都把窮苦人家的女兒，教之歌舞，被以錦繡，不到幾年，黃毛丫頭，便成了紅粉佳人。自有所謂拜倒石榴裙下的，量珠聘去，於是幾百塊錢買進來的，幾千塊錢，甚至於幾萬塊錢賣出去。這當然是一個大孽海，然而一個鄉下姑娘出身的，結果倒將來做了一品太夫人，中國婦女的事，往往不可思議。

不過要想到她們買來時，骨肉分

離，也極悲慘。并且那種虐待人家兒女，也是有的。尤其蘇州地方，人家以為蘇州出美人的，妓院中人，往往到蘇州去買女孩子的。此刻大阿姨的那個女孩子，不知是否蘇州人？

「大阿姨領來的這個女兒，什麼地方人？大概是蘇州鄉下吧？」左詩晨便試探了一句。

「二少猜差了！」大阿姨說：「我們這個小脚色，伊的面孔，倒真像一隻蘇州面孔，其實却是南京人。」

左詩晨聽說是南京人，心上怦的一跳。他本來將南京張浣桐家後園的那個小姑娘，被人家領去作童養媳的事，已經不復懸在心上了。此刻被大阿姨說是南京人，重將前事，兜上心來。他想：可見賣女兒的事，各處都有，不獨是蘇州，即以南京而言，窮苦人家，更比蘇州為多了。

「南京地方，也有標緻的女孩子嗎？」詩晨故意的激了一句。

「阿呀二少！這位小妹妹，你見了一定歡喜。」翠筠說。

說話中間，小阿姨回來了。知道

他們在談大阿姨女兒的事。

「這個小脚色，本來是我預備領的。」小阿姨道：「就是我們的小姨夫，他每天在唐家街一昇茶館裏吃茶的。也是他的吃茶朋友，說起有一個女孩子，本來是他們的養媳婦，現在因為窮得不成樣子，情願賣給人家。我起初說：只怕根子不清。再不然，只怕那個養媳婦，太不成材了。人家往往有那種退落養媳婦，或是退不去的，只得把她出鬆了。小姨夫說：不是的！那一家人家，從前本來也做做小媒人的，他們去領了窮苦人家的女兒來，只說是做小媳婦，到了有相當機會時，便可以賣出去了。至於那個小囡，倒看見過，是一個很清秀的人。現在是面黃肌瘦，只要吃得好，養得好，將來就會改變過來的。我聽他這樣說，心裏就動起來了。」

「二少！那是的確的！剛來是瘦得來，真是皮包骨頭。倘然那個時候，大阿姨看見了，再也不要咧。一養幾個月，吃好着好，馬上就換了樣子，皮膚也白了，面孔也胖了，人也變

得活潑了。本來在那裏是朝打夜罵，一天做到夜，不是小孩子們所做的事，也要教她做，一個小孩子，那裏吃得銷呢？」

「你們是多少钱買得來的呀？」詩晨問。

「告訴二少不要緊，我是三百塊錢買來的。讓給大阿姨，我也不賺她的錢，就把那張紙頭交給大阿姨就是了。小孩子是好的，將來一定可以做出，要是換了別人，我是一千塊錢也不肯賣出去。自家阿姐，那是自家，不能斤斤較量的。」

「我也沒有第二個女兒，將來出嫁，身價洋錢分你一半好了。」大阿姨說。

「你們不要吵，我出四百塊錢，賣給我好吧？那末一轉手間，大阿姨不是賺一百塊錢嗎？」翠筠笑着說。

「那是她無論你出什麼價錢，她是不肯的了。」小阿姨道：「現在看得見，不過兩三年，發財等得及了。」

這時那個走梳頭的已經來了，他們便把言語中止。梳頭的捧出了翠筠

的梳頭傢具，慢慢兒解散頭髮來。翠筠便對着鏡子，自己挑前劉海。小阿姨已經不知跑向那裏去了，大阿姨還在房間裏瞎講張。翠筠恐怕詩晨嫌着寂寞，便道：

「二少！你坐到這裏來噠！」

詩晨便坐到沿窗椅子上去，正對着翠筠，看她梳頭。那個梳頭的，也不過廿三四歲年紀，身材倒也俏俊，就不過一臉的細白麻子。左詩晨想，上海的女人，最好是看背後影。真是「相君之背，美不可言，」一見面影，便不免有些失望了。因覺得像翠筠那樣，也不能算中駟之材了。「才難，不其然歟？」正在發那種歎想，大阿姨也走了。

「三小姐！明朝會，我去了。」

「明朝你把小妹妹領來，二少要看呀。」翠筠道。

左詩晨心中真想要看看，又是南京人，又是做童養媳的，不要真是張浣桐後園周機匠的女兒嗎？轉念一想，那有這樣巧事。

「那個女孩子，還是南京口音嗎？」

「詩晨隨口地問。」

「早不是南京口音了，一口蘇州」

白，其實她到了上海，也不過兩年有零咧。」翠筠道。

「小孩子語音轉變得快，兩年工夫，當然要轉變了。」詩晨道：

「那也看人起的。」梳頭的阿寶插言道：「有種人無論如何，鄉音總改不過來。我們二房東，從江北買了一個女孩子，在上海七八年了，還是帶着江北口音。無論如何教他，字音總咬不準，香字總念成湘字，姜字總念成漿字，沒有法子改變過來。」

「那末二少！你猜我是什麼地方人？」翠筠笑着說。

「你自然是蘇州人，但不住城裏」

。」詩晨道：

「何以知道我不是蘇州城裏人呢？」

「這個別處人是聽不出，却瞞不過我們蘇州人。因為但說蘇州，鄉間與城裏的口音不同，東鄉與西鄉不同，細細的辨起來，連城東與城西的口音，也有些不同咧。」

「就算我是鄉下，你猜是那裏？」

大蟹，一斤只有兩隻呀。」

「咳！你怎麼不請我吃呢？」

「我猜或者蠶市，黃埭一帶？」

「那時你連堂唱也沒有來叫過咧，怎麼來請你呀？尹老爺我請他吃過一回，他說吃了我一次蟹，要畫一幅立軸給我。我說你畫什麼呀？是山水？」

。」

「近起來了。」翠筠笑笑：「實」

？或是花卉？他說：吃了蟹，就畫幾隻蟹吧。我說：我這個不要。畫了蟹，在人家書房裏掛掛，倒也還好。掛在我房間裏，那就很不好，分明是表

在告訴你吧！我是崑山人，家裏本來開了一家小銀樓，也可以敷衍度日，就是我母親死了，一家人就此倒運。不然，我也不會墮落到堂子裏來了。」

現出一隻老蟹來了。」

翠筠說到那裏，眼圈兒也紅了，把頭只管低下去。阿實在鏡子裏望了

「好在你年紀很輕，不能算是老蟹，後來畫了沒有？」

一望，向左詩晨憂憂眼睛，抓住她一把頭髮，說道：

「我不許他畫蟹，他說那末畫幾叢菊花吧！我說畫菊花很好，大約他畫好了，還要給我裱好了，然後送給我咧。」

把頭髮，說道：

「三小姐！你這樣子，頭是要梳到頭頸裏去了。」

我咧。」

左詩晨想：引起她的傷感來倒不好，連忙用別的話岔開。

「以蟹換菊花，倒是雅事。可比當年王右軍換鵝。」

好，連忙用別的話岔開。

當年王右軍換鵝。」

「崑山那裏離陽澄湖很近，吃蟹是很便當呀。」

那一夜所請的客，都如約而至，直鬧到十一點鐘方散。

「真的呢！十月初頭上，吾父親帶了幾隻蟹來，都是金爪紫螯，清水

又過了一星期，詩晨爲了應酬一位朋友，到普慶里去，也叫了翠筠的

堂唱。她約詩晨：檯面散了，過去坐坐，因為大阿姨的小阿因，正在她們生意上。詩晨答應了，席散以後跑過去，却見房間裏靜悄悄的，只有小阿姨一個人，在那裏打五關。

「二少你坐坐，三小姐堂唱馬上就要回來了。」

「不是說大阿姨領了她的小阿因來嗎？」詩晨問。

「她剛剛去。因為這兩天堂子裏捉小千很認真，她是膽小的人，到了生意上，總是提心弔膽，又領了回去了。」小阿姨說。

詩晨略坐了一會兒，翠筠堂唱回來了，小阿姨便告訴她一切。

「那我是哄騙了你了。」翠筠說：「那天你請客的日子，不是約定大阿姨領了來的嗎？她領了來時，你又不來。你一定要看她，可以約定了日子，教她領得來。明天我這裏有花頭，後天五點鐘，你到報館去的時候，此地灘一灘。我關照大阿姨，一定領得來。」

詩晨答應了，準定後天五點鐘來

。豈知天下事，要說是巧，真有意想不到，倘然不巧，却是到處相左，觀面相逢，還可以交臂失之。這一天，左詩晨慎重將事的到翠筠那裏。

「阿呀二少！可又不巧了。」翠筠劈頭第一句就這麼說：「大阿姨的小阿因在生病，寒熱還沒有退咧。大阿姨還說既然約了二少，領出來給他看一看吧？我說：那可不必了，回頭又碰了風，寒熱更不容易退了。等她病好了，隨便什麼日子，再約二少吧。」

那天詩晨坐了一刻兒，也就走了。以後十幾天，詩晨也沒有工夫，到翠筠那裏去。大阿姨因為自己到鄉下去，也便把那女孩子帶到鄉下去。住了一陣，轉瞬便又過年了。新年裏雖然也見過翠筠幾面，聽說翠筠與大阿姨意見不甚相合，過了元宵以後，兩人拆夥，大阿姨另去跟了別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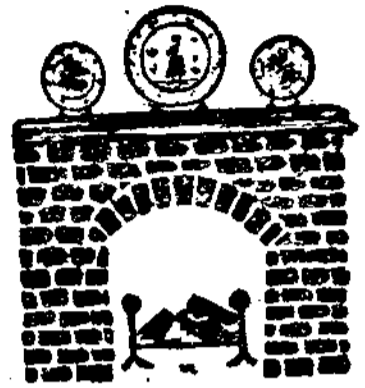
從此詩晨也不說要看小阿因，翠筠也不再提起。這個疑雲，只是堆積在詩晨心裏，到底始終沒有看見這位小姑娘呀。

韓萬年 純仙膏

陽曆元旦 減價一天

止咳化痰 順氣平喘 是肺病唯一靈藥 補氣補血 補腦補腎 是冬令唯一補品

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五十五號
(愷自邇路口) 韓萬年藥號謹啓



凡士 探案 咖啡館

美國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

三 驚人的奇事 (五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那女子靠向前面，露出迫切而熱烈的眼色，瞧着凡士道：「我可忘記了——我正急於要知道，你在圍牆的那一邊做什麼。我希望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叫人聽了興奮。要知道，我是非常愛好怪異的。你呢？我的意思是——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你看，我的見解不錯啊！……」伊頓了一頓，再請求道：「喂，告訴我，你在那裏到底有什麼狂放而興奮的冒險行動？」

「當我粗野地衝過圍牆來時，我已經做了一件謀殺的勾當。」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那多麼怪奇啊！」伊說話時，我注意到伊稍稍地從他側過一邊。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想你是在說笑罷？不管，你且講下去。」那女子依然是神色自若的。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愛好刺戟和戰慄。這兒的周遭含有刺戟性和開拓性——尤其是有那高高的石牆。我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一種十分怪奇的冒險行動。所有各種各類驚人的事情，全都發生在牆的裏邊。人們築牆，決不是無所為的。是嗎？」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我且問一聲，你喜歡你的行動是要怎樣興奮的？」

西。他們不過策馬向前，準備一切——不過像那樣罷了。」伊彈着伊的指頭，不由我不想起上夜裏麥根對於凡士所發的嘲諷。

凡士陰沉而愕異地端詳着伊的神情。他又開口了。「嬰孩的嘴外邊」

「什麼？」伊皺了皺眉頭。

凡士低聲笑着。「沒有什麼。……我再繼續我罪行的供認罷。我知道這個人是很危險的，我的朋友就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今天下午到這兒來，再回到那邊林蔭中去，沒有一個人會見到。我就把他弄死了。……你以為我的行爲是正當的。我聽了這句話很是安心。」

他所杜造的故事，一方面是依據了他在上夜中跟麥根的話談，另一方面又適合了那女子出乎意外地求他講那一件驚心動魄的冒險行動。

伊問道：「那個被謀殺的人叫什麼名字？我希望那是一個可怕的名字。我常常說人們正有他們該有的名字。這是像數字學——不過不同罷了。

倘若你的名字中有某一數目的字母，

那是很有關係的。是嗎？這裏面含有一種意思。戴而芙曾經這樣告訴過我。」

凡士問道：「那一類名字你特別喜歡？」

「唔，讓我想一想看……勃恩士是一個很好的姓，可不是嗎？」

凡士愉快地笑着。「是的。不過這是蘇格蘭——」

那女子憤怒地抗辯道：「喬治一點也沒有蘇格蘭人吝嗇的性格，他是非常慷慨的。」

凡士急忙告訴伊說：「是，是，你誤會了。我所說的，不是指那個。我是要說「勃恩士」這個字，在蘇格蘭文中，就是「小河」或者「小溪」的意思。……」

「唉，原來是指水！那是絕不相同的。你看，我的話不錯啊！」伊輕鬆地說着；聰慧地點點頭。「水！流質！那就是喬治！他從不喝酒的。他說，喝酒對於他的鼻子有壞的影響，他就不能夠嗅辨氣味了。」

「嗅辨氣味？」

「不錯。他是必要嗅辨氣味的

——這是他的職務。嗅辨香料的氣味，知道那一種最有銷路，那一種要虧本，那一種惡劣得只能製造旅館裏用的肥皂。在這方面，他是非常精明的

。他甚至發明「英華」這一種香水——怎樣配製，是他自己動手的。我們的老闆——密司脫杜森——就照喬治的發明，替這新工廠命名的。」

伊的眼睛中射出驕傲的光芒。頓了一頓，伊又匆促地繼續說下去。「喬治的姓是有五個字母。我的姓也有五個字母。那不是有趣的嗎？可是，這是含有一種意義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這是科學。我的震動是「五。」可是，「六」對我，就是一個非不幸的數字了。我是近乎「六，」而能避免「六。」這是很合科學的——一點也不錯！」

凡士惶惑地瞅了伊一眼，說道：「密司脫脫兒這一個姓是有六個字母。」

「不錯。那個，我曾經想過的……：唉，我忘記了——那個被你勇敢地

謀殺的人是叫什麼名字呢？」

「他有一個很不好聽的名字，叫做「怪鷹皮納。」」

那女子猛烈地點着頭，似乎完全了解的樣子。「是的，這確乎是一個很壞的名字。「怪鷹」這一個字——讓我算一下看。——是有七個字母。唉！這是一個神祕的數字。它是一種獨特的命運！」

凡士再行開始他巧妙的敘述。「唔，他被判二十年徒刑，關在監獄中；他在昨天越獄逃走，回到紐約來殺害我的朋友。」

「那末，明天的報紙上全都要有大號標題，揭載你謀殺他的消息了。」

凡士裝着深深關切的表示。「的確！但望不會。我覺得我做了一樁極好的事情，但我也希望我沒有給人發見。你不知道嗎？我很知道，你是不會去告訴任何人的。是不是？」

那女子保證着說：「是，我決不會的。」

凡士故意發出了一聲長嘆，然後緩緩地站起身來。他說：「在警察局

方面沒有知道我的犯罪行為以前，我得躲避開去。再過一個鐘頭——誰曉得呢？他們也許是在偵緝我了。」

伊撇着嘴脣，含怒道：「唉，警務人員都很呆笨，他們老是叫人陷入煩惱中去。你知道嗎？——倘若每一個人都是好人，我們也不用什麼警員，可是的？」

「是——是的。」

「倘若我們沒有了警員，我們要做好事，也不用煩惱，可是的？」

凡士低聲說道：「天哪！你是一個假裝中的哲學家嗎？」

伊露出驚愕的神色。「什麼，這一個不是假裝啊！我祇有在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曾經假裝過一次。那時，我扮了一個仙女，到會裏去。」

凡士羨慕地微笑着說：「我確信那是一件不必要的服裝。你不用假裝，顯然就是一個頂頂可愛的仙女。：你肯跟我這一個惡徒握握手嗎？」

伊把伊的手放在他的手中。「其實，你不是一個惡徒。你不過談起了一個壞人。」頓了一頓，伊又說道：

「多謝你給我一件可愛的新裝。你當真是這樣的意思嗎？」

「當然。我祝密司脫潑脫兒好——密司脫勃恩士好！」他的誠意驅散了一切餘留的疑影。

當我們穿過了污穢的公路向我們的車子走去時，伊莊重地揮舞着手歡送我們。凡士正在燃起另一枝雷琪煙。拐過一個灣，我掉轉頭去。一個短小伶俐的青年人站在那女子的面前。我知道那個香料公司的售貨員密司脫潑脫兒找不到尼姑庵，已經回來了。

當我們上了車子開行的時候，凡士低說道：「多麼驚人的一個生物啊！我把海斯的恐懼戲劇化了一下，再把麥根假裝了一下。我想伊是一半相信的。老范，這是伊的天真。也許根本是一種機靈的天性，多血質的，癖愛着怪奇，荒誕，掙扎着要生活在這污濁世界的雲霧中，而且靠製造香料生活着。這許多情況的結合，多麼叫人難以置信啊！而且，一切又混合着春天——英雄性的意象——青年人的初戀。」

我帶着探問的神氣瞧着凡士。他又說道：「一點也沒有疑惑。那是明確地指示出來的。可是，我怕密司脫潑脫兒老遠從百老匯路慢步到這裏來的目的，終於要成泡影的。你總也注意到伊塗着密司脫勃恩士爲伊特製而還沒有品名的香油，就是暫時跟密司脫潑脫兒到鄉間來，也是塗着。我把一切徵象考慮過了以後，認爲那個配合和嗅辨香料的人，最後必會奪獲「戀愛盃。」他是可以勝利的。」

四 杜唐尼咖啡館

(五月十八日，星期六，晚八時)

杜唐尼咖啡館坐落在近第七蔭路的西第五十街上，一向吸引着普通的，各階層的顧客，這樣已經好多年了。它是開設在一所古老的大廈中，這所大廈經過改裝以後，式樣更顯得堂皇富麗，然而還是保留着大部分堅固而耐久的特性。

寬廣的出入口通着大廈的兩端。從出入口的兩邊起，有一片狹的平場，點綴着許多盆景，修剪得非常整齊

，很足引人注意。大廈的西端是一條狹徑，把這咖啡館和鄰旁的大廈分隔開來。東邊有一條鋪砌的車道，大約十呎闊，經過常春藤覆蓋着的門，通向後面的車間。第七蔭路的轉角處，是一座商業性的摩天大廈，毗連着這車道。

那一天溫和的五月晚上，我們到時，大約是八點鐘光景。凡士燃起了一枝煙，向着車間的蔭影和前面燈光黯淡的地方望去。於是他走了一段路，到了這狹的入口，凝視着常春藤蔭蓋的窗子和邊門。這些門窗都是隱蔽的，從街上幾乎望不出來。約莫過了幾分鐘，他走上邊道，跟我一起，把他淡淡的眼光轉向大廈的前面。

他低聲說道：「唉！密杞的神祕的辦公室竟會激起海斯警佐的恐怖。這辦公室有一個進出口，也許是大廈改裝時放大的一扇窗戶。這不過是實利主義罷了。你不知道？」

如凡士所觀察的，那扇門直向狹的平場開着；兩層堅固的木製踏級下通邊道。門的兩旁，都有一扇小窗

——也許我該說是一個洞口罷了——堅固地圍着鐵製的格子。

凡士說：「這辦公室的側面有一扇更大的窗子，俯視着鋪砌花紋的車道。那也是牢固地圍着鐵柵子。在警察們的胆裏，倘若密杞從事於兇惡的陰謀時，窗外的光似乎太不充足了。」

出乎我的意外，凡士竟然跨上那下通平場的木製踏級，從容地從一扇狹的窗子中，窺看辦公室的內部。他說：「這間辦公室從內部看來，似乎很純正的，跟外面看去一樣。我怕多疑的警佐祇是給夢魘所纏擾罷了。」

他說罷，掉頭向對街出租的房屋瞧着。就在杜唐尼咖啡館小小角門的對面，二樓上有兩扇相連的窗子，全都暗無燈光。

凡士嘆道：「可憐的希尼賽！他躲在一個暗黑的街區中看守着，盼望着。一切人類的象徵。……唉，我們別再遲延了。我相信從我上次到這兒以後，這個頭領一點也沒有失去他的

狡猾。」

我們向正門的入口進去，到了應接室裏，假熱情的密杞先生親自招待我們。他似乎很喜歡會見凡士，所以他稱名道姓地談着。一回，他把侍應長喊了來，誇大地叮囑他要隨時隨地侍應我們，一點也不可以疎忽怠慢。

咖啡館的內部，經過了改裝以後，要比外觀更有現代化的富麗堂皇了。而且，往時的情調還有許多存留在那雕花的格板中，在那渦捲式的樓梯欄干上，在那主室一邊久已不用的大壁爐間。

我們被招待到一張桌子邊去，再也不能挑一張比這更好的桌子。那是靠近壁爐的，因為沿牆的桌位都是高起一些，所以我們能够望見整個房間，視線上面沒有什麼阻礙。我們座位右邊的遠處，就是正門的入口，左邊就是樂隊的所在。我們的對面，房間的那一端有一扇走廊的拱門；走廊過去，幾乎好像就造在門口的，我們瞧得見那廣闊的樓梯，鋪着地毯，通向樓上而去。

凡士匆遽地瞥視了房間一周，於是移轉他的注意，叫着晚餐的小菜。叫好以後，他靠在椅子背上，點了一枝雷琪煙，舒適地鬆了一口氣。可是

我注意到他還是用他半張半閉的眼睛，偵察着我們周遭的人們。他突然地，坐直了身子，靠向我這邊來，低聲說道：「天哪！我老花的眼睛一定是在愚弄我了。老范，你瞧我的右邊近那入口的地方。那不是驚人的，身帶枸櫞香味的青年女子愛倫嗎？伊好高興。伊有一個服裝漂亮，神采煥發的情人伴着。……我不知道他是伊在河谷那裏探險時的保護者呢，還是莊重的戒酒者勃恩士先生。不管是誰，他很慇懃，而且有着滿身自得其樂的樣子。」

我立即就認出那個風雅的青年人，就是當我們在配列賽蔭路上拐了灣向車子停着的地方前走時，我所瞥見的那一個。我報告凡士說，那無疑地是潑脫兒先生。

他應道：「我一點也不驚異。那青年女子顯然是服從那被時人所敬仰的技術專家。啊！潑脫兒固然得到伊大部的盛情好意，可是等最後關頭臨到時，他可難說了。據我的意見，那時候受惠人却是現在給人藐視的勃恩士。」他低聲地笑了一笑。「『戀愛』的詭計是永不變更的。倘若今夜祇要勃恩士自己也在場，不跟他們一起，眼眶裏冒着妒忌的怒火，心裏彷彿有千萬把鋼刀在扎的，那是怎樣的情景啊！」他又高興地微笑着，彷彿有所期待的。

當他懶懶地噴着煙的時候，他又向房間的四週瞥視着。不久，他的視線奇怪地停留在一個人的身上，那個人獨個兒坐在靠近遠角的一張桌子旁邊。

「老范，我相信我已經找見了我們的勃恩士先生——他是我想像中一隻『三角形』的悲傷的『斜邊。』」至少，那個人適合一切的條件。他是孤獨的。他是莊重的。他的年齡也適合。他那張桌子正放在一個適當角度的地位，可以觀察他那流蕩着的心上人和伊的伴侶。他是非常密切地注意着

伊，而且露出非常不愉快而又嫉妬的神情，似乎要企圖暗殺。雖然食品放在他的面前，他也沒有胃口。他沒有酒或者其他含有酒性的飲料。事實上他正怒目睨視着哩！」

我聽從凡士所說的話，向那一方面望去。那個孤獨的青年人就給我望見了。他的面容是嚴肅的，而且帶幾分陰鬱。不管他的眉毛生得怎樣向上，這表示一種幽默的神味，他那闊大的前額却給我們一種印象，他是一個深思而且有正確判斷能力的人。他那兩隻灰色的眼睛分得既不太遠，又不太近，流露着率直的神情；他的下顎是強固的，但也敏感的。他的服裝很整潔，而又很質樸，跟潑脫兒先生華麗的服裝比較起來，顯然是一個嚴重

的對照。

在歌女表演的中止時間內，那個孤獨的青年人非常躊躇地站起身來，用了果敢的步子，向愛倫和伊的伴侶那張桌子前走去。他們招呼他，但是並不熱烈。他受了他們的冷待，懊喪地蹙着眉頭，也不作親切表示的嘗試。

那青年女子提起了伊的眉頭，裝出一種演劇式的傲慢神態，跟伊容貌所表示的惡作劇性完全不相調和。伊那伴侶呢，却是一種謙遜的神態——

原來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戀愛勝利者，對付一個被征服而被蹂躪的情敵。那時他對勃恩士所生的影響——倘若果然是勃恩士的話——一定使他十分滿意。他這神態跟那青年女子假裝的輕蔑神態，顯然又增加了勃恩士失望的陰鬱和苦痛。他做了一種失敗者惡劣的姿勢以後，掉轉了身，沮喪地回到他的桌子邊去。我又注意到愛倫朝他那一方面投下了幾個隱秘的瞥視——這足以表示伊決然不是像伊所假裝了的那樣冷酷無情的處女。

凡士也關心地注意着這幕短短的戲劇。他說：「喂，老范，初戀的畫幕是很完全的。唉，永久辛辣而又忠實的女人的心啊！……」

約摸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以後，密杞與沖沖地從正門入口的走廊上，來到膳室中，繼續向膳室後部的一張小桌子走去。那張桌子正在樂壇的

後面，有一個侍應者坐在那裏。伊是一個美貌的女子，我認得的芳名藉藉的歌女丹瑪。

伊微笑着接待密杞，那一種笑容似乎比人們所期望於雇員和雇主間的笑容更親密些。密杞拖出了椅子，就在伊的對面坐下來。我有幾分驚異，注意到凡士密切地注意着他們。我也覺得，就他一方面而論，這決不是無謂的好奇心。

我再轉向歌女的桌子邊望去。丹瑪和密杞已經開始了一種似乎是機密的談話。他們交頭接耳地談着，顯然要讓他們周圍的人聽見。密杞着重於某一點，丹瑪點頭表示同意。於是，丹瑪答覆某一點，密杞也了解地點着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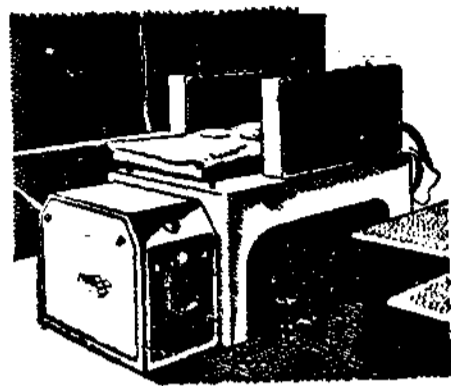
他們這種談話，在公開而又秘密的情態中繼續了一回。談畢以後，他們便各自坐定，密杞叮囑了走過的侍者一聲。沒有幾分鐘，侍者端了兩杯玫瑰色的飲料回來。

凡士低聲說道：「很有趣。我不知道。……」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二章



這時，只把這裏的台柱子梅少卿，氣得要死，以爲芳芝仙是個新起來的角兒，爲什麼經理捧得這樣厲害。有一天梅少卿請了假，芳芝仙就和那個老生張仲波合唱大軸子。他們這後台，有一個特別化妝室，專一預備台柱子扮戲的。現在梅少卿是台柱子，這裏就只有梅少卿一人能扮戲。當梅少卿請假的時候，恰好經理任秀鳴到後台來參觀，芳芝仙的母親壽二爺也在一旁照應。看見經理，趕忙向前點頭招呼，任秀鳴笑道：你瞧你們姑娘紅得多快，這就唱大軸子了。芳芝仙一撇嘴道：那算什麼啊！台柱子沒來，我們給人家打替工來了。人家拿多少錢，我們拿多少錢，唱了大軸子，也沒意思。別的不說，就是這間小屋子，我們唱到大軸子，也不能進去的。任秀鳴笑道：空着也是空着，你要進去就搬進去罷。芳芝仙道：好！我們就搬進去，這可是經理的命令。壽二爺見姑娘和經理開玩笑，這一樂，把姑娘的小名兒叫出來了。笑道：你瞧小菊兒。芳芝仙也不管任秀鳴是不是笑話，竟一直就拿了扮戲的東西，走進那間特別室去。任秀鳴和壽二爺在後面跟着

，也進來了。任秀鳴笑道：壽老板，我今天可知道你的真名字了。芳芝仙笑道：知道就知道：那要什麼緊？就是憑着總經理的資格，也不能叫我的小名。任秀鳴道：其實這個名字也不壞。依我說，把兒字改爲卿字，也就很好了。咱們這兒倒也不錯，兩個大角兒，一個是梅花，一個是菊花。哈哈！我倒給你們想好了一副匾額，可以說是梅菊齊芳，於是就把桌上化裝的筆，在壁上寫了梅菊齊芳四個字。又怕芳芝仙不懂，把這個字的意義，很詳細的說了。壽二爺在一邊聽見樂不可支，只伸了兩隻大巴掌去拍屁股。也是事有湊巧，這一天包廂裏面，却有可注意的貴客在內。這人也是唱旦的，不過是個男子。他名叫華小蘭，只要提起這三個字幾乎是婦孺皆知。他本人倒也罷了，他有一個扮月裏嫦娥的化裝精，南北各省拿去當種種印刷品上的圖案。無論是誰，一見就知道是華小蘭。他有這樣的身份，在戲劇負了什麼盛名，可以不言而喻。慢說是劇界，就是國家興亡大事，他也間接着有幾分關係。因此華小蘭到的地方，人家都把他當一種特別的人來觀看。有人要能得他說一句話，恐怕比從前的聖諭還覺可貴三分了。這時他忽然坐到包廂裏

聽戲，台上唱戲的人，豈不是一種殊遇？壽二爺在特別化裝室裏談話，談得高興極了，在女兒快要上場之先，因走到上場門邊，掀開一角門簾，向外探望，這一探望，燈光之下，正見華小蘭坐在對面廂裏。他們唱戲的人，有一種老規矩，凡是大庭廣眾之中的地方去，總戴上一副無框墨晶大眼鏡。爲的是擋住一半臉子。華小蘭坐在廂裏，本也是帶了一副墨晶眼鏡的。偏是壽二爺在門簾子張望之時，他正摘了下來，用手絹去擦鏡子。壽二爺見他身穿了月白綢的夾袍，套着花青緞子嵌肩，頭髮向後梳得溜光，真是個美男子。他就不是華小蘭，這種裝飾，也值得令人注意，現在一看是華小蘭，不由她心裏亂跳，回轉身，伸了兩手，亂拍亂舞口裏嚷道：姑娘，可了不得！可了不得！芳芝仙把頭梳好。正在穿衣裳，見她母親這種樣子，便道：什麼事，嚇我一大跳。壽二爺笑道：你猜怎樣着，華小蘭坐在廂裏，聽你的戲來了。芳芝仙心裏明白，自己是個初出茅廬的角兒，無論如何，沒有這樣大的號召能力，可以把華小蘭吸收得來。他就是來了。一定也是來聽梅少卿的戲。至於梅少卿今天請假，那他是不会知道的。因此她母親蒼蠅見血似的，儘管拍着來拍着去，她却毫不動心，因道：我不信，他會到這兒來聽戲。壽二爺道：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來來來，你到上場門那裏看看，是他不是他？我要說錯了，我輸腦袋給你。芳芝仙聽母親這樣說，料到不假。但是衆目昭彰之下，可不便先過去看。只放在心裏。過了一

會，臨到自己上場，門簾子一掀，一個搶步出台，同時眼光，不由得向台下射去。這一看之下，可不是正中包廂裏，有個美男子嗎？那人雖然戴了墨晶眼鏡，但是他那面龐的輪廓，是不會改。由這輪廓上看去，依後看出那是和圖書上的華小蘭模樣無二。今天初次唱壓軸子，就有這樣一個內行大人來參觀，這面子大了。自己生怕一看台下，心事就散了，所以目光並不放出台口，聚精會神的，只唱自己的戲。她倒罷了，壽二爺站在上場門外，看看自己女兒，又看看台下的華小蘭。見他看着台上，又回過頭去，和同座的人說話。他有時仰了臉望着台上，有時又微微的將頭點上一二下。看那樣子分明是表示一點贊成的意味。心裏只着急，人家這樣表示好感，芳芝仙爲什麼不把目光對台下看去，讓人家看了，心裏也好痛快一點。等着芳芝仙臉子望到上場門，馬上就對她努嘴擠眼睛，外帶擺脖子，那意思是叫她對台下飛眼，芳芝仙對於此層，未嘗不明白，但是怕望着台下就會胡塗了。現在母親只管在一邊發命令，不理不好，理了更不好，只得背轉身去，壽二爺看見，氣得站在一邊，不住的扭了衣服搓手。芳芝仙今天原唱的是汾河灣，後來柳迎春和薛仁貴口角的時候，她正坐台口，面對華小蘭，一個台上，一個台下，彼此面對着面，那四道目光，決沒有不會相觸的。芳芝仙故意微低着頭，板着面孔，那眼珠却在眶子裏，儘管向華小蘭看去。華小蘭既是個名旦，又是專一研究婦女心理的人，芳芝仙對他

這一種表示，自然也是心領神會，華小蘭身邊坐的張官榭，穿了一件灰嗶嘰的夾袍，將衫袖吊着高高的，抬起一隻右腿，踏在前面椅子上，右手撐住膝蓋托了下巴，口裏啣着一柄大頭煙斗，並不抽煙，只管望了台上出神。一直等芳芝仙不坐在台口了，手裏拿着煙斗，却將胳膊碰了一碰華小蘭，叫他的號道：雪魂，你看台上這小妞兒，她很有意思呢？這張官榭是個白胖子，他微斜着一坐，就把華小蘭擠到一邊去，華小蘭那邊，恰好是個瘦子馬子明，馬子明在那尖瘦的鼻梁上，架了一副大框眼鏡，正也看得有味。經張官榭一說，他向着華小蘭微笑了一笑。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台上的戲快完了，他們三人出了包廂先走。這三個人都是有汽車的，馬子明先問道：怎麼樣？我們各自回家嗎？張官榭道：不，我和雪魂同坐你的車子，到你家裏去談談。馬子明在身上掏了金表一看道：果然還早，到我那裏去坐坐罷。於是三人同車到了馬家，一直到上房馬子明的內客室裏坐下，張官榭口裏啣了煙斗，首先鼓掌道：我們今天是去找梅少卿的，不料遇着了這個芳芝仙，有意思有意思。馬子明道：倒也長得不錯，不知道是那路來的角色。張官榭道：那要打聽，是很容易的事，打個電話給酒壺李四可讓他給咱們調查一下子，事情就全明白了。華小蘭道：我聽說是個旗人，大概她家裏原不是梨園行。馬子明聽戲的時候，就看出華小蘭有些愛芳芝仙的意思，現在有意無意之間，看他倒是不反對調查芳芝仙的來路。便道

：這種新紅起來的角色，要捧她是很容易的，你信不信？只要雪魂請客，把人叫她來談談，她沒有不來的。華小蘭道：笑話了，別糟踏人家那樣不值錢，我從來沒有和她見過一回面，怎樣能够一叫就來。馬子明道：誰不知道華小蘭，還用得着認識嗎？華小蘭道：不是認識不認識的話，一點交情沒有，怎樣好意思請人家來，張官榭道：怎麼沒有交情，你沒看見她唱戲的時候，她只管把眼睛瞧着你嗎？華小蘭笑道：別胡說了。說得人家更不值錢了。馬子明道：張五爺說得有道理。你想，你那臉子，不就是把華小蘭三個字寫在上面一樣了嗎？慢說她在台上唱戲看見了你要注意，就是看到一個不相干的內行坐在包廂裏，她心裏記掛着，總也要看一看。華小蘭道：這話倒也是對的。三爺老提她作什麼？真要捧她嗎？馬子明笑道：你兩下都有意思，給你兩個人介紹，讓你們都認識罷。華小蘭道：別開玩笑罷。讓報館裏人知道，又要當着新稀罕兒去傳說了。張官榭道：雪魂，我看你很有點怕報館裏的人。你是讓上次那個外國人敲得你太厲害了。馬子明道：那一回，我就對雪魂說了，讓他造謠言去，不理他，看他怎麼樣。總是雪魂圖省事，送了他們三千塊錢才了事。現在我們這種小事，他拿不了多少錯，就讓登上報，一轉瞬就過去了，要什麼緊。華小蘭道：大報倒罷了，就是那些小報，鬧什麼事實兒小說，什麼話他也寫得出來。馬子明聽他這話，竟是很願意幹，便笑道：好罷，讓我問問酒壺李四，他認識

不認識，他若是認識，我就約個日子請她吃飯，大家同席吃一頓就成了朋友，以後誰要請誰，可以直接的辦，就不必我來請客了。華小蘭不說不好，也不說好，只是微笑。馬子明知道他對芳芝仙十分樂意，只是不好說出口。若是真介紹芳芝仙和他成了朋友，他一定是種極得意的。當日隨便說了一陣，也就過去。過了兩日，因為馬子明說的那個酒壺李四前來借錢，不由想到此事，因問道：遊戲場那個芳芝仙你認識不認識？李四笑道：三爺，你怎麼提到了她？馬子明道：也是一天，閑着無聊去聽了她一齣戲，覺得倒不怎樣壞，可是不知道她是什麼來歷，所以我問問你。你是九流三教那兒也有熟人，大概總會知道一點。李四笑道：這個人嗎？我熟。馬子明道：你怎麼和她熟？李四道：三爺，你想想北京城當姑娘的唱戲的，有一個不知道酒壺李四的嗎？有一次在遊戲場裏走走，碰到了芳芝仙的母親，她看見是我，不住的點頭，說是沒事，請到她家裏去坐。馬子明道：你到她家裏去過嗎？李四一看馬子明的神氣。是很注意的問這句話，連忙道：我是向來不大捧坤角的。她叫我去，我可沒有去。馬子明道：你既然沒去，何以又說和她熟呢？李四道：這無非是在戲場裏會面。那裏的坤角，我認識的也不止一個。馬子明笑道：這樣說要你給我們介紹一下子，那是不費事的了。李四道：三爺和她們來往，還用得着什麼介紹嗎？只要說出馬三爺三個字，要叫她來，她還不是像得了聖旨一樣。馬子明道：我倒

不要捧她。只因雪魂看了她一回戲，他以為很好。我倒想給他介紹，讓他們成個朋友，芳芝仙認識了雪魂，那是造化，你想要學青衣花衫戲，除了雪魂，還有第二個好主兒嗎？這只要雪魂肯下功夫一教，芳芝仙的前途，那是真未可限量。李四鼓掌道：好極了，好極了。他倆要交上了朋友，那倒是很有趣的事。只要華老板願意，芳芝仙的事，交給我，我要她來，她就不至於不來，何況還有馬三爺的面子。最難得的，就是華老板，這種規矩人要捧她，她要來，打着燈籠，那裏找這機會去。馬子明笑道：你說得有如此之容易，很好很好，我明晚上在家裏約兩個人吃便飯。你可以把芳芝仙找來，大家談談。李四笑着拍胸道：不成問題，都交給我了，幾點鐘吧？馬子明道：鐘點不要定，就是遲一點兒來也沒有關係，只要她肯來就行了。李四連連答應道：準成準成，明日八點鐘，我就把她帶來。李四他原是個黑胖子，說到這裏，眯着他一雙肉眼，對了馬子明笑道：三爺叫我作事，只要我辦得到的，無有不辦。可是我求三爺的事，可就難三爺高興不高興，三爺要是不高興，我就說破了嘴唇皮，那也是枉然。馬子明道：酒壺，你不用繞着灣子說話，你直說罷，又要借着這個題目敲我多少錢？李四道：我怎敢敲三爺的錢呢？更不敢借什麼題目，不過順便的這樣白說一聲。馬子明道：我記得，是你上次和我借三百塊錢，我還沒有答應你，明天晚上我就開支票給你，一點兒不含糊。李四聽說開支票，忍不住笑道：三爺，你太什麼了。我酒壺李四，靠着是你們幾位闊人吃飯，對於闊人派的差事，我有個不死心塌

地去作的嗎？你就先給我錢，我也不敢拿了錢不辦事。馬子明道：那不行，你索性得一步進一步，又要先拿錢了。你要這樣，我就一個大不給。李四連連作揖道：了不得！了不得！這錢今天不要了。明天再說罷。馬子明笑道：這不急，你好好的辦妥這件事罷。他真當天不提錢的事，坐了一會，很高興的去了。到了次日，馬子明吩咐廚子作了幾樣好菜，也不敢多約人，仍是華小蘭張宦槎之外，另外加了一個戚雨峯，這個戚雨峯也是個有錢的名士，平生專捧華小蘭一人，自從華小蘭在科班起，一直捧到他作了梨園領袖，還不會止。凡是華小蘭唱的新戲，也就十之八九，是這位戚先生手編的。所以華小蘭有什麼特殊的舉動，却是不敢瞞着他。馬子明要給華小蘭介紹女友，當然也是一種盛典，所以也把他請到。馬子明約定是八點鐘吃晚飯。華小蘭因為有話和馬子明說，特意來早一點，七點半鐘就到了。華小蘭以為自己早了，走到馬家，在客廳外面，就聽見客廳裏面有嘻笑之聲。同時，客廳裏的電燈，也是十分光亮，隔窗紗，就看見裏面幾個人影，華小蘭一面自掀簾子，一面自說道：我說我很早啦，還有比我早的。一言未了，只見那沙發椅子上，已有一個盛裝女子，盈盈的站將起來。這正是這幾天以來，心裏未曾放得下去的那個芳芝仙，私下固然是老念着的，可是一見之下，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倒楞住了，不便走上前去。那芳芝仙到了此地，不能不振作精神，充量的大方，因此低低的喊了一聲華

老板，却向着華小蘭蹲了一蹲。臉上泛着微紅，目光不敢正視，却看着人家的脚。華小蘭不料人家先招呼，急忙中，拱了拱手，又點着頭。酒壺李四一見，連忙起來叫道：華老板，華老板，請這裏坐，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因為他的沙發椅子，正和芳芝仙的椅子拐角相接。華小蘭道：隨便坐罷。我們都是常見面的人，客氣什麼？李四那裏肯，走了過來，帶推帶送，硬把他推到那裏坐下。芳芝仙看見他坐下，這才含着笑，低頭坐下去。馬子明見他和她都有些含羞答答的，只坐了抽雪茄，老不作聲，心想看你兩人，是誰先開口。華小蘭輕輕的咳嗽兩聲，向痰盂裏吐了兩口唾沫，又在茶几上，烟盒子裏取了一根煙抽着，他不作聲，芳芝仙更不作聲了。馬子明在一旁看得有趣，正要看出一個究竟來，偏是李四他不懂這個竅，生怕局面弄僵了，便道：華老板，上次你反串黃鶴樓，我看了來的，比以前更進步了，唱小生就是小生，真不含糊。那天上的座不壞啊！樓上樓下全滿了。華小蘭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李四道：上個禮拜。華小蘭道：不對吧？我有一年多沒有反串這齣戲了。這一句話，把李四的話也弄僵了，笑了一笑，答不上話來，芳芝仙看見，也禁不住笑，抽出脇下掖的手絹，只握住了嘴。馬子明笑道：李四爺說話，總是信口開河的，誰不知道。雪魂也太不客氣，當着人的面麻麻糊糊，承認下來就是了，何必弄得他難為情呢？這一說，他們三人都樂了。李四道：我說漏了要什麼緊，引得您

三位都笑了，我這話有價值了，壽老板，你說是不是？芳芝仙笑道：四爺，您太客氣了，我可不敢這樣子想。華小蘭笑道：李四爺這人真隨便，什麼話也說得出口。李四笑道：華老板，你不要說我儘撒謊，難道花個塊兒八毛的買個座兒都不成嗎？馬子明搖手道：得了得了，不要把這話再望下提了。壽老板在這裏，雪魂何不和她談談戲。芳芝仙聽說，連忙答道：三爺，您提這個，我真成了孔夫子面前賣書文了。說着話，可就望了華小蘭一眼。華小蘭笑道：你客氣什麼呢？大家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芳芝仙正要回話，張官棧和戚雨峯一同進來了，大家又是一陣謙讓。張官棧笑道：剛才聽到雪魂說，要大家研究研究，什麼事情？華小蘭剛才所說，原是隨便一句謙遜的話，說出來就算了，不料張官棧又要研究研究，不聲明一句吧？話鬧不明白；聲明一句吧？現着自己很願意和芳芝仙交朋友，倒令人有些不好意思，便微微一笑，偶然一掉頭看看芳芝仙，她和自己，似乎有同樣的感想，手按着沙發倚靠，只管撫摩，頭也不抬起來，似乎帶着兩三分笑意。張官棧嘴裏始終沒有放下他那烟斗，斗上一點熱氣沒有，嘴裏依然有一口氣無一口氣向裏吸着，情不自禁的點了兩下頭。馬子明見他這樣笑問道：官棧，你一個人好像得着什麼似的，老微笑什麼？說出來聽聽。張官棧笑道：我是想到古人一句詩，乃是心有靈犀一點通。馬子明聽了，也是微笑而不言。那華小蘭雖是科班出身，終日跟着斗方名士週旋，也就懂得一些辭藻

。張官棧說的那話，他却可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當時張官棧望着他吟吟的笑，他就臉上泛出微紅來，只管將頭偏到一邊。馬子明也笑道：壽老板，你的戲，已是很不錯。不過古裝戲還沒唱過，我介紹雪魂給你說說古裝戲罷。芳芝仙微笑道：那敢情好，可是我笨得很，不容易學，壽老板可別嫌麻煩。華小蘭這才回過頭來道：這話太客氣了。李四見他們倆已搭上了腔，總算自己介紹得不錯。樂得一陣奇笑，由心窩裏直達眉毛尖，將肩膀抬了一抬道：這事我明天一定到報上去鼓吹，說是壽老板已經拜華老板為師。這樣一來，壽老板就更紅起來了。馬子明正色道：這個你可別胡鬧，我們不過一時高興，給他們倆介紹介紹，這話一傳到外邊去了，好話沒有，壞話可是一大堆。不但雪魂有些不方便，我們大家都不好。李四豎起自己的右手，拍拍兩聲，在腦袋上拍了兩下。又一頓脚道：該打？我說話就是這樣糊塗。再說華大奶奶那個性格兒，可也不容易說話，我無緣無故給華老板鼓吹收了女門生，這不是找挨罵嗎？華小蘭一聽這話，心裏很不高興。因為無論那個男子，是不願意在女朋友面前說有太太的。縱然是朋友知道，也不肯將自己在太太面前的態度說出來。現在李四說自己收女徒弟，太太不願意，芳芝仙一來要笑自己怕老婆，二來又要疑心自己不敢交女朋友，對於自己，可以說完全有害而無利，覺得酒壺李四這張嘴實在是臭。這不應該叫酒壺，實在應該叫便壺，對他那嘴才名符其實。李四見華小蘭表示不

滿意的態度，也慌了，只是伸了手抓耳朵。這時，大家都寂然起來，不知說那一句話好。恰好是客廳門一推，伸進一顆腦袋來。大家只一看那帽子，是淺灰色細呢，帽箍却是白底子紅藍相間的條子花。再往下看，是豆綠綢的夾衫，罩着堆花青緞子緊身坎肩。帽子底下，一張小尖尖的臉兒，兩隻圓眼珠，這正是華小蘭惟一助手陶佩蓉。也是一個唱青衣花旦的。他不但唱戲，在班子裏給華小蘭管事，在家裏還幫着華小蘭料理家務。華小蘭也會私私的對他說了，芳芝仙的戲唱得很好，今天晚上馬三爺請在一塊兒吃飯。陶佩蓉就想着，三爺連我都要瞞起來，這事很現得他們進行得厲害。因笑道：我也瞧瞧去成不成？華小蘭和他是無所不談，無所不爲的人，也就不必隱瞞着，所以就約了他來。他一來之後，酒菜也都預備齊了，就請大家入席。馬子明知道他兩人是很願意坐在一處，和大家丟了一個眼色，讓他們虛謙的時候，大家都坐下了，只剩了兩個附近下方主席的空位子。決沒有客人見了旁席不坐，反要坐上面的，所以華小蘭只得先坐下。馬子明右手，華小蘭左手，還有一個空方凳，馬子明用手拍了方凳兩下笑道：壽老板，我知道你是不肯上坐的，免得虛來一套客氣，你就在這裏坐罷。芳芝仙低着頭就坐下了。陶佩蓉唱戲不成，小心眼兒可比誰也多，他見華小蘭和芳芝仙這一番情形，知道他兩人未免有情。在大家吃得半醉的時候，便道：壽老板，我明天請在場的各位，同吃一餐小館子，不知道你賞臉不

賞臉。芳芝仙道：陶老板這話太言重了，我給您陪客。陶佩蓉道：這話不對，只有你是客。雪魂師兄和我的交情最深，我作東，也只有請他陪客才對。華小蘭聽說微笑。戚雨峯翹着小鬍子一樂，點點頭道：佩蓉說話，很是嫵婉，涵而不露，明天什麼時候，請到什麼地方。陶佩蓉道：東興樓十二點。芳芝仙道：東興樓在什麼地方。陶佩蓉道：在東安門那兒。芳芝仙道：哎呀！路遠啦，我們住在西城的人，真是够瞧的了。華小蘭道：不要緊，我們這兒有的是車子，到那時候，派到府上去接就是了。陶佩蓉道：是啊！難道還要你雇了洋車坐着來嗎？我們華老板就會派車子來接。李四就對芳芝仙道：路遠不要緊，決誤不了你園子的戲，真是到了時候，我就送你到園子裏去，明天上午，我就到府上去。……：……他說到這裏，偷眼看華小蘭的顏色，有些不高興，就道：因為我要找一個朋友，要走府上門口走過的。我可要替陶老板催客。讓你上了汽車先走，我才坐我的破膠皮車跟着來呢。說畢，自己一鼓掌打了一個哈哈。大家且不理他，一面吃飯，一面閑談。在場的人，都是與戲有關的，談來談去，自又免不了談到戲的問題上去。戚雨峯操着他那保府的家鄉話，對芳芝仙道：何不演兩齣古裝戲玩玩。說時，回頭對馬子明道：她要是穿起古裝來，真可以說是亭亭玉立。說着他笑起來，在眼角邊皺起一路魚尾壽星紋。芳芝仙聽着倒罷了，華小蘭見他這樣，知道他樂大發了，也就回頭一看芳芝仙，她喝了幾杯

酒下肚，醉色上臉有如搽了一層淺淺的胭脂一般。芳芝仙再微微一笑，真個嬌豔如花。陶佩蓉看見，因問芳芝仙道：壽老板照得有相片沒有？芳芝仙道：家裏有兩張，我明天帶了來。陶佩蓉道：好極了，你送我們兩張，我們也預備兩張交換。張官棧笑道：反正好看的相片拿來，一樣還把好看的片子拿去，決不能把我這樣大胖子相片去換。說時目視華小蘭。他却只當不知道，低了頭吃菜。華小蘭越是有點子害臊，大家越看到他和芳芝仙是有點關係，因此大家儘管撮合他兩人的感情。一餐飯吃完，兩人的情意又融洽了許多，坐了一會，芳芝仙因要唱戲，告辭就要走。陶佩蓉道：坐洋車去，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叫華老板的車子送你去罷。芳芝仙道：不必，還早，來得及呢？華小蘭因為不好意思表示，所以沒有作聲。現在芳芝仙謙遜，怕是她疑心自己未曾開口，所以不肯坐。便道：我的車子，在這裏也是閑着。何必不坐呢？芳芝仙道：那就多謝了。華小蘭於是吩咐汽車夫，開車送壽老板上戲館子。芳芝仙當着面道了謝，就別大家出門而去。汽車走起來，自然是快，不一會就到了游戲場。她母親壽二爺因為知道她不回去的，已經由家裏將她的行頭帶來了。這時正在後台找人說閑話，一見芳芝仙進來，一句話也還沒有說出，芳芝仙先笑着說道：媽！你猜我怎麼回來得這樣快？壽二爺道：我那裏知道？芳芝仙道：我坐汽車回來的。他們的汽車，真好，又平穩，又走得快，一點兒響聲都沒有。

壽二爺笑道：誰的汽車？芳芝仙本來想說是華老板的汽車，轉身一想，他和女子往來，是不大公開的，給他聽密着一點吧！便道：是馬三爺的汽車。他說：明天上午請我吃飯，還要用汽車到咱們家裏來接我呢！壽二爺一拍手道：這可了不得。咱們那樣的破大門，門口來上一輛大汽車，街坊都得要當新希罕兒了。孩子，你往後罷。以後你坐多了，我也許能坐兩回。這時那台柱子梅少卿也來了，因為芳芝仙紅起來得快，心裏很不平。而且那一天自己請假，芳芝仙竟不客氣，敢到特別化裝室來扮戲，太可恨了。她在一邊見芳芝仙母女大談其汽車，在一邊鼻子一哼，冷笑道：不開眼，這算什麼。有本事自己買輛汽車坐，那才好吹呢。所幸她的聲音低，恰好前台又在唱武裝戲，鑼鼓打得震天一般響，因此芳芝仙還沒有十分聽清楚。不過梅少卿對她母女說話，表示不樂意聽，那是知道的，不過沒有抓着話柄，也就只好按下不提。當時芳芝仙母女，都高興大了，唱戲回去之後，是大禿牛出來開了門。壽二爺還不會進去，隔了門就嚷：老牛，這事不錯啊！不想華小蘭把我們姑娘捧上了。那馬三爺請了大姑娘吃飯，華小蘭就把自己的汽車送她回來。他說了，明天上午，還是用汽車來接咱們姑娘。壽二爺一面說着話，一面門開了向裏走，她就沒有留神脚下有什麼東西沒有。脚下一伸開，轟擊拍搭，響聲鬧成一片。壽二爺個兒既大，分量又沉，如倒了一座鐵塔一般，黑暗之中，就倒在地下。大禿牛連忙問道：

怎麼了，怎麼了，別樂大發了。壽二爺躺在地下，半天沒有言語，半晌，慢慢的哎喲了一聲。大秃牛道：這一下，大概摔得不輕，我去拿燈亮來。壽二爺道：別廢話，要什麼燈亮。說時，她拍了一拍身上的土，已經站起來了。笑道：我忘了院子裏放着腳盆，一下子踏在上面，就摔了這麼一下。大秃牛究竟念在老伙伴的情上，走上前，挽着她一隻胳膊，攙了進屋子。燈光下一看，她一件長衫，濕了大半邊，那水只沿着衣底襟向下直淋，她頭上額角邊，黑一大塊，黑的中間，又青了一塊。大秃牛道：這一下子，真不是個玩意，你怎麼不仔細一點。大秃牛只管心疼，芳芝仙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一隻手撐了左腮，只管望着發傻笑。大秃牛道：你這孩子，偏摔得頭青面腫，你在一邊，倒樂得起來。芳芝仙道：她自己都不在乎，要我怎麼樣呢？要我哭嗎？大秃牛道：你這孩子沒良心。壽二爺連連搖手道：得了得了，我又沒摔着什麼，我自己都不覺得怎麼樣，你又和她搗什麼亂呢？芳芝仙原要和大秃牛頂上兩句，因見母親已經說他了，自己就不必再開什麼口，一低頭自己屋子去了，不多一會兒功夫，大秃牛捧了一隻碗進來，笑道：大姑娘，給你熬了一碗京米粥，你要就菜吃，還是喝甜的。芳芝仙總不作聲，許久許久才答道：放在桌上罷。說這話時，頭也不會回轉來。大秃牛笑道：就這樣一點小事，你也值得生什麼氣，算我說錯了還不成嗎？端了粥來，你又不吃，過一會子可就涼了。要糖不要？芳芝仙見大

秃牛認了錯，這才答應了一個要字。壽二爺在外面聽到，早就把糖送過來了。壽二爺在屋子裏，直等芳芝仙喝完了那一碗粥，這才出去。當時夜已深了，沒有再說什麼，就睡了覺。次日清晨大秃牛怕芳芝仙怒氣未息，待一會兒，華小蘭汽車來接，她不肯去，那就糟了。所以一早晌，大秃牛也不敢多說話。到了十點多鐘，華小蘭派來的汽車，果然到了。壽二爺聽見門口汽車喇叭聲響了兩下，早就一陣風似的跑了出去。那汽車夫下了車，正走上前來，壽二爺不等他開口，先就問道：你們是華老板那裏來的嗎？汽車夫答應是。壽二爺連連點頭道：那就對了。芳芝仙就是我的姑娘，勞駕啊，還要你們這樣老遠的來接她。汽車夫一看壽二爺老大的個兒，心想芳芝仙臉子長得很俊的，我就納悶，她的個兒，怎麼長得那樣結實。照她母親的樣子看起來，也怪不得要養活那麼一個閩女了。當時便道：壽老板在家嗎？壽二爺道：在家等着啦。您進來喝碗水再走罷。汽車夫道：不用了。我們華老板和馬行長都等着呢。壽二爺回轉身來，一路嚷了進去，便道：姑娘，你就去罷，馬行長和華老板，都在那裏等着你了。芳芝仙本來也就老早修飾好了的，這會子說走就走，便出來坐了汽車，直上東興樓而來。一入座，昨天的客，全到了。又是華小蘭坐的地方，空了一個方凳。芳芝仙搭訕笑道：今天怎麼這樣早啊，是一面說一面就在空位上坐下了。陶佩蓉道：今天提早是有緣因的，我們要請你和華老板扮齣戲照兩張相。你

看成不成？芳芝仙低了頭，眼睛却瞟了華小蘭一下，微笑道：那怎樣配得上啊。這句話剛說畢，在席上的人，異口同聲的說道：配得上，配得上，正配，正配。華小蘭聽了他們的話，并不作聲，只是微笑。大家因為都趕着要看這一芝一蘭同照一張相，就不肯用廢話來耗費時間，很快的就吃完了飯。馬子明笑道：壽老板，我們要求的事，怎麼樣，能辦得到嗎？芳芝仙道：三爺說話，總是客氣。李四舉起兩隻手，在空中亂搖，口裏嚷道：去，都去，不成問題。到那一家我先去預備。馬子明皺了眉道：老李，你又瞎起什麼鬧？我早已通知榮光了，我們同去就得。李四平生就不肯得罪作官或有錢的人，馬三爺是個銀行家，他說的話，向來認爲是有理的，更不敢駁他一個字。當時將腦袋一縮，笑道：我真糊塗，三爺主持的事，自然不等要辦，早就辦得齊齊備備的，那裏用得着我這飯桶來多事。大家聽了他的話，都禁不住笑。好在芳芝仙是默認可以去了，華小蘭更是求仁得仁，於是大家各坐上汽車，威爾遜和張官棧一輛，馬子明和陶佩蓉一輛，李四一脚也跨上去，坐了倒座兒，華小蘭也上了自己的車子，只把芳芝仙一人扔在地下站着。小汽車夫見她一人沒有上車，就側了身子，開着車門，讓芳芝仙上去。芳芝仙四圍望了一望，也就低頭坐上車去。汽車夫將車門關好，一上車，車子便開動了。芳芝仙這時見與華小蘭兩個人在車裏，便露着牙齒一笑道：這是誰出的主意，要我們去照相。華小蘭笑道：照相就照

相，那要什麼緊？你和我們在一塊兒玩，你媽干涉嗎？芳芝仙笑道：和別人出去玩兒，她是不肯的，和你在一處，隨便怎麼着她也不說話的。華小蘭道：那爲什麼？芳芝仙道：我也不明白你就猜罷。華小蘭笑道：你別言語，那一天我私私的請你母親和你吃飯。芳芝仙點頭笑道：來！準來！別說是請我媽，就是請我一個人，我也來。華小蘭道：準來嗎？你媽放心嗎？芳芝仙瞟了他一眼，笑道：爲什麼不放心呢？你要說明白一點。華小蘭道：也不是說別的。我是常到上海去的，仔細我把你拐到上海去賣了。芳芝仙道：只要你有那個本領，我就讓你拐。天下那有這樣漂亮的拐子，我怕拐不到別人，仔細人家把拐子賣了。華小蘭笑道：你這倒很會說話，剛才吃飯，許多人和你說話，你怎麼不大說話呢？芳芝仙笑道：我愛……剛說到這裏，忽聽小汽車夫道：華老板到了。芳芝仙看時，汽車已經停在一家照相館門口。小汽車夫站在馬路上開了車門等着人下去呢？華小蘭笑着先下來，芳芝仙跟在後面，同進照相館去。這裏除了同來的一班人還有兩個像聽差模樣似的人，提了一個包袱，也坐在一邊等候。李四笑道：壽老板，你瞧瞧行頭都拿來。我們都說妥了，讓你和華老板合扮天女散花。芳芝仙還未置可否，大家就簇擁着她到換衣室裏去化裝。化裝完畢，就出來照相。芳芝仙一脚踏出門，見照相室裏，這些人倒有點不好意思，低了頭咬着嘴唇，身邊有一張椅子，連忙一歪身坐下，伏在茶几上只是笑。馬子

明道：你瞧，這倒真做上戲了。這一說，大家越笑着起鬨，隨着華小蘭扮了天女出來了。笑道：我真沒有你們的法子，非這樣辦不成。芳芝仙勉強忍住了笑，站起來道：我真不會。張官槎笑道：這又不是戲台上，會不會有什麼關係？來罷來罷，別讓人家照相的着急！芳芝仙被催不過，只好低了頭羞答答的和華小蘭站在一處。這裏剛剛對好了光，拍的一聲，把相照上了。只見跌跌撞撞，一個蒼白鬍鬚的老頭子，鼓了掌直鑽將進來，昂着頭念道：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哈哈，木蘭詞這四句詩真可以借用一下子了。他本來年老，牙齒不甚關風，而且又帶一點廣東尾音，他文講講的念上一遍。在場的人，倒沒有幾個明白，李四知道他是有名的詞章家龔隱廬老先生，哼哼唧唧，大概是念詩，因為他一向做上中等官，便遠遠的一拱手道，龔隱老來了，久違久違，念得好唐詩。龔隱廬一抹鬍子笑：李四爺，你也念過唐詩？李四道：怎麼沒有念過，剛才隱老念的，我就從小念過。……正要向下說，因見龔隱廬已經走到芳芝仙面前去了，自己不願意打攪，端起肩膀咳嗽兩聲，就停住話不說了。龔隱廬豎起馬褂大袖口，用手牽着下巴上兩三根鬍鬚，先笑着叫了一聲好，接上又贊一聲好，點頭道：這真個如入芝蘭之室了，是誰出的好主意，剛才我打電話到馬三爺家裏去，才聽見這個消息，你們又吃又樂，都不帶我老頭子一個嗎？這裏華小蘭是他的乾兒子，芳芝仙也是不久由經

理介紹，拜在他名下為乾姑娘，算不是外人。其餘的人，都和他朋友，很無忌憚，所以他一說，大家都笑了。龔隱廬道：馬三爺，你為什麼事先不通知我，以為我不贊成這件事嗎？他一說不要緊，華小蘭和芳芝仙都紅了臉。龔隱廬道：我對這件事，我是極力贊成的，而且我的意思介紹你二人見面，這一下子先成了朋友，那更好了。今天晚上，都在我家裏吃晚飯，不許不來。大家見老頭兒高興，都答應了。接上華小蘭芳芝仙又照了兩張相，這才算得盡興。他和她也忙着去卸裝。卸完裝以後，芳芝仙就道：時候可不早，我得去戲館子去。華小蘭道：我也是要出前門的可以送你去。在場的人，大家都知趣，只彼此望着笑了一笑。華小蘭也顧不得許多了，只好硬着頭皮，和芳芝仙一路出門，上車而去。車子一直快過前門了，芳芝仙由身上一掏，掏出兩張相片來。微笑道：你們不是說要我的相片嗎？你拿了去罷。華小蘭道：為什麼這時候才拿出來。芳芝仙道：他們鬧得忘了沒有和我要，我就不必給他們了。華小蘭道：這樣說，你是留着送給我的了，謝謝。芳芝仙道：送是送給你，但是你可別讓你們大奶奶知道。我聽說你們大奶奶很厲害呢。華小蘭道：你聽到誰說的，這話是靠不住的，芳芝仙笑道：那又何必瞞呢？厲害也礙不着我什麼事。她說這話之時，那聲音幾乎小得像蚊子叫一般，除了她自己，簡直聽不見。不過雖不聽到，她那個意思，是很可以知道的。由這一張相片子起，兩人要好的程度，就

慢慢的加深了。當天晚，是在鸚鵡窩家吃飯會的面。第二天華小蘭在光明唱戲，給她留下一個包廂，又會了面。像李四這班人，又能給他們跑腿，消息越發靈通了。這事慢慢傳到任秀鳴耳朵裏去了，倒有點不大高興。不過自己先把芳芝仙一陣猛抬舉，抬到現在，已經有一份號召的能力。當梅少卿不到的時候，就由芳芝仙唱壓軸子，芳芝仙一唱壓軸子，也就覺得身分大了，常常跑到特別化裝室裏去扮戲。梅少卿已經和她嫌隙很深，對於這件事十分不滿意。現在聽到任秀鳴和她也發生了意見，她已失了泰山之靠，若是要出一口氣，這倒是個機會。梅少卿白天休息沒來，芳芝仙又無意到特別化裝室去扮了一回戲。晚晌梅少卿到了，她一見屋子裏亂七八糟，便罵道：這又是誰跑到我屋子裏來。趁我不在這裏，偷着來，補這個空子，我瞧就沒有意思。別說我還在這兒，我就是不在這兒，這兒還得另外去找人，也不至於讓那只會拍馬的人來頂這個缺。梅少卿越罵越高興，罵得久了，這聲音就由屋子裏傳到屋子外去。屋子外有個唱小丑兒的就搭腔道：嘿！罵上了。咱們當小角兒的，別要想來出個風頭，往紫禁城裏跑。讓人家罵得狗血淋頭，什麼意思。這小丑兒嘮叨着未完，就噹啣啣一聲響，後台就是一陣亂。

X X X X X X X X

中外圖書公司

集醫學理化西書之大成

誠係科學之世界！

發行世界之科學！

承印

各大中學教科書

印刷精良 服務週到

電話購書 迅速便利

地址 九江路一一三號

詳細目錄 函索即寄

電話 一八二七六號



蔡夫人

D.H. LAWRENCE 著
錢士譯

康妮幹一點輕易的戰時工作，結交那些法蘭絨褲的劍橋頑固派，他們對每一件事情都加以溫和的嘲笑，却也至此為止而已。她的「朋友」是一個名叫蔡列福的人，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他本在德國波昂學習開掘煤礦的技術，也是匆匆趕回國來的。起初他在劍橋過了兩年功夫。現在他在一個漂亮的聯隊裏面做了一個海軍上尉，穿了制服，自然嘲笑每一件事情的時候，能够格外合適。

蔡列福比康妮更屬於上層階級。康妮是小康的智識分子，而他則是個貴族。雖不是大貴族，却總是「此中人」。他的父親是一個從男爵，他的母親則是一個子爵的女兒。

可是列福雖比康妮家風較高，而且更屬於「社交界」，他本身却較康妮胆怯而且思想偏狹。他在那狹小的「偉大世界」中是很自在的，這是說那個有田地的貴族社會之中；可是在此外那個廣大的世界裏面，其中有大羣的中等社會和中等社會以及外國人等，他就害羞而且神經過敏了，如果必須把真情說出來的話，那末他實在有一點點害怕那中等和下等社會的人羣，和那不與他同一階級的外國人。他有一些兒麻痺無能，自覺到他自己的毫無防禦，雖然他具有着特權的所有防禦。這是一件希奇的事，然而它正是我們這時代的怪現象。

因此像雷康貞這樣一個女子的特殊而溫柔的自信，便使他不免心醉了。她在外面那混亂的世界中非常能够自主，簡直比他對於他自己的自主還有把握一些。

然而他却也是一個叛徒；連對他自己的階級也抱着反叛的態度。或者也許叛徒是一個過分重的字；太過分重了他只有那年輕人對於習俗的一般而流行的退縮，對於任何真正權威的退縮而已。凡屬父親都是滑稽可笑的；他自己的頑固父親則極頂滑稽可笑。凡屬政府都是滑稽可笑的；我們自己的等等看式的政府，則尤其滑稽可笑。凡屬軍隊都是滑稽可笑的，那些年老的將軍們全然滑稽可笑，那紅臉孔的克欽納（Kitchener）大戰時英國陸軍元帥——譯者——則極頂滑稽可笑。連戰爭也滑稽可笑，雖然它的確殺死了許多人。

事實上每一件事情都有一點兒滑稽可笑，或者非常滑稽可笑；當然每一件和當局有關係的東西，不管它是在軍

隊裏或者政府裏或者大學裏，都是有相等程度的滑稽可笑的。而在統治階級裝腔作勢來統治的時候，他們也是滑稽可笑的。列福的父親喬非爵士，是極度地滑稽可笑，砍下他的樹木，從他的礦場裏淘汰出人來推送到戰爭裏去；他自己則是那樣安全，那樣愛國；可是，他却也化錢於他的國家，超過了他的收入。

當蔡小姐——愛瑪——從密德蘭下倫敦來幹點看護工作的時候，她對於喬非爵士和他堅決的愛國主義在暗地裏是非常譏刺的。赫勃，就是長兄兼繼承人，則公然大笑出來，雖然砍下來去做戰壕撐柱的却是他的樹。可是列福只是略微不安地加以微笑而已。每一件事情都是滑稽可笑的，一點也不錯。可是一旦它逼得太近而且自己也滑稽可笑呢……？至少另一不同階級的人，如康妮那樣，對於某種東西是熱切的。他們相信着某種東西。

他們對於兵士們頗為熱切，熱切於徵兵制的威脅，以及給兒童吃的糖和太妃糖的缺乏。當然在所有這些事情上，當局是錯誤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列福却不能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在他看來，當局是白始就滑稽可笑的，並不因為太妃糖或兵士。

當局也覺得滑稽可笑，並且以一種頗為滑稽可笑的方式在施政，在一個時期之內簡直鬧得一團糟。後來大陸上形勢繼續發展，而勞合喬治則在這邊上台挽救危局。這却超越了滑稽可笑，那些利口的青年不再發笑了。

一九一六年蔡赫勃戰死，因此列福就成了繼承人。連這件事也使他驚駭。做喬非爵士的兒子和雷巴大廈的小主人，其重要性從此深浸在他心裏，使他永遠擺脫不開。可是他知道這件事在那廣大擾攘的世界看來，也是滑稽可笑的。現在他是雷巴大廈的繼承人和負責者了。這不是可怕，而且還榮耀，同時也許乾脆地荒謬嗎？

喬非爵士不願有絲毫的荒謬。他蒼白而緊張，沉默退隱，固執地決計要挽救他的國家和他自己的地位，不管是勞合喬治或別的什麼人。他是這樣地被隔絕，這樣地和真是英國的英國分離着，這樣極頂地無才能，因此他簡直把波脫萊 (Horatio Bottomley) 也當作好人。喬非爵士擁護英國和勞合喬治，正像他的先人擁護英國和聖喬治一樣；他從不知道其中有着不同。因此喬非爵士砍下樹木，並且擁護勞合喬治和英國，英國和勞合喬治。

他要列福結婚，產生一個嗣子。列福覺得他的父親是一個毫無希望的時代錯誤。可是他自己又何曾走前一步，除了對於每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對於他本人地位的極頂滑稽可笑，略感不快而已。因為他是用最嚴肅的態度猶豫不決地接受了他的從男爵位和雷巴大廈的。

歡樂的興奮從戰爭中消失……死滅了。太多的死亡和恐怖。一個男子需要支持和舒適。一個男子需要在這安全的世界中有一個錨。一個男子需要一個妻子。

姓蔡的一家子，弟兄兩人 and 一個姊姊，奇異地僻居着，一同關在雷巴大廈，雖有許多姻親世交也不大來往。孤獨的感覺增強了家庭間的關係，使他們格外覺得他們地位微弱，毫無防禦，儘管他們有爵號，有田地，或者也就因爲有了這些東西，他們才有這種感覺吧。他們在密德蘭度生，却和該地的工商界沒有來往。他們和他們自己的階級也沒有來往，造成這個情形的是他們父親喬非爵士的深思，固執，孤僻的性格。他們嘲笑他，可是對於他却又有戰戰兢兢之感。

三個人曾經說過他們要永遠住在一塊兒。可是現在赫勃已故，而喬非爵士又要列福結婚。喬非爵士只是將這件事提了一句：他是很少說話的。可是他的沉默而深思的堅持一定主張，認定這件事必須如此如此，却非列福所能反抗。

可是愛瑪却說不！她比列福大十歲，她覺得他的結婚就是拋棄並且出賣了這一家年輕人所擁護的東西。

可是列福終於娶了康妮，並且和她度了一個蜜月。這正是那可怖的一九一七年，他們的親密，恰似沉舟上站在一起的兩個人一樣。他結婚的時候還是一個童男：性的部份對於他並沒有多大意思。把這部份放開不談，他和她，他們是非常密切的。康妮對於這種性以外的親密，一個男子的「滿足」以外的親密，也覺得有些高興。無論如何，列福並不對他的「滿足」那樣猛銳，像許多別的男子那種樣子。不，親密是比這種「滿足」深刻得多而且貼切得多了，性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事，或者一件附屬的事：一個奇異陳舊的機能過程，固執着它本身的笨拙，而實際上却並非必要。雖然康妮確要孩子；但求使她免掉她姑娘愛瑪的指摘而已。

可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初，列福却被載回國，打得粉碎，孩子還沒有。喬非爵士因此恨恨而死。

第二章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康妮回到雷巴的老家來了。蔡小姐仍舊慊慊於他兄弟的叛離行爲，已經離開他們，在倫敦租了房子住着。

雷巴大廈是茶褐色石築的一排長而低矮的舊屋，它是從十八世紀的中葉開始建造的，以後繼續增添上去，到最後便成了一個毫不出色很像養雞兔的地方。它位於一個高丘上面，在一個頗爲美麗的古園林中，裏面滿長着橡樹。所惜的是，附近可以望得見鉄佛雪煤礦場的煙囪，其間煙霧成雲，而在那潮濕迷濛的遠處小山上，還有那陰冷散落的鉄佛雪村，極其醜惡，綿延有一哩之長，望之可怖：那些房子都是一排排凄慘黯淡的小磚屋，黑石板的屋頂，

角度尖銳僵硬，一派執拗而惘然的陰鬱氣象。

康妮是住慣了坎新頓和蘇格蘭小丘，和蘇塞克斯沿海高地的；這便是她的英格蘭。因此她以年輕人不以苦業介意的精神，將煤與鉄的米德蘭極頂無靈魂的醜惡看了一眼便接受了下來，它是怎樣就聽它怎麼個樣子：這是一個令人不能相信的醜地方，連想都想不得的。從雷巴大廈頗為淒慘的房間裏，她聽得見煤礦場篩煤機的憂憂聲，卷揚機的噴氣聲，裝煤車換軌時的叮叮聲，和礦場機關車粗啞的小汽笛聲，鉄佛雪坑堤是在燃燒着，它已經燃燒許多年了，要將它撲滅是需要一筆大款子的。因此就不得不讓它燃燒下去。風常常吹向這邊來，於是雷巴大廈便充滿了大地排洩物的硫磺燃燒所產生的惡臭。即使在無風的日子，空氣中也老是有一股地下某種東西的氣味：硫磺，鉄，煤，或者酸類。連那耶誕玫瑰的上面，也永遠覆着一層煤灰，簡直令人不能相信，好像末劫之天空所撒下來的黑色毒物。

可不是，它就是這個樣兒：跟其他一切世事一樣都是預先注定了的！這當然是很難堪的，可是何必反抗呢？你不能將它一脚踢開的。它就是這樣繼續不已。生活，和其它一切相同！在夜晚那低而黯淡的雲空上面，紅的點子燃燒着，顫動着，時而脹大，時而縮小，好像給人痛楚的火傷一樣。這是煤礦場上的燒爐。起初它們給予康妮一種迷人的恐怖；她覺得它是住在地的底下。後來她也就看慣了。第二天早晨，天下起雨來了。

列福申言他喜歡雷巴，勝於倫敦。這鄉下有它自己的一種倔強的意志，當地的人民有膽量。康妮不知道他們別的還有什麼東西；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就是他們既沒有眼睛，也沒有頭腦。他們和這鄉下一樣的憔悴，醜陋，陰鬱，一樣的令人不快。唯有在他們聲音洪大而含糊不清的本地土話裏，在他們散工後一羣羣緩步回家，釘有平頭釘的礦鞋踏在地瀝青路上的踢躡聲裏，有着一種可怖而又有一點兒神秘的東西。

當這位少爺回鄉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人來歡迎他，沒有宴會，沒有代表，連一朵花也沒有。他們只是冷冰冰地坐在汽車裏，在黑暗而潮濕的汽車道上開駛，經過陰森森的樹林，開到園林的斜坡上，那邊有灰色而潮濕的羊羣在吃草，又開到小丘上面，那邊就是雷巴大廈展開着暗褐色的前門，這就有一個女管家和她的丈夫在遲疑地守候着，好像地面上兩個不確定的佃戶一樣，準備着噤聲出幾句歡迎的話來。

在雷巴大廈和鉄佛雪村之間，是沒有什麼來往的，一點也沒有。見面也不碰一碰帽子，也不鞠躬。礦工只是眼睛睜大了望着；小商家對康妮舉舉帽子，好像對一個熟人一樣，對列福則是怪樣地點點頭；如此而已。其間有一道跨不過的鴻溝，雙方互相有着一點惡感。起初康妮對於村上人所抱的這樣淫雨不已似的微微惡感，很感不快。後來

她自己也強硬起來，這惡感就成了一帖強壯劑，一種使人爲它而要活下去的東西。這並不是因爲她和列福不得人心，他們不過是屬於和礦工完全不同的階級罷了。不能跨過的鴻溝，無可形容的裂痕，這情形在特梭脫之南也許是不存在的。可是在密德蘭和工業的北部，却有着跨不過的鴻溝，兩岸之間沒有交通可以存在。你守住你的這邊，我守住我的那邊！對於人類共通的情感，這真是一個古怪的否認。

可是在抽象上村上人對於列福和康妮是同情的。在情感上，雙方都是——你別管我的事！

牧師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妙人，一天到晚忙於他的職務，村上靜默的「你別管我的事」的態度，幾乎使他這個人失去了存在。礦工們的妻子差不多全是監理會教徒。礦工們則什麼都不是。可是就連那牧師所穿的那件官家制服，也足以抹殺他和別人同樣是一個人的事實。不，他乃是愛許巴先生，是一種自動的傳道和祈禱的機關。

「儘管你」是「蔡夫人吧，我們也不比你差一點兒！」這種頑固的本能的態度，起初着實使康妮不解而且感到沮喪。對於她的什麼建議，那些礦工的妻子都用好奇，懷疑而虛偽的親熱態度來應付。在那些女子的類乎阿諛的語聲中，她老是聽見那好奇得唐突的口氣——「哦天哪！我現在可「真」了不起，蔡夫人跟我說過話來啦！可是她却不能因此就以爲我不如她呢！」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這種情形實在無法解決。這是一種絕無辦法而唐突一切的叛教態度。

列福不去理會他們，她便慢慢學他們的樣：她只是走過他們旁邊而不去看他們一眼，而他們則向她瞪視着，好像她是一個會走路的臘人像一樣。列福和他們來往的時候，總是頗爲高傲而侮慢的；沒有人再能表示親愛的態度。事實上他對於任何不屬於他同一階級的人，他總是頗爲驕傲而侮慢的。他站在他的立場上面，絕不想到妥協。人們既不喜歡他，也不憎惡他；他只是世事的一部分，跟坑隄和雷巴大廈本身一樣。

可是列福現在既然半身殘廢，實在是極端膽怯而深怕爲人所注意的。他除了自己的傭僕以外，不願看見任何人。因爲他必須坐在一隻裝輪的椅子或者一種輪椅裏面。可是儘管如此，他還是僱用着豪華的成衣匠，穿着得和從前一樣講究；他還是和過去一樣佩用着彭德街精緻的領帶，因此從上半身看來，他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漂亮動人。他從來就不像現代那種女性似的年輕人；他甚至於是有點牧人樣的，他的臉色紅潤，肩膀闊大。然而他的沉靜而猶豫的語聲，以及他的眼睛，膽大而又驚駭，果斷而又疑惑，表露出了他的天性。他的態度往往是唐突傲慢的，然而他又有些羞怯，自遜，甚至於恐懼。

康妮和他互相依偎，却又保持着現代夫婦的距離。他的內心受傷太重，殘廢給他一個巨大的打擊，使他無從自

在而輕快起來。他是一個受了傷的東西。康妮便完全因此而熱情地戀愛他。

可是康妮也不能不覺得他和人們的接觸實在太少了。在某種意義上說，礦工乃是他自己所雇用的人；可是他並不將他們當作人看待，他將他們當作物件看待，認他們為礦場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粗劣的怪物，而不是和他一樣的人類。他是有一些怕他們的；他現在已是一個跛者，因此他不願給他們看見。他們那種奇異粗劣的生活，在他看來就和刺蝟一樣的反乎自然。

他對於他們遠遠地有點關心；然而這不過像一個人俯視着一個顯微鏡，或者仰視着一個望遠鏡而已。他和人們沒有接觸。他和任何人都沒有真正的接觸，只除了傳統上和雷巴大廈，以及經過家庭防禦的密切關係而和愛瑪有些接觸而已。除此以外，什麼東西都不真正和他發生接觸。康妮覺得她自己也沒有真正和他接觸，並不真正和他接觸；也許究其終極他是不能和任何東西接觸的；這正是人類交往的一個反面。

可是他是絕對地依賴着她的，他每一刻都非有她不可。他雖然魁梧強大，却是毫無能為。他能够坐在一隻裝輪的椅子裏面將自己推來推去，他還有一架裝有摩托的輪椅，他坐在裏面能够在園林裏樸樸地慢慢兜個圈子。可是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就像一個失去了的東西。他需要康妮在旁，使他確信他還是生存着的。

然而他是有野心的。他從事於寫作小說；是關於他所知道的人物的奇異而非非常屬於身邊瑣事的小說。聰明而頗為毒辣，可是由於某種神祕的原因，却是毫無意義的。他的觀察是奇異而特殊的。可是其中並沒有接觸，沒有真正的交接。好像整個故事都是發生在真空管內一般。今日生活的園地既然大部分是一個人工照明的舞台，這些故事就可算是奇異地忠實於現代生活的，這是說，忠實於現代人的心理學。

列福對於這些小說是敏感得幾乎有些病態的。他要每一個人都說它們好，說它們最好，說它們出類拔萃地好。它們登載於最現代的雜誌上面，照例要為人所稱贊和批點。可是對於列福這些批點就是酷刑，像小刀一樣刺着他的肉。好像他全部生命都在他的小說裏一般。

康妮盡其所能幫他的忙。起初她是被激動了的。他單調地，執着地，堅持地，和她談論每一個問題，而她則必須用全力來應酬他。好像她的整個靈魂和身體和性欲都得醒覺起來而走進他的小說裏去。這事情激動了她，而且吸引了她。

至於生理上的生活，他們是很少的。她必須監督家務。可是女管家已經侍候了喬非爵士許多年，那個乾癟，高而絕對準確的女性。……你簡直不能稱她是一個專供驅使的女僕，連一個女人都說不上。……她侍候餐桌，在大

廈裏已經做了四十年功夫。連那些侍婢們年齡也都不小了。這是可怕的！對於這樣的一個地方，除了由它去以外，你能有什麼辦法！所有這些沒有人住的無窮盡的房間，所有密德蘭的刻板工作，那種機械的潔淨和機械的秩序！列福會堅持雇用一個新的廚子，一個有經驗的女子，她曾經在倫敦他住的房間裏侍候他過。除此以外，這地方就像爲機械的無政府狀態所統治着。每一件事情都是極其有秩序，極其潔淨，極其準確；甚至至於極其忠實。可是在康妮看來，這却是一個有計劃的無政府狀態。沒有溫情將它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所大廈就和一條冷街一樣地淒清寂寞。除了聽它去以外，她能有什麼辦法……？因此她就聽它去了。蔡小姐有時來，帶着她的貴族化的瘦臉，看見什麼都沒有改變過，覺得很得意。她永遠也不願原諒康妮，因爲她和她兄弟意識上的結合，被康妮打破了。和他一同創作這些小說，寫這些書的，應該是她，是愛瑪。這些是蔡家的小說，在世界上是一種新的東西，這是一「他們」，蔡家人，創造出來的。除此以外就沒有標準。和過去的思想與表現方法也絕無有機的關係。它們只是世界上一種新的東西：這些蔡家的書，完全是屬於個人的。

康妮的父親有一次匆匆的到雷巴大廈來住了幾天，私下對他的女兒說：至於列福的小說呢，漂亮是漂亮的，可是裏面却沒有什麼東西。它不會傳下去的！……康妮望着這位一生諸事順遂的魁梧的蘇格蘭爵士，她的眼睛，那一雙巨大而仍舊驚訝的藍眼睛，不禁模糊起來了。裏面沒有什麼東西！他這「裏面沒有什麼東西」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批評家既然稱贊它，列福的名字既然已經很響，而且連錢都有得收入了。……她的父親却說列福的著作裏沒有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意思呢？他的著作裏還能有什麼東西呢？

因爲康妮採用了年輕人的標準：眼前的東西就是一切。而每一刻的現在，雖然前後相接，却是不必彼此相屬的。她在雷巴大廈的第二個冬天，她的父親對她說：「康妮，我希望你不要讓環境使你做一個 *Demi-Vierge*。」

「一個 *Demi-Vierge*！」康妮惘然地答道。「爲什麼？爲什麼不？」

「當然除非你自己願意！」她的父親急急說道。後來他和列福在一起而沒有旁人的時候，也說了同樣的話：「我看做一個 *Demi-Vierge* 對於康妮恐怕是不大適宜的吧。」

「半個童貞！」列福答道，將那句話翻譯了一下以免錯誤。

他沉思了一會，於是兩頰通紅起來。他動怒了。

「和她有什麼不適宜呢？」他僵硬地問道。

「她漸漸地瘦了……瘦得骨立了。這不是她本來的模樣，她不是那種鯁魚樣的瘦小的女孩子，她乃是蘇格蘭的

一條肥美的鱒魚。」

「當然是沒有斑點的了！」列福說道。

事後他想對康妮說幾句關於 Demi-Vierge 的話……就是關於她所處的半個童貞的境遇。可是他卻說不出口。他對於她既是太親密，却又不够親密。他和她是非常一致的，在他的思想和她的思想上，可是在肉體上，他們互相是沒有存在的，兩人都不能將肉體的事情拉進來談。他們是非常親密的，却又絕對沒有接觸。

可是康妮却猜到她父親已經和列福說了什麼話，並且知道列福心裏懷着什麼東西。她知道他對於她是半個童貞或者半個神仙都不管的，只要他並不絕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他知道。凡是眼睛所看不見的，頭腦所不知道的，也就是不存在的了。

康妮和列福已經在雷巴大廈住了近兩年功夫，生活在他們那種全神貫注於列福及其著作的茫茫然的生活之中。他們的興趣不斷地共同集中於他的著作上面。他們談論這些著作，並且在製造的苦痛中一同奮鬥，覺得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一般，而且真正地發生了，在那空虛之中真正地發生了。

生活就是這麼一個樣子：在空虛之中。至於其餘的部分，它就是不存在的了。雷巴大廈存在着，還有那些傭僕。……然而都是幽魂也似的，並不真正地存在着。康妮到獵苑裏去散步，還到接連獵苑的樹林裏去散步，享受孤獨和神秘，踢着秋天的枯葉，摘着春天的櫻草。然而這全都是一個夢；或者倒不如說它像真實的模擬物。橡樹葉子影她看來像是在鏡中微動的橡樹葉子，她自己則是她小說上讀到的一個什麼人物，摘着櫻草，而這些櫻草又不過是在子，或是記憶，或是幾個字句罷了。對於她是沒有實質的，任何東西都有……沒有接觸，沒有交接！只有和列福共過的這個生活，這種無窮無盡的長談，和意識的精密分析，以及馬孔爵士說裏面沒有什麼東西，並且不能傳之久遠的小說。為什麼裏面要有東西，為什麼要傳之久遠？花不能常好，月不能常圓，倒是且顧目前，還有個現實的一外表。

列福有很多的朋友，其實不過是些相識者而已，他將他們請到雷巴大廈來。他邀請各色各樣的人，批評家和作家，那些願意稱贊他的著作的人。他們被請到雷巴大廈來，覺得甚為榮耀，於是他們稱贊了。康妮對於這件事情完全了解。可是為什麼不？這乃是鏡中浮影之一。有什麼不妥當呢？

對於這些人們，她乃是女東道主。他們大部分都是男子。對於列福那些偶而光降的貴族親戚，她也是女東道主。她既是一個溫柔，紅潤，鄉村氣派的女子，隱隱有些雀斑，一雙巨大的藍眼睛，彎曲的褐色頭髮，柔和的語聲，和一個頗為粗壯的女性的腰身，因此她就被認為有一點舊派而非常的「女人腔」。她不是像一個男孩樣的「一條小鱒魚」，像男孩樣的扁平的胸脯和細小的臀部。她太女性了，因此不能十分漂亮。

（待續）

王之業綢

鼎鼎名大

老九章

憑雄厚實力

認真服務

保	歡	售	品	花	種	時	綢
證	迎	價	質	樣	類	令	緞
滿	比	獨	最	美	齊	衣	呢
意	較	廉	高	備	全	料	絨

是精明顧客

個個稱道

九六一三九話電

弄湯盆路京南海上

談今日的新都

虹

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
年青，新型，使人滿意。

假如你現在還逗留在上海，這大都市裏，你一定會感覺到還有多少事物值得留戀。至少，那社交宴會中心地——「新都」是會把你吸引着的。這裏且來展開她底輕紗，讓大眾鑒賞：

談新都，應從她底過去論起。因為她有一串動人的故事，能得是在三年前的荷花季節，炎夏的天氣，正把人們薰得悶透的時候，「新都」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人們之前，正如給人們服一客冰淇淋，通體舒服。最惹人注目的便是那座好萊塢式的玻璃電台——傲然立在中央的玻璃宮。轟動了整個上海，由電波的播送，更使這神祕鑽進千萬人們的心中。幾位播音小姐清脆的聲調，大方而有趣的妙語……只聞聲，不見人，玻璃小姐不知惹迷了多少青年男女，為飯店引來了多少顧客。但，這好

景不常，去年十月的一場大火，竟把這豪華之宮全部燬去了，自此，上海人總以為「新都」將成為歷史的陳跡了。在人們的腦際，開始是惆悵，漸漸入於淡忘！

但，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還不到半年工夫，在今年的荷花季節中，新的新都又像荷花展瓣般在灰燼中重立起來了。而且一切的一切都表現出與人不同，嶄新得佔據「首座」而無間言。不只足以供應飲食，而還可備人休息。真的，當你工作完了，坐在柔順的沙法上，喝一盅上等紅茶，抽那麼一枝烟捲，那是多麼的需要啊。新都是根據了這原則重建起來的。所以踏入新都之門：郵船式的構圖，簡潔明朗，對比均勻；棕黃色澤是那麼文靜溫穆，燈光在那麼的柔和適宜，彈簧座位柔順沙法，一切都令人感到舒適。

論供應，新都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如大胆嘗試的「爵士午餐」，誰再會否定她底地位呢？席面陳設可以說一句是標準的。老實說有許多還是到過新都，才知道有那麼多的東西，是怎樣用法呢！

在新都，方可說是盡了人生的享受：那裏的侍者是如此的溫文，細緻而又美麗；音樂是那樣的悠揚，加以四周陳列的名家油畫，更足供坐上三數小時的欣賞。

新的新都是創造的，而不是改造的。在那裏任何一個角隅，任何一樣事物，都可以看出年青者的氣象。正如她底鮮明的目標所宣示着：「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年青，新型，使人滿意！」

新都飯店

九八〇一〇〇
九七二〇〇〇

· 具最高貴之物質供應

· 盡至上級之精神享受

- 點茶
- 美酒
- 佳餚
- 音樂
- 油畫
- 圖書
- 古玩

無敵牌 擦面牙粉

家庭工業社出品無敵牌擦面牙粉，早已風行全國，其主要成分係炭酸鎂，色白質輕，用以擦牙，絕無渣滓膩口之弊，有祛熱防腐及除滅乳酸之功，能清潔口腔，免除口臭，防止蛀蝕，用以擦面，能使面色紅潤，不生油光，並免發生面皰，粉刺，雀斑，熱瘰諸症，他如夏日小孩爽身尤能吸收汗液免生痱子汗斑等等，凡屬已用諸君均能津津樂道。

▲各埠均有出售▼



家庭工業社出品